拾穗

四十八年一月號

第一〇五期

新年特大號



請用
德士古煤油出品

德士古公司出品滑機油適應各種
機件需要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增加生產速率

德士古（亞洲）有限公司
CALTEX (ASIA) LIMITED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七號三樓

電話：四四九八零　　電報：CALTEX

拾　穗

新年特別優待讀者訂閱啓事

半年　六　期　　廿二元
全年　十二期　　四十二元

附贈精美年曆十

（民國四十八年一月十五日截止）

親愛的讀者：

拾穗月刊在各界人士熱烈的愛護與培植下，經過九年來不斷的改進，已成爲自由中國銷行最廣，最受歡迎的一份雜誌，讀者們對它的關懷，從遠及港、澳、越、泰、美、法、英、加、日、菲、韓、琉球、印尼、瀰羅洲等地寄來的親切慰問與鼓勵，使我們這群業餘工作人員決心要使這份雜誌更趨完美，更趨茁壯，肩負起宣揚文化，啓發新知的使命。

我們創辦這份雜誌沒有半分營利的企圖，一群業餘的工作人員更沒有受到絲毫的報酬，祇在興趣與責任的鼓舞下，默默地工作着，克服了一切的困難，我們的宗旨是假如有一分的盈餘，我們就要用它來充實內容，增加篇幅，我們願意竭誠地爲讀者服務，這一份雜誌是讀者們自己的，希望讀者們一本初衷地愛護它，培植它。

在銷行數字上，拾穗可說是今日台灣最幸運的寵兒，但我們並不自滿，爲了衡量盈虧，確保正確的發行數，我們希望讀者們都能成爲拾穗的長期訂戶，這不但可使我們避免許多不必要的浪費，以節餘來增加篇幅，同時還可爲讀者們每期省下三分之一的售價，免受中間轉手的剝削。

爲了迎接和慶祝新歲，我們不顧紙張及印刷費的漲價，自本月起施行年終特別優待訂閱辦法，勉力維持全年四十二元，半年廿二元的最優惠價格，新舊訂戶都可享受這種訂閱或續訂的優待，假如你準備餽贈親友，這是一份最崇高而有意義的禮物。

拾穗衷誠地願保有爲你和你的親友服務的榮幸。

拾穗月刊社謹啓

（請利用背面劃撥單向各地郵局辦理劃款訂閱，不需匯費）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工程業務部

業務項目

（一）代理冶煉石化工業及化學工業外國廠商之專利權及技術之方法方面供以諮詢。

（二）代理設計建築工廠實驗室及改良產品品質之方法方面供以諮詢。

（三）代理儲油庫及輸油管線之設計印刷繪圖。

（四）代理土木建築工程及水力分析設計施工圖樣。

（五）代理機械工業及化學工業之設計製造安裝試車及操作指導。

（六）代理自動控制系統及計量儀器儀表之設計製造安裝及疑難問題解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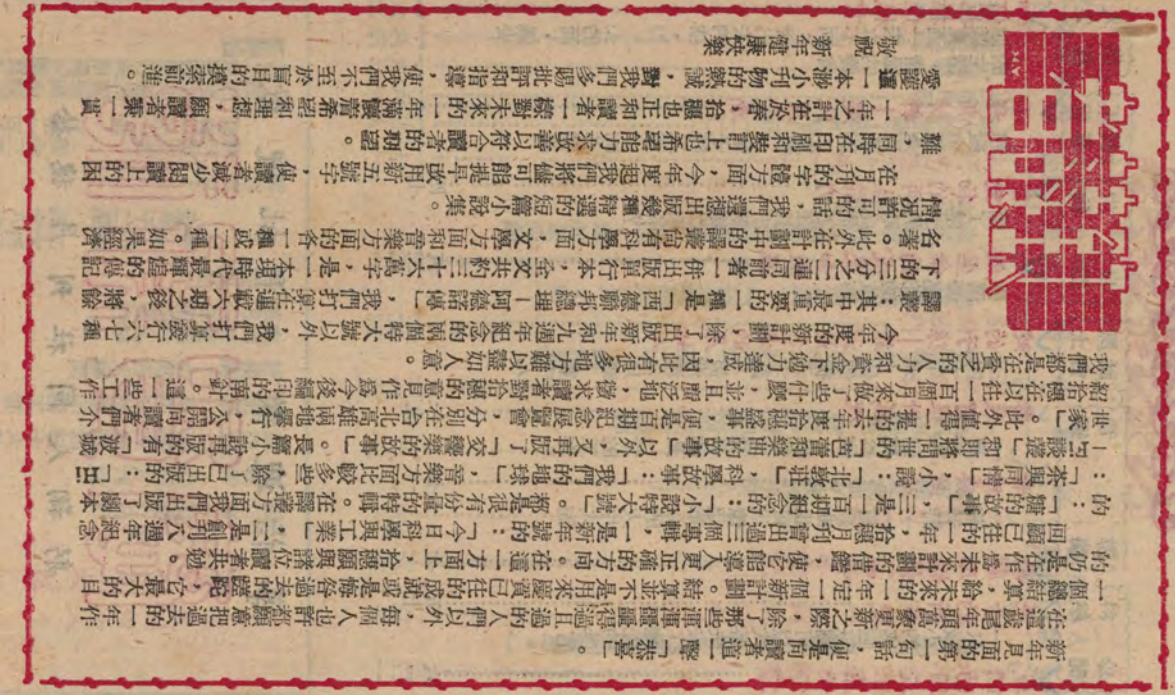
（七）代理各項工廠設備及計量儀器之設計製造安裝等事項。

（八）承辦油庫及輸油管線之設計施工（包括）。

（九）承辦工業用細菌及酵母之培養供應。

（十）承辦各種石油產品之分析及品質測定等。

接洽處：臺北市館前路71號本公司工業關係組
高雄市雄獅技術油廠



新年見面的第一句話，似是向讀者道一聲「恭喜」。

這是歲末來來去去的一個新計劃之際，除了那些事過境遷的故事，仍是值得記憶的故事，給未來的一年定一個新的目標，作一番新的計劃，使它更有意義，更有價值，更能使人們以外，也許都願意把過去的一年作一個總結算，這豈歲尾年頭的一個總結算，這豈歲尾年頭的一個總結算，這豈歲尾年頭的

正月號

人生指導 如何把握住機會……一
四樣東西一去永不回：說出去的話，射出去的箭，過去的生活，錯過的機會

工程技術 工程新材料—超純度金屬……九
超級金屬是原子能，火箭，電子等工業上的必需品

生物 談動物的再生能力……四七
斷了尾巴的蜥蜴是怎樣長出新尾巴來的？

自然 個生命的成長和毀滅……五三
砂漠響尾蛇的故事

風土社會 蛇的子孫—菲洲最古老的原始人……二五
三四十年來，他們從五十萬人被消滅到只剩了數千人

音樂 舞展留痕卅萬哩……一九
一屆行李到處爲家，他們所從事的是「愛的工作」

音樂與政治……七一
一首音詩，一首歌曲也可以燃起革命的大片火海

游藝 歌劇凡妮莎（中）……七七

科學 聲子的新希望……五七
一只微小的感覺線圈可以代替失去了聽覺的器官

珍聞 我們的朋友—原子（五）……六一

歡迎批評　歡迎指導

新年賀詞

拾穗月刊社同人鞠躬

目錄 一〇五期

傳記人物 我是邱吉爾的女秘書……三一
邱吉爾說：「賴敦小姐，你是英國秘密的寶庫。」

西德聯邦總理—阿德諾傳（五）……一三七

探險游記 埃塞俄可火山探險記……八五

短篇小說 聖誕樹與婚禮……九一
你答應愛我嗎？我的小情人……

一千元……九七
他迅速地搶了那個信封和賬單把它撕碎

奇異的信……一一五
警察署長每月收到一封信和一張一千元的匯票。

五福臨門……一二三
她緊緊地擁抱着他們，「這是我們的孩子。」

中篇小說 安身立業（上）……一〇一
他們放棄了很好的職業和生活的保障，爲的是要創立自己的事業。

長篇小說 朱門恩怨（十九）……一七一
婦女與家庭—幾句知心話（二）……一五九
西影片羽……一六一
小淘氣……一六三
攝影叢談……一六五
醫藥近訊……一六九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
正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 拾穗月刊社
編輯者 拾穗月刊社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十六號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經銷處 台灣各大書局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訂閱價目：
半年六期 二十四元
全年十二期 四十八元

零售價目：
新台幣五元 美金三角
港幣一元二角 日幣一百元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帳戶2565免費匯款訂閱拾穗或購買拾穗叢書

如何把握住機會？



歲時譯

——每個人都常常在談論機會，但是牠同天氣不一樣，不僅談談算了，你是可以想想辦法把牠把握住的——

故去的湯瑪斯，華生，當他擔任萬國商用機器公司（IBM）董事長時曾說過，『機會從不會自動來敲你的大門，你一定得要設法去敲開牠的門，事實上牠們常常就在你的身邊。』

機會以各種形態出現，不過牠們絕不會直接走向你面前自我介紹。你得對牠們逐個加以搜尋，考察，然後緊緊抓住。從不要希望會不勞而獲。

『四樣東西從不再回來，』阿拉伯的成語說：『說出去的話，射出去的箭，過去的生活，錯過的機會。』像一個偉大的足球選手一樣，對於來到你身邊的機會必需要緊緊抓住，使出你全部力氣，抱着牠跑向終點線。

我記得有一次在推銷員集會中曾聽到一個人說：『我們大家要記住只有售貨格

拾穗第一〇五期廣告目錄

商號名稱	頁數	商號名稱	頁數
東南儀器行，純德儀器行	70	慶隆，東陽，裕興礦油行	192
東合成木行	205	建南汽車貨運行，新瑞益行	210
礦太行，南榮煤油行，純純行	114	布袋蓋魚會	190
招商局	168	遠東實業商行	190
榮南行	212	台西汽車客運公司	189
復興行	207	林商號合板公司	218
永興油行，新福盛行	206	大倉機油行，榮興油行	210
振昌木材防腐工廠	208	新勝行，永興行	189
榮記行，雅記行	216	高雄汽車貨運公司	204
裕成行	215	景記油脂工業公司	219
中國玻璃廠股份有限公司	76	永記造漆工業公司	201
新光儀器行	29	高雄汽車客運公司	201
源益商行	30	泰和汽車貨運行	194
魏盛發五金油漆行	30	大江煤油行	219
新竹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46	屏東汽車客運公司	220
中興高級玻璃廠	75	文華行，振益行	197
裕隆機器製造廠	51	張東隆行，新興順行	198
永祥五金行	52	瑞泰行，福昌行	197
錦記鐵工廠	52	高鹽汽車貨運行	193
永裕儀器行	46	台南汽車客運公司	195
祥大五金行	69	盛春化學工廠	199
新竹紡織廠	96	新生製藥公司	211
台灣萬興貿易行	218	嘉南紡織公司	209
新竹玻璃製造廠	60	光明輪胎工廠	203
台灣日光燈公司	60	新新漆料工業社	209
大林玻璃工廠	122	南光化學工廠	211
新竹汽車貨運公司	76	益昌化學工廠	220
中國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90	義勝煤油行	198
大昌鐵工廠	186	東和染織廠	195
誠心堂藥房	191	同隆製漆廠	199
協和儀器行	84	中和製漆廠	214
豐泉行	191	榮元煤油行	217
南海營造廠	84	協成汽車客運公司	217
中孚煤油行	136	台灣製鐵工廠	214
恒茂有限公司	162	滿勝行	204
彰化汽車客運公司	186	勝發油行	213
年豐行	157	張東隆行	213
泰裕漆料行	187	義昌工業廠	203
寶成商店	187	宜泰行	202
年豐棧	164	賜益行	202
豐原汽車客運公司	164	宜海行	200
華陽營造廠	188	惠玲營造廠	200
吉泰營造廠，吉泰建材行	188	惠昌行，慶雲蠟燭廠	194
化成油脂工廠	158	南工化學工廠，世榮塑料行	193
振和行	158	大新行，大新企業工廠	196
員林汽車客運公司	185	大豐橡膠，豐膠廠	196
建利營造廠	170	鴻榮行，新新橡膠廠	83
鷹台行，運謀礦油行，協榮行	192	成興電機行	222
長國行，仲益行	221	進成鋼工廠	222
文華行	221		

材同墓碑的人，才可以坐在那裡等候主顧上門。』同樣的如果你想坐等機會上門時，總會被別人搶足先登搶了去。

許多機會必需加以追踪捕捉才能到手。我們的這一個世界潛藏的機會還多的是，發掘牠們最好的方式還是捲起你的袖子來先努力工作，遇到良好的時機當機立斷將牠抓住。

最近在一次餐會上，一個大公司的總經理向我說：『對於一個頭腦清醒，隨時能掌握住時機的人，現在上進的機會比從前還要多，可惜的是許多人白白把寶貴的時間消耗掉了。』這位成功商人講這句話的意思所在是說如果你想出人頭地，你的工作態度必需要超人一等。

這種超出常人的工作態度，導致成功的例證不必遠求，在你四圍常可以發現。例如有的人特別愼重，不忽略微細之點：有的人特別努力，工作超出一般水準；有的人樂於解決問題，而不計較讚譽；有的人對於任何事情不做則已，只要做總是做得非常完滿。像這些人脫穎而出的機會自然比較多些。

下面是七項值得注意的要點，可以使你有更多機會走向成功之路。牠們是許多成功商界領袖的綜合意見，並且歷經試驗頗爲有效的：

①使別人有機會替你做事情－我所研究的許多最善於把握住機會的人們都有一種能力，可以透過別人將事情做好。

例如我知道某公司的一位協理，每天經過他的事情極多，其中很少幾件是他親自要做的。不過他從不使事情積留，總是當日事情當日清。如何做法呢？他總是將每一件案子附上一個便條交給他的部下辦理：『彼爾，請你對酌辦理完成。』『哈雷，請你全權辦理』。『傑克，請你對酌辦理－將結果告訴我一聲。』諸如此類分下去。這位月支高薪的協理由於他的善於分配工作，使得他手下第二級第三級的工作人員培養出很強的辦事能力。而他本人則經常顯得鎮定而安閒，隨時可以應付更多的工作。

②注意聽取他人談話！隨時熱心聽取他人談論，可以使你獲得非常寶貴的意見。許多人常提出很偉大的主張，但是只有那些能將這種偉大主張變成實際可以實行的人，才能獲得眞正成功。

我的朋友傑美就是一個標準的這一類型人物，當他聽到許多主意之後，他就選定一兩個他認爲值得實行的加以認眞的考慮。例如他有一次聽到一群化學家談起一種新的去垢劑，只賣五角錢一磅，可以拿來用水冲淡，裝到玻璃瓶中，賣給家庭主婦做衣服輭化劑使用。

他聽到他們之中的一個人說道：『將這種去垢劑加一湯匙到洗衣機中，你的衣服洗過晒乾後其輭無比，連小兒尿片都一樣，就好像手用搓過在電風機中吹乾的一樣。』

傑美向這群化學家們打聽清楚在那裡可以大批買到這種化學劑。他買了一些，調好了先給他太太試用，結果神妙之至！於是第二步他愼重的給這種化學劑選了一個名稱，然後印製標籤，散發作廣告的傳單。在業餘時間開始包

裝推銷這種商品。

家庭主婦非常樂用，都紛紛向他續購。傑美覺得這個事情有點道理，於是將他現在擔任的「推銷技師」的職位辭去了，將他的積蓄投入推銷這項新商品中。

最近我聽說他的公司已在無線電與電視上大舉推銷他的產品。傑美出入開着新的跑車。一家大的肥皂公司已在開始同他商談想出重價收買他的商品同他的商標使用權。所有這一切都不過是因爲傑美耳朵很敏，對於那一群化學家所談的話聽得進。同時他個人有興趣有勇氣將牠實現。

③當心不要陷於枝節－有些人對於細節很注意很細心，但是如果一個人專只注意瑣細枝節，必將因小失大喪失許多寶貴機會。很多人困於工作一無進展，主要的缺陷還是由於未能擺脫瑣細。

我所熟識的一位雜誌編輯人最善於避免這種衆人常犯的缺陷。在我同他打交道這許多年中，我就從未見過他寫過一封嘮嗦的長信，永遠是簡單的幾個字。例如：『來稿採用，支票附上。』或者『抱歉，原稿隨函退還。』當他在讀一篇來稿時總會有一個明確的決定，『用』或者『不用。』此外他認爲無必要再多糾纏。

另外在我早期工作中認識一位先生也極端痛恨瑣細。他對我講：『你給我的每月工作報告不准長過一篇打字紙！長過這個我是不看的，等考績時我還要扣你的薪水。』我想這是最好的辦法，可以將寫給高層管理人參考的報告中許多廢話完全刪掉。同時你一定會驚訝在短短一頁中竟可以寫出這許多重要內容。

④對上級要服從與忠心－如果你在一個大公司作事情，想求上進的最好方式，莫過於留心尋找可以幫助你的主管的機會。千萬不要存心看他的笑話，在背後傾軋他，或者使他覺得你未能盡職對他充分支持。

除非你自己作老板，否則你總是要向「某人」報告，這個「某人」對於你的晉升機會關係最大。每當一個人升到一個更高的位置時，他第一件事總是要考察一下他手下人可以信賴的情形。然後將估攞重要位置而他認爲不足以信任的人加以更換。在他的眼光中忠心遠比技能來得重要。因爲他知道技能是可以「買」來的，但是忠心則是無價之寶。

如果你曾對於你的主管人表顯無比的忠心，同時你也曾儘可能範圍內協助你的主管人向前進取，則當他晉升時，對於你的需要將更爲迫切，他一定會一路提攜你，因爲他覺得你同他是休戚與共可以信賴的。

⑤坦白尋求別人指導－當你有問題時，坦白的將一切事實擺開來尋求別人的指示，人類有一種天性樂意替別人解決問題，這在對方是一種享受，對你是完全免費的！

當你向人請教時，其結果常常會使你出乎意外。因爲在你請求對方協助，或者將具體事實陳明，請求對方替你謀策時，對方總有一種被榮崇之感而不由的會對你盡心指導。

當我早期作科學研究時，我發現我的數學根底有時候

不足以應付我要解決的問題。我總是帶着全部數字去請教一位已退休的數學家，他獨自一人在一間小辦公室中來研究複雜的數學問題。這位老練科學家對於繁難的數學問題最感興趣，無論是實用的或是理論的問題都是一樣。

他有時候爲了我的問題會花上幾個鐘點，但是因爲我小心的提供給他一切必要的數字與事實，同他所需要的各種資料，他總是非常自得其樂將題目解答出來。

但是其他許多人向這位數學家求過教的却對我講他的脾氣乖張很不合作。我想他對於他們持反對態度的最大理由是因爲他們不耐煩將全部事實與資料提供給他的關係。

⑥遵守一切規章，包括你自己訂的規章在內－我們時常仍會聽到人們贊揚好的領導人員：『他工作勤奮，自己做不到的也從不要求別人去做。』你一定要率先倡導，你的下屬才會跟着你一起上進。你首先作一個榜樣，他們自然會擁戴你。

在任何的領導職位，如果希望屬下充分合作，領導人必需率先遵守一切規章。否則終將演成不可收拾的後果。我認識某一製造工廠中的一個部門主管人對規律很隨便。他在辦公時間看報，午餐時間拖得很久，遲到早退，時常隨便不來。在他的這一部門中他是唯一的一個可以不必簽到的。結果他的這一職位沒有保持好久就丟掉了。因爲他個人的忽視工作紀律，以致他也無法約束他的部下，整個部門的工作效率很快低落變質。

同一工廠另外一個部門的主管人是公司裡一位高級人員的親戚。起初大家對於他當主管人都很不服氣，認爲是靠人事關係。不過沒有多久大家對於這位年青人的觀感就改變了，都很推崇他有資格來擔任領導工作。他遵守規章－一切的規章。他比全部門任何人都早到辦公室，下班時則是最後離開辦公室。

他從不請假。十分鐘的咖啡時間對於他說就是整整十分鐘，午餐四十五分鐘也是一樣。從無任何人可以指責這個年青人曾經倚仗他的親戚是公司大亨而取巧沾光。

⑦追求工作完美－阿姆斯特郎軟木公司董事長普爾廸士一生充分把握機會，事業極爲成功，下面是他能出人頭地的經驗之談：

『吾人能從工作中得到滿足與快樂的最大秘密是要養成一種追求工作完美的熱情。這種熱情一經養成，地將會督促襯衆我們努力上進，從工作成就中獲得滿足。這種滿足絕不是單純金錢，地位，與權力所能給我們的。我們一定要有一種決心，任何事不做則已，要做一定要盡可能做到自己十分滿意，合乎理想。』

『當然這並不是說現在沒有人能比我做得更好，或者我自己將來也不會比這個做得更好。主要是說在當前這一刻我們已經發揮出全部能力，毫無保留的貢獻到工作上去。只有朝着這樣一個方向走，我們才能有進步，才能享受到工作的快樂，像一個偉大藝術家完成一件傑作後所得享受到的安慰與欣喜。』

我曾經研究考察幾百個成功的例子，表面看來好像是

倚靠幸運，但是仔細的檢討過後，可以說是毫無例外的都經過細密的準備與苦心才獲得成功機會。

從歷史記錄上可以看出來，許多重要的理想在起初都是遭人輕視而無法成立。在人類技藝進展方面來看也是一樣，許多重要的成就，大衆認爲不可能的事，幸賴少數人的堅持才獲成功。

堅持不懈是成功的秘訣之一。我的朋友比爾是一個壽險經紀人，他就曾發揮不屈不撓的精神，前後以十一年的時間向一個大戶用功夫，終於做成一筆最大的壽險。

他的對象對於保險有一種很深的成見，認爲所有的保險公司都是騙子。比爾知道他這種脾氣同他的堅決反對態度，所以從未正面向他提出投保壽險的問題。他採取的是一種漸進方式，同他接近，常常在一起打打網球，時常贏他幾場，當然這不免使他的未來「主顧」頗爲光火。後來他偶而的提起一個熟人忽然去世了，幸虧他經手替他保了一筆壽險得以使他的遺屬在經濟方面有了保障。

他採用這種旁敲側擊的活動方式前後達十一年才開始有了收穫。不過結果並不是比爾去找他這位多疑的主顧，而是主顧自己走上了門。

『比爾，』他說道，『前兩天我的一個最要好的朋友去世了，我去執拂，前往送葬，不由的使我想起，不過我對你說我還是不相信保險，只是有一點好奇，你好不好替我準備一點計算資料，就像前幾年你替吉姆做的，這不過隨便談談，並不準算數的。』

這正是比爾多少年來想望的機會。他知道他的堅持功夫發生了功效。他的主顧對於他提出的計劃頗爲滿意，因爲比爾替他籌劃的很詳盡，照顧到他個人退休後的養老金，家屬的生活費，以及强迫儲蓄等在內。結果比爾替他的公司拉到了一筆他歷年經手最大的壽險生意。

確定自己生活目標是非常重要的。亨利·凱撒這位一生自己替自己製造出無數的機會的實業鉅子，曾對於堅持達到生活目標的重要性發表過下面的意見：

『首先自己反躬自問，我生平最想完成的是什麼？』

『然後發揮你的全部精力，對正這個目標堅持不懈的工作下去。在這種情形下工作一定非常完滿而有效。』

『由於瞭解自己同生活目標的信心，而產生的對生活勝利態度，可以消除我們每個人都會偶爾發生的內心衝突與自卑感。養成正面而積極的性格對於個人成就關係極大。因爲生活目標的確定將可以使一個人在各方都能統一起來。』

千萬不要讓「穩定」將你縛住。如果你具有正常工作能力與容量，在四十歲到四十五歲之前絕用不到過份憂慮經濟與工作的穩定。過於着重穩定感將使你一生中最有活力最能創造的一段時期變得呆滯毫無生氣，未免扼殺了你的進取的機會。正如艾森豪總統說過的：『只有在聯邦監獄執行無期徒形的犯人才能算是最「穩定」的生活。』

我們眞正要憂慮的還是如何能够使我們的才幹與志向有長足的發展。無論男女性別，年紀大小，如果眞有本事

絕不愁找不到事做。許多人時常以年紀已經超過四十五歲爲藉口，來自我安慰抱持還就苟安的態度。

下面是想要改換職業時的五條準則：

①從不要在憤怒情形下去職。任何人在變換職業時如果不能同舊東家保持友善而和諧的分離，將要造成一種錯誤，可能對他今後發展反更不利。

②在未將你目前的工作前途權衡清楚之先不要輕於變換職業。我就知道一個年青人對於當前工作覺得無甚前途不耐煩的輕於離職。結果在他離開不到一個月的期間就有了很大的變化。如果他不離開時將會有非常好的機會提升到高級管理職位。

③當我們考慮改換職業時　千萬要記住一鳥在手總比十鳥在樹爲強。一定要腳踏實地，不要太去相信那些空中樓閣。

④除非你的新職位在經濟方面或者地位方面確實較你的現有職位邁進一大步，否則不要輕於更換職業。

⑤當你在認定一個新主顧之前，你應當仔細的將你的未來顧主加以細心的剖析，和聯邦偵探查案一樣。下面各點尤其重要：

資產負債情形如何？業務範圍如何？（今天因爲研究發展進步極快，老式的專售一種產品的行業常可能因爲新產品的出現而一朝被淘汰。）是否爲某一家庭所領有與控制？經營方針如何？比你資深的人有多少？公司方面關於休假，病假，保險，退休等規定如何？是否有工作獎金制度？有無配股辦法？對於員工安全與衛生方面是否注意？

你的新工作昇遷機會如何？你的新工作是否確實比你目前的工作更好？生活費方面－諸如住房，捐稅，娛樂，學校等－變動如何？

當你前往新機構參加面試時所接觸到的各人你是否喜歡？（不要完全處於被考問的地位。）你一定要對於新機構各方面情形有適當瞭解，主持人的人緣如何，公司的一般情形如何，都要審慎的加以考察。無論外表如何舖張掩飾，如果他的員工情緒一般低落時，仍是容易查考出來的。

在極選東家時正如同個人擇選妻子或丈夫時一樣，要緊的是要查考事實，一切的道途聽說的流言都是不能作準的。

在選擇工作時，最好去承擔那些沒有人肯做的工作。照亨利，杜邦的說法：『在衡量一個人的成就時最基本的是要看他表現的工作成績。要想成功，你一定要去擔承那些最艱苦的工作，那些別人不做，不肯做，也不能做的工作。』

在你選擇一件艱鉅的工作時，你的成功機會常比一般工作爲多，因爲你遭遇到的競爭比較最少。

以莫里士爲例，他現在是美國最大一家專門建造工業用煙囪的廠家的總經理，但是他起初本來是作油漆工的。『當我做油漆匠時，』莫里士對我說：『每當我們的

老板撒到漆高架水塔或者教堂尖頂的合同時，他的困難就來了，漆紙下接近地面的一段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在漆幾百呎高的部位時麻煩就來了。儘管他答允工人多分紅都很不容易做到。我個人本來也怕這種工作，但是看在錢的面上，我每次都自告奮勇承擔下來。』

『然後我推想到一切需要艷高的工作一定都成問題－不僅僅是油漆工作，造煙囪，修煙囪都是一樣。當我詳細加以考察之後，果然不錯，做這類的工人有時往往要從幾百哩外才能請來。』

『因此我決定改行從事這種收入高而沒有人肯做的工作。我組織了公司，招請人員專門擔任這類工作。結果業務大爲發達，擴展之速，我自己眞是做夢也未想到。』

『從我個人的工作中，我得到一個教訓，那就是：機會多的是，任何人只要肯專心從事一種別人所不肯提供的服務，他定會成功。擇選一種眞正困難的工作，你將會發現同你競爭的人該是多麼稀少，令人難予置信。』

沒有再比證明一件公認爲不可能的事是可能的可以產生更多的機會。有時候並且是非常簡單而容易的。這正是大發明家愛迪生常說的：『如果你想要得到結果－去作試驗；但是絕不能紙上談兵全靠鉛筆做試驗。』我們也可以這樣來說：『想釣大魚只有認眞去釣，別無其他妙策。』

我記得我剛從大學畢業後在一家人造纖維公司做事。我的上司讓我去研究一下爲什麼那些廢人造絲餅的硬橡膠盒子時常會在離心機中甩得粉碎。

我將這個問題研究了一下回去向他報告：『硬橡膠從濕的人造絲餅上吸收一種化學劑（二硫化碳），以致變脆，因此受了離心機高速旋轉時的甩動會破得粉碎。』

我的上司是一個頑固的老資格，他兩隻眼睛盯着我就好像是說：『這些初出茅蘆剛出大學門口的黃毛小子，文憑上的墨水還未見得乾透，就覺得無所不知了。』他只是搖頭簡單的講了一句：『我不相信你的解釋，硬橡膠是一種很穩定的物質。』

我常時頗爲沮喪，對於這一問題更加思考，但是愈思考愈覺得我的推斷正確。於是我遵照了愛迪生的主張，決定實際試驗加以證實。

我選了一只最脆的硬橡膠盒子，將牠打成碎片，然後將碎片放入一個玻璃蒸溜瓶中，很小心的進行蒸汽蒸溜。假如我的推斷是正確的，我將可以蒸得二硫化碳（我認爲是使硬橡膠變脆的禍害之原。）不過我必需很小心的進行這個試驗，因爲二硫化碳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化學劑，如果牠飛濺到熱的電燈炮表面上就會引起爆炸的。

我的試驗結果很成功。當我蒸完了之後，我一共蒸得半品脫的這種危險溶劑二硫化碳－製造人造絲時一種不可缺的重要的化學劑。

當我再度走進我的上司的辦公室中，向他說明我的試驗情形，與正面的證據時，他有片刻說不出話來。

『你的試驗很好，從無任何事使我這樣的確實相信過。你的辭水從下個月起我要尋你好好調整一下。』

在你工作過程中一定會遭遇許多困難的，要緊的是當困難的時期要特別注意不要使黃金般的機會從你面前溜走。因此如果你要想能够成功的把握住機會，一定不要被困難所打倒，相反的正要將困難克服過來變成你成功的機會。通常有很多人都誤把機會看做了困難。

只有能够與困難奮鬪的人才常常會將機會爭取過來。例如安德是一個設計工程師，他正在協助設計一套自動向煉爐加料的設備。他的原始設計看起來很妥當，得到許可進行正式建造。

但是當試用時，却發現了好幾處嚴重的錯誤。必需重加設計，因爲許多零件要受到三千度的高熱，以前設計用不銹鋼，由於耐不住高溫，漸漸燒得變成粉末，現正要改用特種陶質來代替。

安德對於這些未曾預料到的困難的打擊處之坦然，照常進行新設計與重新建造的工作。結果終於成功　經過六個月的試用證明這種新設計由於自動控制可以節省不少人工。這種新型機器請准了專利，安德所屬的公司並且與一家很大的專門製造特殊機的工廠談妥條件特許牠製造發售。安德的決心面對困難不僅使他工作成功，同時也獲得金錢上的收益。因爲專利中耐高溫的特種陶質與他服務的公司的業務並無直接關係而是一種偶然的發現，所以他的公司將收益的專利費與他個人對半平分。

有一次在業務旅行中我會到一家規模很大專門製造特殊產品公司的老板。這個人從未讀過大學；後來我發現他連中學也未讀過。

『你如何創立起這麼繁榮的業務？』我問他。

我的東道主微笑道：『我曾經擔任過許多種不同行業的工作。在每種工作中我不僅要做到比別人好－多數人都是想這樣作。同時我要作到比任何人歷來都作得好才算數。但是除此之外，我想我的成功最大關鍵是在抓住機會，全力以赴，以獲得最大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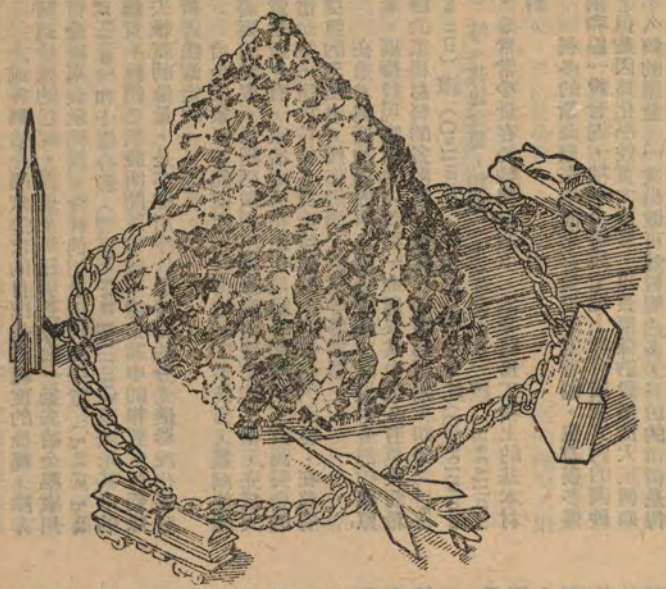
事實上機會是到處都是，但是却有待警覺的眼光來發現牠，來捕獲牠。牠們正同美麗的花園中的玫瑰一樣。你可以觀賞牠們，欣賞片刻，然後從你的生活中消失。或者你可以將牠剪下來，插到花瓶中，當太陽落山後，群花都消失在暮色中時，使你可以斷續欣賞牠。

適時掌握住機會，不要讓牠當你面溜走，然後努力發展，使牠能够成長結果。你可以使幸運來相就你，並且將牠兌現來讓你使用，但是在任何機會中最重要的因素還是你自己，除非你已盡了最大努力，機會很少會自動實現的。

★　★　★　★　★

——完——

譯自Yourlife Oct. 1958



工程新材料—超純度金屬

樂琴譯

雜質含量僅達百億分之幾，價格高達每磅兩三千元的超級金屬，是原子能，火箭，電子等工業上的必需品。

近年來冶金學家正在致力發展一類有意想不到功用的新金屬與合金。他們正在製造各種耐火金屬供製造發動機的用途。這些發動機內的溫度，較今日噴射飛機的火焰尚高千百度。他們正在研究和羽毛一般輕的金屬薄膜，雖在太空的低溫環境，也能維持强度和靱性。他們正在配製半導電體(Semiconductor)，足能在高溫和高週率的電器中，調整電流。今日的電晶體(Transistor)在這環境中，無異將熔化。他們正在研究各種材料，實現沒有活動機件的電氣冰箱和發電機。他們正在製造核子發動機中反

射中子的合金。

上述各種冶金學家追求的目標是超純度的金屬。除非煉到最純的程度，這些金屬無異是廢物。過去冶金學家用百分數來表示純度，今日他們改用百萬分數（Parts Per Milion）和十億分數（Parts Pen Billion）來表示其中的雜質。他們必須發明間接方法，檢定其中的雜質。他們除去雜質的份量，是不能用今日最精密的分光儀器或化學分析方法測定的。

冶金學家已不能使用一般常用的工業技術，達到他們需要的純度。他們必須利用試驗室內精密的手續，完成大量生產。有一家冶金公司正在建築一間價值三百萬美金的冶金室，室內技術人員全體穿着太空旅行的服裝，在沒有空氣的環境中，操作鍛鑄，滾壓等等機器。

在追求純度的過程中，冶金學家不斷檢討全部化學原素，期待發現實用的「新型」金屬。其中很多有莫大新希望的工程材料的名稱是絕少爲人知道的原素—如鋦（Tellurium）鎵（Gallium）銪（Europium）釓（Gadolinium）等。其他金屬，如鉬（Molybdium）鈹（Beryllium）等常常少量存於特種合金中，本身雖爲工程上的基本材料。

很多的新金屬在地面上存量很豐富普遍，也有很多像鋼和鎳一般普遍，地球上每處土地上都可發現它們的礦砂。但是因爲化學性質太活潑，以致精煉的費用浩大。例如不久鈽的產量，一次出爐可達數噸之多，目前的市價是每磅五十五元美金。這是製造噴射飛機發動機不可缺少的金屬。原子能工業應用的鑥（Lutetium）和銩（Thulium）的售價每磅三千美金。

金屬工業中，追求高純度的歷史已很悠久。舉例說：在眞空中冶鍊的特種鋼有意想不到的優點。眞空鍊鋼的費用每磅要增加一元多美金，但用眞空法煉成的鋼料仍供不應求。一九五四年時，眞空爐冶金的鍊量尚微不足道，今日美國的鍊量已達每月三千五百噸。鋼鐵界人士估計，一九六三年以前，美國全國鋼鐵產量中，至少有百分之五是用眞空法冶鍊的。很多公司正在開始用眞空方法，灌注鋼錠，脫除其中能影響鋼料性能的微量雜質。

追求純度的工作已使冶金工業改觀。化學和電氣工業正在發揚過去的經驗，探求新的精密控制方法，從事金屬製造。冶金工業因爲要解決因純度而產生的種種科學上的奇象，不得不增聘大批理論化學家和「固態物理學家」（Solid State Physicists），改善產品。

科學家近來承認他們對於很多金屬的本質（Intrinsic properties）的知識，確屬渺茫。他們發現很多脆弱的金屬，一旦提鍊純淨時，具備驚人的延展性；而很多强力合金中雜質的重要性，不亞於組成合金的基本金屬的特性。事實上，有很多合金必須含有某些雜質。因爲要決定雜質的種類和含量，冶金學家必須研究絕對純淨金屬的本性。他們將定量的雜質混入純金屬中，才能發現合金的眞實性質，而可避免很多盲目研究工作。

冶金學最終的目的不在獲得化學上最高純度的金屬。他們需要研究，金屬的原子組成金屬晶體的型狀—這種完整的幾何形是不能用顯微鏡觀察的。近來發現，物理上最完整的金屬形狀是屬於蠶絲一般細微的毫毛。這些毫毛的强度，百倍於金屬本身。倘使一旦能製造上噸的毫毛，則今日的金屬世界必改觀。

眞空冶金學解決耐熱問題

今日冶金學家遇到的最困難的問題是發現一種新合金，在高溫時，仍能維持强度。在各種工業中，操作的溫度天天上昇。近日利用蒸汽發電的工廠，汽輪中蒸氣的溫度已從華氏八百度昇到一千二百度；作用在汽輪葉片上的壓力已從每平方吋一千三百磅增加到五千磅。化學工業也希望逐漸增加操作的壓力和溫度。噴射飛機發動機的設計人員正在想像製造一種高溫和高壓的發動機。其中溫度之高可使今日一般公認能耐高溫的不銹鋼材料，化爲像一塊受熱後的太妃糖一般柔軟。

到目前爲止，煉鋼工業尚不需改變耐熱鋼料的基本成份，便能應付多數耐熱材料的需要。這是眞空鍊鋼的貢獻。遠溯到一九四九年，美國聯邦政府的礦務局，從事研究美國海軍的原子潛艇計劃時，已經開始用電弧，在眞空環境中，煉鋯（Zirconium）首先使用眞空方法，從事商業性生產的鋼鐵公司是位於紐約州的阿林荷尼路朗公司（Allegheny Ludlum Co.）。約在四年前，該公司華特萊厥的工程師在製造耐高溫的鎳鋼時，發現鋼料內有少量的鈦和鋁，使成品硬度增加，變爲脆弱。他們揣想，鋼料因吸收空氣中的氮氣而中毒。他們推論，鈦和鋁和氮結合後，產生爲害非淺的氮化物。

他們進行一種新試驗，將新出厥的一些鋼材，放在鑄鈦的電弧熔爐中，將惰性氬氣注入熔爐中，在熔化的鋼料表面鋪上一層保護氣體。他們獲得意外的成功。那天鑄成的鋼錠，是阿林荷尼路朗公司成立後，最好的出品。非但硬化的情形美滿，而且鋼料內的微粒組織良好，强度有明顯的改進。再經過一年多的時間，阿林荷尼路朗公司的工程師開口不宣佈他們的新發現，致力進一步研究。他們嘗試，利用高度眞空，代替氬氣，生產情形更好。最後，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他們公佈研究的成果。一個月內，眞空鍊鋼的訂貨單像雪片一般飛來。

今日差不多所有的特種鋼都採用上述眞空方法製造。鍊鋼爐彷彿一座巨型的電鍋爐。一根不純的鋼條，懸在冰冷式的銅質坩鍋中，坩鍋的底部有一小塊純鋼。當低電壓，高流量的電流接通後，兩片鋼鐵間的空隙內，產生巨大火花。鋼條鎔化。溶化的鋼料噴散在坩鍋的壁上。坩鍋積滿後，便成一塊鋼錠。同時用眞空吸除鋼料的中氣體和易於揮發的成份。小塊的熔渣附在銅坩鍋的壁上，或浮在鋼料的表面。

眞空電弧熔爐採用前，整個鋼鐵公司已開始使用眞空誘導電流鎔鋼方法。每次產量可達數噸。粗鋼置於坩鍋中

。坩鍋密不透氣。用眞空抽氣機抽除其中的空氣。坩鍋四週是誘導電流的線圈。通電後，鋼料開始熔化。

實際上，眞空電弧和眞空誘導熔爐各有所長，不能彼此交換使用，其利弊如下：

㈠誘導電爐宜使用於靈敏性很高的合金，各種金屬成份可以很慢而且很均勻的混合。在電弧爐中，調合金屬成份的工作必須極快。

㈡電弧鎔爐可以生產大量鋼料。今日的電弧熔爐一次已可製造重達一萬兩千磅的鋼錠，而現在正在建築中的最大誘導熔爐的熔量只有五千磅。

㈢電弧爐可使產品的物理結構完整。材料中的微粒均勻，產品也易於加工。

㈣電弧熔爐的坩鍋可以避免鍋壁上的雜質進入合金中。在高度眞空中，誘導熔爐坩鍋內部表面上的陶磁往往易於脫落摻入合金中。某次，這種脫落的碎片却賜給鋼廠意外的幸運。密西根大學的冶金學家某天發現他們誘導熔爐製造的鎢合金，是有堅強的韌性—成形後的鑄件很不易加工。他們發現這金屬從坩鍋壁上吸入少量的鋁和硼。如今冶金學家在製造最好耐高溫的合金時，必須加入少量的鋁和硼—最多時可加入千分之五的鋁最少時可加入千分之一的硼。

昂貴冶金費用的代價

上述兩種方法都非常昂貴。誘導電爐法增加冶金費用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五百——視合金的性能和煉量而異。電弧熔爐法略廉。有些工廠採用更昂貴的方法，製造特種合金——兩種方法併用。先用誘導鎔爐，再用電弧熔爐精鍊。眞空冶金的費用往往使昔日鍊鋼專家吃驚。阿林荷尼路朗公司的業務協理皮爾斯說：「數年前，不含貴重成份的合金鋼一般的市價大約每磅一角五分美金。倘使在投標時，我開價一元一角五分一磅，大家必認我胡鬧，今天我開出這般的估價單，他們必毫不猶豫的付款。」在各種重要的用途上，使用眞空方法鍊製的合金是很合算的。舉例說，唯有使用這種合金鋼，才能使噴射飛機的軸承在六百度華氏的高溫的情況下，高速轉動，而不需使用潤滑油料。其他用途不勝枚舉。

因爲眞空電弧爐和誘導熔爐成本太大，不宜普遍使用，鋼鐵工業已開始使用眞空流汁方法，除去鋼料中的氣體。這種方法雖不甚完善，但費用則廉。鋼料先在空氣中熔化，再灌入置於眞空中的砂模中。當熔化的鋼汁流入眞空模中時，從空氣中吸收的氣體自鋼汁中湧出，宛若爆竹。流汁脫氣法不能除去固體雜質，只可除去氫氣，氧氣，和氮氣。鑄鋼材料中，爲害最大的是氫氣。鑄鋼中的氫雜質可使鑄件發生巨大裂痕，使材料脆弱。眞空流汁法最大的功用是脫氫。

兩年前，美國鋼鐵公司（U.S. Steel）設計一套自用的脫氣設備，伯利桓鋼鐵公司也完成一座脫氣工廠，是採用斯脫克斯公司的設計。今年（一九五七年）年底以前，

美國全國將有二十座脫氣煉鋼廠。各大鋼鐵公司添建眞空流汁脫氣設備的主要原因是電力公司逐漸採用巨型渦輪機發電。很多發電機中的轉輪裂碎的原因是鋼鐵中有氫雜質。小型發電機的轉輪材料內的氫氣，經過數天加熱處理後，大部份可以擴散出來。但是斷面面積很大的巨型轉輪內的氫氣則不易擴散。直徑六十吋的轉輪的熱處理的時間需要一個多月，即使這般長的時間，也不能將鋼鐵內的氫氣充分脫除。流汁脫氫法平均增加鍊鋼成本每磅一分美金。這種方法可說完全消滅渦輪高速轉動時，散裂的危險。

爲了增進鋼料在高溫情形時的强度，冶金學家現致力研究四種耐火金屬：鈮（Columbium又稱鈮 Niobium）鉭、鈦、和鎢。在理論上，這些金屬的性能都超出鋼。很多純金屬在達到熔點溫度（以絕對溫度計算）的一半時，便已軟弱。將純金屬製成合金可以增加百分之五十的抗熱性能。根據這種原理，鋼能忍受的溫度是一千五百度，鎳合金是一千八百度。最好的鈦合金的强度在一千一百度時尚鮮少變化，但理論上鈦合金在一千六百度時應尚能維持相當强度。這些耐火金屬的熔點都很高。倘使配製合適，它們含金的耐熱性能可以從二千五百度（鈷合金）到三千四百度（鎢合金）。但是配製合適合金是非常困難。在目前的冶金工業，獲得純金屬是極艱巨的工作。

鈮、鉭、鈦、和鎢有很多相似的特性。在高溫時，空氣的氧化作用很劇。某數種雜質可使它們的性質變爲非常堅硬或脆弱。鉭和鋼對氧的敏感尤爲顯著。只須千分之一的氮或碳，以致微量的氧，可使其性質有顯著的變化。冶金學家希望能發現各種不易腐蝕的耐火合金，或發展一種材料，覆蓋在合金表面上，防止腐蝕。第一步工作是生產純金屬——大量生產，而且成本不可太高。

鈮的研究工作已將達到上述的目的。杜邦公司，泛鋼（Fan Steel），電冶公司（Elelro Metallurgical Co.）紐約市的華昌公司和其他數家公司都已生產很純的鈮錠，售價大約每磅五十五美元。他們用通常的化學方法提煉這金屬，再用眞空電弧熔爐精鍊。杜邦公司近來和湯姆生產品公司（Thompson Products Co.）合作，推進聯合發展計劃，杜邦公司供給鈮合金錠料，湯姆生公司的冶金專家研究精煉合金的方法。

鉭料加工的困難

耐熱性能位於第二的鉭使專家們傷透腦筋。僅僅微量的雜質可使組成金屬的微粒，彼此之間發生裂痕，以致金屬內部的組織脆弱。軋鉭工作中，金屬內部產生纖維組織。這些纖維拉長時的强度很大，可是一旦澱曲時則比較脆弱。最大的困難是空氣的氧化作用。在高溫時，表面產生一層有揮發性的薄膜。將一塊鉭在空氣中加熱，立即發生白色濃煙。每小時表面可揮發十分之一吋。這種氧化作用使鉭不宜用普遍的方法製造成品。環球巨人公司（Universal Cyclops Co.）最近獲得海軍資助三百萬美金，正在進行建築一所鉭工廠。這廠的一間廠房內充滿了氬。技術人員在

室內穿着太空旅行衣服，呼吸的空氣是由室外的送風機供給。

雖然冶金學家迄今尚未發現抗鏽的鉬合金，也未能找到合用的護膜，不久冶金學家或可能利用鉬做工程材料。他們計劃利用鉬的纖維編織細網，夾在抗銹合金之內，用這方法，鉬可增加製品的強度。這和鋼筋混凝土的原理相仿。

鈦和鎢的發展工作尚在初步進行階段。劍橋市的國家研究公司（National Research Corp）研究利用電弧熔爐煉鈦的工作已快完成。該公司的工程師宣佈，他們已能製造一百十磅的聚塊鉬錠。這鉬錠的延性甚佳。

提姆斯克公司的供獻

一座革命性的熔爐，其原理和構造類似一個巨大無比的醫院X光管，在耐火金屬工業上表示劃時代的進步。這熔爐對冶金工業有驚人貢獻。這熔爐煉得的金屬，可使三吋厚的原料，軋成萬分之五吋的薄膜而不需要再經過退火（Aneaing）手續。進入熔爐前的鎢塊硬如岩石，煉得的成品則軟若木板，可以用手鋸切開。

加里福尼大學放射性研究所的兩位工程師發明這種熔爐。一九五二年斯密斯和赫特兩人想像，分裂原子核機器所用的高度眞空或可應用於工業。他們又希望，能將代煉鋼料的費用減低到每磅二角美金，其他金屬的代煉費略高提姆斯克和斯道佛公司都在計劃出售專利權。任何公司繳納專利費後，可自由使用他們的方法。

輕金屬創建新領域

鈹是各種高溫金屬中最令人注目和最有前途的原料。其最大缺點是脆弱。克里夫蘭城的布拉西（Brush）鈹公司和瑞定城的瑞定（Reading）鈹公司使用粉末壓製法，製造薄鈹片材料。料將鈹粉烘熱壓成小片後，再用滾軸軋成金屬箔。如此製造的鈹片可用於原子反應器內的中子反射板。但缺少強度是其缺點。很多科學家揣測，鈹的脆弱性能可能源於其中雜質，但另一些科學家認爲脆弱性是鈹金屬本身的特質。

鈹的另一缺點是毒性。過去從事這金屬工作的人已有數十人皮膚上患溜症。有數位因鈹毒使肺部發炎而喪生。現今鈹工廠已採用安全的製法，但這些安全設備非常昂貴。強度高，展性好的鈹可能值到數百美金一磅。鈹是各種最輕金屬中的一種，其比重和鎂不相上下。鈹異於其他輕金屬的特點是，在華氏一千度時，尚能維持相當強度。這有性能優良的電弧熔爐或誘導熔爐壓力的百分之一。）利用電子射線的衝擊作用，使金屬達到高溫。一九五四年，從事鈦金屬和氯化物耐火材料的斯道佛化學公司（Stauffer Chemicals）購買他們的專利權，設廠製造。兩年以後模羅瑞·山榕（Mallory—Sharon）公司也參加這種製造工業。

提姆斯克熔爐的基本原理早爲人知。早年的X光技師們發現X光管中的質片（Target）往往爲電子熔化。多年以來很多研究所已在使用電子射線充加溫用。斯密斯和赫特兩位的貢獻是利用最高度的眞空和集中電子射線與控制電子射線的巧妙方法。

在斯密斯和赫特兩人尚未清清楚楚明瞭提姆斯克熔爐內部情形時，他們已奠定理論上的基礎。當金屬熔化時，眞空將金屬中剩餘的微量氣體抽出。熱度和眞空聯合的作用，分解氧化物、氮化物、和其他雜質。不能熔解的礦渣浮在金屬錠的表面。熔點較低的金屬雜質蒸發後，或附在眞空槽的壁上，或被眞空幫浦吸出。

美國現有四座電子射線熔爐正在使用，另一座正在建築中。第七座正在設計。現在最大的電子射線熔爐建築費用十五萬美金，消耗二百二十五瓩電力。每月可產鈷四千磅。所產鈷錠直徑四吋。斯密斯和赫特現正在設計另一座價值七十五萬美金的熔爐，使用七倍的電力，生產直徑二十吋的鈷錠。理論上，電子射線熔爐的產量是無限制的。

全國各地的冶金學家都不斷輸送金屬材料到提姆斯克

公司，請求加工精煉。這公司所收訂貨單已超出其冶煉能力。該公司向請求用電子射線精煉金屬的顧客，每磅收取十元至二十五元的代煉費用，用以支付研究和發展這種熔爐的費用。斯密斯和赫特最後希望能用儀器自動制控這種熔爐，而不致發生故障。他們又希望，能將代煉鋼料的費用減低到每磅二角美金，其他金屬的代煉費略高提姆斯克和斯道佛公司都在計劃出售專利權。任何公司繳納專利費後，可自由使用他們的方法。

輕金屬創建新領域

鈹是各種高溫金屬中最令人注目和最有前途的原料。其最大缺點是脆弱。克里夫蘭城的布拉西（Brush）鈹公司和瑞定城的瑞定（Reading）鈹公司使用粉末壓製法，製造薄鈹片材料。料將鈹粉烘熱壓成小片後，再用滾軸軋成金屬箔。如此製造的鈹片可用於原子反應器內的中子反射板。但缺少強度是其缺點。很多科學家揣測，鈹的脆弱性能可能源於其中雜質，但另一些科學家認爲脆弱性是鈹金屬本身的特質。

鈹的另一缺點是毒性。過去從事這金屬工作的人已有數十人皮膚上患溜症。有數位因鈹毒使肺部發炎而喪生。現今鈹工廠已採用安全的製法，但這些安全設備非常昂貴。強度高，展性好的鈹可能值到數百美金一磅。鈹是各種最輕金屬中的一種，其比重和鎂不相上下。鈹異於其他輕金屬的特點是，在華氏一千度時，尚能維持相當強度。這是製造飛機機身最理想的材料。同時又可使火箭技術有劃時代的進步——用輕金屬鈹製造的中程彈道飛彈，可以達到洲際飛彈的射程。

冶金學家已發展多種金屬，專供原子能市場之用。鈹是其中一種。另一種是鋯。鋯是很重要的一種原子爐內部和外部建築材料。其特性是不易腐蝕和不易吸收中子。十二年前，鋯尚是試驗室內的稀有材料，每公分售價數元美金。今日因大量生產——美國年產七百五十噸——普通工業用鋯的市價大約每磅六元五角美金，原子爐使用的高純度鋯市價約每磅八元五角。在原子能的應用上，鋯可說是價廉物美。原子放射出來的中子是很貴的物質。鋯則不大吸收中子。即使鋯的市價高達每磅五十元，某些型式的原子爐也認爲經濟合用。就目前市價說很多腐蝕問題，很嚴重的化學工業，都願使用鋯爲建築容器的材料，以減少防銹費用。

不太稀少的稀土族原素

在所有核子工業的金屬材料中，最貴的核子工業材料只有十種。這十種都屬於「重稀土族」原素。最低售價每磅二三百美金最貴的每磅三千元美金。（註：這十種稀土族金屬名稱是：釤 Samarium、銪 Europium、釓 Gadolinium、鉞 Terbium、鏑 Dysprosium、鈥 Holmium、鉺 Erbium、銩 Thulium、鐿 YtterDium、和鑥 Lutetium。其他稀土族原素較易提鍊，其名稱是：鈰 Cenium、鐠 Lat

hanium，鐠Praseodymium，釹Neodymium，以及生命短促而迅速退化的放射性同位素鉕Promethium。）

稀土族原素在地殼上很普遍。它們和錫、鈷、水銀鉛的存量相同。比銀和鎢尚多。它們價昂的原因是大家性質相同，而不易用普通工業方法拆出。

聖路易城的密根化學公司兩年前首創工業上各別冶鍊稀土族金屬的方法。該公司使用愛荷華州立大學發展的方法。這些原素化合物的溶液從離子交換塔的頂部慢慢滴下，逐漸分離。再將這些分離過的溶液內的金屬化合物還原爲金屬。其純度可達百分之九十九．五。

密西根化學公司最近又增建一座提鍊重稀土族原素和其氧化物的工廠。產量大約每月一千磅。同時密西根化學公司和其他生產輕稀土族原素的公司共同資助貝特耳紀念研究所（Battle Memorial Institute）探討這些新金屬的商業用途。

稀土族金屬在核子科學上有獨到的用途。釓具備最高熱中子吸收斷面——原子爐內，防止中子飛散的最好材料。鋿是原子反應器中最理想的控制棒材料，吸收中子後，轉化爲另數種吸收中子的材料。釔（Yttrium，時常和稀土族並存的金屬）的性能恰相反，對中子而言，是一種透明體。中子穿過釔時，幾乎沒有阻力。目前稀土族金屬應用的範圍內，純度並不十分重要。脆性不佳也無妨。可是某數種雜質爲害頗大。舉例說：釓中只要含十萬分之三的釓，其吸收中子的性質便增加一倍。

純度最高的原素

以純度言，沒有一種商品的純度比得上半導體。半導體爲製造電晶體和整流器內調整電流之用的金屬。杜邦公司出售三種品質不同，供製造半導體之用的矽——其中爲售最烈的矽的含量從十億分之三到一億分之二。默克（Merk）公司最近也參加純金屬的製造工業，其出品規範中，硼的含量幾難以置信——二百億分之五。純矽的售價從杜邦的最劣等貨每磅一百五十五美金，到默克的最高售價每磅兩千美金。

冶金學家有更好的動機，進一步提鍊更純的原素供半導之用。高溫和高電壓可降低半導體的電阻，以致使電晶體和整流器失效。其中之雜質能導電，故雜質是使半導體失效的重要因素。默克出品的超純度的矽，能應用於數千打電壓之整流器。

提鍊半導體的最後一步工作是分段精煉（Zone Refining）這方法是一九五二年貝爾電話研究所的費安（William G Pfann）發明的。棒形原料的一端上套上一個加熱帶。加熱帶可熔化金屬。當加熱帶上下移動時，熔化區域逐漸往另一端移動。雜質在液體中，比較在固體中，容易溶解。雜質從一端流到另一端，使原有的一端金屬達到超純度的要求。

浮區法提煉金屬的發展

分段精煉方法尚在不斷進步。陸軍通訊部隊的柯克又發明浮區法，以避免上述金屬棒和其他物質接觸。他將金屬棒直立，上下兩端固定，而不置於坩鍋中。表面張力使熔化的金屬維持原形。但這種表面張力的強度並不能使很長很厚的材料不發生變形。西屋（Westinghouse）公司的冶金學家又增加一種新式冶金法。他們將一根電線環繞在需要加熱的部份，通過強力電流。線圈的電流使需要加熱的部份發生誘導電流。這兩種電流產生相斥的作用，維持加熱部份的位置。

目前只有矽和鍺（Germanium）是工業上已應用的半導體。現今貝爾研究所，美國無線電公司（RCA），西屋，奇異，和貝特耳等公司的冶金學家正在研究其他材料製造的半導體。其中大多數是兩種或兩種以上原素合成的化合物。如碳化矽，砷化鎵（Gallium），磷化銦（Indium）等。各種材料所含的雜質必在數億分之一以下。這些新的半導體耐熱的性能都超過純矽和純鍺。例如碳化矽在華氏一千八百度時，仍能維持半導體的性能。

在這些新材料中，至少有一種（鍺化鉍）可以創立半導體的新市場。將電流通過鍺化鉍和銅片交互累積的夾板時，夾板的兩面可以冷却。這是新發現的波耳帝爾效用（Peltier Effect）。利用這原理，普林斯登城美國無線電公司研究所的科學家們建造了一座家庭使用的電冰箱，可以製造小冰塊。這座試驗型的小冰箱內有三磅重的半導體，日後的改進可能只需兩磅重的半導體。一般電冰箱中裝置的小型機械式壓縮機的效率不會太高，但是利用波耳帝耳原理製造的冰箱，體積可隨大隨小，沒有限制。這種冷却的方法，將來可應用於轎車內的冷氣機和小型的冷凍機械，前途發展無限。

利用相同原理而變換操作方法，科學家可以加熱於半導體和銅片製成的夾板而獲得電流。利用這種原理，可以從原子堆中直接發電。

冶金學上的純度的新標準

冶金學家今日發現測定超純度金屬內雜質含量的問題較製造超純度原素尚難解決。他們現今尚無標準方法，可以檢驗數十億分之一的雜質。使用化學或分光學方法檢驗而得的最純原素，往往因雜質含量太高而不宜用於電晶體或整流器。科學家們現已不得不放棄使用直接方法，檢定半導體的純度。他們必須使用間接方法，例如測定原素在液化 Helium（攝氏零下二六九度）中的電流抵抗，決定其純度。貝特耳公司的科學家最近將同樣的鉬金屬樣品送到兩處試驗室去化驗，化驗的結果有極大的差別，因爲其中有一塊樣品用塑膠袋包裝。塑膠內的碳質沾污了樣品。這只是表示化驗工作艱難的一個例。

雖然化驗上遭週莫大困難，從事研究工作的科學家們仍在探找更純淨的原素。他們最大希望是發展各種新學說，根據合金的成份，預測合金的性質。因此他們首先必須澈底明白各種絕對純淨原素的本性。雖然雜質的含量只有

數十億分之一，這些微量的雜質尚能劇烈影響原素的性質。舉例說，用化學分析方法檢定絕對純的鐵塊，在低溫時性質很脆弱。佛爾克林研究所的史密斯先生（Raymond Smith）最近鍊得超純度的鐵，在液化 Helium 中的延性很好。

物理上的完整和化學上的純淨是一般的重要。金屬中的雜質往往集中在金屬內部微粒的表面上。因此促成金屬內部結構上的弱點。即使表面清淨無瑕，臨界面對電流仍有阻力。因此製造電晶體的人，必須從一大塊沒有微粒臨界面的結晶中，切下小塊材料製造電晶體。

研究人員現在又集中精力，在更微小的範圍內，達到物理上的完整目的——調整原子排列的不規則形狀。這種不規則形狀通稱「移位」（Dislocation）。在工業生產上，尚沒有適當的方法，消除原子的移位現象，因爲只要一粒灰塵，甚至一粒外來的原子，便能使原子構成的幾何體，發生變形。

金屬毫毛的奇象

在試驗室小規模製造中，科學家已能製造沒有移位的金屬。在適當的情形下，某些金屬化合物的蒸氣擴散分解，在坩鍋壁上形成毫毛。這些毫毛化學上並非純淨，但是物理上幾乎已達完整的條件。其中唯陷一缺是中線上的移位。科學家在奇異公司的研究所內，已澈底研究銀、銅、鋅、鉛、錫、金和鐵的毫毛。這些毫毛的強度驚人。普通鋼鐵的張力每平方吋大約是三萬磅，但是鋼鐵微毛的張力強度可達每平方吋一百八十萬磅。

較大規模製造「完整金屬」的實用方法不久可能實現。奇異公司的達西先生（William C Dash）最近發展一套新方法，在真空中培植矽的結晶。他將這金屬放在矽製的平台上，使用電磁的吸力，避免金屬熔化後流動。這方法可消滅各種玷污的可能性。達西製造的矽結晶每塊只有二三公分重，但從各方面觀察都沒有移位的缺陷。達西又在水晶的坩鍋中培植較大的結晶。產品成雪茄煙形狀，有手指一般粗。這坩鍋使結晶有微量的氧雜質，但可說沒有移位現象。

今日市場上尚沒有化學上絕對純淨，而物理上又非常完整的金屬的需要。但科學家已想像到這種完整金屬工業上的用途。很多金屬在將近絕對零度的環境中，有超靈敏的導電性。換言之，喪失電流的抵抗。倘使這些金屬在化學上絕對純淨，物理上又絕對完整，則在較高的溫度環境中，也可能有超越的導電性。一旦這種理想實現，這些金屬製造的高壓動力電線，可將動力轉送數百哩以外，而無減弱電壓的缺點。

冶金學家現致力尋求新的精煉這些奇異新金屬的方法，以減低成本。但迄今尚無廉價製造的端倪。昂貴是超純度金屬的本性。今日科學界和工業界的技術上的迫切需要却認爲這些奢侈品的代價非常合理。

譯自一九五八年十月份幸運雜誌



（本文作者約瑟夫李文（Joseph Levine），爲美國芭蕾舞團管弦樂隊指揮；在美國國務院和國家戲劇學院聯合舉辦的文化交流節目中，他率領全體團員，旅行全球各地演出，擔任宣揚文化和敦睦邦交的使命，在本文中，他敘述沿途所遭遇的驚險和有趣的經歷……。）

在局外人看來，作爲一個芭蕾舞團的樂隊指揮，他的生活必然是平靜而富於詩意的；但就筆者的親身經歷而言，這却是大未必然：當我們在瓜地馬拉演出時，劇場裡發生暴動；在黎巴嫩貝魯特演出時，噴氣機的吼聲，震碎了戲院的寧靜；在波士頓演出時，又因意外事故，使我們的舞星被「凍結」在舞台上：在這類情況下，領導演出的樂隊指揮，又怎能保持快樂和富有詩意的心情？

筆者擔任美國芭蕾舞團樂隊指揮，前後共八年之久，在美國國務院和國家戲劇學院聯合舉辦的文化交流節目中，曾率領團員旅行全球各地演出，舞展留痕達三十餘萬哩，遍歷八十六個國家。

美國芭蕾劇院成立雖僅有十八年歷史，但演出次數之多，幾乎是全年不息，全國共九十八，其中舞星五十人－包括著名的伊戈狼克維奇，阿麗西雅阿龍索，約翰卡尼沙，瑪娜凱，安東多林，阿麗西雅瑪可瓦，和美妮莎海登等；樂手二十人；此外爲前後台職員及美術師。但當我們赴國外演出時，須遵守一條不成文法的規定：就是樂隊所需的人手，必須就地取材。

一九五五年秋，我們抵達阿根廷首都，那天是九月十六日，演出時間就在當晚，午後我召集當地樂手舉行排演，劇院經理突然驚惶萬狀的跑來通知我們：一

場軍事暴動即將在本城發生，我們被通知立刻回返旅舘，靜待事態演變，樂手們匆匆收拾樂器，湧出劇場後門，紛紛作鳥獸散。

我們在旅舘裡被幽禁了六天，每日頓繼頭和水菓充饑，沒有熟餐可吃，因爲城裡的煤氣廠被破壞，叛軍的飛機轟炸港口，激烈的戰爭正在郊城進行，一天夜晚，叛軍的坦克車發炮猛轟阿利安沙大樓—距我們住的旅舘祇有三家門面；九月二十二日清晨，戰事停息，統治阿根廷十年的裘隊總統終被推翻。

街頭上充滿了狂歡的人群，老百姓擁抱着兵士狂吻，陌生人也互相擁抱，高呼「自由萬歲！」

我們在當晚恢復演出，觀衆情緒之熱烈，已達到危險程度。當舞星露絲安柯笙出場時，觀衆起立大呼：「萬歲！」，聲震屋瓦，把我們驚得不知所措。

第一提琴手向我提示：原來露絲手上飛舞的藍白色彩帶，正與阿根廷的國旗顏色相同，於是我靈機一動，立即指揮樂隊改奏阿根廷國歌，芭蕾舞表演停止，演員在舞台上立正致敬，觀衆們齊聲合唱國歌，這場激動過去後，我們的表演繼續進行。

在瓜地馬拉城，我們遭遇到另一種性質的暴動；當我們第一晚在京城劇院上演時，觀衆席中突然掀起一片叫喊，喊聲之烈，簡直震耳欲聾，我以爲當地民衆一定充滿了反美情緒，高呼：「美國佬滾回去！」

我鼓起勇氣，指揮樂隊奏樂，擦心膏隨時會有水菓白菜向我投擲過來，但當幕布高捲時，觀衆的叫喊聲突然停止，我們的演出乃得順利進行。

事後我才知道，那晚的暴動，乃是劇場售票員把座位賣重複了，觀衆因爭坐位而起糾紛，與反美情緒完全無關。

我們的芭蕾舞團眞可謂命途多乖，災星重重；一九五六年秋，我們抵達中東，當我們在黎巴嫩貝魯特城準備演出時，又碰上蘇伊士運河事變，以色列大軍向運河區挺進，整個中東戰雲密佈，有一觸即發之勢。緊鄰的敘利亞首先發難，炮擊境內的大輸油管，英法戰艦駛抵海口，噴氣機群盤旋在沙漠上空，貝魯特的報紙聲言採取報復行動，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無法預測美國人將會遭到什麼樣的命運。

命令傳來，我們在中東的演出決定取消，並通知我們立即改赴歐洲，在千難萬苦下，我們終於洽妥一架飛機，載我們前往意大利，在貝魯特機場的候機室裡，擠滿了逃難的人群，許多來自大馬士革的難民，更是扶老携幼，凄惶萬狀，令人慘不忍睹。

我們的飛機在一隊戰鬪機的護航下飛往羅馬，黎巴嫩的飛機沒有壓力艙設備，在空中顚簸了八小時的我們，到達羅馬西艾匹羅機場時，已是疲憊不堪。

羅馬政局對我們的演出也發生一種影響，但這影響却是對我們有利的；因爲蘇聯之進兵匈牙利，意大利政府斷然取消蘇聯歌劇團來羅馬獻技。我們的到達，正好填補了

這個空缺，使我們得有榮幸在羅馬最著名的梯脫德爾歌劇院演出。

公演之日，劇院前車水馬龍，人潮洶湧，眞是盛況空前。

在開幕之前，劇場已經坐滿形容高貴衣飾都麗的觀衆，我帶着緊張的心情去至後台，舞星們正在最後一次修整假髮和綁緊舞鞋的緞帶，我向他們祝賀並給予鼓勵後，就前往樂隊席的指揮台，琥珀的燈光傾瀉在幕布上，顯得溫暖而莊嚴。

當我向指揮台走去時，九十位樂手一齊起立向我致敬，我瞥了一眼左手的五十二具弦樂器，又看了一眼右方精光閃亮的管樂器，在極度的滿意下我高舉双臂，於是演奏開始。

這天晚上，我們的舞星也是特別賣力，表現出極精湛的技術，一群年青的身體在空中騰躍，好似地心吸力已不復存在。

這次演出，是我參加美國芭蕾舞團以來，演出最佳的一次，我懷疑我們今後的演出是否能恢復或達到這種標準？在我的生命史上，這天晚上的情景，將使我永誌不忘。

除了羅馬歌劇院外，筆者有幸亦曾躬身許多著名歌劇院指揮演出，諸如：日內瓦的蘇西羅曼地劇院，倫敦的柯溫特園，巴黎的康色維多尼劇院，蘇格蘭的國家劇院，以及維也納，里斯本，布魯塞爾，那波尼斯，威尼斯，佛羅倫斯，蒙地卡羅，墨西哥城，散地雅哥，安卡拉，雅典和馬德里等地的劇院。

雖然我們大部份的演奏，都難以達到完美無瑕的境界，但對於一群臨時拼湊的樂手而言，這種成就已是難能可貴。例如我們初抵達貝魯特時，發現當地根本沒有交響樂團的組織，這使我極感失望，唯一解決辦法，就是在當地的夜總會裡，尋覓可用的人材，組成「雜牌軍」應急，這雖然使我傷透腦筋，但也頗饒興趣，因爲我們常會在無意中發現天才，例如我們找到的第一提琴手，是一個埃及人，原在夜總會中吹奏簧管，誰知道他的提琴拉得更是出色。

當我們離開貝魯特時，我已經爲當地訓練成一個略具規模的交響樂團，這使我極感自慰，樂手們大家也很高興因爲他們發現了自己的新才能，並決定長期保持這個團體，直待我離去後，他們仍是定期舉行練習，這當是貝魯特的第一個交響樂團。

也許讀者會懷疑地問：既然樂隊問題是如此傷腦筋，爲什麼我們不把每齣芭蕾舞的配樂用唱片錄音，這不就省了大事了嗎？誠然，舞星的每一舉手投足，都是隨着音樂的拍節進行，但是樂隊指揮必須視舞星的臨場動作，調節曲調的變化，這是唱片錄音所不能辦到的。

此外，舞蹈進行中，也常會發生一些小意外，我記得有一次伊戈爲克維奇和阿麗西雅阿龍索合演「黑天鵝」舞時，伊戈舞衣上的拉練突然損壞，延誤出場，我祇得把音樂過門重奏一遍，當第二遍奏至一半時，伊戈的拉練已經

修好，他步出舞台，我與他目光相觸，會心地打了一個招呼，於是我將手中的指揮棒一揚，正式舞曲開始，伊戈騰身一躍，姿式無限美妙，贏得滿堂的彩聲。除了少數極內行的觀衆外，大部份觀衆都不知道剛才發生的事，如果用唱片錄音伴奏，那準是當場出醜無疑！

那天晚上的經歷，眞猶如好萊塢緊張大師希區考克導演的一部驚險刺激片，危阿歧爾是南美洲叢林中的一座水城，我們於清晨到達，當晚即舉行公演，演出地點是借的一家電影院，舞台既小，又沒有燈光設備，但最傷腦筋的乃是時間的緊迫，祇有短短三小時的時間，給這個由當地樂手臨時組成的交響樂團練習當晚伴奏的舞曲。

樂手到齊後，才發現這電影院裡根本沒有樂隊席，幸好戲台前面有一方形小舞池，裡面橫七豎八地堆着許多木塊。

我捲起衣袖，和樂手們合力將木塊搬出舞池，樂隊的助理指揮又在隣室找到許多木椅和樂譜架，我們通知電燈匠，必須在上演之前將電燈裝好。

當觀衆席中已經有觀衆坐待開場時，我緊張地發現樂隊席中的電燈，連一盞都還沒有裝，我趕忙跑去找電燈匠，他們正在後台裝設燈光佈景，一個個累得汗流滿面。

「請你們趕快來樂隊席裝電燈，沒有電燈，我們看不見曲譜，」我氣急敗壞地說。

「是的，先生，我馬上就去！」電燈匠累得直喘氣，抓起一串接好燈頭和電泡的電線和一柄小刀，快步奔向擺充樂隊席的小舞池，他們接電線的手法眞是迅速簡便，但未免有欠安全，然而現在也顧不得這許多了。

樂隊席的電燈終於開場前按裝完竣，然而燈泡與樂譜距離得如此之近，以致不數分鐘後，樂譜的紙張已被灼焦。我爬上指揮台，事實上是一只空橘子箱，這時，厄瓜多爾的樂手們，個個因爲即將演奏艱澀的樂曲而緊張萬分，我向他們做了一個鼓勵和安慰的微笑，於是双臂高舉，演奏開始。

當我們演奏至一半時，突然天氣大變，暴雨如注，雨水傾瀉在屋頂上，發出千軍萬馬般的巨響，劇場裡的電燈，也因負荷過重，保險絲一連燒斷了七次之多。

在演至最後一段芭蕾舞劇「畢業舞會」時，我發現瑪麗－我的妻子－突然離開了她的鋼琴，走至舞池邊。數秒鐘後，我又看見她正在脫鞋子，隨後連襪子也脫掉了，她這舉動使我大感不解。

於是第一提琴手也在那裡做出古怪的動作，他一面拉着提琴，一面高舉起一隻脚，隨後又舉起另一隻脚。其他的提琴手，也在群起效尤，最後整個樂隊的樂手們，一齊高舉双足，好像是一群玩具木偶。

終於我發現了造成這古怪情勢的主因－水！暴雨冲坍了下水道，雨水灌入劇場，它遵從牛頓的重力定律，流向最低的地方，於是我們的樂隊席－小舞池－首當其衝。

我當然不情願淹死，但是台上的表演又怎能中斷？我努力穩住陣脚，繼續指揮演奏，積水愈來愈深，好不容易挨到曲終幕落，在觀衆熱烈的掌聲中，我拖泥帶水的奔向嬌妻身旁，幸好她已赤足爬到高地逃生，得免漲身「舞池」。電燈的電線也完全被雨水浸沒，我們衣履濕透的站在水中，居然沒有觸電而死，眞可謂僥倖之極。

厄瓜多爾的經歷，雖然使我們的身體飽受磨折，但有時「人爲」的困擾，也會更讓你傷透精神，巴黎的「代替制度」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在法國，一般樂手大都唯利是圖，凡有節目莫不一口應承，那怕是時間衝突也在所不計，他們的抉擇是那裡報酬高就去那裡，不能去的地方另找別人代替，反正到時候包你有人坐在規定的地方奏着規定的樂器，管他是本人或替身又有何妨？

在巴黎康色維多尼劇院，我第一次領教這種「代替制度」之滋味；台上一幕告終，我鞠躬謝罷掌聲，然後轉身準備指揮繼續演奏時，突然發現坐在面前的樂手中，一部份都是陌生面孔，這突如其來的變化不禁使我目瞪口呆。經迅速辨認後，我發現共有十四名新人臨場替代，預演時未見參加，更傷腦筋的，就是這一幕的樂曲最多變化，預演時所費的精力也最大，現在是前功盡棄了，我硬着頭皮指揮，演奏開始。

幸運的是這些新插入的樂手們，讀譜的能力個個均極高強，但樂譜是死的，曲中情感的表達，少不得需要樂隊指揮的口頭解釋，然而現在已是無可挽回，我唯有憑着使用音樂的手勢，希望他們能够了解領悟，這場演罷後，我的太太瑪麗打趣我，說我當時的指揮手法，有如站在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

關於樂手冒名頂替的可恥行爲，使我對美國音樂界的嚴正作風倍感懷念，筆者曾經指揮的幾個美國交響樂團；空中交響樂團，國家交響樂團，支加哥和丹佛交響樂團，以及紐約管弦樂隊；他們的樂手自始至終都是一絲不苟的認眞演奏，從不馬虎偷懶，更無論冒名頂替的怪現象了。

根據筆者週遊各國旅行演出的經驗，我發現如果你能够說上兩句當地的語言，那必然可獲得更良好的公共關係。筆者憑事實需要，除了學會最通用的語言如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外，還略通土耳其，希臘和荷蘭等國文字。某次我們全團旅行至南斯拉夫，預演時我用當地語言與樂手們閒話天氣，當時他們臉上現出的驚喜神情，使我至今不忘。

如果你到達某處，發現當地民衆充滿反美情緒時，你祇要說上幾句當地語言，他們的敵意就會頓時消失，當你對某一個字發音欠正時，就會有數十個人齊聲熱心的較正你的錯誤，於是隔閡全消，大家相處得一團和氣。

某次在意屬里維耶拉演出時，我們遭遇了一場從未經歷過的意外：坐在觀衆席前排有一位當地報紙的攝影記者

，他揹着一只一八九〇年出廠的老爺照像機，隨身携帶的還有一大盒閃光粉。

台上表演正趨高潮，台前人叢中突然發出一聲爆炸，一朵菌狀的濃烟再上升，罩沒了整個舞台，刺鼻的臭味看得滿台舞星們大咳不止，然而他們勇敢地支撐到底，因爲他們恪遵傳統的規定：「表演必須進行，直到幕落爲止。」

我希望那位攝影記者拍下了一張精彩的照片。

在我們這個旅行演出的團體中，我妻瑪麗可算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百搭」；我與她合作十三年來，她歷任各種職務：鋼琴手管理員，寫字員，秘書和女侍；她每天早上起身時，常會自我解嘲地說：「今天我要擔任什麼角色？」她這話確非無的放矢；在意大利勒格洪上演的那天晚上，臨開幕前我才獲悉鼓手因事不能出場，在這種情況下，我除了求助於我的賢內助外，又有什麼辦法？

「趕快，」我對她說：「今天晚上請你暫充鼓手。」

「什麼？」瑪麗大感困惑地問。

但時間已不容許爭論，我領着她走入樂隊席中。

除了上述的許多驚險和有趣的經歷外，我們在旅行演出的長途跋跡中，還時常受到病魔的侵襲：在馬德里染上肺炎，在其他許多地區感染赤痢。風土氣候的變化，也給予我們無限的臂折：厄瓜多爾的稀薄空氣，柏林陰冬的酷寒，以及科士達里加和聖約色的猛烈地震。

此外，我們還得習慣於「一肩行李，到處爲家」的生活每天工作有時長達十八小時。加班趕工更是家常便飯。然而我們的工作却是有義意和有代價的；綜觀美國近年來舉辦的各項文化交流節目－演出者計有：伊露克斯騰，班尼岡德曼，海倫海絲，約瑟李蒙，紐約芭蕾舞團，波斯頓交響樂團，瑪莎格蘭海穆，以及我們的美國芭蕾舞團等－結果均頗圓滿，收到的効果也頗宏大，爲美國帶來了萬千的朋友，原因無他，因爲我們從事的乃是「愛」的工作。

原名：We Danced 300,000 Miles

譯自：Post June 7,1958

一對結了婚的夫婦坐在公園裡的椅子上。在他們的對面有一對正在熱戀中的年青人。

「你看，」過了一會兒他太太說：「我們在這兒坐了不到一會，他們已經吻過十二次了。爲什麼你不這樣做呢？」

「我從不跟剛見過一次面的女孩子接吻的。」她丈夫非常嚴肅地回答。

× × ×

一個蘇格蘭人出門四年，第一次返家。在路上他碰到他的兩個兄弟，可是幾乎不認識了，因爲他們都長了很長的鬍子。

寒喧以後，他問起他們留鬍子的原因。

「你忘記了嗎？」其中一人回答道：「你把我們的剃刀帶走了。」

蛇的子孫

菲洲最古老的原始人



百谷泉一郎著
賀西譯

他們能忍耐毒蛇的咬嚙，沙漠中的流浪，並且能有每小時六十公里的奔跑速度，但他們却無法抵抗號稱文明人的兇殘屠殺！

他們是最後的原始人

人類的生活方式依其文化程度而有所不同，例如西方科學發達的國家，享受物質生活，我們的國家則注重精神生活，但是還有很多落後民族仍舊過着原始生活。大多數的人類學家都認爲人是由猿進化而來的，那麼相反的來說，最近似猿過着最原始生活的人是住在何處的那一種族呢？如果有人提出這種問題，相信沒有幾個人能提出正確的答案。根據人類學家的定論，住在非州西南的「佛朱人」是最原始的人類。數年前住在澳州內地的原始人被視爲是最末開化的民族，但自從「佛朱人」被發現之後，頗有拱手讓位之感。雖然，將來喜馬拉雅山之大雪人如被探險家捕捉而確證其存在之後，一原始人」的順位可能有很大的變化，但到目前爲止，「佛朱人」是原始人的定論，還不至於發生動搖。佛朱人的生活習慣中，最使人感到驚奇的是他們的「成年儀式」。世界各國都有其特色的成年式，但佛朱人的成年式，其殘酷之程度，使人談虎變色，不寒而慄，如以我們所謂「文化人」去接受他們成年儀式的考驗，不管體格如何强壯，精神如何旺盛的人，相信沒有一個人能承得起他們的考驗，合格他們的成年式！成年式分爲下列三階段：

第一就是所謂蛇毒的洗禮，他們自稱爲蛇的子孫，因此第一階段就是要接受他們神聖祖先毒牙的考驗。首先裸體的佛朱人用手去捉飯匙蛇或比它更毒的百步蛇，然後捉住蛇的後頭，使其咬自己的左胸，即心臟的正上面，當然這種毒蛇事

先並沒有拔除其毒牙，人本身也沒有打什麼預防針，事後也沒有做特殊的治療。雖然如此，十人當中有七人仍然健存，由此可見其體力野生強壯之一斑。他們往往在傷口塗一種叫做「朱連達」的藥草，但這在醫學上是毫無價值可言，因最近研究人類生態學的彼得博士懷疑朱連達藥草含有某種解毒之成份，將此草送到各地研究所去調查，同時對在菲州被毒蛇咬的白人施以同樣的治療，但是結果還是全部死亡，可見佛朱人自稱爲蛇之子孫，無不有其道理。

經過蛇毒之洗禮後，再接受更苛酷的第二階段試驗。

他們一個個的被放逐到一望無盡，華氏一百五十度以上的炎熱的沙漠上，僅僅這種高溫已使人無法生存，但是他們不帶飲水，不帶糧食，靠自己一人之力，要在這炎熱的地獄上渡過約二個月—五十六日—的流浪生活，這似乎是人類所不能忍受的，大家都以爲沒有一個人能派司，但這是文明人的淺見，事實上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數毫無問題的派司第二難關，眞是值得驚奇！當然他們在沙漠過日的時候，准許殺野生動物以充飢餓，但沙漠上並沒有什麼可吃的大動物，好在佛朱人的常食品是螞蟻，蝗虫以及其他種類的昆虫類，尤其他們的祖先—蛇—是他們最上等的豐餐，因此雖然被放逐到沙漠上，還可以找到維持生命最低限度的食物，唯一的問題是「飲水」，我們普通人，不管在任何情形之下實行斷食，還是允許喝水的，昔日印度聖人「甘地」斷食時，照喝水不誤。人不進粒穀可維生十數日至數十日，但不喝滴水則難於生存一星期，而佛朱人要在無滴水的沙漠上渡過二個月，是我們所不能想像的。關於這一點，佛朱人可能想出多少解決的辦法，他們是近乎動物性的人類，因此可能具有動物性的銳敏的嗅水能力。我們知道沙漠之下，某些地方可能有奇異的積水，這種積水的原因，地理學者也未能完全瞭解，但有積水的地方，只要掘開熱沙一至二尺則可得一升或多或少之水，當然這種積水的地方，表面上並沒有任何的特徵，絕不是一般「文明人」所能發現的，可是佛朱人發揮其驚人的求生本能，在一望無盡的沙漠上去尋找奇跡的積水，辛苦的維持二個月的生命。

這樣頑強的民族，經過二次的試驗，大約有一半人因此而喪命，剩餘的半數還要接受最後的試練，那就是「殺人」！一般文明人爲了色情，金錢，權益或報仇而犯殺人罪，尚有因可言，但佛朱人毫無原因，爲了完成成年儀式而殺人，從被害者之立場而言，可說寃枉之極。他們三五成群，帶着唯一的武器—小弓箭—向沙漠出發。他們的箭頭都塗有極毒的毒汁，這種毒是不能分析的，也沒有什麼名稱，係採取毒蛇，毒蜘蛛等數種動物性毒配合數種植物的性毒而成的，無論人或動物，只要中上一箭，在僅僅一秒種內，整個運動神經立即麻痺，恰似患了「破傷風」一樣，全身關節肌肉不能活動，不但無法逃走，連揚聲求救都不可能，他們帶了這種毒箭向前奔跑，其走路的時速約六十公里！這又是非人類所能及的速度，以這種速度來換算每一百公尺約五至六秒，如果將來有一天，佛朱人能有

機會參加奧林匹克世運，一切世界紀錄將空前刷新是毫無疑問的。被這種飛毛腿所追逐的「人」纔是眞正的大難臨頭，除非發生天大的奇跡，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是喪命於毒箭之下，其頭顱則被割去做爲他們進入「成年」的勝利品。

經過成年式的青年始准結婚，結婚並無特殊的儀式，首先向意中人的双親提出求婚，只要双親答應，女孩子不能謝絕。結婚初期，新夫婦要和岳父母同居五年以後才能自由外遷。但是他們並沒有什麼「家」可言，連小小的房子都不會建造，大部份的人都在森林下的空地上，一生過着露天的生活，原始生活到如此地步，已經够澈底了，人生最基本的四大要素—衣食住行到如此程度—是否可算做人類，也是一個問題。四五十年前，他們的人口有五十萬之多，但目前只剩下三千五百人，在這短短的期間內，這個民族幾乎瀕於絕滅而被世界上所遺忘的原因，絕不是他們的成年式過於苛酷，也不是由於其大部份人開始文化生活所致，在其背面存着一頁恐怖的殖民秘史！

伯爾克曼上校的手記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佛朱人所住的地區是德意志帝國支配下的屬地，當初白人住在海岸地帶而佛朱人則住在內地，二者之間有「加拉哈哩」沙漠及「那美夫」沙漠等天然地勢之隔離，因此最初二者之間未發生過衝突，後來白人的人口漸漸增加，向內地探險拓地的機會也漸漸的增加，隨着，在內地遇到佛朱人而成爲其成年儀式的犧牲者也漸漸的加多，最初的總督以爲是偶然的暫時性的事故，但到後來，如何防治白人犧牲的工作，成爲歷代總督主要工作之一，但當時的政策還是很消極，對佛朱人並沒有採取非人道的處置，可是在第一世界大戰前夕，柏林派了一位恐怖的人物到這殖民地來，他就是伯爾克曼上校。他在國內時常常指責歷代總督的溫和政策，他說「如果把佛朱人視爲人類，白人之犧牲數年年只有徒增而已，他們沒有資格被視爲人類，他們是一種動物，尤其是爲害德國的動物，絕對非消滅不可！」，他這種强硬的意見，深受武斷論者的皇帝的讚許，終以參謀的名義派他到這殖民地來。他到任之後就採取强硬的手段，後來他歸國之後，整理他的日記，臨死的時候還說，他死後三十年之內不得公佈其內容，因此有關他的刊物也是最近纔出刊的。根據這種書刊，他於一九一二到一九一三的二年間，殲滅了三十幾萬佛朱人。本來任何一個先進國家，對殖民地原住民的安排是最感頭痛的問題，除非二者之間發生大規模的衝突，因而引起相當的犧牲之外，大體上是採用和平政策或同化政策，像伯爾克曼上校採取澈底的絕滅政策，可謂史無前例，祇少在二十世紀以後，未曾有如此殘酷的大屠殺。根據上校的日記，於一九一二年二月四日，第一次對佛朱人展開攻擊，他率領精銳的二百五十名駐軍，行軍十數天，製過炎熱的沙漠終於到達佛朱人棲息的地帶，他的腦中只有消滅佛朱人，並沒有考慮到佛朱是否是好戰凶悪的民族？當

他聽到佛朱人拜神的獸狂歌聲之後，立即派出偵察隊去探查敵況。載歌載舞十二小時以上是佛朱人經常的拜神習慣，經過十二小時以上的歌舞，無論如何超人體力的佛朱人也是精疲力倦，利用這種絕好的戰機，上校將部下分爲二隊，潛行進入森林中，向佛朱人採取包圍形勢，等到佛朱人精疲力倦，歌聲歇止之後，立即向密林放火，柴乾火烈，瞬息之間佛朱人被火牆所圍困，偶有衝出火牆者，立即施以機槍掃射，雖說佛朱人有時速六十公里的飛毛腿，有奇毒無比的毒箭，到底衝不過現代化的槍林彈雨，未戰之前勝敗已定，瞬息之間，七千餘具屍體橫臥於沙漠之上，引來了成千的飢鷹。「這是偉大的勝利，在我們殖民史上是光榮的一日，但對佛朱人是其生存歷史上最惡的日子，我在堆積如山的屍體前，開了香檳祝皇帝萬歲……」這是伯上校手記的一段。有人說軍人是殺人不貶眼的，當我們看到他這種文章的時候，深深的覺到，他不僅對殘殺無抵抗能力的土人，不感到良心上的責備，還表現出一種充分的滿足感，不知是否爲了表現他那種英雄的「本色」？從此以後約一個月之間，他接二連三的襲擊佛朱人棲息的地方，殲滅了五萬餘人的土人，相反地，他們的犧牲只有二十一人，其中十三人還是由於中暑而死亡的，從這個比例可知，他們的確獲得一面倒的壓倒性大勝利。

上校歸還基地休假期間，他的部下「奧克斯曼」中校率領了第二遠征隊，消滅了二萬多人土人，但奧中校本身也不幸中毒箭而告不治。當上校聽到這個消息之後，怒髮衝冠地說，「一個白人的生命相當於一千個佛朱人之生命，神意不要這種野蠻人生存於我們的領土內，我代行神意，只要佛朱人存在一天，我決心一天不離開此地」，此後他是日夜不休的活動，在二年當中，他出擊十一次，連同其他部隊的出擊次數共達三十五次之多，難怪五十萬的佛朱人在這短短期間幾瀕絕滅!!佛朱人是深記血怨的民族，其中也有數個勇敢的青年人橫渡沙漠，潛行至德軍基地以毒箭實行突襲，但這種敢死隊的活動，終於不能挽轉頹敗的局勢，結果還是無補於事。當時雖然沒有如今强固的聯合國組織，但是德國這種恐怖的殖民政策畢竟受到了國際紅十字社的指摘，但是德國政府所提出的回答如下，「當原始民族與文化人接觸之後，容易被未曾有的病所困擾，因爲他們本身對這種新的流行病菌毫無抵抗能力，由於此種新病急激的傳染，引起了人口之急減，我政府已毫無餘力的對這種原始民族之保護醫療盡了很大的努力，但對這樣死亡之急增，我政府也有無從措手之感……」，胡說八道也有程度！

一九一三年伯上校晉升爲少將後回到本國，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因激戰左脚受到砲彈破片重傷，終於切斷左脚，跟着晉升中將時退伍下來。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三日發現他在自己住宅內離奇的與世永別。最近他的手記被公刊之後，編者邁克史先生曾說「關於伯將軍之死，有種種的傳說，有人說佛朱人來報仇，以毒箭射死將軍後，割其頭顱而逃走，但這是一種妄想之談，將軍的死因是「破

傷風」，由於醫師之誤診，不能予以及時的有效治療所致」，當然沒有人知道伯中將的眞正死因，但是中將之死因「破傷風」與佛朱人之毒箭之間，有沒有關係？這是令人頗感興趣而費解的一個問題。

經過這一段浩劫，佛朱民族被認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已被消滅，但是最近開發這些地方的時候，發現少數逃出魔手的佛朱人還在內地生存，他們的生活習慣仍舊與五十年前相同，更說不定是保持數千年前的生活狀態，現代的人類學家都一致認爲對佛朱人施用行政教育是不能使這批原始人有所進化的，他們是最後的原始人。

譯自日本講談俱樂部十月號

當汽車駛到十字路口，在駕車的先生，做了一個向右轉的手勢，可是他太太却做了一個向左轉的手勢。

交通警察便問道：「你們究竟要怎麼樣——要分手，是嗎？」

× × × ×

「聽說昨晚你的店舖裡遭了搶劫，你究竟損失了多少？」

「如果前天晚上來搶，我就慘了。正好從昨天起我把店裡一切貨品的標價都減了二成。」

計量儀器・理化醫用
物理學用・溫度計類
玻璃製品・製造批發
(新)(光)(儀)(器)(行)
行址：新竹市文昌街四號
電話：八五〇號

品用水來自・具工械機
承軸帶布膠・料材金五
行商源益
新竹市東門街160號
電話五二四五號

臺灣鋁業股份有限公司代銷處
魏盛發五金油漆行
電話438號
營業所：新竹市東門街122號
廠址：新竹市中正里東城巷6之1號



我是邱吉爾的女秘書

Elizabeth Mel 作
陳明煊譯

且休管我是誰或從什麼地方來。我之唯一足以引起人們興趣者厥因曾於戰時擔任過四年半的邱吉爾隨從女秘書。如今，戰時的往事早成陳夢。我已將近十二年沒有再見他。這些年來我念念不忘想把那段生活追記下來。怎奈南非洲有待學習之事頗多需要克服的困難比比皆是總難如願。而今，孩子已經生過了，家務管理亦已頗有頭緒了，時間比較充裕之後我才得定下心來撰寫這篇詳盡的回憶。

據我致載觀察所得，邱吉爾先生確可稱得起當代偉人群中之翹楚。身爲邱翁隨員之輩雖身心兩方面無不憚竭所能。這與戰時的緊張生活固然有關而主要的還是因爲邱翁永遠是位嚴格的老闆，在那一段時期裡，他盼望左右輔手們個個能把心神獻給他所策劃的大業。

時而，我也不免會低聲埋怨他完全剝奪了我的交遊修飾的機會，但自始至終我們無不對他鞠躬盡瘁。考其原因並不在於他是英國首相而是了他本身。邱翁確係一位值得崇拜的英雄，而英雄崇拜便令部屬們表現了使他滿意的





成績。當然，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位光芒萬丈的偉人，不過同時他所具有的非英雄氣質則使他在部屬面前顯得和易可親——他常双目霎霎的望着你，喜歡不時和大家開開玩笑，沒有自大自負的神氣，生性愛貓，聽到皇家海軍艦隻遇難時悲不自勝，每當想起部屬已經爲他工作通宵便會由衷感激的浮起了滿面笑容……這一切一切都引起了人們無限的敬愛。

我想當時絕不會有很多人樂意在他手下長期擔任那種令人精疲力竭的工作，但你一旦獲得這項特權之後便會發覺他是一位與衆不同平生難得再遇的人物。他何以會具有如此非凡的品格？他之所以如此偉大其故安在？我始終認爲這乃是他的勇敢使然。

邱翁平生用過的隨從女秘書爲數甚夥，大概不會特別記得我。也許他還能憶起曾有一位蘇俄將軍一大把花兒粗野的摔上我的大腿而猶自命爲獻花的一幕趣事。但是我可忘不了他！

我生於英國，在加拿大的洛磯山西麓長大成人。一九三六年父親把我送回倫敦就讀秘書學校，畢業後我在母校附設的職業介紹所工作了將近兩年。一九三九年我返加渡了數月假期。這時戰爭爆發了。我渴望獻身於有用的工作，怎奈爲了家庭的原因不得不留在家裡，直到一九四〇年始得脫身返英。

行裝甫卸，我隨往昔日任職過的職業介紹所情襄友人爲我立謀一職。他們答應爲我覓一好差事。同時我開始在

紅十字會裡工作。

戰事的最糟階段雖已過去，但幾乎夜夜空襲。下午七時後乘坐地下火車旅行所見的情景令人終生難忘——車站裡人山人海，充斥着托身過夜的人，就連活動架梯和月台上面也都擠滿了人。有些坐着交談，有些以臂掩目倒地而眠，有些不寧的走來走去尋覓身圍白巾頭戴白帽售賣茶點的女郎。火車照常來往。在火車飛馳而逝的嘈雜聲中旅客們小心翼翼的跨過了地面上的無數軀體。

在這種庸碌生涯中非凡的消息竟於某日臨幸我身。職業介紹所用電話通知我首相刻須增加一名速記打字員問我是否有意應徵。

一九四一年五月五日我在唐寧街十號開始工作。首相官邸外表恰如照片中所顯示的那樣平凡無奇——設計簡單的黑色大門旁裝一只門鈴，標明『十號』的門牌嵌在獅首門環的中央，身穿制服的司閽打開大門放我踏進了站着一名警衛的門洞，傳達導我行經一條紅氈鋪地的修長甬道進入一間紅氈鋪地的客廳，在我眼前屹立着具有兩百餘年悠久歷史的英國政府神經中樞——內閣會議室——的大門。門畔立一外貌堅固擺設莊嚴的古老落地鐘。其左側是首相的書房，右側係首相專用秘書的辦公室。

我被導往參觀內閣會議室——宏濶修長，幾扇明窗面對着花園。四壁書架環立擺滿了皮面巨册。室中懸有世界地圖一幀，長方形巨案的四周羅列着廿二張皮面靠背椅。首相所坐者——室內唯一有扶手的椅子——位於巨案正中段背對着壁爐，爐子上方高懸一幅首任英相羅勃華爾浦氏的畫像。爐架上面置一可以指示日期的巨鐘和一只插一束白石南的小瓶，它是人家剛剛贈以祝福邱翁的。此外室中便難找到任何裝飾品了。

邱翁座前堆置着一大疊有趣的東西——召人鈴，鋼筆，鉛筆，貫連文件用的紙條，洞紙機以及一些上書『即日辦理』的紅色標籤。在它們旁邊還擺着一架加蓋的打字機。

他的座右矗立着兩扇通往專用秘書室的對開大門，再往裡走才是隨從秘書的辦公室。

當時唐寧街十號的專用秘書室是由六名專用秘書——五男一女——組成的，身份都是由政府正式任命的文官，他們的職位不必因爲首相的下野而動搖，四位男秘書兩兩一組的輪流值勤。他們形成了邱翁與外界之間的橋樑——供應他的需求爲他搜集情報，並爲他保管那只珍貴的秘件箱，處理許多來函，對各色人等供應各種性質的報導，還要披閱來往公文俾能明瞭政務推行的情況。第五名男秘書則僅擔任幕後工作，在各方面輔佐邱翁。唯一的女性專用秘書華特森小姐是位了不起的女人。她在唐寧街十號繼續工作了廿年之久，負責處理大量的民間來函。

邱翁平生最不喜歡更換隨員。當他一九三九年重返政壇時便帶來了隱居肯特郡洽德威爾市之時雇用的兩名女秘書，這兩名隨從秘書日夕隨侍在側以備隨時紀錄他的腹稿，此外還得爲他料理『家務』『私人函件』以及『臨時事

務』並寄發禮品和照片。

後來這兩位女士終於覺得喫不消而夢非添人不可了。結果便選中了我。她們告訴我邱翁並不十分贊成此舉，不過她們委實再難支持下去了。

從她們的談話裡我獲悉唐寧街十號當時並非首相夫婦的正式官邸，由於隔鄰的財政部中彈被毀這座巨廈也被震撼得岌岌可危，再遭空襲便難保證安全，因此另一幢巨宅『安尼克斯』便被指代，新官邸位於史托利門之旁，面對聖詹姆士公園。偎傍着大喬治街，距離唐寧街十號僅需十分鐘行程，它是戰時內閣的辦公處所，邱翁夫婦以及家臣們所居的一層面積雖小佈置却頗舒適，我們這一批隨從秘書和邱夫人的秘書也在這裡工作。辦公室的位置頗不理想。它夾在宅子大門和專用秘書室之間。甬道上面步履雜沓無時或息。不過戰時非比平時，何況論到其他各方面這幢房子也還湊合呢！

我們脚底下的兩層樓裡充滿了肩負國家安全重任的要員。單薄層厚水泥頂的地窖便是戰時內閣總部所在地。閣員們，參謀總長以及各行政首長的辦公室都在這兒。這一批英國最出色的領袖人物在白天裡靠着燈光辦公，呼吸的是由空氣調節機輸入的氣氣，到了晚上才能着白着面孔到外面去休憩身心。這層下面還有一層地下室，內部分隔成許多小寢室以供漏夜從公的人們疲極尋夢。

唐寧街十號大部分都是閉起的，只有底層常開。內閣會議室下面關置一些專供首相遊憩的小房間。我們每天清早最緊張的一件工作便是察看他當天有無宴客或約會。他在兩座官邸之間來回奔走，時常害得訪客們叫苦不迭。廚房備好晚餐之後往往會驚覺他是在另一座房子裡而要火速的把食物送過去。

我剛剛到職，希洛夫人和她的助手們就將這點向我說明，然後才談到了工作方面的一切。她們告訴我爲首相工作的時間頗不尋常。邱翁是個不尋常的人，每天早晨總在八時醒來。在牀上一面進餐一面閱報，然後燃起第一枝雪茄斜靠在一大疊枕頭上面，身披金紫相間上繡紅龍的心愛睡袍打開秘件箱開始辦公。這口箱子是只能够自動鎖閉的黑色長方形匣子。每當聽見他說：『把匣子遞給我！』我們就要連忙把秘件箱送上去。匣內重疊放着許多摺好的文件。它們的次序是有一定的。最上面照例是最緊急的公事，例如羅斯福總統史太林或者前線主將們拍來的電報，以次才是外交部來電國內行政機構來電內閣公文等等。這只匣子向由專用秘書負責整理，每天晚上放在首相牀畔一只圓桌上並將鑰匙置於牀頭几上面以便他次晨睡眼一開即可啓閱。

邱翁認爲在牀上工作可以比較節省精力。由於職責過於繁重消耗體力特多，醫生也患告他應該盡可能的這樣做。他總是躺到當天第一個約會開始之前半小時，他有時延見賓客，不過平常總是整個早晨都在牀上據匣辦公。每天午後一點半準時進午餐，在六點半晚餐之前他總要設閒小睡上至少一個小時。醒來後即可精力旺盛如初賽力工作直

至就寢始止，他極少在清晨兩點之前上牀，拖到四點半鐘不算稀奇。『眞奇怪！』同事們對我說：『我們竟能迅即習慣於清晨兩點半鐘才上牀哩！』

她們警告我說邱翁很難對付，他不大喜歡新來的隨員常愛故意找麻煩，在那段時期裡他有命令秘書們直接用打字機紀錄的習慣，話剛說完你就得馬上遞出一份完美的文件給他簽署發送。這類文件常常在上端加蓋一個紅色戳記標明『即日辦理』字樣。

『可是，』她們還警告我：『他的話是不大容易聽清楚的。他每逢發出S音時就會略呈口吃，再加上打字機聲響的擾亂就很難聽清他在說什麼。除非工作很久已經熟悉了他的語音的人一定會臨時張惶顧此失彼。他的唇端永遠啣着一枝雪茄，口逸之際在室內踱來踱去，或而來到你的背後或而遠在屋子另一端。你必須十指如飛趁下一句話尚未出口時記好前一句，同時還要注意千萬別打錯。你若不怕觸他盛怒的話不妨對未會聽清之處提出詢問或者依照推測自行添寫也不妨先留下空白以待綜觀全文後判斷情形再予補塡。每架打字機上面雖均縛有一塊橡皮，惟勿急於利用。你必須爲每份文件多打兩份副本，但切切留心不可將紙捲綢了。一開頭，你勢必大感困頓，不過你若擬放棄這份工作的話如今倒還來得及。』

我考慮之後決心一試。

上班後的頭兩週我在兩名隨從秘書手下工作。我獲悉邱翁希望在兩行之間留下双檔間隔並在文件下端替他空出一塊簽名註時的地方。我學會了如何繕打演講稿。他對演講稿的格式有着一種偏好——愛在裡面運用簡寫字和短句。假使一個單字的拼法用Z或S均可時他喜歡老式的Z。同事們鄭重告訴我總見他說『我要獅鼻狗』的時候就該把他的軍事顧問伊斯梅將軍找來，他若說『把教授給我』那就該去喊他的科學顧問賽爾威洛公爵，如果他僅僅說『給我……』那麼我就得聚精滙神的聽着準備迅速獻上『藍鋼筆』『紅鋼筆』『紙條』『洞紙機』（他把洞紙機稱作克洛卜）……『吸墨紙』等等物品之中的一件。

除了記錄之外，我還有許多份內工作。例如『代寫私函』『管理家庭財政』以及『整理檔案』等等。有時我也協助邱夫人處理往來函件。由於我資格尚淺所以『替邱翁上衔修理眼鏡』『到銀行去提取用人的週薪』『爲他到圖書館裡去借書』或者『替邱夫人上邦德衔去買東西』都是我的事。而我則頗感興趣並不引以爲苦。

邱翁是否在家乃是不問可知的。如果召人給聲頻頻狂鳴，空氣顯得不寧，傳達人蹶足而行，專用秘書們神情緊張語調匆促，鼻孔裡嗅得出雪茄味道而緊閉的房門後不時傳出怒詈之聲時，首相是在家無疑的了。我曾有一兩次忽忽看見他，不禁由衷熱望着能够早些開始爲他工作。

某夜輪到我值勤。通常，邱翁若不開會總在十點半左右打開秘件箱開始處理要公。這時多有知友一二在側相伴供給某一方面的情報。當他需要紀錄時就會告訴專用秘書爲他召喚一名少女用打字機錄下他的話直至辭窮始止。在

這種情形之下他很少指名要誰來。

這一次，我被派入他的書房，心頭忐忑不已，惶恐得猶如一名走向斷頭台的死囚。我終於站在這位一手掌握英國命運的偉人面前了。他口含雪茄正在房中來回踱步，身量實際上並不如我所想像的那麼高大，但是相當結實，態度鎮定而且含有攝人的威力。他的頭型美觀，前額寬濶，皮膚呈現健康的粉紅色，身披一襲藍色長睡袍，前面裝着拉鍊。這種衣服原是爲了逃警報便利而設計的，如今已因他的穿用而成了風行全英的常服。

他對我投了銳利的一瞥並未開口。我剛在打字機前坐定他的話已經滔滔而出。唐寧街十號的每架打字機原都是隨時定好了双檔間隔的，誰料當我打到第二行的時候却發現這座打字機不知何時竟被換成了單檔間隔。臨時糾正勢不可能，我只好將錯就錯的繼續下去。

過了不久，當他踱到我背後發覺了這項錯誤時立即一怒冲天，他不住聲大罵我是個傻瓜白痴並命我離開他的眼前另換他人。我之難堪委實難以形容。

一連幾個禮拜，我似乎從未做對一件事。每次值勤總是備極不安，拚命去追憶同事們指示的要領。我每打完一份文件總是懷着最低的希望遞上去給他簽字。它們多半會滿載着紅色的勾改被退回來重打。有時他毫不客氣的在上面寫字諷刺我的教育與聽覺。

儘管如此，我們這批人裡面從無一個認爲他不公，他的責任過重自然有權要求完美的服務。我日夜提心吊膽不知他的忍耐究竟可以維持到幾時，惟他始終不曾斥逐我。其實他的奇遇目的只在鍛鍊部屬使之成器，我能獲此良機思之實屬幸運。

同事們極力安慰我。希洛夫人說當年她也曾鬧過一次大笑話。有一次邱翁命她把『克洛卜』拿來，她左思右想最後從圖書館裡搬去了十五大本克洛卜氏編著的百科全書，而令邱翁驚怒難言。其實他所需要的只是一只洞紙機罷了。伊斯梅將軍亦曾語我一宗趣事，某夜邱翁口述一篇來行動計劃書，在裡面用了些暗語。他提起了許多希臘島嶼，其中有一處名叫Lennos，當這份文件打好呈閱時邱翁又驚又氣的發現了下面一句話：『檸檬（Lemons）本日可以賤價取得。』

良機終於臨幸我身，兩名隨從秘書之一忽然染患痲疹。這一來邱翁只好把我遞補，因爲別人的工作成績更不如我，我勇氣頓增，信心轉强。希洛夫人每週末帶我到白金漢郡阿列斯比雷市的鄉間別墅『棋廬』去。邱翁習慣從禮拜五到禮拜一早晨在該處小住三日。他心愛這種可以使他靜靜休憩暫避城市煩囂的生活。同時這也是他與親信者交換情報商討軍政大計的機會。座上嘉賓盡是些部長行政首長以及海外訪客。這裡的氣氛不像倫敦市內那樣緊張拘束。我在邱翁面前也漸漸覺得自然輕鬆得多了。

經驗使我發覺邱翁命我紀錄的文件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是演講稿和廣播稿。對於這種文稿他總是一改再改需要重打許多遍的。所以紀錄者無須過分緊張，不過仍須隨

時留意已經錄了若干字以便應付他的突兀查問，第二類是冗長的指令或致羅斯福總統的電報。這類文件不容重打必須小心紀錄。他一講完馬上就要你拿去簽字。不過這項工作並不十分棘手，因爲我們業已預知題目自然不難對其內容舉一反三。第三類文件均與秘件箱內要件有關。這項工作最難。我們對於它事前毫無印象可言，因此聽取他口述的話往往會不知所云。有時候他一邊講一邊吸烟口音更是含糊不清，我們充滿自信拿給他簽字的文件往往被他退回，指出了種種錯誤。

我曾經犯過許多無可饒恕的過失。主要的原因由於太緊張。好些陌生的人名被我拼得亂七八糟。又有一次他說：『路』在這一方面的重要性。』我却把路誤作一個人名而打出了Crome這個字。結果招來他的一聲怒吼：『什麼話！你居然沒有聽說過路！』

在正式充任邱翁秘書的最初六個禮拜裡，我的憂鬱沮喪實難言狀，但是後來忽然峯迴路轉。某一個週末他命我紀錄將在衆議院發表的一篇長達萬言的演講稿。當時我們身在『棋廬』。那個禮拜六下午他認爲我需要呼吸一些新鮮空氣命我同往園中散步。午夜後一時他將我召入私室開始速記直抵凌晨四點半。他繞室踱步，蹙額苦思，睡袍的繫帶垂在背後。有時他跌入椅中小憩片刻，又不時停下來燃起雪茄。有時他爲了斟酌一個句子反覆沉吟。感情激越之際常有淚珠滾下他双頰，靈感湧至時他一邊說一邊作手勢，有如當衆演說。有力的詞句源源而出，感動得戰場上面的將校們甘與士卒同死，官紳樂與工人並肩胼胝，使舉國老幼痛恨敵人爲着勝利而不辭艱苦。

其間，他曾經停下來問我疲倦否，我答稱沒有，他對我說：『我們必須像參加賽跑的馬兒疾馳不停，直至力竭仆地始止。』

渡過這次週末之後我感覺邱翁已經對我具有信心了，同時我亦已有了自信。因爲他雖仍不時朝我怒吼，惟已不若以前之嚴厲。我心知自己已被收入他的部屬陣容了。

未幾，兩名隨從秘書之一辭職了。我竟意外的升充首相的助理隨從秘書，在第二年一年裡面，第三名隨從秘書的職位一連換了好幾名少女。這種工作需要一付良好的身心來應付。想到這一點我直得感謝加拿大賜予我的健康體魄。

在這段時期裡，我主要的是擔任夜間工作。希洛夫人派我和另一名隨從女秘書輪流着隨同邱翁上『棋廬』去渡週末。從週一到週五的上午勤務則一律由她自己擔任。我每個禮拜要有三天從下午兩點半值勤到首相就寢。還有一位隨從女秘書因爲兼管其他工作故僅擔任首相在倫敦時的第四夜勤務。逢在『棋廬』辦公之時希洛夫人照樣前往擔任午前工作，而夜班則由該日輪值隨從女秘書負責。有時我和另一名隨從女秘書必須同時上班。每逢邱翁準備演講時我們總是無條件的全體動員。

其時我仍卜居坎新頓。逢在倫敦辦公的時候如不在防空洞內過夜的話照例回家去睡。雖然如此，我和朋友們

見面的機會仍很少。除非輪到我休息的週末無法挨近他們，而就連這一點點僅有的空閒也多半被洗衣燙衫佔據殆盡。漸而漸之，我已習慣於一連三夜工作到兩點兩點半鐘甚至於更晚的時間，對於深夜二時上牀之舉業已不以爲苦。我們的寢室位於最下一層地窖裡。當我換好睡衣飛步跑下兩層樓奔向牀榻時巨廈中早已萬籟俱寂闃無人烟。六個小時之後鬧鐘再把我從酣眠中喚醒。另一天的忙碌生涯於焉更始。

當我奉召進入他的私室時要趕快放下拍紙簿和鉛筆將打字機搬出來放在桌子上面對邱翁而坐，有時他向我道聲早安，有時則否。對於一份短簡他往往在口授尚未完畢時就伸出手來等待我馬上遞過去簽字。有時候我一直手不停揮的工作上好幾個小時，但也不乏枯坐良久無事可做的情形。起初我頗覺得枯燥難耐，後來成爲習慣也就安之若素而能利用這段空閒稍事休息或者思索別的事情了。邱翁慣用的鋼筆共有兩枝，一紅一藍。藍筆專備簽署信件，紅筆則用以簽署指令短簡以及其他各種文件。每當口授較長的文件時他先要在室內踱來踱去口喃喃念念有詞，斟酌着一些詞句，然後靈感突發的語如泉湧，手不停揮，音調裡感情澎湃。當一件工作完成後，他能够立刻將心神斷然移到另一件公事上面去無須休息。每逢面對危機時他總能神態怡然鎮定的予以有効的應付，惟若無事可慮時他反而顯得易怒而緊張。

遇到天氣惡劣或空襲，邱翁在晚上就留在『安尼克斯』不返唐寧街十號。一切重要會議均改在此舉行。這座房子雖然不如唐寧街十號宏偉，但是較有親切之感。邱翁不耐獨處，總愛找些知友共遣韶光。當時的外交部長艾登算是到得最勤的來客。在這種情形下面，邱翁總是身披一襲深綠色天鵝絨吸烟裝，足蹬一双黑色天鵝絨拖鞋。艾登先生對於我們非常親切，風度比較平易近人，但是經他口授的文件比起邱翁的來，氣派就要平淡遜色許多了。

首相司機法蘭克索奈兒乃是邱翁著名雪茄的保管人。他永遠携帶着足够的雪茄隨時供應，一般人以爲邱翁日耗三五十枝，實屬誤傳，他每日用量最多不會超過八枝至十枝。儘管一天到晚烟不離口，但多數時間裡是由於專心思索忘掉吸食而熄滅了的。由於頻頻點烟每日消耗的巨型特製火柴爲數可觀。邱翁對於雪茄的品質極端考究，稍不如意動輒拋入壁爐。熟悉這點的人們是誰也不敢坐在邱翁與壁爐之間的。

我們和邱夫人及其子女們時常晤面，我有時也協助她的秘書漢布林小姐辦事，邱夫人美麗端莊，不愛出風頭，頭腦敏捷機智熟諳時事，連邱翁有時也會向她討教。她極力使日無暇晷的丈夫生活得正常一些。她雖然敬愛丈夫但並非百依百順對他屈服，而係平等相待。她沒有因爲崇拜而寵壞了丈夫。她不允許他自私。邱翁之能有今日偉大成就邱夫人功不可沒

在早晨伺候邱翁是件最傷腦筋的事。當他坐在牀上說話時聲音是含混不清的。帷幕密遮的窗戶似使他的聲音糢

糊難辨起來。每天早晨輪值隨從秘書切勿等到他開口叫人才進屋去，而須自行揣度時間揀他餐畢閱報之際靜悄悄的推門逕入默坐在打字機前，同時絕不可以忘掉一些零星工作——例如替他灌鋼筆，打開秘件籍，召喚司機索奈兒等等。此際邱翁可能就着蠟燭燃起第一枝雪茄，而你若不知應將蠟燭拿出去而逕在房中一口吹熄的話勢必大喫排頭。因爲邱翁是痛惡燭臭的。一般說來，他的最間情緒總是欠佳的，大概是由於睡眠不足之故吧！這時若有任何事情觸怒他大發雷霆，那麼這一天就相當難以挨過了。

清晨的首相臥房籠罩在一片雪茄烟霧中。他總是斜靠着一大疊枕頭坐在牀上用那對憂鬱的眼睛透過眼鏡默無一言的對我投下第一瞥。不過大體說來，此時的邱翁總比辦公室裡面的邱翁較富人情味。他也會偶爾提起一半句與公事無關的話來，當然，他是絕未盼望你答腔的。

每隔幾個禮拜他照例要向衆議院提出一篇冗長的戰況報告。準備這篇文件是項艱巨的工作。差不多一週之前就要開始。有時紀錄工作在花園裡面進行。我們匆匆的尾隨着他亦步亦趨。手不停揮。提出報告的前夕要做一次最後總審查。兩名隨從秘書必須準備迎接通宵的工作。在十點卅分至十一點之間，邱翁對文稿作最後一次的增刪，此後由我們將全文繕打成演講稿的格式。午夜後二時首相就寢，把工作留給我們去完成。兩點卅分左右我呵欠連天，但撐到四點卅分就會精神復振睡意全消。通常我在五時左右即可完成，然後正副本分別訂成六份，正本放在首相寢室外面的椅子上以便在醒來即可披閱。待我解衣登牀時總是六時在望了。十時左右我又得起身準備從事最後的修改。首相往往會在夜間突萌新意由希洛夫人早晨上班時記下來交給專用秘書加打到有關部位裡去，再由我們繕成演講稿的格式。不過，邱翁有時仍會加以潤色，那麼我們就要根據他用紅筆寫出的難以辨認的字再作一次努力。幸而四五年來我們總算能够次次及時交件尚無延誤。

最後，邱翁與夫人相偕而出。他高冠禮服，紐孔裡插着一朵玫瑰蒼蒼，精神奕奕，從容侍在側的專用秘書掌端接過報告書，面含微笑向部屬們的辛勞致謝，然後登車而去。

可是有些時候，工作的進行並不如此順利。對於比較簡短的報告書極善應付急事的邱翁是往往並不耒雨綢繆而要等到臨時才動手的。也有的時候，他因爲心情欠佳靈感滯澀以致拖到報告前夕尚無頭緒。至若事起倉猝立須提出報告的情形就更無法準備了（時限之迫有僅及一小時左右者）。於是乎全體秘書總動員，緊張得難以言狀。我同希洛夫人隨他同赴衆議院要趁他步入會場之前並將報告書繕成演講稿格式。輪值專用秘書在旁協助。大鵬鐘每隔一刻鐘報時一次，聲聲催人欲狂。在最緊張的狀態下，我們甚至於得將報告書直接用演講稿格式錄打出來。

危機一過，我頓感手足癱軟，夜班只好央請另一位隨從秘書代理了，一年拾着衣箱返回寓所一枕酣甜直到翌晨八點三十分。

未爲邱翁工作之前，我時常猜測：『一位偉人究竟是什麼樣子呢？他是不是與衆不同呢？』身任邱翁隨從秘書之後，纔得了肯定的答案。我感到了他的無比威力與堅强而其學識之淵博尤爲驚人。舉凡與他相識的人從無一個對於他的紳樸與目的之高貴生過懷疑。

他的自信心是永無止境的，否則便成不了今日的邱翁。他的貴族血統使他希望部屬們都能對他表示極高的崇敬。不過同時他也尊重我們每一個人。他可能直接命令司機，但對我們說話時次次都會冠以『請你』或者『可否』的客氣字樣。

邱翁永遠把心力集中給重大事務，絕不在無關宏旨的瑣事細節上虛擲精神。這正是他能够肩起戰爭重任的條件。譬如說，在專用秘書室裡候見的清晨訪客們常會猛喫一驚的發現首相身披浴衣正從浴室走回寢室去。換上別個要人一定不敢這樣隨便，但是邱翁却能毫不介意若無其事的照常用莊嚴的語調招呼大家。其從來不以瑣務困擾自己率皆類此。

儘管權傾全國名揚四海，邱翁絕未自覺偉大而裝模作樣的刻意擺出一付要人咀臉來。他的天眞無邪與夫出人不意的可笑舉動使部屬們於敬畏之餘又對他加上了熱愛之心。辦公室裡的緊張氣氛時常被他的滑稽言行霄時打破令人一笑去倦樂以忘憂。

一夕，他決心爬上『安尼克斯』屋頂看空襲。他在上面找到了一塊暖烘烘的地方坐下來，不顧僚屬們的焦慮與勸告披着大衣堅持不去，過了一會兒有位滿面愁容的官員跑上來報告說樓下滿屋煤烟實在無法繼續工作了，請問首相可不可以把貴體挪開一些別再堵住了烟囪。怪不得邱翁覺得臀下熱烘烘舒服得很哩！

『棋廬』乃係李爵士夫婦於一九二一年捐贈政府專供英國首相遊憩的巨邸，內部充滿了美麗的古董古玩傢俱和圖書，取道一段秘梯可通伊莉莎白一世當年幽禁瑪麗格雷的二樓秘室，每週五下午邱翁例赴『棋廬』。他若靡稱：咱們三點半上棋廬休息去。』那麼三點十五分三部車子就要在唐寧街十號花園門口等候。其中一輛坐着兩名電話接線生。可是紛至沓來的要公往往要將出發時間拖延到七點左右。當他突於百忙之中以目示意欲去時，僕從們就得刻不容緩的滅上衣帽和手杖，秘書們抱起秘件箱抓起紙和筆一窩風的奔上車去。

首相的時間寸秒寸金。我們即在旅途之上仍難稍息。這時總有一名隨從秘書隨侍在側繼續工作。車子在倫敦效外的石子路上顚躓前進，我們右手握筆在膝蓋上面的拍紙簿上勉强塗鴉，右手捏着『備用鉛筆』。『首相的眼鏡匣子』和雪茄，有時甚至於還要伸出一隻脚去撐開秘件箱的口以防它由於震動而自動鎖閉。通常八點卅分左右即可抵達。我們下車之後且顧不了別的第一件事便是衝到打字機前將紀錄下來的東西儘快打好俾能及時應付雖繼而來的工作。

也有些次，邱翁將旅程時間用於休息，在這種情形之

下他總是邀請他的海軍助理湯浦遜司令同車閒談。但是談不了多久他就會從衣袋中掏出一付黑色眼罩來遮住眼睛，蹣縮在角落裡沉沉睡去。

『棋廬』的生活雖然舒服得多，樣樣都由僕役們伺候得周周到到。但身心却是從無休息。值夜班的隨從秘書罕有能在午夜後三時之前上牀的。晚上邱翁常常坐在可愛的壁爐火光前和伊斯梅將軍討論未來軍事計劃。他們的談話夾雜着許多噴語，有一天邱翁對我說：『賴敦小姐。你是英國秘密的寶庫。』我只能答道：『我是不會洩露的。』他又說：『我知道你不會。你寧死也不肯。』這句話千眞萬確。

『棋廬』日夕都有衛兵駐守，屋頂上隨時有人瞭望以防空襲，由於德軍必欲獲得邱翁始甘，我們在月光充足的日子便不敢到『棋廬』去而換了一處極端機密的地方渡週末－距離倫敦約有兩小時路程的『德起頓公園』。它是邱翁穆友羅納特利先生的私宅。富麗堂皇，前廳大如劇場，客人們睡的是四柱垂幔巨牀，氣派之大令我終生難忘。邱翁也會偶爾想到肯特郡洽德威爾市的故宅去渡週末。那座亙邸業已鎖閉多年。大家都住在邱翁公餘手築的木舍中。

邱翁性喜養貓，他養有一頭名叫『烟』的灰色長毛波斯貓。每天早晨必等在邱翁臥室門外隨早餐一起進房躍上牀去期待一小片肉或者一些牛奶，然後偎着打盹陪伴處理要公的主人。極端機密的文件常會成爲它的被蓋。不幸後來這隻貓變壞了，專愛抓破人家的腿和襪。我們雖然腹誹不已却都不敢露出厭惡之情來，可是有一天早上，邱翁和阿倫布魯克爵士通電話，所談的事情冗長而惱人，他在退思之中大脚趾不自覺的在被蓋下面蠕動起來。我眼見『烟』提着尾巴突然撲上前去用力的咬。劇痛終使邱翁大發雷霆。他對準了話筒厲聲喝斥：『滾開，你這個傻瓜！』繼而醒悟過來連忙解釋說：『我並不是罵你。』當他看到『烟』驚駭在牆角落裡的模樣却又不禁憐憫起來了，惋惜的安慰道：『你這個可憐的小東西。』事後如廖五里霧中的爵士電詢專用秘書，費了許多工夫方才弄明白這宗趣事。

每當愚秃傳來後，邱翁的表現總是堅强鬪適與自信－儘管他在內心裡無刻或忘焉急如焚。城市被炸之後他總是盡量設法前往慰問一番。他在面對災區時的悲愴神情眞是動人之至。倫敦經常被襲那一段時期裡他輒於警報剛剛解除之後探視災民，對於鼓舞人心士氣具有莫大的作用。

邱翁非常注重空防，每聞有所欠周之處必定嚴懲激查並且不時突然親往視察。某個禮拜一早晨我隨邱翁自『棋廬』回返倫敦。中途上車子忽然拆入沿路駐滬諾托爾特機場。司令官奉命拉警空襲警報籍以觀察官兵們的風儀如何。結果頗令邱翁不滿。他繼命司機開車繞場巡行看到了一幢鉛皮房屋毫無動靜。他一躍而下破門而入，只驚得裡面的士兵手忙脚亂紛紛找槍，這一幕返得我們忍俊不禁。試想如果這些人正在那兒悠然漫啖晨茶，而房門開處竟突然闖進了聲勢洶洶的英國首相，此情此景够多麼滑稽呵！

十二月初日軍偷襲珍珠港。三大盟國並肩作戰，禮拜

一清晨我被召入速記，只見他踱來踱去反覆念着一句話：『上英皇書，上英皇書……』良久始及正文：『陛下。臣已決往美京一行……』隨又口授了一項指令命伊斯梅將軍遴選訪美隨員。我深知大事即將發生，不禁緊張起來，同事們看見我的神情無疑均已料中了這件秘密，惟乖覺的他們並未提出任何詢問。

一九四二年的前八個月裡似乎事事都不順利，北非戰事失利。英軍幾乎退入開羅。潛水艇大吃敗仗。大西洋上的力量日益削弱，俄國業已退組第二防線。邱翁日以繼夜緘默而又堅定的應付危局。一月底衆議院少數黨露出了對他不滿的氣氛。他苦心準備發表了一篇冗長的戰事報告。在一次信任投票中他以四六四對一的絕對優勢獲得勝利。

是年六月邱翁再度訪美，這時湯布魯克失守對他起了普遍的怨懣，他們不復信任他要求他讓出兼任的國防部長職務。爲了應付此一危局，我和另一位隨從秘書工作至翌晨六時爲他打好了那篇歷時一個半鐘頭始可讀畢的答辯，停當之後我上街爲他修理金錶，返抵衆院時已下午一點半，邱翁正在喫午餐，對着不甘乖乖就在叉子上面的豌豆大發脾氣。可見勿論平生如何飽受考驗自制力和意志多麼强的人也依舊是一個『人』，終歸難免會感到內心的緊張不寧。

他到會場去後，我在一片焦灼沮喪的心情中等待着，五時正表決鐘聲響了。這說明議員們正在兩扇房門中選擇其一走出去以示贊成或反對。表決結果以四七五票對一票將最後勝利判歸邱翁——他依然是英國的首相兼國防部長。他回來的時候冷靜如恒，僅只動問金錶可曾修好我答稱它的弦斷了。錶匠獻上了自用的一隻希望首相賜納，他接受了並謝我竟夕効勞之苦。我幾乎突出聲來，帷然精疲力竭可是欣慰無比。

局勢終於逐漸有了起色。艾森豪將軍和馬克克拉克將軍聯袂遜英商討協力反攻北部的計劃。在我眼前呈現了一片光明。

到了十月下半月，希洛夫人請假割治一拖再拖業已不得不動手術的盲腸。繼而另一名隨從秘書又因神經衰弱而辭職，這一來邱翁的公私瓦細幾乎由我一手包辦了。在這段時期裡我忙碌得從無一日休息。多做多錯，所幸邱翁對我格外體諒。邱夫人也對我關注有加。廚熟之後我的膽子漸漸大了起來。有一次我竟當面指摘他在文中的用語略欠妥善。他並未勃然作色反而怡然的說道：『是的，是的。你可以將我的錯字改掉。』宰輔氣度得之邱翁。

十一月底，邱翁前赴卡薩布蘭加開會。返國後突患肺炎，病情嚴重幾至不起，惟仍倚枕從公。他的聲音微弱已極。我反而渴望重聆他的諒恕眼色了。

北非戰事結束後，邱翁又有訪美之行。我居然被他選充隨員之一，我和同事們漏夜工作的情形嚇壞了美國官兒。

們，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的前夕邱翁與羅斯福總統共餐長談午夜始返，一進門立即聲稱將要澈夜工作。邱翁兩點半就寢。我繼續打演講稿直至四時半始告完成。當我返室休息時途遇一位值班的美國官員，他不勝驚訝的向我說：『你敢是瘋了嗎！美國女孩子們早在十二個小時之前就回家去了？』

未幾，我又隨他出國參加魁北克會議。在乘火車回華盛頓途中他於開始口授文件之前問起了我那會自溫哥華飛往魁北克探望愛女的母親並說願意負擔她的一半旅費作爲贈禮。我深爲他的仁慈感動，在被國事壓得透不過氣來的當兒他們仍然無時或忘自己的部屬。

開羅會議閉幕後，邱翁前往突尼斯訪晤艾森豪將軍，就是這個時候染患肺炎躺在卡它基的艾氏別墅裡。隨員們先行返國只留下了首席隨員何立斯將軍和我在側陪伴。病況雖然險惡得危在旦夕，邱翁仍然不斷披閱函電。邱夫人帶了女兒莎拉趕來的照料，莎拉在病榻之旁爲老父朗誦他平生心愛女作家珍奧斯汀的作品『驕傲與偏見』。最後邱翁終於又逃過了生死大關。

一九四四年六月裡某日清晨邱翁在牀上工作方殷忽地中止了倚枕凝思，有頃遷起電話來通知專用秘書說：『我要月亮。』隨員貝克先生捧進來一份六月份月亮盈虧表——恰是他所需要的東西，幾天之後反攻歐陸的行動成爲事實。盟軍從法國海岸登陸之後不到一星期德軍飛彈猛襲英國本土，情勢至爲緊張，一名海軍陸戰隊員週而復始的爲邱翁辦公室拉下鋼製的避彈窗簾，倫敦居民紛紛遷居鄉村。人們强爲歡笑實際上憂慮重重。邱翁對於飛彈的臨陲毫不介懷只顧埋頭工作，我開始感到厭倦。邱翁常說：『變換環境與休息同樣有効。』我確實盼望變換一下環境了，那怕是一次短程旅行也好。

夙願終於得償。十月裡邱翁携帶我們前往莫斯科，下榻於莫托洛夫的『大卡』別墅裡，生活備極豪奢。邱翁白天上莫斯科去和史太林會談要到下午才回來，儘管他們的招待如此周到，但莫斯科城內的臨時辦公室却給我們留下了相當惡劣的印象。站在門口的衛兵們高聲喧嘩。大街上的公共播音器尖叫刺耳。還有種種莫明其妙的嘈雜……吵得邱翁焦燥不堪。經我要求管理員設法維持秩序方才清靜下來。

辭別蘇俄時，首相命我與他同機，在莫斯科的中央機場上我見到了史太林。他並沒有我想像的那般高大。那双閃閃發光的眸子證明他是一個十分解事的人。他裹在一襲軍大衣中看去彷彿一隻神情奸黠的布玩偶。

飛往開羅的中途，我們在克里米亞省的半夫羅普市降落加油。該市市長和駐防該處的海軍航空隊長葉莫青科將軍——設宴歡迎，席間双方暢飲祝福。後來邱翁忽然提議全體爲座上唯一女性顧敦小姐乾杯。那位俄國將軍毛手毛脚的抓起了一大把花兒塞在我的大腿上。大家附和着要我演說。我面紅耳赤的勉强說了一句：『謝謝大家。』不勝榮幸，』就趕快坐下來。散席時葉莫青科將軍突然把我往鄰

室裡面拖。我頓時心慌意亂忙呼休士先生來搭救，却被他揮手驅去，他要同我爲英蘇兩國的友誼乾杯我一連被灌兩杯紅酒。多虧馬丁先生及時趕到助我脫離窘境。返英後，邱翁的心情頗形愉快，不時拿這件事情打趣我大笑起來。

此後，我又跟隨邱翁前往雅典，在冰天雪地裡檢林彈雨中與希臘共產黨徒們開談判，繼而參加了並不令人愉快的雅爾達三巨頭會議，羅斯福已較上次見面時蒼老許多。不久就傳出了他不幸棄世的惡耗。

歐戰已近尾聲，我們無不感到極端疲憊。希洛夫人健康銳減，我也渴盼改變環境與生活，假使戰事再拖下去我便難以支持了。我決心等到和平來臨之後馬上回返加拿大，雖然我實在捨不得離開邱翁，一九四五年三月中旬邱夫人到蘇俄各醫院去慰問，我的責任感重，邱翁的生活秩序大亂。誰也無法勸服他在三四點鐘以前上牀。下午休息和三餐均無定時。夜間工作往往要遲至十時左右方才開始。在這一段時間裡紀錄工作很少。一切只在等待着和平的光臨。然而邱翁的心情並不寧靜。雅爾達會議以來他看清了英蘇之間危機四伏，不時和僚屬顧問們長談對策。

一夕，邱翁與同僚們暢論戰後計劃似無已時。看看時間已過午夜後三時，專用秘書貝克先生決定設法提醒他時光已經不早。已將一大堆書重疊起來放在桌沿上抽出了最下面的一本使它們轟然墜地。平時，那怕是部屬們咳嗽得大聲了些他也會按鈴通知：『太吵了。』然而這一次他却毫無反應。過了一歇貝克先生另生一計。他將火鏟用力擲入壁爐發出了震耳的巨響，惟仍毫無作用。到了四點鐘我和貝克先生索性變幹起來——他將火鏟當球拍，我則把種種物品當成球兒拋過去給他打，兩人喧笑之聲達於戶外。不久，史都華先生笑不可仰的過來報告首相對於這陣大吵大鬧只不過肅然的說道：『也好。讓他們開心的大笑一場吧！這樣才不致於生肺病。』幸虧到了四點半鐘他總算上牀去了。

五月的熏風帶來勝利。當亞歷山大將軍電告初步受降手續業已開始時他並未如我想像的那樣歡喜。反之，他的心情惡劣彷彿是一點興趣也沒有。但是過了不久他就緊張起來，親自收聽停報捷音的電話，興奮得不能自已。

歐戰勝利日，邱翁向全國宣佈勝利的喜訊，我們聚集在內閣會議室外對步入麈播的他翰命鼓掌。他的眼眶裡淚光閃閃可見，輕輕的對我們說：『謝謝大家。多謝大家。』

是夜他在國會陽台上接受二萬人的歡呼。一連數天他行踪所至途爲之塞，當然，邱翁是十分欣慰的，然而快樂的背後仍舊藏着一片愁雲。他深知贏得和平遠比打勝仗爲難。英蘇兩國之間的關係已經變了，不再有互相信賴和意見的交換。『我們怎麼能够再合作呢！』他嘆息：『如果一重鐵幕已經隔在彼此之間，幕後偶爾露出來一張臉，並非快樂的面孔而旨在窺探我們。』

英國政治的新階段開始了。大選在即。六月裡競選活動進入最高潮。邱翁作了四次廣播，風塵僕僕的爲保守黨

到處發表演說。某日下午他前往瓦爾坦末斯陀大運動場公開演講時竟破例的忘了携帶演講稿，只慌得我衣冠不整的趕着送去。當他在勞工黨聲勢最盛的英格蘭南部發表演說時遭受了一名工人的石擊，雖然並未傷了他的身體却深深傷了他的心，英國人並非一支性喜飛石攻人的民族。他們對於政見相左的人平常是不會採用這種手段的。

七月五日舉行投票，但票箱要密封起來等到廿七日海外駐軍的選票統計完畢後才能發表。七月下半月波次坦會議揭幕。邱翁前往參加，開了一半就趕回來等待大選揭曉。

廿七日晨，邱翁起牀後聲稱未曾好睡，惟鎮靜如恒。在這一天裡面我們從自信而希望而懷疑最後面臨了失敗。勞工黨卒成勝利者。那一天有如一生那麼長，我們發覺了自己從未想起的事情——我們不再是首相的隨從秘書而突然化作敵手的專用秘書必須馬上搬出唐寧街十號了。

我們固然自悲同時更爲邱翁悲，雖然『長期的政治經驗』『堅强的性格』與夫『自制能力』使他不致流露失望的神情，雖然他明知民衆反對的不是他本身而係他所隸屬的政黨，可是剛剛受過了全國庶黎的熱烈愛戴今竟驟然投閒置散，邱翁的心頭傷感豈復待言！這一個反高潮偏在此際毫無警兆毫無原因的發生實在未免太殘酷了。

此後一連數週，我們忙碌異常。新任首相阿特里趕往波次坦繼續開會。我讓出了辦公桌以及唐寧街十號裡面的房間，同時雪片也似飛來的慰問函件亟待處理。民衆覺得對不起這一位民族英雄。他們感念他身受過的無比大考驗。

接着兩枚原子彈結束了對日戰爭。是日邱翁邀請希洛夫人漢布林小姐與我共飲香檳以示慶祝：可是歡欣心情遠非歐戰勝利之時可比了。

九月一日，我又隨邱翁應亞歷山大將軍之邀飛往古莫湖小事遊憩。

至此我的故事已告結束。

我前曾報告邱翁當他覓得適當人選時我將告別歸去。隨從秘書並非我的最後目標，若有合適機會我仍將羣人而事。在那一年五月間我曾結識了一名甫自湯布魯克集中營中出來的南非白人法朗士尼耳，彼此有過幾度交往。前往古莫湖的前夕我接到他自南非拍來的電報問我願否到南非洲去與他共同生活。我在湖畔將這消息告訴邱翁。他表示欣慰並說我確實已該結婚了（當時我年已廿七歲）。在那裡渡過了三個禮拜愉快假期我們回到倫敦。繼任人選覓妥後我與邱翁依依惜別。瀕行之日，他方因喉痛臥牀，嗓音瘖啞。邱夫人坐伴在側，他們囑咐我至少要生四個孩子——一個給父親，一個給母親，一個準備發生意外，一個爲了傳宗接代！他於講述了些南非的民情風俗之後目注遠方嘆聲叮嚀：『我知道你會保持大英國旗飄揚的。』

睽違邱翁歸息十二寒暑。迢迢關山及家累使我們今生再晤難期。但我從無一日不在懷念他。我會向子女們介紹這位偉大人物要他們學習那些優點——勇敢，堅强，果斷與那一顆忠貞愛國的心。

新竹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陳　性

總經理　許　振乾

新竹市榮光里民族路二號

電話：五七三四　八號

化驗儀器·醫療儀器·玻璃儀器

行　器　儀　裕　永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之號

電話：二四四三三、三〇五二四



圖示：蠑螈去前肢之後，十天創口癒合，四五星期之後，長成新肢。與原肢大小色澤略有不同

提住一隻壁虎的尾巴，或螃蟹的爪子而想捕獲牠時，往往是失敗的，牠的尾巴或爪子斷在你手中，而牠本身却逃逸無蹤，那倉促的犧牲品可以慢慢地重新補上，因爲這類動物可以由再生的方法，重新生出失去的部份。蠑螈可以再生失去的肢體或尾巴。有些動物，譬如虫類，只在牠的早期具有此種優點，一到成長以後，牠的四肢就終生不能重長了。而另一些動物，包括人類，在他一生中任何時期都不能重新生長四肢。他們不具有此種戲劇性的再生能力，至於皮膚，羽毛，角或指甲等的變換也是再生的一種，實際說來，再生能力本是有生命生物的一種基本性質。

很明顯地，關於人類也許有一天能够再生今日所不能的組織和器官這一件事，頗有實際裨益，但是不管其可能性如何，生物學家對於再生在理論上與實驗上都極有興趣，因爲它證明了發育的進行，並不是成長以後就完全沒有的。成長生物的器官「記得」一些發育的歷史，而去重演，雖然是在一種有限度的有時是不正常的狀態下。在人類，皮膚破裂後，因爲傷口周圍的皮膚成長而覆蓋，很快的復元。骨骼顯示着很顯著的彌補斷裂或別種缺陷的能力。他如連接組織的筋肉，靱帶，血液等。肌肉在受到嚴重傷害後也能補生，切開的神經，如果情況良好，也可以因延長其纖維而重新生長。

但是儘管這些個別組織具有再生的能力，而人類的眼子斷了是不會再長的。一種複雜的組織包括許多種組織，不像單一組織之易於再生，在人類，只有某些內部器官如

肝，腦，唾液腺等有此能力，低等動物對於替換失去或傷害的部份的能力特强。譬如水螅，可以被切成許多段，而每一段都可以長出牠失去的部份，再如海綿和水螅樣的動物，將其撕碎時，牠又能重新連結，形成新的個體。魚類或兩棲類譬如蠑螈，可以再生尾巴，四肢，鰭和別的部份，蜥蜴可以再生尾巴和爪的一部份，但不能再生四肢。

爲什麼低等脊椎動物能够重新生長四肢或其他部份而高等動物，包括人類，却不能呢？對於此一問題的研究，大部份集中在蛙類的研究方面，因爲牠在牠自己的生活週期中呈現着逐漸衰退和失去再生的能力。一個小蝌蚪的尾巴或四肢失去以後，會很容易地再生長一個，大一點的蝌蚪，四肢比較成形以後，就不能完全地再生一隻失去的腿子，再大，則完全不能再生後肢了，此時牠仍能再生前肢，但是當牠逐漸變形接近一個成長的蛙形時，則此種能力也全失去了。

回溯至一七六八年，一位現代再生研究的創始人 Lazzaro Spallnzani 提出如下的問題：「假如這一類（蛙）在幼年期可以再生四肢，爲什麼在他們逐漸成長時却不能呢？……這奇妙的再生能力如這裡提到的（水蜥），是因爲這類動物居住的水的影響嗎？如此則與蠑螈的例子完全不合了，牠們可以在完全乾燥的地方再生身體的一部份，但是假如上述動物，不管是水棲動物或兩棲動物，能够在陸地上再生四肢，那麼其他陸地上的動物，比較高級的，更爲我們熟習的，却不具此種能力呢？在某種「有用的氣質」方面，牠們是不是可以得到此種能力呢？至於我們自己也可以獲得此種優點的樂觀的想望是否被認爲完全是幻想呢？」

尋找「有用的氣質」，開始是觀察蠑螈的再生四肢。假如切下一隻蠑螈的腿子，則先是傷口痊癒，皮膚覆蓋殘肢，在皮膚之下形成傷疤組織，十天之內，傷疤組織消失，殘肢的頂端長大，長大部份的尖端實爲一芽體，包括許多迅速分裂的細胞，看來像是一個胎芽的一些未分化細胞這些細胞從老的器官在傷口表面發出，但是確切的起源還不清楚。也許是由原有的未完全發展的細胞上生出；由於筋肉的變質；骨或其他組織返回未分化狀態；或是兩種作用的結果。不管這類細胞的起源如何，其生長過程很像胎芽的發生。最初未分化細胞迅速大量繁殖，好像癌的生長，但是不像癌那樣以不規則的方式繼續生長，再生組織終於以較慢的速度生長，逐漸形成有用的器官，再生開始後約一星期，芽體看來已經很像一個胚胎蠑螈的肢芽體了，芽體延長成爲圓錐形，三四個星期之後，圓錐乃形成一隻未成熟的手臂，中間變處代表肘，其末端扁平處可以預見其將長成「手」。再一兩個星期，未成熟的手上生出小塊，終於長成手指。同時，似胎芽的細胞也變成各特種組織：肌肉，腱，骨等。新肢體不久就可以開始活動，終於可以成爲一隻完全的新肢。

由於再生作用很明顯地包含細胞之返回胎芽狀態，於是有一理論解釋蛙類之失去再生能力是因爲牠的細胞長成過於定形，不易返回胎芽狀態。但是假如此說成立，那麼那些從不能再生四肢的動物，却又具有再生個別組織，如一點骨頭和筋肉的能力呢！再者，當蝌蚪失去再生能力時，牠腿部的組織實際是沒有可以再生四肢的蠑螈來得固定。著名的生物學家 Thomas Huat Morgan 提議可能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器官，其組織的再生也許不能充分同時配合。

儀管再生與胚胎發生如此顯著的相像，而這兩種作用過程却相異頗巨。最顯著的不同是新器官的發生與成熟的組織有密切關係；而胚胎之生長是與成熟的組織隔離的，再生組織的細胞實際上是從成熟組織上生出，爲成熟的皮膚所覆蓋。牠們從成熟的血液中吸收營養，有着成熟的荷爾蒙和新陳代謝所需要的物質，而且一開始新的組織就爲斷肢處的成長神經纖維所侵入，每一成熟的組織在生長新肢體時都有其作用，於是自然地想到再生能力的喪失可能是由於一種或多種組織的活性的改變。很多關於再生的實驗方面的研究致力於一種或別種成熟組織的作用。

有些曾試將荷爾蒙的變化與喪失再生能力發生連繫，荷爾蒙是控制蝌蚪變成蛙的身體構造變化的因素之一。根據最近的研究，顯示荷爾蒙在再生中確是佔着重要地位。但是將一個小蝌蚪的肢體移植到成長的蛙身上，牠仍能再生，縱令供給牠的是成熟的血液，含着成熟的荷爾蒙；但是將成長的肢體移植到蝌蚪身上則不能恢復再生能力，縱令其內部的化學成分適宜於重新生長。

關於「有用的氣質」的研究，由神經組織方面可以得到最佳的線索。假如將切斷肢體的殘根處的神經切去，使殘根變得不靈敏或麻木，則肢體不能再生。此一事實爲一八二三年英國的 Tweedy John Todd 所研究發現，而經其他人一再證實。幼小蠑螈的無神經的殘根不但不能再生，而且萎縮消失，許多天以後，神經又生長到殘根處，當其到達表面時，再生能力可以重新恢復，假如在已經再生之後再割去神經，則已長的也會萎縮消失。

蠑螈尾巴的再生，也同樣的依賴神經：如果將牠的脊髓損壞，尾巴就不能再生，並不是單單蠑螈的再生神經有如此影響。其他如魚，蚯蚓，蜥蜴等的再生情形也是一樣，外部器官的再生，需要在傷口表面有神經存在，已經是一個普通的法則。事實上，假如將蠑螈肢體上的主要神經之一切開移至另一肢體的新傷口表面，則在該處生長一支冗肢（見圖84頁）。

關於神經的機能我們知道得最清楚的是傳導作用，神經纖維將訊號從此一神經細胞傳至次一神經細胞，從腦和脊髓，經由神經到身體的每一組織再傳回去。所有我們的思想動作都靠着這種神經細胞的能力。由此看來，此種保存全體完整的機能的系統，對於補充殘缺部份，自然也具有功能。但是由蠑螈的試驗，顯示神經在再生中的作用是與傳導訊號完全不同的。例如，生長機能不像傳導訊號一

樣需要反射回路。實際上，在沒有任何其他神經感應的情形下，將感官神經插入再生組織上能使其繼續生長。

究竟神經怎樣幫助再生的，我們尚很少瞭解，但是非常可能是由於神經纖維放出促進生長的物質。此種假設很難試驗，因爲當神經作用最易判別的時期，再生組織的體積是異常微小—大約千分之一立方厘米。嘗試用化學方法來影響神經或再生組織，把整個動物浸入麻醉液或注入其身體中都不甚成功，不是麻醉液太強動物被毒死，就是麻醉液太弱被體液所陽而於神經或生長不生影響，很明顯地，試驗物質必須應用在神經影響的地位，就是說，在再生器官之內。

在我們康乃爾大學試驗室中，我們最近研究出一種方法，可以將麻醉劑注入早期的再生組織中，我們是用一細小空心玻璃針插入創口，止連入造跋管，注入麻醉劑。麻醉液的流量可以調節爲每小時千分之一立方厘米或更少，應用一種柱塞操縱前進的注射器（參看封面圖），我們發現像這樣將麻醉神經的藥劑注入再生組織時，可以阻止生長。我們希望進一步的試驗能探討出神經因素的性質。

神經的作用與存在着的神經的種類無關，神經纖維的數目才是最重要的。例如蠑螈，其前肢的切斷表面通常含有二千五百根纖維，假如我們毀壞其一部份神經，使神經纖維減少至四分之一或一半，於是就不能再生。一組新的神經纖維誘致新的生長—單獨的纖維則不生效力。

假如新生神經在蛙類也是存在的，那麼牠之喪失再生能力是不是因爲牠的正常的神經供應逐漸失去其效力呢？此說可以相信，假如在蝌蚪生長過程中，對於神經生長的因素其組織變得不易感應，於是需要較正常爲多的神經纖維才能刺戟感應。另一點可以相信的即是假如在蝌蚪肢體中的神經纖維不如其他組織一樣比例地增加。因而神經纖維的數目相對的逐漸減少，終至低於能够再生的最低數目。普林斯頓大學 J. M. Van Stone 最近的研究表示蝌蚪的神經纖維的數目對別種組織來說，確是減少，符合逐漸喪失再生能力的現象。

我們想到如果將蛙類切斷的肢體處的神經數目增加，其結果如何呢？蛙類的構造極其適宜於作此實驗；牠有着短的身體和長的後腿，所以後肢的神經可以抽出引入前肢以增加該處的神經供應。我們從牠後肢的周圍組織切開大的腎骨神經和其主枝，在足踝處切斷，用線紮束，由皮下經側腹牽至切斷的前肢（參看圖86頁），使其不與中央神經系統斷絕，每一次試驗中，增加了神經的供應，前肢再生！

儘管組織是因形狀構造而不同的，但是決不能說某一種組織爲前肢的組織，因此這一結果是幫助了關於蛙類之不能再生是神經供應不足的看法。增加神經纖維的數目可以滿足感應的需要。

我們並非最先用蛙類來研究再生的。繆勒的 L. W.

Polezhayev 還有伊利諾州大學的 S. Meryl Rose 曾經用連續傷害切斷處的方法而得到成功。他把新切斷的幾根一次又一次地浸入濃鹽液中，最後長出一支不規則體，但很明顯地爲一前肢。我們重複此種試驗，但是當我們割去神經時，就不能再生。因爲光是創傷不能使其生長，也許是連續不斷地傷害，使得組織對神經的反應加强，因此神經供應足够引發再生。因此，再生能力之喪失，可以歸諸刺戟神經的組織感應降低和傷口神經數目的相對不足。

由於引發蛙類的再生肢體，滿是了幾乎兩百年前 Spallanzain 的希望，加强了發現引發更高等動物再生的可能性。「希望我們自己能獲得此種優點的想法是認爲完全不可能的嗎？」我們不妨假定每一器官皆具有重新生長的潛在能力，只是需要適當的「有用的氣質」使其得以發揮而已。

譯自 Scientific American Oct. 1958

伯明罕公共汽車公司在試用一種新的方法來節省用油，這種新方法的要點是利用飛輪來貯存行車速度很快時的能量。這種貯存的能量可用於停車及開車時的增速。

他們希望利用這種方法可以節省百分之五到十五的燃料。

裕隆機器製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工廠：臺北縣新店鎮信義街十六號
地址：臺北市陽明坪林
電話：三一四三四(四線)
電話：新店五四・五六

主要產品

㈠五匹、六匹、十匹、二十匹、三十匹馬力柴油引擎及其配件
㈡六十匹及七十五匹馬力汽油引擎及其配件
㈢YL-1型輕型汽車
YL-2型加大輕型汽車
YL-3型一噸半載貨車
YL-4型旅行車
YLN-101型五噸大卡車
大客車
四門小轎車
㈣各型汽車活塞、活塞銷
活塞環、汽缸套筒、彈簧鋼板等零件
㈤各型齒輪
㈥各型精密機件

歡迎賜顧・敬請指教

永祥五金行

經營

鐵鋼錫銅
工具機械

機關訂貨・隨接隨送

地址：台北市延平南路六十號
電話：31858・31857

錦記鐵工廠

廠長 陳許樹

各種機械
修理製造

新竹市城門里勝利路130號
電話九四〇號



砂漠響尾蛇的故事

一個生命的成長和毀滅

山隱譯

一個夏日的清晨，他在一座陰暗的岩穴邊誕生，同胎還有一兄二姊，他們的身體都很纖小——長僅五吋，細如鉛筆桿。

在他們出生的數小時後，他們的母親就拋下他們：一天之後，他的兄姊也棄他而去，留下他獨個兒掙扎求生。沒有誰關心他的死活，他的小頭腦非常愚鈍，沒有手也沒有脚，但皮膚却很細嫩，幾乎地球上的每種動物——地上跑的，天上飛的，水裡游的和樹上爬的——都是他的敵人，但他對此竟渾然無知，事實上他現在是什麼都不懂，祇意識到本身的存在，這就是他所能理解的一切。

直射的日光會將他灼死，深夜的嚴寒又會使他凍僵，沒有食物他會餓死，沒有水份他又會乾死，人足和馬蹄會將他踐成肉泥，遭受敵人追擊時也必然難逃厄運，因爲他跑得既慢而又不遠。

這就是他初生時的一副狼狽狀態，當然，在他日趨壯大後，以上情形，自會有所改善。

雖然他具有上述的許多弱點，但他也自有其獨特的長處，使他能保持生存，在天演競爭中不被淘汰，他能够長時間的不飲不食；初生的細小體形，保護他使不易爲敵人所發現，機敏的本能彌補他對生活經驗的缺乏。他的食物必須得自掠殺，而他掠殺的本領却是生來與俱。

在他下顎的囊袋裡，秘藏着一種劇毒的液體，兩枚中空的毒齒，就是注射毒液的尖針。沒有毒液和利齒，他將是地球上最無助的動物，但有了這兩種武器後他就搖身一變，而儕身於强者之林。

他是誰？是一條響尾蛇——砂漠的豪君。根據一八五三年出版的「北美爬虫名類一覽」中所載，以及經過爬虫學家貝爾德和吉拉德二氏的訂正，他的學名叫做克羅塔拉斯（Crotalus），灰棕色的皮膚背脊上印着暗黑色的斜方形花紋，白色的尾巴上繞有五條黑色的橫帶，尾端上生着一枚鈕形的小環。

克羅塔拉斯爲在岩穴洞口的泥土中，他的小伙伴也都在此棲息，這裡是他們

的家，響尾蛇部落來此盤據已有數十年的歷史。

人們從未發現這座岩穴，聚居在此的響尾蛇有時多達二百餘條，有時減至數十條，他們除了在此生兒養女外。彼此毫無交往，照例是獨進獨出，掠獲的食物也是獨自享用。他們的數目雖衆，但却是一盤散砂，遇到敵人攻擊時，從不知合力禦侮。

克羅塔拉斯的哥哥最先離開岩穴出去見世面，也最先遭遇死亡，他遊行不足五十呎距離，遇到一條四呎長的美洲黑蛇，大黑蛇正饑火中燒，看見獵物就一口咬住吞入腹內。

意猶未足的大黑蛇，環伺在原處等候。不一會，克羅塔拉斯的姊姊也遊出洞穴，正在姍姍緩行間，猛見大黑蛇攔住去路，可憐她出世未久，竟步乃兄後塵，落得個玉殞香消。

克羅塔拉斯的另一個姊姊雖然比較安份，但也是難逃劫數；她潛伏在一堆亂石間，不幸被一隻覓食的郭公鷄發現，狂喜的郭公鷄「咕咕」大笑，伸出剪刀般的利喙，一口啄住她猛烈搖動，又在石塊上不停敲擊，直待靈魂脫離了她的小軀殼，當然最後也是被吞入腹內。

克羅塔拉斯盤伏在岩穴口，對他兄姊遭逢的不幸毫不知情，也漠不關心，即使他知道他們的慘死，他又有什麼辦法？

克羅塔拉斯出生的第四天傍晚，他決定離開洞穴，出外謀生、他漫無目標的向前遊行，腹下的橫鱗就是他爬行的工具。

他的視力有限，但在他視力範圍內所看到的東西却很清楚，雖然一條五吋長小蛇的視界是多麼狹小，他的嗅覺很靈敏，但沒有耳朵，天生就是聾子，然而大自然在這方面却給他一種補償：在他的眼鼻之間生有一個痘瘡般的凹痕，這凹痕對「動物體溫」具有極端靈敏的感覺，在黑暗中，他憑此可偵知有無其他動物接近，距離多少，身體多大，均可準確判斷，百不失一，因此他的「熱覺」不僅可以代替聽覺，而且効用更强。

克羅塔拉斯的尾端上現在祇有一枚小環，尚不能發出響聲—至少要長出三枚後，才能發出「嘗…嘗」的響聲，他的舌頭很特別，好似一條露在外面的神經—可能就是一條神經—尖端分叉，遊行時伸縮不息，舌頭的功用，是補視覺，嗅覺和熱覺的不足。

克羅塔拉斯漫無目標的向前遊行，這是他第一次離家外出，又怎知該去那裡？饑餓可能是他冒險外出的主要原因，爲了塡飽肚腹，他必須找到一個比他更弱小的動物殺之充饑。

他發現一隻小蜥蜴踞坐在近旁的黃砂上，他的視覺，嗅覺，熱覺和舌頭都證實他的發現正確無誤，機敏的本能告訴他應該如何採取行動，他騰身一躍，將毒液注進獵物的身體，然後從頭部開始將蜥蜴完全吞入腹中，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進餐。

在最初的兩年內，他長得極快，身長已達兩呎，尾端

上共長出五枚小環，他對蜥蜴已不感興趣，捕殺對象改爲野兎，栗鼠和圓尾地鼠，因爲他的速度比不上這些四足的獸類，所以他埋伏在他們必經的小路旁，伺機突出攻擊，將獵物毒斃後，然後開懷大嚼。

兩歲的他，生得身强力壯，大黑蛇和郭公鷄不再是他的對手，連那些更兇猛的沙漠土著—郊狼，狐狸，浣熊和野貓等，也對他望而生畏，敬而遠之。

兩歲的他，又已經做了父親，他的生命隨着一定的週期變化，這種週期好似是植物性的：秣樹本身不知道何時要開花，但週期到臨時，桃花自動開放。同樣情形，克羅塔拉斯也不知道何時需要「結婚」，但他的週期知道。

在二個陰雨的清晨，他找到了她；他的追求最初是緩慢而嚴肅，隨後變得無限熱烈，在一陣兩情繾綣後，他們開始創造了下一代—六條小響尾蛇的誕生。

在他兩年的生命史中，他獲得無數生活經驗—祇除了死；這原因很簡單，因爲沒有較他更强大的敵人能够致他死命。

隨着歲月的增加，他的身體逐漸長大，但不若在時之速。十二歲時，他的身長已逾五呎，成爲岩穴中年齡最長，身體最魁偉的一條響尾蛇，他尾端上的響環已增至十四枚，這些小環有時不免損壞，但每次蛻皮後，就有一枚新環生成。

幼時第一次蛻皮的感受，對他仍是一個無限困惑的經驗，他不懂究竟是發生了什麼大禍，他的眼睛變得模糊，最後完全失明，皮膚也粗糙而乾裂，熱覺和嗅覺也完全失効，他祇有一件事情可做，就是如何蛻去這臭皮囊。

他在樹枝上經過掙扎，直到舊皮脫離了他的頭顎，然後又在石堆中磨蹭，終於像脫襪子似的完全擺除舊皮囊的桎梏，他好似脫胎換骨變成了一條新蛇，熱覺完全恢復，視覺和嗅覺也變得更靈敏了。

在他的一生中，平均每年要蛻皮三，四次：每次蛻皮後，就好似重獲新生。

十二歲時，他已是一條雄壯無比的巨蛇，圓滑的身體上，沒有一絲疤痕，奇美而又奇毒。

毒液是他的唯一武器，顏色微黃，無臭無味，含有高量的蛋白質化合物，毒液一經侵入血液後，反應迅速而强烈，傷處先是紅腫，繼則全身中毒，昏迷而死，如果毒液進入大血管，一經流至心臟，傷者立即死亡。

二十歲時，他的體長已達六呎，重十三磅，他感到岩穴實居不宜度夏，另擇吉地避暑。他的活動半徑雖僅一哩，但對所屬範圍內各種獵物的行止棲息，熟悉得瞭若指掌。

他們的生活隨着季節的變換而變化，春日高張，春雨連綿，砂漠的植物開始吐芽，岩穴的蛇群也開始蘇醒，植物開花結實，幼苗滋長，蛇群結侶孕育，幼蛇誕生。

秋盡冬來，植物紛紛凋謝，蛇群也入土安眠，直到明春的來臨。

克羅塔拉斯已屆二十高齡，這是他的黃金時代，他快樂而健康，無憂亦無慮，度着安閒的生活。

然而好景不常，人類已開始踏進這片世界；他們建造房屋，興築道路，圍置籬色，挖掘水井，播種五穀和畜養牛、馬、貓、狗、鵝鴨等家畜。

道路對蛇不啻是死亡陷穽，每天清晨都有新的蛇屍在道路上發現－這些乃是汽車輪下的犧牲品。

這年夏天，克羅塔拉斯遇到了他的新敵人－一隻德國種的牧羊犬；這隻巨狗曾在中東的農村裡久居，對砂漠生活非常熟悉，且素有「屠蛇壯士」之稱，死在他爪下的大黑蛇，大水蛇不計其數，他的戰術是一口咬住蛇身的中段，使蛇頭無法近身，然後猛烈搖動，直待口中的巨蛇氣絕命喪。

一個靜靜的黃昏，克羅塔拉斯與牧羊犬狹路相逢，克羅塔拉斯雖然畢生未見過狗，但他也曾領教過郊狼的手段，認爲不過爾爾，了無足長，牧羊犬積多年來屠蛇經驗，雖然面對着六呎巨蛇－頭大如拳，腰圍若臙托車輪胎－也是毫不禮怕，於是一場激烈的戰爭開始。

牧羊犬雖然英勇，但毒蛇終是毒蛇；牧羊犬首先攻擊，但克羅塔斯比他更快，一口咬中狗的下頸，毒牙深入半吋，注進了大量毒液。

牧羊狗痛苦地呻吟，他身體後退，四爪伏地，然後再度進攻。他咬住克羅塔拉斯的腰部，正要猛烈搖動時，但不防脊下又着了一口，隨後腹部和眼睛又各着了一口。

牧羊狗再也不能支持，他張口棄下克羅塔拉斯，痛苦地掙扎着回至他主人身旁，倒地而死。

他的主人驚恐地望着面前的死狗，如果一條蛇能殺死如此巨大的一隻狗，那麼他必然也可以殺死一個兒童成一個成人，這種害物必須設法剷除。

狗主人通知他的隣舍朋友，大家會商結果，決定發動一場撲滅蛇群的戰爭。

滅蛇運動在夏季進行極爲困難，因爲蛇群都是四散活動，不易發現，但即使如此，已有二十六條響尾蛇慘遭殺戮。

人們終於發現蛇群聚居的岩穴，然而當時潛伏在洞中的蛇爲數甚少，他們決定耐待數日，等聚居的蛇數增加後然後用炸藥封閉洞口，一舉殲滅。

秋日來臨，克羅塔拉斯避暑歸來，發現岩穴崩毀，蛇屍遍地，原來岩穴已遭人類用炸藥破壞，克羅塔拉斯緩緩遊近同伴的屍體，他現在已是無家可歸，唯有在屍骸堆中暫度一宵。

朝陽的溫暖使他甦醒，他伸長身體懶洋洋的蜷着。

日漸當中，灼熱使他不能忍受，他遊入路旁的樹蔭下，突然他的熱覺警告他有動物迫近，他停止遊行，軀體半捲，昂首揚尾，開始發出響聲。他看到兩隻直立的動物，他不認識這是什麼，因爲他從未見過人類。

「啊，好大的響尾蛇！我們眞是不虛此行了，」兩個人中的一個人向另一個人說，他舉起了他的鎗。

譯自：Harpers Magazine Oct 1958



聾子的新希望
電子耳

一只微小的感應線圈可以代替失去了聽覺的器官

高等動物有一項最重要的特質；就是能夠覺察他們周圍環境情形的能力。感覺器官如眼耳鼻等，可以感受外界的刺激，把它們轉變爲電氣化學的信號，由神經傳達給大腦。

很多電子儀器都是以類似於感官的作用而設計製做的；它們把外在的影響，如壓力或者溫度的變化等，轉變爲電氣信號。例如麥克風，它就是將音波的壓力變化轉變爲電流的變化。

如果這種作用和感官的作用相似，是否能以人工製做人造的感官，來替代不幸損壞了的自然感官？目前，這種理論上的可能性，已有實現的可能了。巴黎的醫藥協會，非僅在動物身上獲得過多次的試驗成功，甚至還製出了一具「電子耳」治療一位全聾的病人。

到目前爲至，神經專家僅只能在動手術神經外露時用電氣信號直接刺激它們。在試驗中曾企圖以金屬線由傷口聯接到神經上，以便傷口復元後用以刺激神經，但結果不是四周受到了感染就是組織排除了這一外加的異物。

巴黎醫藥協會的朱諾教授（Andre Djourno）想到用一個小的感應線圈來刺激神經——用極細的線繞在一塊小磁鐵上的小線圈——把它永久留在組織裡面和神經聯接，由於活的組織可以透過磁力線，利用體外的另一線圈就能使留在體內的線圈感應產生電流。

經過數年試驗後，這個概念已可實用了。極小的感應線圈會放入青蛙兎子體內與神經相聯接，當它體內的線圈受到外面感應產生電流後，被試的小動物似乎是受到了不可控制的反應，而產生一定的動作。

在試驗人類以前，朱諾教授必須確定這種方法不會損及其他神經，他用一隻兎子在它體內放置了一枚線圈，經過了兩年之久，然後殺掉仔細檢查它的神經是否受到傷害，結果證明情況極爲完滿。

利用感應電流來刺激神經，可以有數種方式用於人體上。刺激神經使產生肌肉反應，僅能用於治療小兒痲痺症。如果感應線圈能聯接到橫隔膜神經上，分佈在橫隔膜下面的神經，每分鐘刺激它十五次，將使病人因橫隔膜的動作而呼吸。這一試驗已在動物身上獲得了多次的成功，如果能在人體上施用，則鐵肺中就可棄置不用了，而這種方法的成功，已是指日可待的事。

這種方法也可以推廣到用於內分泌腺上，如果把感應線圈接到控制內分泌腺的神經上，外部的刺激就可以使這些腺活動產生荷爾蒙，經用動物試驗後，內分泌腺有顯著的發達。

但感應線圈最主要的用途還是在於替代感覺器官，甚至能用以造成事實上並不存在的感覺。在醫學上首次使用這種方法也是在這一方面的：有一位病人在過去十四個月中沒有用耳朵而能聽到聲音！去年二月，朱諾教授首次獲得了將他的試驗用於人體上的機會：有一位病人兩耳經過了一次割治鼻珠瘤的手術，以致双耳全聾，但病人不願於這種無聽覺的生活，要求主治醫師替他尋求一位願意試行爲他醫治的人，即便是恢復一小部份聽覺也可以。但神經手術後所留下的聽覺器官只剩下了腦和外耳，情形相當惡劣。

去年二月底，病人接受了一次手術，把一只小線圈安置在太陽穴骨的後面，穴骨的位置是在太陽穴肌肉中，當我們咀嚼的時候就能感覺出它在動。線圈是用極細的絲線繫在一個長約一寸的鐵心上，用塑膠于以絕緣，整個線圈再嵌進塑膠物中。當內耳用手術切開後，醫師發現前一次的手術使病人所受傷害極大，但他決定還是繼續作下去。因爲第一他希望病人知道他們已經爲他盡了力，其次他發現了一條細小但却仍然完整的聽覺神經，線圈上的引線就和這條神經聯接了起來，全部手術都是在双眼顯微鏡下進行的。

三天以後開始第一次試驗，醫生和生理學家對於他們的試驗僅只抱有極少的成功信心，病情極爲不利，他們也懷疑一根神經過長時不用，是否還能傳導任何信號。準備和聾子說話的人，站在麥克風前面，麥克風所產生的電流通入一個病人能放在太陽穴附近的線圈中，雖然它和體內的線圈並不相聯，但却能使它受感應產生電流，體內的線圈再把感應所生的電流經由神經傳入大腦。病人雖然由此聽到了聲音，但却是嘈雜的嘯叫聲，很難分辨出字句。經過數度嘗試之後，病人終於免强能聽出幾個簡單的字。

正常的內耳器官，是以一種目前仍然無法瞭解的極爲複雜的方法，把音波轉變爲電氣信號。而人工裝設於體內

的感應線圈，並非用同樣的信號傳給神經，因而大腦也就無法了解這些新信號了。病人需要重新學習如何去聽。

朱諾教授認爲如果把正常的耳朵於以彼此掉換，交換後的兩個人也都會發生聽覺上的困難的，更何況現在想以一具機器來代替人耳！

經過數月的重新學習，病人的進度很慢；他很容易把已學會了的字又忘掉。最後終於發現，與其讓他學習很多字，不如慢慢澈底的一點一點教他。此外在教他之後，還需知道他的聽覺範圍有多廣。經試驗後確定他最低能聽到每秒一千周左右的振動，但在另一方面却能聽見高至每秒四萬周的聲音，普通人則只能聽到一萬至一萬五千周左右。這位聾人竟成爲第一個能聽見超音波的人了！此外他對於持續不斷的聲音則無法聽到。

我們區別聲音第一是根據它的振動周波數，其次是它的强度及時間。但是裝用電子耳的人則只有後面兩個因素能使他聽覺出聲音，因此必須研究出一種新的方法使病人易學習。利用磁性錄音帶可以發出一些簡單的短句；如：是的父親。不對，父親。是的，母親。不是，先生……等。病人仔細的聽，並且重複這些字，再由一位助手記下那些字已然聽懂，那些字仍難分辨。利用這種方法，病人的進度增快，約有百分之七十六的字可以聽懂。

幸運的是接受這一次歷史性手術的人，智力及教育程度都極良好，由醫生的觀點看來，他是一位非常良好的合作者。他深知對於他各種反應所作的研究，將有助於對其他患者的治療。在家裡他有一套能對自己說話的設備，他每天都要化費幾個鐘頭使他所說的話能和他所聽見的相配合

由於使用鏈黴素治療而引起的耳聾症，用這種新方法更爲有效；很多病人，尤其是年青的人，被這種抗生素救了性命，但付出的代價却是双耳全聾；有一位中南半島的女郎就是因此而失去聽覺，她急於一試這種手術。但是這種新方法能否有助於治療這樣的聾症，仍然稍有疑問。必須先要知道聽覺神經是否仍然有作用，才能得到解答。朱諾教授作了一次試驗：用一枝包有絕緣物的尖針，把鼓膜刺穿，伸入裡面直接去刺激中耳的三塊小骨之一——鐙骨。

試驗結果完全成功；針的位置放好後就和安置在耳鼓外的小另件聯接起來，有人對麥克風說話時，女孩就能聽得見，她也試對麥克風說話，驚奇得大叫：「我聽見了自己的聲音！」

隨後再動一次和前述男病人相似的手術，使神經可以永恒的接受刺激。是否能完全成功，目前尚難斷定，但這女孩的情形較男病人有利得多，內耳傳達聽覺的器官並未受到損傷，因之聲音可以由更近於正常的方式而瞭解。

朱諾教授所治療的第一個病例，似乎是一個最困難的手術：由於病人必須完全重新學習，因而使結果就更爲危險。但若內耳受傷不重，感應線圈就可以傳達能够直接瞭解的信號了。

廣泛的試驗範圍，也可由此而展開，諸求施行手術的人日益增多。將來這種方法如能得到更多的成功，就可列爲一般醫院中的正常手術之一了。

再下一步的工作，則將是研究，除了耳朵之外其它的感官是否也能用感應線圈來替代？

新竹平板玻璃
HSINCHU WINDOW GLASS
種　類
1. 平板玻璃　1MM——8MM
2. 磨砂玻璃　3. 加花玻璃
4. 玻璃黑板　5. 玻璃邊及玻璃條
新竹玻璃製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工廠：臺灣新竹縣竹東大林路八號
電話：56，149，154　信箱：23
臺北聯絡處：台灣臺北市延平南路101號
電話：28651：30265　信箱766

旭光牌
日光燈及
照明器具
臺灣日光燈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我們的朋友—原子

華脫狄斯耐科學故事

劉訓泽譯　蘭博士著　伯赫

第十三章　撲朔迷離的獵獲物

這就是宇宙的設計—無數行星圍繞着無數太陽旋轉。一個外在的空間充滿了百萬以上的銀河—無數的太陽系在它們之中。而無疑的，一個內在的空間—充滿了更爲無數的原子的太陽系，電子圍繞着核子太陽旋轉。一個太陽系構成的宇宙，一方面是無窮大，另一方面却又是無窮小。

我們已知道了原子的構造而且對它也有了相當的瞭解。但科學是始終進步的，下一步我們就要進到核子之中了，如像那個神話中的漁人，科學家對於他們撈獲的這個微小容器—原子核覺得非常好奇。因此他們集中了每一種可能的研究工具去探究它。

又一次原子的射彈被使用了。到當時爲止。它們還未曾接觸過核子。可用的射彈都是荷電的—像核一樣的正電。我們已知道了电引質子和電子到一起的巨大力量。同樣的强力也作用於射彈和質子之間—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它却是使兩者分離，由於相同的電荷相互推斥，因此原子核似乎就被一層無比堅强的電荷裝甲所護罩了。

科學需要較好的射彈，而較好的射彈就是速度較大的射彈，因此科學家們就忙着去建造巨大的機械以產生更快更快的射彈。

現在，要從氫原子上剝除其電子並不困難。事實上，在電子管中就曾經發生過這種情形了。電子射線掃過管內時擊中導入管內的氫原子，它們使原子碎裂而釋出電子，而裸露的質子則留存下來，因此即產生了一個重要的結果。因爲一個質子被置於兩塊電荷相反的金屬板間，它將被負板吸引而向其奔馳。如果二枚間的電壓甚高，質子將獲得極大速度。而速度愈大，射彈愈好。這正是科學家所需要的。

物理學家建造了各種可產生數千萬電子伏特以上的加速機。從這些高電壓機械中出現的質子與强力的鐳射線相似。但它們速度較快，而且在它們的射線束中有着更多的質點。從鐳或釷中發出的射線不過像一股微弱的細流，而從那些機械中產生的質子束則有如强力燄火的爆發。

在成千次的試驗中，科學家將他們的人造射線射向原子，這些質子攻入了種種元素的核面而發生了很多事態。以金屬鋰爲例，它的核有三個電荷，如果將它置於一個原子擊碎機的末端而以一束快速的質子向它轟擊時，大部份射彈都將錯過了它們的目標，因爲這些核實在是太小了，但是我們設想出乎意外的一個質子擊上了它的中心，由於質子的極大速度擊穿了核的電荷裝甲，因此得以進入核的內部而附着在一起。現在這個新產生的核含有四個正電荷，然而它却立刻裂解爲兩個各具二電荷的核。因爲 Helium 原子的核電荷爲二，所以這項生成物正是 Helium 的核子。由此則一種元素轉變成了另一種元素—一項曾爲中世紀的鍊金術者所夢想的成就。

當科學家開始這樣以他們的射彈轟擊入原子核時，一個科學的新領域—「核子物理學」就產生了。在有趣而重要的原子擊碎機時代中我們學到了很多的事物。但是最堪重視的發現還是由老式的射彈來作成的—那種從放射性元素中發出的稀疎 α 質點。它們可用來對付輕度荷電的核，這類核子的電荷裝甲其堅强度是不足以抵擋它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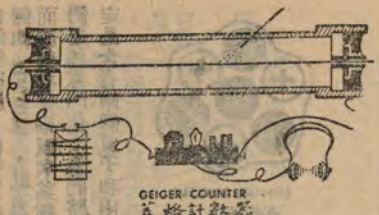
有好幾年的時光，兩個德國的物理學家：波德 (Bothe) 和貝克爾 (Beker)，使用X質點來研究核子。有一天他們選用了鈹 (Berellium) 來作射靶，鈹是一種與鋁相近的輕金屬；它的原子核具有四個正電荷。在元素表中鈹次於氫，Helium 鋰而居第四位。可是當 α 質點射入了其原子核內時，困難就來了。有一段時期核子物理學家對於如何去解釋它，簡直就是茫然無措。一直到一九三五年英國物理學家柴德維克爵士 Sirjames Chadwick) 才使這個故事得到了完滿的結局。

下面就是當時發生的情形：當一個電荷爲二的 α 質點進入了電荷爲四的鈹原子核中時，α 質點與它附着在一起而產生一個電荷爲六的新核—碳原子核。好戲還在後面；這個新產生的碳原子釋出了一個速度極大的質點，那個質點沒有電荷—它是中性的！這才是一樁全新而出乎意外的事，到那時爲止所有已知的原子質點都是荷電的，突然地科學發現了覓有一個是中性。對於它，只有一個合乎邏輯的名稱「中子」(Neutron)。

中子的重量與質子相同，其原子量也是一，因此它就好像一個沒有電荷的質子。

中子之被發現已較開始研究核子的時間晚了二十年，它在獵人們的圍捕下逃避了這麼久的時間，只因爲它沒有洩漏秘密的電荷，而質子，電子，和 α 質點等則由於它們强烈的電荷以致很容易的就被追跡到了。

在核子物理學的進展中，科學家們發明了很多偵測原子質點的器械。螢光幕則是在這個系列中的一項創作。以後另一種放射性偵測器也發明了，它就是著名的蓋格計數器 (Geiger Counter)，爲紀念德國物理學家蓋格 (Hans Geiger) 而名。



蓋格計數器是一根細金屬管，沿其軸長裝有一條與管體絕緣的金屬線，運用此計數器時，則在金屬線端和管壁間加上一個電壓。管的內部充以一種稀薄的氣體，因此在正常狀態下由於氣體的絕緣而不致發生放電現象。現在，假設有一個 α 質點或質子射入了這個計數器，它將通過氣體原子羣奔馳，同時由於它的强烈電荷而在這些原子上擊下了相當數目的電子，這些自由電子在奔向正極的途中獲得了速度並衝擊着更遠處的氣體原子，更多的電子被撞下來了，它們都一齊向正極奔馳而產生「股密集的電子流」，這些電子衝入正極引起一次微弱的放電，而經過一個放大器後此「信號」即傳送入一個擴音器或是一付耳機中，於是一個單獨的 α 質點或是質子即可引發千萬的電子而使其能很容易的被記錄下來。這股電流也可用來帶動一個像汽車的里程表一樣的計數器。如此配備的蓋格計數器則可自動的計算每一個放射性的質點。

只有荷電的質點才能使一個普通的蓋格計數器開始作用；中子是沒有電荷的，所以它能一直穿過由電子組成的原子外殼。它對於電子沒有作用的力量，因此無法將它們從其原位置撞擊下來，一個中子是引發不起電子流的。

但是有一件工作可由中子來完成；當它自由的穿過原子內部時，它可能會偶然的擊中了原子核而將其衝撞開。於是這個核撞上了另外的原子。而且，因爲它是荷電的，由此引發了一股電子流而使計數器滴搭作響，在今天中子是由一種特殊的計數器來加以記錄；這種計數器給予中子以擊中其它原子核的可能最佳機會　如此則使中子得以被記錄下來。當然，在最初是沒有這種特殊的的計數器的，所以中子才能够脫逃了這麼久而未被察覺，但是科學家於終探尋到了它在核子中隱藏的地方。

中子是原子核重要建築的一部，另一部份則是質子。它們二者緊緊的融合成一個微小而緻

密的原子核，自然界中唯一單純的核子則是單獨的質子，它就是氫原子的核。所有其它的原子都含有質子與中子二者。例如 Helium，就有兩個質子和兩個中子。這四個質點其重量都同樣的是一個單位，因此 Helium 的原子量即爲四，而兩個質子則賦與其核兩個正電荷，當化學家談到 Helium 時，他們用一個縮寫的符號「He」來表示。核子物理學家們更加專門化；他們將 Helium 核子寫成「$_{2}^{4}He$」，表示其原子量爲四，電荷爲二。從這個數字我們立刻可看出它一定是含有兩個質子和兩個中子。

其次是鋰。它的符號是「$_{3}^{7}Li$」—三個質子和四個中子。此一組合則使鋰的核電荷爲三，原子量爲七。其它如氧是「$_{8}^{16}O$」鐵是「$_{26}^{56}Fe$」鈾是「$_{92}^{238}U$」；這表示在其核中有九二個質子和一百四十六個中子。同樣的，鐳的核也是最擁擠者之一—八十八個質子和一百三十八個中子。

過份擁擠的情況就是重原子何以多是放射性的原因。它們的核是太重了，不安定而且常常裂解，它們由於射出α質點而解除過多的重量和電荷。在第九章中我們已看到當鐳原子核中射出一個α質點，或者說是一個 Helium 核子後，它如何轉變成氡的情形。像那麼長的一段敘述物理學家僅需簡單的寫成：

$$_{88}^{226}Ra \longrightarrow {}_{2}^{4}He + {}_{86}^{222}Rn$$



核子物理學於是就成爲一項簡單但令人眼花撩亂的數字遊戲。

質子和中子有一種使彼此緊密黏着在一起以形成原子核的方法。如果一個單獨的中子和一個單獨的質子結合會發生何種情形呢？它們二者將構成一個電荷爲一而原子量爲二的核。這個核可能串聯上一個電子而形成一個如氫原子的微小太陽系，在化學性質上這個原子與純正的氫相同，因爲元素的化學性質僅視其外殼的電子數而定。這種「重氫」是於一九三二年由美國的諾貝爾獎金德得者—支加哥大學的尤萊（Harold Urey）所發現。它與正常的氫相混雜，任何地方都可發現其影踪；大約每五千個氫原子中就有一個是重氫的原子，至於核的符號，正常的氫爲 1 H，而重氫則是 $_{1}^{2}H$。

當科學家們鑑別原子時，他們發現很多原子的核中都包容了一個甚至更多的額外中子。譬如一萬個氧原子中九千九百七十六個的核都是由八個質子和八個中子所組成；另外四個有九個中子，而其餘二十個則有十個中子。這些罕見的

氧原子其原子量各別的爲十七及十八。但是它們都各有八個質子和八個電子；這兩者相配合才使它們成爲氧原子。

一個原子的核中增加一個或更多的額外中子並不會改變其化學性質。因爲額外的中子不致改變核的電荷，而且，因此構成原子外殼的電子數目也保持不變，它們只會增加原子的重量。所有這些原子在化學元素表中都屬於同一位置，因爲它們都有着同數的電子。物理學家對於那些僅僅中子數目相異的原子有一個特別的名稱；「同位素」（Isotope）希臘文的原意爲在「同一位置。」

大多數元素都是同位素的混合物。事實上，自然界中只有極少幾種元素才是所有原子重量完全相同的，其它如氯有兩種原子，氧有三種，如我們所知的 $_{8}^{16}O$，$_{8}^{17}O$，$_{8}^{18}O$。至於金屬錫則有十種同位素！

由於中子的發現，原子的最後一個謎底也揭開了。核子本身的構造已經明瞭，放射性和同位素也有了合乎邏輯的解釋；但是科學家們却不知道在核子科學上一連串的戲劇性事件中，很快的中子就要成爲一個相同的着燈明星。

中子是一把銳力的小刀，藉着它漁人才能開啓那個小小的魔法瓶。

第十四章　原子分裂

現在你可回想一下在α質點被發現以後，魯德福博士如何用它去探究原子的內部。中子，在它的發現後不久，也被同樣地用來對原子核的秘密作更進一步的探究。而這件工具眞是太奇妙了！

因爲沒有電荷，中子不受原子外殼電子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它也不受強烈而可厭的核電荷所影響。以鈾爲例，在它微小的原子裡，核子緊緊的擠塞着九十二個質子。一個荷電的射彈如像質子或α質點必須具有極大的速度才能夠克服這九十二個質子聚在一起所產生的強烈斥力。在一個射彈能接近它以前，這種斥力就會使其完全停止並將其逐回。因此，一個荷電的射彈除非是具有極端的高速，將沒有接觸到鈾核子的任何機會。

但是中子却不同了。由於它沒有電荷，原子核對它就沒有阻止的力量。因此它可輕易的穿透原子的內部，而且如果它能碰上高度荷電的核子時，它將立刻被核所吞噬，其情形就如一粒小水銀被一大滴水銀所吸收一樣的簡單。

第一個以中子來轟擊原子的是意大利的斐密（Enico Ferm）和他的合作者。有好幾年的時光，他們老是將額外的中子射入放射性原子的重核中，其後，到一九三五年，一批德國的研究者也開始了這種工作，他們在柏林威廉大帝化學院的指導者哈恩（Otto Hahn）領導之下，而將注意力集中於鈾上。終於，在一九三八年的十二月。哈恩和他的共同研

者斯特拉斯曼（Frit Strassm）en）發現了一項絕對轟動的事件：他們將鈾原子分裂爲二了！

這個結果實際並不是哈恩和斯特拉斯曼當時所期待的。事實上，對於這項發現他們還作了個錯誤的解釋。甚至在他們第二次發表其研究結果時還不敢完全承認他們所發現的情形。直到不久以後，另外兩個哈恩的共同研究者，傅禮斯（Otto R Frisch）和米特納（Lise Neitner）才提出了一個正確的解釋：「核子分裂」（Nuclear fission）。



我們已知道放射性原子可被擊碎，但却絕不是分裂。它們可以裂解成不會大過鈾質點一僅僅包含兩個質子和兩個中子一的碎屑。而這也就是它們剝離的最大碎片。但現在發生的情形却是前所未見的：與一個玻璃球摔到地上摔成兩半相似。鈾核子在吞下了中子之後，立刻就分裂了。在一個無限短小的時間中，它們仍靠在一起，然後一因爲它們二者都含有成打的質子而以巨大的力量相推斥一這兩個碎片即被一種可怖的斥力所分開。其可驚的高速產生熱量一原子分裂的熱！

一個玻璃球碎成兩半可能有很多情形。但兩片大小相等的却極爲希罕；鈾核子分裂的情形也與之相似：其碎片的大小都是變動不定的，全視使核分裂力量之强烈程度而定。因此這些碎屑可形成各種核子，例如，一個鈾原子可能分裂爲一半碎片中含有五十六個質子，而其餘三十六個則留存在另外一半中。於是我們獲得了兩個電荷如上述的新核。第一個是一種與鈉相近的元素一銀的核子，另一個則是一種類似 Helium 和 Neon 的稀有氣體一Krypton 的核。此外，鈾核子也可分裂成其他各種形態而分配其質子，如像：57－35，55－37，54－38等等。通常都是其中一片碎屑或另一片獲得大約多一半的質子，即使有些分裂得很平均的核也是如此。

當核子分裂時，它同時也放出極爲强烈的X射線，一種近似於X射線的穿透性放射現象，但是更多的事還在後面，當一個玻璃球摔成兩半時，你大概還可以找到一些由銳利的邊緣剝落的玻璃屑，同樣的情形也發生於核子分裂時：在那個過程中，它也遺留下一些碎屑，可能是一，二甚至更多的於核子分裂時崩落的碎片，它們就是從這個微小爆炸中心飛出的單獨中子。

沒有多久工夫物理學家就從原子分裂給他們的震撼中恢復過來了，不消說，他們對於去研究那些碎片成爲何種核子，以及它們以多大的速度斥逐分離都感到莫大興趣。他們測量了分裂的原子所發出 r 射線的强度，但最使他們不解的是那些細屑一每次原子分裂所放出的中子。這些額外的中子預示了一個極大的希望：「原子連鎖反應的可能性。」這才是原子時代的黎明。

任何人都可用一些捕鼠器來模擬一次連鎖反應。一個安置好的捕鼠器與鈾原子在有一方面是相同的：就是二者都蘊蓄着能量，當你扳下捕鼠器的彈簧時它獲得了能的供應；而自然在創造鈾原子時也在它中間儲積了能量，其方法則是迫使反動的質子擁塞在鈾核中而將它們緊鎖在一起。與捕鼠器中被壓縮的彈簧相似，緊張的核子也亟待鬆弛。當捕鼠器擊發時，蓄積的能量被放出而使彈簧突然躍起，其情形與鈾原子分裂時碎片被彈射分開有幾分相像。

使捕鼠器的動作與鈾原子更爲近似，我們可在它上面放置兩個乒乓球，如此當捕鼠器擊發時這兩個球將立即飛走，就像原子分裂時放出中子一般。



用兩百個捕鼠器，將它們全部安置好並放上乒乓球，我們可來做一次別出心裁的連鎖反應試驗：現在我們將這些捕鼠器一個靠一個的放在地板上以代表一塊鈾。與鈾原子相同，這些捕鼠器需要一個引發裝置來釋放其蓄積的能量，一個乒乓球就足够了。將它投入這堆捕鼠器中，這個球最少可引發其中之一。於是一個捕鼠器擊發了並彈出兩個乒乓球，它們引發了另外兩個捕鼠器，現在有四個球參加了擊發工作而引發其它的捕鼠器，更多的球飛出來了僅僅只要幾秒鐘這整個房間就變成了一個跳躍的捕鼠器和乒乓齊飛的喧擾不堪的處所。其景象眞是歎爲觀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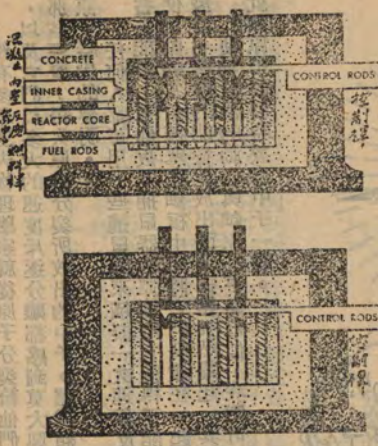
類此的情形正是物理學家知道原子分裂會放出中子時所想像的。難道那些中子不會衝入其附

近的原子中使它們分裂再釋出更多的中子去分裂其它的原子嗎？…

它們確可以擔任如此的工作。

這個結果是壯觀的也是可怕的。它需要幾秒鐘的時間來使那些捕鼠器擊發。可是億萬原子在爆炸性的連鎖反應下分裂却只需要一秒鐘的若干萬分之一，以人類計算時間的標準來說，它們幾乎就是在完全相同的時間下分裂，而無數的原子碎屑則以極大的速度飛散，一個白熱的氣態生成了，其質點以瘋狂的速度向四面衝撞，在這個中心點達生了數百萬度以上的高溫，由此而促成一個伴隨着眩目閃光的巨大爆炸，百萬噸的空氣被排出而成爲怒吼的向各方衝擊的震波。億萬分裂的原子結合着爆炸而生的 r 射線穿透入氣團的深處。閃耀的，突然膨脹的氣體衝向高空，急劇的上升氣流形成洶湧的旋雲高懸空中好像一個巨大的菌體。

在這個使人生畏的菌狀雲後面我們看到了神話中那個魔神的可怖形態：一對像火炬一樣放光的眼睛，急烈的濃烟就像沙漠中的旋風一樣圍着他旋轉…而他如雷的聲音則應許我們一種最殘酷的死法。



原子反應器

當我們神話中的漁人最初看到那個魔神的可怖形態時，他希望他不曾發現那個小瓶，但是他有一種化敵爲友的手段，而那個神話於是右了個愉快的結果：幸運地，科學也有它的辦法來做相同的事情。

原子的爆發更甚於一個死亡兇兆的是；它也是一種可惋惜的能量浪費。熱和放射能都是寶貴的事物—我們文明的珍貴資產，將它用於創造遠較用於毀滅爲佳。在原子爆炸的瞬間所發生的情形應使其延緩下來以持續數月甚至數年的時間。如此則原子魔神將不會再以熱和放射的急流向我們投射，而會像緩緩的清泉供給我們用水一樣的給我們能源。

原子物理學家用一種核子工程上的特殊器械來產生緩慢的原子連鎖反應；那就是著名的原子反應器（Atomic Reactor）。它是一個裝滿了原子燃料—鈾—的封閉空間，在它中間鈾原子是在一種精確控制的連鎖反應下分裂，原子反應器有各種不同的型式，在設

計和運用上或許有所差異，但它們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都有一個控制連鎖反應速度以供給能量的裝置。實際上控制連鎖反應速度的原理是十分簡單的。

現在我們再回頭來看看用捕鼠器所作的連鎖反應。在這個試驗中我們可用一個人來套住一部份乒乓球不讓它們參加擊發而延緩反應的速度，由於只有較少的球留下來，在每一秒內也就只有較少的捕鼠器被擊發。因此要延緩原子的連鎖反應，我們就必須尋覓一個中子捕捉器。很幸運的，自然界中確實有這種捕捉器存在。

有幾種化學元素其中如鎘和錫對於這項工作極爲有效，它們的核吸收中子簡直就像海綿吸收雨點一樣的容易，如果在反應器中裝置一些可以隨意抽出或插入的鎘棒，它們就可提供一個有效的控制。假若這些控制棒被完全推入反應器中，大部份中子都將被其吸收而使連鎖反應完全停止，但在它們被抽出時較多的中子參與了反應，分裂的比率增加，反應器也就愈來愈熱。這些控制棒的工作就像是汽車的加速器或者馬的韁繩一般。

有了原子反應器的裝置，我們已可將原子魔神置於安全控制之下。他已開始對現代科學點頭示意而成爲對所有人類的一個善意而具有魔法的僕人。他應許給我們三個願望。其決定權在於我們自己。我們希望些什麼是我們最需要的呢…？

★　★　★　★

專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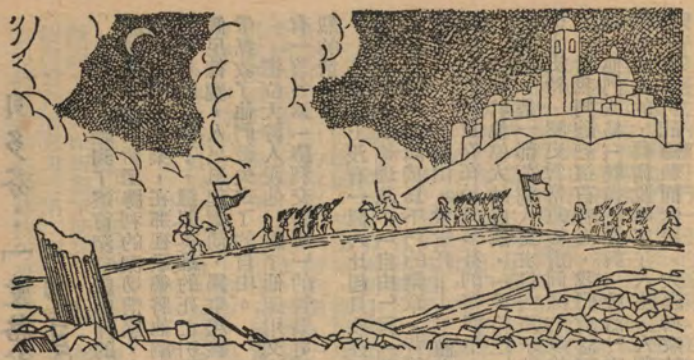
機械工具　各種馬達
橡皮管類　高壓空氣
高壓電纜　不銹鋼管
不銹鋼線　不銹鋼條
不銹鋼板

祥大五金行

地址：台北市開封街一段一一二號
電話：二九二七八號

械機。器儀
商理代並口出進
行器儀南東
號〇〇一段一街口漢市北台
TEL. 22507
目項業營
1.理化光學儀器 2.醫學儀器並醫院用品
3.電話裝置 4.放射線測定儀器
5.各種機械工具

門市部
行器儀德純
號三七段一街口漢市北台
TEL. 24350



音樂與政治

—一葉唱—

「革命的火花可潛匿於一首交響曲的四壁，」大音樂家舒曼曾說過，「而且聰明的警探們也有不够機警的時候。」不僅是交響曲，那可以是一首普詩，一首歌曲，祇是這點星星之火便可以燎起革命的大片火海。

警探們也永不是愚蠢的，當西比留斯的「芬蘭頌」寫成時，在他祖國正蹂躪於帝俄的鐵騎下而失去自由，它顯期自由獨立的呼聲被警犬們所發覺，它的演出被禁止了。

革命的火花存在於沒有語言和文字所表現的交響曲中，同時它也同樣存在有劇本及歌詞的歌劇中。浮第在他故國的土地被踐踏於奧地利的軍隊下，他的歌劇暗藏着反抗的戰爭呼聲。「浮第萬歲」（Viva Verdi）數字出現於街頭巷尾的牆壁上，這幾個字的含義並不是對浮第個人的讚揚它代表着潛蓄的政治意義，是當時意大利人夢寐着自由象徵的 Emanuele 國王的勝利歸來，Viva Verdi 是「Viva uittrio Emanrele Re DItalia」（意大利國王愛曼紐爾永勝）每個字第一個字母結合所成的縮寫。

政治的意義不僅只是革命和反抗，作曲家們也不只是革命家，盧理讚美着路易十四王朝和專制政治下繁華的凡賽爾宮，貝多芬歌頌着民主初現的曙光，各有其不同的政治意識和時代背景。尤爲甚者，如被認頗有國際音樂地位的俄帝作曲家邵斯塔考維克之流，他們的音樂作品與政治教條成爲不可分離的混合體，以音樂作爲鬪爭的利器，像這樣唯命是從的御用政治作曲家，也因爲會失寵於史達林而慘遭「整肅」的下場。

貝多芬：「愛格芒」（Egmont）序曲

沒有人聽到了這首深刻戲劇性的「愛格芒」序曲而不感到强烈的對新望勝利的渴切情感，序曲的結尾採用了戲劇中尾聲的音樂，在那裡歌德將他劇中的主角愛格芒處死於暴君的狂虐下，這個英雄的死亡引發起的怒火遍燃了整個尼德蘭，人民風起雲湧，揭竿起義，一場猛烈的殊死戰爭拯救了他們被失去了的自由。

這位大詩人說他已盡了他運用文字的力量，他希望能有一首名爲「勝利交響曲」的音樂更能發揮和表現這些熱烈的情感。

在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比起貝多芬更能符合歌德的要求他的音樂是歌德理想中「自由」與「英雄」的意識化身，這首樂曲之所以成爲不朽的樂章。背後的意旨是它主要原因之一——不自由，毋寧死——不僅存在於歌德的原作戲劇中，同時也存在於貝多芬的樂曲中。

如同其他偉大的戲劇，「愛格芒」有震令人興奮激動的劇情，是一部荷蘭人爲求自西班牙的征服中掙扎求生的偉大史詩，歷史常常重複着同樣的政治故事。

當我們聽到這首音樂，我們會想到一些人士的老生常談，他們認爲「藝術」應與「政治」完全絕緣，這樣的看法是膚淺的，藝術脫離不了人生，人們也不能從生活中逃避，更不可能離群而索居，大藝術家的作品便是在現實的生活中追求和强化他們的理想和高貴的情感。

海　頓：鍵盤豎琴協奏曲，D長調

貝多芬：第五鋼琴協奏曲，降E長調（皇帝協奏曲）

有一個諷言疾世的老外交家，在他經過長久歲月的宦海升沉，以及歷經多次革命的風波之後，他感慨萬端的憶起懷古的幽情，嘆息着說：「一個人如果不是活在一七九九年以前的年代裡，便談不到享受人生的眞正樂趣。」一七八九年是法國大革命的年代，巴斯蒂監獄的攻破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終結。在那位老外交家的心目中，在那古老的年代裡，人們有着安謐，寧靜，彬彬有禮的生活，但自此而後，世情紛擾，人們在戰爭和經濟的邊緣掙扎，惶惶不可終日，所謂快樂的探求也往往只是片刻的刺激，他所謂的眞正富有樂趣的人生，在音樂上是海頓的時代，在這裡是單純樸實，安寧滿足和無盡的安慰。

雖然他所嚮往的簡單人生使在苦難中的人們羨慕不置，但是他却沒有想到那樣有樂趣的人生却是屬於少數人的，藝術只是上流社會中生活的點綴。

在海頓寫作他D長調協奏曲時，他只能算是匈牙利艾斯特海齊王子的一個較高級侍僕，他整齊的穿着如看門的

或侍候餐食的僕役們一樣的制服。在海頓講起來，他不在乎這些，因爲在他的時代裡，所謂樂師都是這樣的待遇，甚至這是其他音樂家們所盼求的地位。他不在乎是否穿着制服，他被人們愛戴着，被敬愛爲超越的藝術家。

艾斯特海齊王子和他的侍從們包括海頓在內，每年大部份時間消耗於他的美侖美奐的艾斯特海齊夏宮中。本來的艾斯特海齊只是一片匈牙利的村野，僅有獵戶們的小茅屋雜落於繁密的樹林間，但自王族看中了這一片美麗的土地，投下了巨額資財的修築，據一個法國的旅行者所記述，全世界上也只有巴黎的凡爾賽宮堪可與之比擬。

這處夏宮不但包括有林園花木之勝，宮殿樓台更是幽靜的消夏勝處，同時更有兩所小型的華麗戲院，經常上演歐洲最傑出的歌劇，音樂會，戲劇等。一隊王子私人的完整樂隊在海頓的指導下不時演奏，一班皇家貴胄來自歐洲各國經常是音樂會上的貴賓，他們聞海頓的名聲而至，不但享受到王子奢侈無比的招待，欣賞到那時代裡最美好的音樂，同時也在政治舞壇上發揮了美妙的運用。

D長調鍵盤鋼琴協奏曲是海頓爲艾斯特海齊王子服務末期的作品，寫作於一七八四年，依照傳統有「快、慢、快」三個樂章。

鍵盤鋼琴是現代鋼琴的前身，音色優美，缺點爲音量微弱，且在慢板樂章時琴音短促，難有如歌般的連續。海頓在這首協奏曲的第二樂章中知道這一點，所以他用了甚多的裝飾音和顫音等技巧來掩飾這種樂器的先天缺陷。

二十五年之後，當貝多芬寫作他的「皇帝協奏曲」時，海頓時代的寧靜世界被拿破崙的砲聲轟得粉碎了。維也納在法國軍隊的包圍下，貝多芬的住處正好靠城牆建築，日夜不息的砲聲使他逃往他兄弟屋子的地窖中，並以枕頭蒙耳，——他並非懦怯，而爲保護他已經聽得很少的耳朵，被瘋狂而暴戾的世界所包圍，他寫着：「除了鼓聲，砲聲，人們各種苦難的呼聲外一無所聞。」

法軍佔領了維也納，忿怒的貝多芬向街頭的法國軍官背後伸他的拳頭，怒吼着說：「如果我是一個將軍，知道戰略如同我知道對位法那樣的熟悉，你們這些傢伙將永無寧日了！」

在此前後，有一次次貝多芬作客於一個貴族朋友林奴斯基的別墅時，在那裡也是法軍的司令部，主人請求他爲這些外國人作一次演奏，但是貝多芬毫無跟這些傢伙打交道的心情，他拒絕了，最後他被開玩笑的關在一間房子裡，恐嚇着說如果他不演奏時將不會得到釋放。暴怒如雷的貝多芬當時的情況可想而知，他逃跑了，連夜趕回維也納，當他再見到林奴斯基王子時，他毫不思慮的便給他當胸一拳——這情況使我們想到海頓的必恭必敬的神情，一個多麼鮮明的對照。

貝多芬在維也納的初露頭角是以鋼琴演奏家出現於大衆之前的，在「皇帝協奏曲」之前他以獨奏者的身份演奏他自己作曲的四個鋼琴協奏曲，但在此時，耳疾日重，他終於放棄了他獨奏者的地位，這首第五鋼琴協奏曲成爲他

最後一個協奏曲的原因。

當「皇帝」首次演奏時（大鋼琴家凱爾・查尼任獨奏者）法軍仍佔領着維也納，「皇帝」名稱的由來據說是在首次演奏。當時，一個法國軍官曾稱譽這首樂曲爲「協奏曲中之皇帝，」其實這首樂曲的魁宏氣魄與莊嚴無比的氣態，「皇帝」之名稱實可當之無愧。

西比留斯：芬蘭頌（Finlandia）

第二交響曲，D長調

西比留斯之所以被芬蘭的人民所衷心的敬仰，主要的原因是因爲他曾爲他的國家貢獻他無比的影響力量，使他的國家得到了自由的勝利。在上一個世紀的終末，當西比留斯尚是年青時，芬蘭是俄羅斯的部份領域，那是窮苦而不幸的領域。差不多在八百年長久的期間內，芬蘭是淪隸於異族的統治下，最早是瑞典而後是沙皇的皇朝，雖然如此，但芬蘭在精神及傳統文化上却永遠是獨立的。沙皇的爪牙們在十九世紀的末期加緊對芬蘭的壓迫，言論與集會的自由成爲害望，參予政治的機會幾乎全被剝奪，久久所祈求的對「自由」的渴望漸漸在芬蘭人的胸中燃燒着，終至爆發了革命的火花。

新的國家意識形成了芬蘭文化新的精華，或者是以芬蘭古老的傳統趣味激發起人民對國家意念的新認識，這兩者並駕齊驅的在十九世紀的末期形成芬蘭革命力量的泉源。當西比留斯自西歐回到他的祖國時，他以芬蘭蓄有的藝術，通俗的民歌，以本國的語言，本國的傳奇故事融匯成一次他國家的文藝復興。他在人群中得到了廣大的反應，他集匯了愛國的藝人和學生，一齊發掘古老文化的精髓，作爲他們愛國的精神力量，這樣精神力量多少年來存在於他的音樂中，感應着所有的芬蘭人直至不屈不撓的今日。

一九〇〇年一首音詩由西比留斯的筆下寫出，激揚着無限愛國的熱忱那便是有名的「芬蘭頌」，以這樣的名字爲題，無疑的立刻遭受到俄國屬犬們的禁止演奏。就在這時這首樂曲的小册子却流傳各處，它的樂音在人們的心胸中不斷鳴響。在這首樂曲中有着悲哀的低音，但却沒有一絲降服的意味，漸漸的悲哀的音調轉變爲憤怒而脅迫的鼓舞，接着是祈禱和頌讚的樂句，就如同古老的讚美詩的形式，最後是情感的不可遏止的奔放，溶合成怒火般熊熊的反抗高潮。

西比留斯的第二交響樂的寫作也屬於「芬蘭頌」的同一時期，它的樂念也如同「芬蘭頌」一樣有着政治的意義。根據西比留斯一個知友 Georg Schuesvoight 的解釋第一樂章是描寫芬蘭人的農村生活，第二樂章是一首悲歌，有着愛國的悲憤，第三樂章「詼謔曲」是一幅蕭瑟的冬日雪花紛飛的風景畫，同時也表明着意識的醒覺，第三樂章的結尾以冗長的下降音階悲慘的直連至第四樂章，沒有間斷第四樂章是勝利的頌歌，是他祖國脫離枷鎖的夢想，

那是純樸而勇往直前的高歌，整個管弦樂隊發出大無畏的高潮威力。

雷姆斯基・可薩可甫　金色小雄鷄組曲 Coq'or Suite

這齣「歌劇芭蕾」（Opera—ballet）的「金色小雄鷄」，在今日我們欣賞起來，是一幕多彩的美麗童話故事，但是雷姆斯基當時，却在舊俄的政治上扮演了一個角色，劇本中的童話故事，那隻時時發出警訊的小公鷄，被認爲是反叛的先聲，整個的故事被視爲諷刺帝俄在「日俄戰爭」中的慘敗戰事，無論如何，這齣歌劇芭蕾在寫成之後慘遭禁演，直至雷氏死後兩年，才於舞台上出現。

「金色小雄鷄」原來的演出形式是以器樂與聲樂作爲劇中音樂，以芭蕾舞蹈的形式敘述劇中的故事，首由戴雅費列夫芭蕾舞團演出，體姿多彩，音樂動人，曾獲得了光輝的成功。（完）

兩位心理學家在閒談。

其中一個說：「我碰到一次病例，挺有意思，他在同一時間有兩重性格。」

「啊，眞的嗎？」另外一人道：「爲什麼會特別使你感到有趣呢？」

那位心理學家回答道：「我使這兩重性格的人同時付給我二份醫藥費。」

製造批發

化學用玻璃儀器　理化機械
醫療用瓶　醫藥安瓿

中興高級玻璃廠

廠址：新竹市東園里東光街五六號

TEL. 202

整修車輛 零擔貨運 運費低廉
汽車正確 貨運集配 免費可靠

新竹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許金德
總經理 鄭燦禮
協理 簡相嶢

各種瓶類儀器
各種玻璃杯類

中國玻璃廠股份有限公司

樹林鎮中山路一段
電話 58 號

(莎)(妮)(凡)劇歌幕四

（續）

第二幕

景同前。一月後，和煦的星期日早晨，早餐已在花台上準備好。透過明亮的玻璃窗，可看到遠處園子裡覆着一層白雪，老夫人和伊麗嘉坐在正廳裡。

老夫人：以後呢？

伊麗嘉：他淌了我好多酒……。我領他到他的臥室去，我和他過了一夜。

老夫人：就在妳遇見他的當天晚上？

伊麗嘉：那僅有的一夜。

老夫人：伊麗嘉，妳多高貴，多純潔！

伊麗嘉：那天夜裡我一點也不高貴，也不純潔。他一吻到我，好像就自然而然的要順從了他。

老夫人：妳能看出他是什麼樣的人嗎？當我年青時，男人到家裡來，像是個征服者，用驕傲伴着他的愛情。可是，這個安納妥，這個突如其來的武士，到我們家裡像個賊，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伊麗嘉：要是我能知道，我就會明白爲什麼會愛他而又恨他。

老夫人：那麼現在他會做體面的事嗎？

伊麗嘉：是的，只要我願意。他就會娶我的。但是我不願爲了保全自己，而希望他的體面。我要的是他的愛，那樣我的愛才會有生氣。

老夫人：難道他不愛妳嗎？

伊麗嘉：他說他愛，可是我覺得他不會有愛，他不懂愛是什麼，他的諾言和他的吻同樣的容易。

老夫人：現在來衡斷，已嫌太晚了。妳必須按照已成的事實去做。

伊麗嘉：我必須嗎？難道不是每個女人都有權力來等候，她的眞情實愛來臨嗎？那最初，也是最後，唯一的情愛？

啊，如果我對他有信心，我會飛向他，讓世界留在後面去毀滅。但是，不行，當我們的目光相遇時，他並不像我一樣的震顫，那一夜的遊浪，也無法磨滅掉他唇上的譏笑。

老夫人：那麼妳不愛他？

伊麗嘉：噢，是的，我愛像他那樣的人！

老夫人：可憐的孩子，愛情裡面永遠不會有我們的夢想；當它彷若眞實，就要當心它的虛僞。

伊麗嘉：可是，祖母，我的感覺是不足道的，我能有權力去傷害另外一個女人的心？

老夫人：誰的心？（凡妮莎的笑聲自花台轉入）伊麗嘉：當然是妳的，妳沒有注意到嗎？她比我更愛他，因爲她是盲目的愛着他。

老夫人：傻瓜！

（凡妮莎和安納爰穿着滑冰裝束，出現在花台上，手裡拿着冰鞋）

凡妮莎：不行，你沒有你父親滑得好。

安納爰：不過，也許我會比他更幸福。

（他們走入正廳，在以後的對話中，他們逐漸取下圍巾，外衣等。由凡妮莎呼來管家，一樣樣的挨過去。）

安納爰：（對伊麗嘉）早，伊麗嘉，爲什麼妳不和我一起去呢？

伊麗嘉：因爲你忘了問我！

安納爰：是嗎？（走向老夫人），啊，早安，男爵夫人。

凡妮莎：少說兩句罷，她不會理我們的，朋友。她已經太老了，所以她只明白年青人的話。

安納爰：我們不年青嗎？

凡妮莎：（取笑的）我們早已失去天眞多年了，親愛的。

（管家引醫生入）

醫　師：早安，早安。

凡妮莎：早，醫生。

醫　師：師你們在氷上眞是美妙的一對。（眨了眨眼），我看到了你們，我看到了你們。

（同時兩名僕役出現在花台上，將早餐及咖啡送來。）

凡妮莎：你得要快點吃早餐，不然我們到教堂就要晚了。

醫　師：啊，看到這一家又復活了，有多麼好啊！

凡妮莎：是的，親愛的大夫。也許日子快近了，我將會取下鏡子及油畫上的罩子。

（對安納爰）

醫　生：先生，這兒一度曾是個快樂的家庭。

凡妮莎：日子可能快近了，我將打開所有的房間，舉行一個這兒未曾有過的大舞會。

醫　師：妳還記得妳少女的時候，園中的舞會和遊戲？

凡妮莎：是的，是的，我要用中國的燈籠照亮小湖，用野火閃耀山峯。我要請農夫們，帶來他們的手風琴和提琴。

醫　師：妳還記得我們的鄉村舞嗎？夫人。

凡妮莎：難道你老得不能跳了嗎？

醫　師：豈有此理！

（試跳了一兩步一面哼着）。在那楊柳樹下……

（轉向凡妮莎）來，來，讓我們來表演給他們看，誰是這裡最好的舞蹈家！

（他開始和凡妮莎跳，並且唱着）

『在那楊樹下

兩隻鴿在哭泣，兩隻鴿在哭泣，

我們在何處安身，愛人，

我們往何處飛翔？

林木吞食了月亮，

霧靄遮住了岸灘，

青蛙吞掉了我門上的鑰匙。』

安納爰：好，美妙，美妙，我眞願和你較量一下，大夫。

醫　師：胡說，小伙子；伸過手來，我來教你步法。右脚先。

（凡妮莎和伊麗嘉唱出這首民謠：在楊柳樹下，兩隻鴿在哭泣等）

後退，然後左脚，向前，滑過去。一、二、三、換過來，二、三、一。二、三，右，二、二，左。左脚、右脚二、三，向前，二、三，前進。

（他們看到安納爰完全弄糊塗了，都笑起來）

啊，妙極了，妙極了。不，不對！他們現在在學校裡教你些什麼？

安納爰：一、二，右，一、二、左

醫　師：好多了。

凡妮莎：不要胡鬧了，快去吃早餐罷！我要上去換衣服。

（醫生拉着安納爰，走到花台上去）

醫　師：（邊走）你會下棋嗎？先生。

安納爰：我一點也不會。

醫　師：世界變成了什麼樣子！我眞想不出來，年青人。現在如何來消磨晚上。

（他們走出去，可以看見他們在外邊餐桌上用餐）

凡妮莎：伊麗嘉，我眞高興，我現在才知道，我等候的是他我的青春是爲了他而長駐的；他把他年青的本身給了我。安納爰，安納爰！

伊麗嘉：凡妮莎姑母，不要被一個空名所愚弄，到這兒來的是另外一個人了。

凡妮莎：不，不，伊麗嘉，他帶着他父親的命運來的，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知道。

伊麗嘉：什麼事讓妳說這話？

凡妮莎：我必需告訴你，今天早上發生的事。

伊麗嘉：發生了什麼事？

凡妮莎：噢，沒有什麼，只是他說……

伊麗嘉：他說了什麼？

凡妮莎：我們的臂挽着，
他握着我的手，
我們的手腕相觸
我們在氷上飛馳！
像風樣的，他拉着我，
我隨着他，彷若落葉。
太快了，冷得氣都透不出來。
快樂的孩子，在一片閃耀的世界裡！
突然他放開了我，
圍着我轉，猛然停了下來，
凝視着我的眼睛，
他急促的呼吸，成了片片的白雲，
掠過了他俊美的面孔。
我們躊躇了，我等着……好奇的……
啊，他說：
『聖誕節快到了，多天也將過去，
現在是我該走的時候了，
可是我沒有勇氣走，』

伊麗嘉：他這樣說嗎？

凡妮莎：是的，這些話。

伊麗嘉：以後呢？

凡妮莎：隨後我就問他：『什麼事使你這樣軟弱？』

伊麗嘉：他說什麼？

凡妮莎：他抓住我的手？

伊麗嘉：他抓住你的手？

凡妮莎：——他回答說『我到這兒來是個客人。我好像拘想着要變成主人離去。』

伊麗嘉：他說這話嗎？

凡妮莎：啊，是的，伊麗嘉。

伊麗嘉：以後……。

凡妮莎：以後是很長的沉默。

伊麗嘉：後來呢……。

凡妮莎：（她站起來，笑着）哈哈哈，我的姪女眞是好奇心重！（走向花台。青年牧師剛好來到，可以看見他和醫生及安納妥在談話）。
啊呀，牧師來了，我得要趕快了。早安，牧師，我們就準備好。和我們一同喝點咖啡罷。
（她又回到廳裡），噢，今天早上我是多麼高興，多麼高興啊！（下）

伊麗嘉：（對老夫人），妳聽到她的話了嗎？

老夫人：妳必需說出來，不然妳會失掉他的。

伊麗嘉：我冀求的是他的愛情。而不是他的擁抱。

老夫人：既便是爲了愛情，也需要奮鬪。

伊麗嘉：難道他不會爲了我的愛而奮鬪嗎？
凡妮莎和我，對他都是一樣。

老夫人：他沒有看到妳的眼睛，就已看見妳的錢了。

伊麗嘉：可是仍舊！可是仍舊！那天夜裡他吻我的……我怎

能忘記那些吻！告訴我祖母，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老夫人：他是個現代的人：他只會看到獻在眼前的東西，他只選擇容易的。

伊麗嘉：（失望的），那麼爲什麼還要把我的時間浪費在他身上，當我渴念着的是愛情？

（安納妥自花台跑出來，醫生和牧師正在爭論得面紅耳赤）

安納妥：幫幫我，幫幫我，讓我來開他們的爭論。同牧師和醫生在一起，人的肉體與靈魂就都蕩然無存了。

伊麗嘉：我要同你談談，安納妥。

安納妥：（看着老夫人）。在！這兒？

伊麗嘉：這些事她都知道，可是，她會和我的意識一樣的保守秘密。

安納妥：那麼是什麼事？

伊麗嘉：是眞的嗎？你今天早上對凡妮莎說的話？

安納妥：今天早上？我？

伊麗嘉：看在老天面上，別再說謊了！

安納妥：啊，哈，這小獅身人（註），開始吵着要回答了。

伊麗嘉：我有權力這樣要求！

老夫人：聽他說，伊嘉，對他忍耐點！

安納妥：妳不是說過我是自由的嗎？

伊麗嘉：當然，當然，我不會來束縛你，只要你不會被記憶所苦惱。

安納妥：我怎能忘記那一夜呢？那一直使妳黯淡，痛苦的一夜？

老夫人：那一夜！

伊麗嘉：從那以後對你又怎樣了呢？

老夫人：小心，伊麗嘉，不然他會把妳丟開的。

安納妥：我並沒有沉默無言，以前我也問過妳，現在有妳祖母作證，我再問妳一次。妳願嫁我嗎？

伊麗嘉：如果我回答不。你要怎麼辦呢？

安納妥：妳要我說什麼？我應該割破自己的喉嚨，像這樣？還是去作神父，一天到晚高唱讚美頌。

伊麗嘉：我恨你這種譏笑！

安納妥：妳眞是個多情善感的女孩子！妳是屬於另一個世紀的。

伊麗嘉：人心居然得這樣厲害嗎？

安納妥：屋子外面的世界已經變了，
光陰飛逝得比以前更快；
沒有時間容許我們做無謂的舉動。
我不能給妳永生的愛情，
因爲現在我們知道，這種話只不過是謊言。
只有短暫，熱情的享樂存在。
還有甜蜜，長久的友誼。
誰能拒絕妳的溫柔，美麗，伊麗嘉？

噢，我們在一起將會多麼快樂！
妳知道巴黎，羅馬，布達配斯和維也納嗎？
那兒有光彩奪月的大飯店可以跳舞，
有西班牙的港灣可以幽居，
天鵝絨似的餐間享用珍饈美餐。
在玻璃和大理石彫砌成的車站送別，
這些將是我們可以共享的，伊麗嘉，
只要妳能接受我的愛情，
而且，誰又能料到，
我的愛也許會是永久的，
生命是如斯的短暫。

伊麗嘉：啊，你所供獻的是多麼無聊，
我眞希望會因你的愛而盲目，可惜我把你看得太清，看得太透了！

安納妥：那麼妳的回答是什麼？

凡妮莎：（走入屋內，已換好去教堂的衣服）我已經好了！我們快點罷，別讓可憐的神父老等着。（她拉了一下鈴繩。老夫人走了進來）妳的園巾在這裡，母親，還有妳的祈禱書。大夫，你扶着她好嗎。

（管家入）

醫　師：請，男爵夫人。

凡妮莎：叫用人們到教堂去。伊麗嘉，妳還沒有準備好？

伊麗嘉：不要等我，凡妮莎姑母，我一會兒就來。

（同時老夫人慢慢的圍上圍巾，一個女僕拿着手套，有帶的黑帽，老男爵夫人一件件的帶上，女僕幫着她）

凡妮莎：好了嗎？來。

（附近教堂的鐘聲可以聽到，老夫人自椅中站起，醫生扶着她走向花台，僕人們已在那兒等候。她停下來，轉身看了看伊麗嘉，隨後就走了。當老夫人與醫生走到花台門口站住時）

醫　生：甚至對妳的老醫生，妳也不說話。日子到了時，妳該怎麼稱他？

（老夫人與醫生下）

安納妥：（向凡妮莎伸出手），我能扶妳嗎？郡主。

凡妮莎：你應該叫我凡妮莎。

（兩人走到花台上，僕人們致敬，然後消失在去教堂的路上，僕人們在後隨着。伊麗嘉獨自留下，極端苦惱的屋內走來走去，她走到一面罩着布的大鏡前，慢慢的打開罩單：她又走到另一面鏡前，也同樣的把罩單打開。然後搬了一張椅子放在爐前，爬上去把掛在爐架上油畫的罩子也取了下來，露出一張凡妮莎年青時穿着夜衣服的畫像。她由椅上下來，注視畫像。外面傳來了教堂唱讚美詩的歌聲，伊麗嘉遲疑了一下，是否該去。一個女僕送上伊麗嘉的披肩，她拒絕了）

（由教堂傳來了讚美詩的歌聲）

晨光中，我們同聲歌頌。
主愛拯救我的靈魂，
讚美我聖父，高歌齊稱頌，
榮光中，我們同歌唱
微笑顧心房，
驚恐已隨暗夜逝，
歡樂同慶日新始，
主淚賜我歡欣，
崇敬潔發自我心
在主榮光下，驚恐得庇蔭。
阿門。

伊麗嘉：（對花園而泣）
不，安納妥，我的回答是不！
讓凡妮莎佔有你罷。
她爲了那樣渺小的事，等候了那麼久。
（歌斯底里的抽泣，倒入一張沙發。）

幕　落

錯誤改正

一、一〇四期「巴倍爾與歌劇凡妮莎」第二十七頁標題旁小字「……當過兵，母親就是女低音歌唱家。」母親二字係爲姨母之誤。

二、一〇四期二十八頁之像爲孟諾蒂而非巴倍爾。

鴻榮行
臺中市臺中路一一八號
電話二二二二六號

新新牌
各種膠布
碾米滾筒
耕耘機輪胎
手拉車胎
自行車胎
牛車輪胎
板車輪胎
汽車輪胎
新新橡膠廠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復興路313號

柏油舖裝
土木建築 包辦業

(南)(海)(營)(造)(廠)

蔡金龍

地址：新竹市中華路253號
電話：二一一七號

化驗醫療儀器 化學工業藥品

協和儀器行

臺北市永綏路(中山堂正門前)
電話：二四八六三三號



埃塞而可火山探險記

John Pugsley and Hank Young 著
律辰譯

不顧一切警告，我們終於在雨點般的火山熔岩的襲擊下攀上了一座尚在噴火的活火山，以最接近的距離，對它作了一次觀察。

在黑暗的天空中每隔數分鐘就有一次閃電挾着眩目的光芒劃破了包圍在我們那熱帶叢林的吊床四周的黑暗，熱帶的風雨正在狂暴地肆虐，我們的吊床雖然相隔祇有十呎，然而在風雨聲中却連談話也不可能。

在我們的西邊不足一哩處，隱藏在那濃厚的雲層中的是墨西哥的埃塞而可火山（Izalco），這是地球上碩果僅存的少數活火山中之一座。每隔十五分或二十分鐘埃塞而可火山就有一次強有力的爆發，噴出成噸的熾熱的熔岩。

我們是由南加里福尼亞駕一艘小遊艇出發的息密塔還征隊的一個四人小組中之二人。為了得到探險的機會我們

放棄了穩固的職業。至於我們這次前往埃寒而可火山探險的計劃則是我們在離開這座火山四十哩的海上看到它雄偉的景色與爆發時瑰麗的色彩後臨時才決定的。

這次我們很幸運隨身帶了手提式的錄音機，因爲科學上對研究火山最感需要的資料便是聲音的記錄。我們在愛而薩爾凡多的權威火山學家的辦公室稍作停留，向他說明我們的計劃，結果從他那裡證實了他人所告訴我們的事實：從未有人曾爬到埃寒而可山腰並在其爆發中連續停留二十四小時之久。「如果你們眞要這樣做，那眞是瘋狂的大傻瓜！」這是火山專家所給我們的答覆。他繼續生動地告訴我們，不到二年以前，埃寒而可火山突然變成狂暴憤怒，在一次猛烈的爆發中將岩曾衝凌雲霄達四百呎之高，並且幾乎毀滅了離開其山脚八哩之遙的埃寒而可村落。

當我們辦出他的辦公室時曾略爲這些消息所震驚，但是我們前往埃寒而可探險之決心仍未動搖。我們在離開埃寒而可約有一哩的寒羅浮德死火山頂上放下了我們的吊床，在那裡我們停留了兩天以觀察我們的目標。

清晨當第一絲熱帶的太陽光芒衝破籠罩照進我們的吊床時，昨晚爲潮溼與寒冷的黑夜所沮喪了的精神很快又振作起來。在我們下面直到視線所能及的遠遠的天邊是一片稀絮狀紫紅色的雲海，這就是我們行將攀登火山的那一天的開始。

攀登一座活火山的山坡並且要在那邊停留二十四小時所需要之裝備，與登阿爾卑斯山之裝備不同，由以前攀登中美若干比較不活躍的火山所得之經驗，我們將裝備減少至最低之限度，然而我們每人還是帶了八十至八十五磅之行裝。臨行前我們又將裝備檢查了一次希望能再減少我們的負荷，但是使我們感覺的是我們却缺少了一件裝備：手電筒。公園的守衛者顧將他的煤油燈借給我們，當初我們因其體積太大而且易被打碎故尚覺躊躇，但是最後戀於在黑夜中有一絲光明終比沒有強，所以終於接受了下來。

早晨八時我們開始出發。首先我們必須自寒羅浮德死火山之滿佈樹林之一面山坡下山，由於樹葉極爲濃密，所以在歷時二小時下山之途程中我們僅看到圓錐狀之埃寒而克火山一次。熱帶叢林與植物在埃寒而可之脚下突然消失，使我們在尚未意識到以前，驟然發覺我們已在塞克羅拍司（按指神話中製造雷電之獨眼巨神）之脚下。

在我們的前面伸展着一片已經硬化了的火山熔岩，其長度逾數百碼。在這片月球表面似的景色後面巍然矗立着的便是那海拔七千呎由灰色的岩滓所構成的埃寒而可的山壁。我們回轉身來到熱帶叢林的邊緣再檢查一次我們的行裝，並儘量享受這一天中在日落以前最後一次綠蔭的遮蔽。

好像是在對它的挑釁者警告似的，當我們正坐在它的脚下的時候，埃寒而可突然又告爆發，一股煙霧緩緩低沉的隆隆的聲音自火山口衝出，它的體積愈來愈大，終至將早晨的太陽完全遮住。由它所發出的聲音，我們知道這次爆發就埃寒而可之威力來說實在並不能算爲猛烈，但是却

已夠的使我們感到害怕，因爲我們還是生平第一次親眼看到無數熾熱的小石塊像雨點般落下來，打在它的山坡上的景象，我們所藏的堅固的遮陽帽對於那些小型的流星恐怕一無防禦之功用可言。

火山爆發時每次總有巨大的重達數百噸的岩石自火山口噴出，從山坡上滾下來，開始時滾得較慢，但是它的動量迅速增加，終至使其速度快到足使巨石跳躍之程度，到達山腰時巨石可在空中飛躍達數百呎之遙，所以當它每次與山坡碰撞時就會立即引起小型的山崩。

我們所選定的由山坡上往上攀登之途徑雖然不是最容易走的一條，但是却是最安全的路徑。從第一次所作之觀察，我們發覺巨石中之大部份最後終必滾入到許多條通往山脚之峽谷中之一條，所以在山脊上前進遇到巨石的危險就可減少。

我們前進的速度極慢而且非常費力，因爲在陡削的山坡上往上爬每前進一步就會因脚底下石塊之鬆動而滑下半步。在前進中我們不敢稍作休憩，因爲祇要一旦上重下輕的行囊稍染在我們的背上時，萬一有巨石迎面滾下來無論如何也是無法躲避的，我們唯一的念頭就是以最快之速度到達半山腰處，如果運氣好，當我們背負着全部行裝往上爬的時候將僅會遇到二次或三次之爆發。

大約已有二十分鐘的時間過去而火山尚未發生爆發，好像是埃寒而可知道我們困苦的處境而故意將其爆發展延似的。一切眞是太好了！讓在我們下面的熱帶叢林邊緣上的高大的綠色樹木慢慢地變小，最後終於成爲渺小的灰色的灌木。

可是過不多久我的信心突然破滅，由於脚下石塊滑動使我站不住脚而隨着自陡削的山坡上滑下去。爲了儘可能利用我身體每一部份的摩擦力起見，我立刻將身體倒下來平躺在尖銳的火山岩上以阻止繼續往下滑。後來幸而我的一隻脚碰到了堅硬的石塊這樣才將我驀然停住。我平躺了了似有數分鐘之久，唯恐又將失去支撐而不敢稍動一動。當最後攀克來到我的身邊，我才小心翼翼地以四肢着地之方式爬了起來，並試用脚去踢動脚下的岩石看其是否堅牢，到後來發現它仍如當初將我擋住時那樣的牢固，我才敢站起身來檢拾起行囊。這次我祇不過滑下去二十呎，但是我的衣服已被撕破，我的臉孔與双手流着血，至於那塊忠實地擋住我下滑的石塊則也留下了它的買路錢：它撕裂了我右足的皮鞋上堅硬的後跟。

在我們最後達到山坡之半腰中預定之基地以前，火山一共爆發了四次，幸運得很沒有一次有石塊落到距我們五十呎以內的地方。解下了沉重的負荷，我們汗出如漿的身體立刻疲憊地倒在猶如電熱板那樣炎熱的山坡上，在我們周圍的黑色火山熔岩從大清早起一直就在吸收太陽光中所有的熱量。

對環境勿多救以一瞥，我們發現我們是處在約爲山坡之半腰處一個小小的缺口中，這塊較爲平坦的地面約有十五呎長，五呎寬，一面有一塊凸出的火山岩爲之屏障，我

們的營幕就即將在此埃塞而可高高的山坡上這個孤寂的小雪中建立起來。在附近檢拾足够忽石子以建築一條隔在沒有遮攔的三邊上的圍牆是輕而易舉的事，一個鐘頭以後我們已經工作完畢，開始在營幕中欣賞那個在未來的二十四小時中將成爲我們的「家」的建築：那是一條三呎高用亂石堆成的石牆，上面蓋有一塊中央低垂的帆布，這塊帆布每隔十二吋用各種大小不同的石塊將其壓住。

當時我們相信這個家將足可抵禦夜間的風和雨，但是對於那塊凸出的火山岩究竟是否有抵擋未來可能從上面滾下來的巨石的能力即頗表懷疑，我們當然也知道對於那些瀑布似地落下來的小石塊實在一無屏障。

傑克建議將照相機在三脚架上裝起來，準備當火山爆發時用自動鏡頭爲我們二人合照一張正在凝視火山口的照片，因此我們接着便將照相機架了起來，並且還謹愼地選定了一個在照片中我們自己所站的位置。大約又過了十分鐘之久，突然傳來了自我們到達半山腰以後的第一次震耳欲聾的爆發聲，爆發的聲音直使我們耳內嗡嗡作響，抬起頭來，祇見到一柱黑烟與塵土正自火山口猛烈地旋轉着往上衝，有一大堆熔融的火山岩漿即就在我們的正上方很高的地方向我們簡陋的庇蔭所衝下來，我們也顧不得照相，立即跳到凸出之火山岩下，將身體緊緊着它以作防禦。

火山熔岩就在我們的四周發出猙獰的聲音而碎裂，接着當一塊約五噸重之岩石突然分裂成爲數以百計高速之流星時又發出了一聲震耳的爆炸聲。我們由火山岩向上窺視，看看剛才我們究竟如何接近死亡的邊緣。在掩蔽我們的火山岩上面不足二十碼處有一塊碩爲巨大的岩滓尚正在發烟；遠在我們下邊則還可以聽到正在滾向山脚而即將停止的最後一批岩石與山坡衝擊時所發出的聲音，過後立刻就是沉寂——一片完全沒有生命，甚至連螞蟻也不敢穴居的土地上肅然的靜寂。

人類自衛的本能剛才使我們失去了這個寶貴的鏡頭。爲了能够確實將下一次的爆發收入鏡頭起見，我們輕率地決定將照相機裝在更高的「無人地區」中，可是攀登這四十五度角度的山坡却是我們整個探險中最艱難的行動，要不是用手指和靴子掃到豌豆大小之火山岩石中就休想前進一步。

我們一步步掙扎着前進，直到一個小型但係人的爆發追使我們恐懼地停止爲止。因爲完全失去了天然的保護，我們唯一的防護就依靠於或然率以及我們判斷熾熱的熔岩的彈擊地區的能力而已。我們不敢浪費片刻時間立即逃回僅有微弱的保護功用的庇蔭所來，可是這一次我們已攝到了好幾張火山爆發時的照片——爲了這些照片我們冒了生命的危險。

當夕陽從地平線上慢慢地落下去的時候，一種身陷絕境生還無望的感覺逐漸爬上了我的心頭，可在黑夜中要爬下這個陡倒的山坡實在無異於自殺，既然我們已經選擇了自己的命運，那末現在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克服一切困難完成使命安全歸去而已。

因爲時間已經太晚不能再作晝間照相，所以我們將照相機及錄音機一再加以檢查校正，並討論有關在夜間火山爆發時拍照及錄音之技術上的問題。那時候濃厚的烏雲已經遮掩了山下美麗的田野景色，並且不時還有一片烏雲從下面急驟降低，使我們包圍在它溼潤與陰沉的氣團中。溫度低，使我們不得不穿上所有禦寒的衣服。

來自山頂的一聲猛烈的爆炸聲讓我們得有機會親眼目睹地看到一次從未想像到的，令人怵目驚心的烟火表演，我們兀然地站着而不知所措，成千成萬的發光的岩石猛烈地衝入黃昏的暮靄中。在我們頂上整個天空立即變成紅燦的火海，極大的紅熱的巨石瘋狂地從山坡上滾下來，留下了一條條發光的熔岩，這種可怖的景色維持了四十五秒鐘之久，然後那些發光的條紋逐一熄滅，到最後又祇賸下一座矗立在星星閃爍的天空下的黑暗的金字塔狀的山峯。

此時我們仍舊兀然站着，仰面望向蒼穹。當初我還以爲在這片土地上沒有絲毫生命，現在我發覺我的確是大大地錯了：我們所站立的地方，不即是幼年期之宇宙？回過身來我看到棄羅浮德山頂上遊客的營火。不知道公園的守衛者究竟有否告訴他們有我們二人現在正在那埃塞而可火山的山坡上？還有，他們究竟能否看到我們微弱的燈光？

突然間一聲聲響發自天際，開始時非常微弱，但是後來慢慢地愈來愈響。在我們的東面一道黑色的帷幕已經形成，一個暴風雨即將來臨，但是顯然並不是我們以前所見到的那種熱帶暴風雨，毫無疑問地這將是所有熱帶暴風雨中最猛烈的一種。具有颶風般威力的猛風不動聲色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突然來襲，我們立即跑去取回照相機，然而在我們能够拿到以前一陣狂風已披着雨點吹打到我們的身上，吹倒了照相機的三脚架，吹走了我們的遮陽帽，並將我們臨時居所的帆布頂也給刮起來了。

我們在使人無法睜眼的豪雨中摸索着去檢拾我們的照相器材，後來我僅找回來四個照相機中之三個，回到臨時庇護所時，我發現傑克正在絕望地企圖拉住被風吹開了的帆布頂的二角，於是我立刻也跳了進去，將身體熱在照相器材上以抵禦雨水，同時拉緊了在我上面的帆布頂的另外二個角。

在寒冷的風雨中時間一分鐘慢慢地過去，經過漫長的數小時以後風雨的吹打猶未停止，而寒冷即已使人凍僵，在這種新的威脅之下我們對埃塞而可火山所有的恐懼皆已消失。四五個不幸的小時過去以後我們開始發抖而無法控制，就在這個時候我們想起了公園的守衛者所借給我們的煤油燈來，我們用凍僵了的手笨拙地去摸索，後來終於使那一絲希望的光輝變成了一個微小的溫暖的火燄，整個夜間我們深自爲忘記帶手電筒而慶幸着。

雖然我們已因與大自然搏鬪而過份疲勞，但是睡眠則全不可能，因爲我們必須使出全部力量來拉住帆布頂。當清晨我們突然覺得整個地面發生震動時，我們的瞌睡立即清醒而變爲絕望。雷電似的吼聲怒號着，聲音愈來愈大，

終至將尖叫着的風聲完全掩蓋住。因爲自暴風雨來襲後在風雨聲中我們已有很多小時未曾聽到過埃塞而可火山爆發的聲音，所以這次決不是普通的爆發。

經過十一個無眠的小時後，暴雨終於傾完了它最後的一滴雨水，此刻距天明已不遠，在我們企求天明的溫暖的熱望中這些黑暗的時刻很快就過去了。我們從那個被稱爲我們的家的潮溼的洞中站起了已經僵硬了的身體，在强烈的狂風中吹乾我們已溼透了的衣服。

當晨曦來臨的時候新的生機使我們沮喪的精神再度振奮起來，我們開始出去尋找晚間從那凸出的火山岩上被風吹跑了的裝備。

到上午當照相軟片已經耗盡，而且時間也已不早的時候，我們遂準備下山，正午時分有二個微小的身軀又再度站在偉大的埃塞而可的脚下，我們默默地感謝埃塞而可火山賜給我們在比任何人所曾到過的更近的距離以內目睹他雄偉的景色的機會。

譯自 True April 1938

「佩蒂，你是怎樣和你現在的那位丈夫認識的？」

「我和他的認識是非常羅曼蒂克的，那一天我和前夫一起上街的時候，我現在的那位丈夫正好開車過來就把他撞倒了。這便是我們友誼的開始。」

中電牌

★中日(東京芝浦電氣株式會社)技術合作★

本公司所製東亞牌，亞洲牌等各種規格燈泡，品質優良，早已暢銷全省，本公司最近與日本東京芝浦電氣株式會社技術合作，特出品「中電牌複絲圈燈泡」一種，耗電少而效率高，敬請各界採購試用。

凡用普通燈泡十只者，如改用「複絲圈燈泡」祇需八只，其光度相等。

使用「複絲圈燈泡」可節省電力20%，以每隻燈泡壽命一千小時計算，100W燈泡自始至終可省電費新台幣十四元，60W可節省新台幣八元四角。超過燈泡本身之代價甚多。

全省各大電器行均有經售

複絲圈

中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聖誕樹與婚禮

作者：Dostoevsky
譯者：邱瓊慧



前一天我參加一個婚禮。噢，不！我最好告訴你聖誕樹的故事。婚禮是不錯的，我很喜歡，但是另外那樁事更不錯。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當我看着婚禮進行時，我竟記起了聖誕樹的事。事情是這樣發生的。整整五年前的除夕，我被邀赴一個兒童的宴會。邀請我的是一位聞名的商業家，一個懂得怎麼拉攏關係的人，擁有一群有勢力的交遊，於是乎你很有理由相信，這兒童宴會只是給家長們聚首的，可以坦然地、隨意地不矯飾地談論別的有趣題目的一個藉口。我在那裡是一個陌生人。我沒有什麼有趣的題目好討論，因此我就多多少少隨自己的心意消磨那個夜晚。那裡有一個人，很明顯的沒有朋友，也與人沒有什麼關係，他和我一樣，偶然出現在那個愉快的家庭聚會裡。他是第一個吸引我注意的人——一個又高又瘦的男人，很嚴肅，衣着很整齊。但是十分明顯的，他沒有心情尋樂或參與快樂的家庭聚會。事實上，當他發現自己在一個角落上時，他立即收斂起笑容，濃密的黑眉毛也緊蹙起來。除了主人之外，他一個人也不認識，你看得出來他非常的煩燥，但是他勇敢地打起精神，痛苦地扮演着一個眞正在享受一段快樂的時間的十分愉快的客人。以後我獲悉他是從外省來的，爲了某一樁極端重要的，十分複雜的事情而進城。他帶了一封介紹信給我們的男主人，而他漠然地施予他的款待，他邀請他參加他孩子的宴會純然是出於禮節。宴會中沒有牌戲，沒有人給他一支雪茄，沒有人和他攀談，可能他們老遠就看出他是一個笨拙的客人。因之這個可憐的傢伙，整個晚上不知道該怎麼處置他的兩隻手，不得不老用來捻他的兩撇鬍子。他的鬍子委實非常的漂亮。但是他那麼熱烈地撫摸着，使人不由得覺得是他的鬍子先來到世上，然後他本人和牠們連結起來，以便撫摸牠們。





在我們的男主人（五個頎壯的男孩子的驕傲的父親）這個

家庭宴會上，除了這個古怪的人物在扮這個不平常的脚色外，房子裡還有一位客人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但他是一個洞然不同的人物。他是一個有名望的人。他的名字叫朱利安、馬斯他可維支。你第一眼就看出來，他與主人的關係，就如捻衣子的那位紳士與主人之間的關係一樣。我們的男主人女主人拚命地恭維他，慇懃地侍候他，給他遞酒，諂媚他，把他們的客人帶到他面前，介紹給他，却不帶他到任何人面前，介紹給他們。當朱利安、馬斯他可維支對這個宴會感到滿意，認爲他很少渡過那麼愉快的時光時，我注意到主人的眼中閃着淚光。我知道爲什麼，但是在如此一位重要的人物面前，我感到驚惶，於是乎由於本性愛慕兒童，我退身到一個小客廳裡去，裡面闃無一人，我坐在一叢花朵中間，那是女主人佈置的，幾乎佔據了半個房間。

那晚上所有的孩子都是不可置信地可愛，十分毅然地不裝作成人的氣概，而把他們親愛的母親與家庭教師們的訓誡置之腦後。他們霎時間就把聖誕樹上的東西拆得一乾二淨，甚至還有時間在還不知道那個玩具是做什麼用途之前，把那些玩具打毀了一半。那其中有一個不停地用他的木槍射擊我的，黑眼睛、鬈髮的小男孩特別的好看。但是這個宴會中最引人注目的却是他的姊姊。她是一個十一歲的小女孩，漂亮得就和畫的一樣，很安靜，蒼白，好冥想的，有着一對憂鬱的突顯的大眼睛。那些孩子一定做了什麼麼叫她傷心的事，因爲她走進那個我坐着的客廳，躲在一個角落裡——和她的洋娃娃玩。客人們會謙恭地指出她的父親，一個富有的官方承包人。我還聽到有人低聲地說，他已經爲她存下三十萬盧布的妝奩。我轉過身看一下是誰對這句話那麼感興趣，而我的視線落到利安·馬斯他可維支身上，雙手放在背後，頭稍稍斜倚在一邊，似乎正專心一志地諦聽這些人的閒談。嗣後，我對於主人分發孩子們的禮物的智慧，由衷地感到欽佩。那個已經有了三十萬盧布的小女孩得到了最昂貴的洋娃娃。接下去的禮物的價值按着這些幸福的孩子們的父母的社會地位而遞降。最後，一個滿臉雀斑的紅頭髮的小男孩，收到最後一份禮物，他甚麼也得不到，只拿到一本故事書，描述自然的偉大，在强烈的感觸之下，（諸如書中沒有插圖，甚至一頁的空白也沒有，）他的眼淚掉下來了。他的母親是一個窮寡婦，我們的主人的孩子的家庭教師。他是一個非常羞怯的膽小的小男孩，他穿着一件質料便宜的外套。收到書之後，他在別的玩具旁邊繞着看了許久。他極想和別的孩子遊玩，但是他不敢：你能看出來他已經感覺到，並認識了他的地位。我很喜歡注意兒童。我覺得他們最初的自立的表現最爲動人。我注意到那個紅頭髮的小男孩非常受別的孩子昂貴的玩具所吸引，特別是那個劇院。他極想參加，於是他毫不遲疑地做出一點諂媚的態度，他對別的孩子微笑，討好他們。他把他的糖果給了一個臉色蒼白的男孩，而他已經有了許多玩具緊在一條手絹上。他甚至做到那個地步，讓一個男孩騎在他背上，免得被人飄出劇院。

但是不一會兒，一個粗暴的男孩着實撲了他一頓。這個小男孩不敢出聲哭，他的母親，那位家庭教師，立刻挿身進來，告訴他別打擾其他孩子的遊戲。孩子走出去，到那個單獨玩着的小女孩的同一個客廳裡。她和他做朋友，兩個人開始爲那個昂貴的洋娃娃打扮，不久他們就全神貫注在這樁事上。

我在那漫長春宴中間已經坐了約半個鐘頭，幾乎睡着了，而當我諦聽着紅髮的小男孩和擁有三十萬盧布嫁奩的美麗的小女孩之間活潑的談話時，（兩個人都那麼起勁地玩着那個洋娃娃，）朱利安·馬斯他可維支驟然走進房間。由於孩子們的爭吵，他利用這個丟臉的場合，而能避人眼目地從廳裡逃出來。我注意到一分鐘之前，他正和將來的女繼承人的父親（他剛剛介紹給他）熱烈地談論到某個公用事業高於別的事業的題目。此刻他出神地站立着，彷彿正用他的指頭作計算。

「三十萬……三十萬……」他低語着。「十一——十二——十三……」他繼續數下去。「十六——五年！假使那是百分之四——那就是十二，五乘十二是六十，而六十的利息……嗯，就說，五年之內，就是四十萬。是的，不錯！……但是，天啊，他不會以四分利投資的，那個流氓不會的！可能是八分或十分。嗯，那麼，說是五十萬吧，是的，至少五十萬，那是確定的。當然，還可能加上給她的嫁衣。……嗐……」

他停下來默想，醒一醒鼻子，正要踏出房間時，他的視線突然落在那個小女孩身上，他僵住了。他沒有看見坐在那許多盆花木後面的我。我看他非常的激動。不管那是他在幻想中正在計算着的那筆數目，或是別的，我說不出來，但是他不停地瞪着手，不能安靜地站一會兒。當他再朝那位將來的女繼承人有意地一瞥時，這個激動的狀態達到頂點。他就要向她走過去，不過先偷偷環視一下。然後他開始踱起足尖向小孩走去，似乎覺得心中有愧。他走到她面前，帶着一個阿諛的笑容，吻了她的頭。這個小女孩沒有預料到這個進攻，驚嚇地叫了一聲。

「你在這兒做什麼，我可愛的孩子？」他低聲問道，再向四周偷偷環視一下，然後拍拍小女孩的臉頰。

「我們在玩……」

「噢？和他？」朱利安·馬斯他可維支斜睨那個小男孩。「到大廳去，好孩子，」他對他說。

男孩子盯着他，但是不回答。朱利安·馬斯他可維支再度秘密地向周圍看一下，再向小女孩彎下身。

「你拿的是什麼，我的可愛的孩子？」他問。「一個洋娃娃？」

「洋娃娃，」小女孩答道，皺起眉頭，有點驚恐。

「一個洋娃娃……你知道嗎，我的可愛的孩子，你的洋娃娃是什麼做的？」

「不知道，先生，」小女孩低聲回答，頭垂下來。

「嗄，是破布做的，親愛的，」朱利安·馬斯他可維支嚴厲地望着小男孩，再加上一句，「到大廳你的同伴

那裡去，孩子！」

男孩子和女孩子總着肩，彼此緊抓着手。他們不要被分開。

「你知道他們爲什麼給你那個洋娃娃嗎？」朱利安．馬斯他可維支問道，聲音越來越低。

「不，先生。」

「因爲你一禮拜以來一直是一個又乖又聽話的孩子。」

此刻朱利安．馬斯他可維支心情沸騰，小心地向房間四周瞥一下，聲音越來越低，幾乎用聽不出來的細語問着，他的聲音因激動的感情和不耐煩的緣故而斷斷續續。

「你答應愛我嗎？我的小情人，當我來看你的媽咪和爸爸的時候？」

說這句話的時候，朱利安．馬斯他可維支再度想吻這位「小情人」，但是那個紅髮的男孩看到她就要哭出來，就抓住她的手，開始同情地和她嗚咽起來。朱利安．馬斯他可維支着實發起脾氣了。

「走開，走出去！」他對男孩子說。「出去，到大廳裡你的同伴那裡去！」

「不，不，」小女孩喊道。「你走開！別干涉他，別管他，好嗎？」她說着，幾乎掉下淚來。

有人在門上發出聲響。朱利安．馬斯他可維支嚇了一跳，莊嚴地站直起來。但是那紅髮的小男孩，他比朱利安、馬斯他可維支更感驚駭，他丟下小女孩，貼着牆，從客廳滑逃到餐廳裡去。爲避免人起疑，朱利安．馬斯他可維支也到餐廳去。他滿臉通紅，和龍蝦一樣，他朝鏡子一瞥，似乎對自己感到羞愧。我期望他會對他的興奮與不耐煩感到抱愧。當然可能在最初他正用指頭計算錢數時，他非常的驚訝，他是如此的被誘惑，如此的被它激動，而置他的地位與尊嚴於不顧，決定像一個熱情的少年那樣，對他欲望的對象採取迅雷不及的引動，而沒有想到他欲望的對象，至少在五年之內還不能成爲一位眞正的求愛的對象。我跟着這位尊嚴的紳士到餐廳去，在那裡我見到一個奇怪的場面。朱利安．馬斯他可維支因煩燥與憤怒而漲紅了臉，正在欺凌那個紅髮的男孩子，而他一步一步地遠避着他，在恐怖中不知道該逃到那裡去。

「走開，你這個討厭的小乞丐，走開！你在這兒幹什麼？偷水菓，是嗎？偷水菓，咦？滾開，你這個饞孩子！滾蛋，你這個黃毛小笨蛋！到你的同伴那裡去！滾！」

受驚的小男孩瘋狂地想逃避他的追逐者，企圖爬到桌下去，但是朱利安．馬斯他可維滿腔怒火，拿出他的大細麻布手絹，開始用它懇意地揮舞着，企圖强迫小男孩從桌子下出來，他這時已經靜得和老鼠一樣。在這兒我應該記下來，朱利安．馬斯可維支是豐滿的。他是一個滑潤的，紅臉頰、壯健、臃腫肥的男人，肥胖的大腿，總而言之，就如人家所說的，壯得像一頭牛，圓得像一顆硬菓。這時他正淌着汗，喘着氣，臉上漲得通紅。最後他幾乎因憤怒而瘋狂了，他的脾氣是那麼大，也許——誰知道？——

是嫉妒。我出聲笑了。朱利安．馬斯他可維支轉過身，忘了他的身份，完全糊塗了。正在那一刻，我們的主人從對面的一扇門走進來。小男孩從桌子下爬出來，撫摸他的臂彎和膝蓋。朱利安．馬斯他可維支趕忙把他拿在手裡的手絹放到鼻子上。

我們的男主人對我們三個人困惑地看着；但是由於處世經驗豐富，對人生抱嚴肅的態度的緣故，他立即利用這個親身捉着他的客人的機會。

「就是這個男孩，先生，」他說，指着紅髮的男孩，「我對你提起的……」

「對不起，」朱利安．馬斯他可維支還沒有完全恢復過來。

「我孩子的家庭教師的兒子，先生，」我們的男主人繼續以一個求討人情的聲調說着。「她是一個家境相當惡劣的女人，一個很誠實的文官的寡婦，那就是爲什麼我想到你可能……」

「不，不，不，」朱利安．馬斯他可維支急忙叫道。「我很抱歉，先生，但是這個完全不行。我已經問過了，沒有空缺，即使有一個空缺，等待的人就已經有十來個，比他更有資格。抱歉，先生。非常抱歉。」

「可惜，」我們的男主人說，「他是一個那麼安靜的、不打擾人的小男孩。」

「一個非常惡作劇的男孩，先生，從我所見到的。」朱利安．馬斯他可維支答道，彆扭地扯曲一下。「走開，孩子！你在等什麼？到你的同伴那裡去！」他對男孩子說。

這時他似乎再也忍受不下去，從一個眼角裡瞥我一下。我也忍俊不禁，衝他的臉就笑出來。朱利安．馬斯他可維支立刻轉過臉去，問我們的男主人那一個陌生的年青人是誰，聲音之大足够叫我聽見。他們開始交換一些細膩的私語，一起走出房間。然後，我看到朱利安．馬斯他可維支不相信地搖着頭，一邊傾聽着我們的男主人。

我開心地笑够了之後，回到大廳去。那裡這位大人物被家長們包圍着，包括我們的男主人和女主人，他正向一個他剛被介紹認識的一位太太親切地談述着。這位太太正握着朱利安．馬斯他維支十分鐘之前在客廳裡和他表演那一幕的那個小女孩的手。此時他在對這個可愛的孩子的美貌，才賦、風度、與好教養的讚詞中神魂顚倒。他在這位母親面前毫不矯飾地屈尊自己，她幾乎是流着狂歡之淚地諦聽着。父親的嘴脣微笑着。我們的男主人對這些普遍性的歡愉的表現感到欣快。甚至那些客人也深深地受感動；甚至叫那些孩子停下遊戲，以免打擾談話；大廳中的氣氛也溺漫着敬意。以後我聽到如何這個迷人的小女孩的母親被感動到心坎中，要求朱利安．馬斯他可維支屈尊到她家去；如何朱利安．馬斯他可維支以純眞的熱誠接受她的邀請；如何以後這些客人，由於禮儀上的規條的要求，競相向這位官方承包人，他的妻子，那個小女孩，並且最後（不是最少）對朱利安．馬斯他可維支獻出最動人的恭維。

「那位先生結婚了沒有？」我略爲大聲地向一位站得離朱利安．馬斯他可維支最近的我的一個熟人問道。

朱利安．馬斯他可維支向我丟過一個仇意深重的探詢的眼色。

「沒有，」我的熟人答道，對我的不禮貌的舌嘴感到驚駭，這次打叉我必須說，我是故意犯的。

× × × × ×

數日前當我經過一座教堂時，我很奇怪看到前面一大群人，和許多的車輛。我周圍的人都在談論一個婚禮。天是陰沈的，正開始飄雪。我隨着群衆進到教堂，在那裡我見到新郎。他是一個矮小的，滾圓肥胖的，腹部突出的男人，滿身披掛。他一直不能靜靜地坐着，在教堂裡每個地方走動，什麼都要照管，下命令。最後群衆當中傳說，新娘到了。我便出人群，看到一個出奇的美麗的女孩子，一個苗條年華的少女。但是這位美麗的女孩子憂愁又蒼白。她毫無興趣地望望四周；我甚至幻想到她的眼睛因最近淌的眼淚而盈紅。她臉上五官的古典式的嚴肅給他的美貌增加一層莊重嫻穆的神情。從這張嚴肅端莊的，憂愁的臉上，你還見得到一絲兒童天眞爛漫的紅潤。我所得到的感觸是，一樣不可置信的純樸的東西，一樣還沒經受時間磨煉的東西，年青又新鮮的——似乎也是一樣無聲地要求着憐恤的東西。

人們正說她只有十六歲。仔細地看看新郎之後，我霎時間認識出來，那是朱利安·馬斯他可罹支。我看她。天啊！……

我立刻向門走去。人群中他們正談論着新娘是一個繼承人，她的妝奩值五十萬盧布，還提她的嫁衣所值的幾十萬……

「他絲毫不錯地得到他那筆錢，天老爺，」當我擠出街上時我想。

原書名：The Best Short Stories of Dostoevsky

臺灣工礦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紡織廠

主要產品

苧蔴紗	苧蔴布	亞蔴紗	亞蔴布	棉紗	棉布	人造棉紗	人造棉布

本公司：台北市懷寧街4號（電話28411號）

新竹廠廠址：新竹市公園路7號（電話341號）



一千元

奧·亨利作
羅夢彬譯

「一千元。」律師托爾曼莊重地重複着說，「錢在這裡。」年輕的基里安摸到那薄薄的，簇新的五十元大鈔票時，很快活的笑了。

「這是一筆令人非常尷尬的數目。」他親切地對律師解釋，「如果是一萬元，倒也可以大大樂一下，出一次名。即使是五十元，倒也少些麻煩。」

「你已經聽過你叔父遺囑的誦讀了。」律師托爾曼以一種職業性的枯燥聲調繼續說，「我不知道你對遺囑的細節，究竟認眞聽過沒有。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等你處理了這一千元，你一定要立刻給我們一張怎樣花用一千元的賬單，遺囑上是這樣規定的，我相信你會遵守基里爾先生的最後願望。」

「那你可以相信我，」年青人有禮貌的說，「我從來攪不來寫賬這玩意兒，我或許要請個人幫幫忙咧。」

基里安到俱樂部去，找到一個他喊他做老布的人。

老布來遲，四十歲，靜默而孤僻，正坐在一個角落裡看一本書。他看見基里安走近來，便嘆了口氣，放下書本，把眼鏡脫了下來。

「老布，清醒一下。我有樁有趣味的事告訴你。」

「我希望你去告訴彈子室裡的人。你知道我多麼討厭你的故事。」

「這個比平常的要妙些。」基里安撿着一根雪茄說，「我歡喜跟你談。這件事和打彈子的聲音太不相稱。我剛剛從我叔父的律師那邊來。他給了我整整的一千元。告訴我，一個人用一千元可以做些什麼？」

「我想，」老布來遜顯得像一隻蜜蜂在一個糖瓶中標的有興趣，「去世的塞伯廷麥．基里安大約值五十萬。」

「有那麼多，」基里安快樂地同意說，「笑話也就打從那兒來的。他把所有的錢都送給微生物了。誰創造了一種新細菌就可得一部份，其餘的用來建造一所醫院再去消滅那種細菌。此外有一兩筆小數目的遺贈。僕人和管家各得圖章戒指一枚和十元。他的侄子得一千元。」

「你經常有大把鈔票花的。」

「得啦，」基里安說，「關於津貼，我叔父是一個神話裡的教母。」

「還有其他承繼人？」

「沒有了。」基里安皺眉望着手中的雪茄，不耐煩地踢着長椅的皮墊，「有一位海頓小姐，住在我叔父那兒，是叔父的被監護人。她是個幽靜的人，不幸做了我叔父朋友的孤女。我忘記了告訴你，她也得到一個圖章戒指和十元的玩笑。我倒願得那兩樣東西，那末可買兩瓶生酒，把那個戒指賞給跑堂，這件事也就拉倒啦。不要裝腔作勢，老布——告訴我一個人可以用一千元做些什麼？」

老布來遜擦了擦眼鏡笑了。基里安知道，老布笑時，是準備要說些更諷刺的話了。

「一千元可說多，也可說少。一個人可以用來買一個快樂的家庭而對着洛克斐勒笑。另一個人可以送他的太太到南方去而救了她的命。一千元可以買純牛奶在六，七，八月喂一百個小孩而救了五十條小性命。它足够你玩半個鐘點的牌。也可以供給一個上進的少年去受教育。聽說昨天在一家拍賣場裡，一張眞卡若的畫賣了這個數目。你可以攢到紐漢郡的一個市鎮，在那裡受人敬的過活兩年。你可以包租麥迪遜方場花園一個晚上，在那裡發表一篇「關於假定承繼人職業的危險」的演說，如果你有這麼一篇的話。」

「假如你不說教，大家或許都會歡喜你，老布，」基里安安靜地說，「我要你告訴我，我可以用一千元做什麼？」

「你？」布來遜溫和的笑了，「噢，卜比基里安，只有一件合適你做的事，去買一付鑽石耳環給洛他羅麗爾小姐。然後到埃達阿一個牧場去玩玩。我建議牧羊場，因爲我特別討厭羊。」

「謝謝你，」基里安站起來說，「我料想你可以替我想出個辦法的。你想得的眞妙。我準備把錢一下花光，因爲我必須要送一張賬單給律師，而我向來討厭寫賬的。」

基里安打電話叫了一輛馬車，對車夫說：

「柯林賓戲院後台門口。」

洛他羅麗爾小姐正在用粉撲打扮，差不多化裝完畢，等着出演一場觀衆擁擠的日戲，她的化裝師告訴她基里安

先生來了。

「讓她進來，」羅麗爾小姐說，「卜比，怎麼樣？兩分鐘我就要登台了。」

「右耳邊摸幾下，」基里安提議，「好點了。我不要兩分鐘，你看買一付耳環怎麼樣？三個零前面一個一字我還可以對付。」

「呵，就依你說吧。」羅麗爾小姐高興的說。

「我的右手套，亞丹斯。喂，卜比，那天晚上你看到黛拉斯他伊的項圈嗎？花了拉芬尼三千二。但是，當然——亞丹斯，把我的腰帶向左邊拉一下。」

「羅麗爾小姐，開幕合唱開始了！」司幕人在外邊叫喊。

基里安踱到等着他的出租馬車旁邊。

「假如你有一千元，你準備怎麼樣用？」他問車夫。

「開一家酒店，」車夫很快的覆聲回答，「我知道一個地方保險可以大賺錢，一條街轉角有一幢四層樓磚房，我計劃過——二樓——中國菜，雜碎；三樓——美容廳，國外傳道；四樓——彈球場。假如你想投資——」

「呵，不，」基里安說，「我不過好奇，問一聲罷了。我論鐘點租你的車子，走吧，等會我會叫你停車。」

到百老匯過了八條街，基里安用棍子敲敲，叫馬車停下走了出來。一個賣鉛筆的瞎子，坐在人行道一張摺子上。基里安走到他面前。

「對不起，你能告訴我，假如你有一千元，你能做些什麼嗎？」

「你從剛剛到的那輛馬車裡出來的吧？」瞎子問。

「是的。」

「我想你白天裡坐馬車，一定很不錯。請看看這個。」

他從衣袋裡拿出一本小書，基里安翻開來，發現是一本銀行存款簿，上面的存款是一，七八五元。

基里安還了他，又坐進馬車。

「我忘記了一些事，請你送我到百老匯托爾曼沙爾伯法律事務所。」

律師托爾曼從金邊眼鏡後面，懷着敵意和疑問注視着他。

「原諒我，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我希望不太冒昧。我叔父遺贈內，除了戒指和十元外，還有其他的東西遺贈給海頓小姐嗎？」

「沒有。」托爾曼說。

「謝謝你，先生。」基里安走了出來，到馬車旁，告訴車夫他叔父住宅的地址。

海頓小姐正在圖書館裡寫信。她身裁纖細。穿着黑衣。看着她的人，一定會給她的眼睛所吸收。基里安現出一種與世無涉的樣子踱了進去。

「我剛從老托爾曼那裡來，」他解釋說，「他們翻閱所有的文件，發現了——」基里安思索着，想找出一個法律名詞，「他們發現了遺贈裡有一張修正書或者叫做再書

的文件。好像老人家後來又改了主張，決定遺贈一千元給你。我順便經過這裡，托爾曼請我帶這筆錢來，錢在這裡，請你數一數。」基里安把錢放在她手旁的桌子上。海頓小姐臉色變成蒼白色，她「呵」了一聲後，又「呵」了一聲。

基里安半轉過身，向窗外望着。

「我想，當然，」他低低地說，「你知道我愛你。」

「我很抱歉。」海頓小姐拿起他的錢說。

「不行嗎？」基里安差不多是心無掛慮地說。

「我很抱歉。」她又說。

「可以在這裡寫一張便條嗎？」基里安帶笑地問。他坐在圖書館的大桌子旁，她拿了紙和筆給他，就走回到她的寫字枱去。

基里安把他用一千元的賬單寫成這樣的：

「爲了永恒的幸福，敗子洛伯基里安已付一千元給世界上最善良最可愛的女子，此款乃上天欠於伊者。」

基里安將字條丟進信封裡，夠了躬走了出來。

他的馬車又在托爾曼沙爾伯事務所前停了。

「我花掉了那一千元了，」他快活地對戴金邊眼鏡的托爾曼說，「我遵守諾言送賬單來，天氣很有夏意了——托爾曼先生，你想是吧？」他把一個白信封擺在律師的桌子上，「那裡有一張寫着怎樣用錢的備忘錄。」

托爾曼先生沒有拿信封，却走到一個門邊叫他的同事沙爾伯出來。他們一同在一個巨大的保險箱裡搜尋，拉出一個火漆封了的大信封，當着戰利品似的，他們用力撕開來。他們搖擺着令人敬的頭，看着那文件，然後托爾曼開言了。

「基里安先生，」他正正經經的說，「你叔父的遺囑有一個附加書，是專付託我們兩人的。指明了要等到你送來花費一千元的詳細賬目後才能打開。現在你已經遵照辦理，我的同事和我已經看過附加書了。我不想用法律術語來使得你聽不明白，我只將內容要點解釋給你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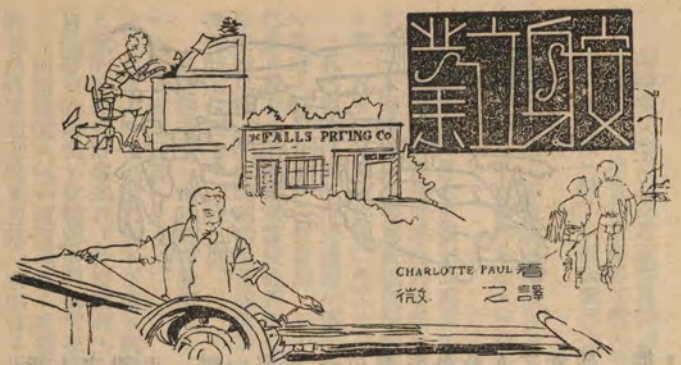
「假如你處理一千元，表示你具備任何值得獎勵的資格，你將得到一筆很大的款項。沙爾伯先生和我指定爲裁判人。我向你保證，我們將嚴格而靈活地公公道道執行我們的職責。基里安先生，我們並不對你沒有好感，但是還是談那附加書吧。」

「假使你處理那筆錢，是謹愼聰明，或不自私的。那末我們有權送給你價值五萬元的證券，那些證券現在我們保管。但是假如——正如我們的委託人，已故基里安先生嚴格規定——你花用了這筆錢和你過去一樣——我引用已故基里安先生的話——與靡名狼藉之人爲伍，度不可寬恕的放蕩生活——這五萬元就要立刻給密里安海頓小姐，已故基里安先生的被監護人了。現在，基里安先生，沙爾伯先生和我要審查你那一千元的賬單了。我希望你相信我們的裁判。」

托爾曼先生正要拿那信封，基里安比他快一點搶到了手，從容地把賬單和信封撕成粉粹，放進口袋。

「沒關係，」他微笑地說，「這件事一點也用不着麻煩你們，我想你們無論如何看不懂這些賭注賬目的。我賭馬輸掉了那一千元。再會，先生們。」

基里安離開時，托爾曼和沙爾伯彼此失望地搖搖頭，因爲他們聽到他在等候電梯時，快活地吹着口哨。



作者介紹

夏綠蒂·普爾出生於美國，少年時代曾在德國學習音樂，並旅行歐陸各地。在大學求學時代曾獲得大西洋月刊大學生短篇小說獎。畢業後在芝加哥日報任國外新聞的助理編輯，並從事寫作。

她和阿特·格羅息爾結婚後，生有二子。他們倆在華盛頓州史諾金來地方自己出版了一份報紙。她暇時喜歡和她的先生同玩高爾夫球，爲當地業餘音樂愛好的人士編寫樂曲，以及從事園藝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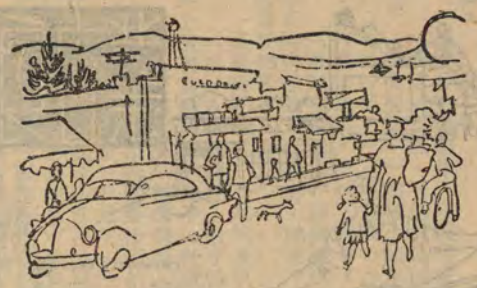
她在寫本書以前曾出版了兩本小說：一九五〇年出「我心在此傾訴」（Hear My Heart Speak），一九五三年出版「黃金山礦」（Gold Mountain），本書出版於一九五五年。讀者文摘社曾轉載於節本叢書（Condensed Book）內，本文即由此譯出。

本書評語



波斯頓星期報導：「你將隨着夏綠蒂，阿特和兩個孩子，一同嘻笑，憂慮和歡樂。」

舊金山新聞：「在這裡可以找到罕見的溫暖和仁慈。」



在我的記憶中我永遠熱切地懷念着五年前一個下雨天的午後，在華盛頓史諾奎米鎮上那間狹小的報館辦公室裡的情景。不過在那時候我們却並不覺得有趣。事實上，下雨這會事當然不值得一提。史諾奎米山谷每年的雨量約在五十五吋到六十吋之間，雨使樹木長得又高又大，使牧草碧綠豐茂，因此在經濟上說來是應該衷心銘謝的。至於我對那一天下午的大雨提出不合理的反對却也頗有事實根據，因爲那一天的雨都漏進了我們的屋頂。

我們才接管下來不久的報社同人正和我們一同在店裡：喜米亞，我們的助理編輯，也是那兒的小學校長的太太，正皺着眉頭在看一條我們的鄉村通訊員隨手撩在一個信封背後的新聞。在店後面，那兒的光線就全靠一扇骯髒的窗子和一盞沒有燈罩的電燈，我們的印刷員，詹金斯先生，一位年屆七十的老頭子正在那裡工作，歲月似乎給他帶來同樣多的經驗和壞脾氣。乞特是一位對童子軍十分響往的十八歲的孩子，他一面在操作印刷機，一面却在讀一本擱在送紙板上的童子軍手册。還有一位管理鑄造排字機的奧兒迦，是一位面帶笑容的中年女人，她的頭髮上帶着灰色條紋，她在衣服外面罩了一件漂亮的印花圍裙，活像是在混合一鍋小甜餅的廚娘。此外就是奧特，他是一位年青的廣告經理，身兼發行和郵寄部的光桿兒主任。除此之外，還有我們的兩個孩子五歲的哈和四歲的瓊尼。他們之所以也到店裡來的原因，是爲了家裡沒有人照顧他們。最後就是我和阿特，算是這兒的新老闆，編輯和發行人。在我們兩人之間，我們對大城市的報紙有着四分之一世紀的經驗，可是在我們之間，我們對鄉村週報的了解，還不到我們這兒專管印刷的十來歲小伙子和怪脾氣老頭子的一半。因此阿特只好在一張小印刷桌上管理包裝，我呢，却來回地在屋子裡跑，從這個天花板的灘洞跑到那一個，倒空咖啡罐頭積存的雨水。

當我倒淨第二十七罐雨水，阿特也包完第二十七個包裹的時候，辦公室的前門推開了。一位顧客帶了兩盒子印刷品走了進來，這些印刷品是我們在前天寄給他的。他一進來就抱怨地說道：「我要的是貼好郵票的信封，可是這些都沒有。」

阿特悲哀地從這位好顧客看到這件壞生意。這兒一共有二千個信封，姓名都是印好了的，另外的人拿去毫無用處。於是他靈機一動。「假如我們替你貼上郵票，你可以用嗎？」

「當然可以，不過我今晚就要。」

「我們一定可以替你貼好。」這是頗具權威性的回答。

不過我們九個人中有七個都是忙着的。我們的眼光落在那兩個還沒有資格進學校的小傢伙身上，他們正低着頭在看一本圖畫書，阿特用着過度愉快和響亮的聲音說道：「嗨，孩子們，我給你們二件工作做……」

我們把他們的工作安排好，讓他們並排地坐在一張枱子旁邊。每人分派一千個信封，一千張三分錢的郵票和一杯水。沒有一本圖畫書會使他們引起這樣濃厚的興趣。一個鐘點以後，我們聽到瓊尼低聲地說：「哈關，你喜歡幹報紙的工作嗎？」

五歲的哈關一本正經地點點頭：「就是味道壞一點，」他也低聲地回答。

年青一代的出版家也下了海。阿特和我相互看了一眼。我的喉頭裡好像塞住了什麼東西。「當我們決心要創辦自己事業的時候，你能想像得到現在這種情形嗎？」

阿特笑笑。「一直到現在，我從來可沒有想到過，我們這兩個字的意義是包括一家四口，而並不是單指你和我。」

這是眞的。不論我們做什麼事，我們一家門便都在一起。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我們的衣食來自何處，因爲這些都是我們同心協力去賺來的。同心協力，這幾個字使我們在這五年最艱難困苦但在我們的生命史上都是最美好的年頭裡，從眼淚中帶來了歡樂。

× × × ×

爲什麼這兩個人本來有着很好的職業，也有意氣相投的朋友和他們共同愛好的家庭，却突然願意放棄了一切，遷居到二千二百英里外的地方來開荒他們自己的事業？回憶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的那一天，我們正舒服地安居在芝加哥郊外的一座小農莊裡，我們很希望能在那裡住上一輩子。農莊生活使我們的婚姻非常美滿。我們從不吵嘴；我們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們也很少爭辯。

當一九四四年哈關出世，一九四五年瓊尼又降生以後，我發現五英畝半的土地和一大群家畜對養育孩子們是一種很好的方式。

我珍愛着對我那强壯的初生嬰兒的回憶，當我們經過兩道圍籬和越過一片草原去拜訪鄰居的時候，孩子除了尿布以外，身上不穿一點東西，匍匐着從籬笆下面爬過去的十八個月大的孩子的背影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景色。

阿特有整天的工作計劃，奔波於他在芝加哥的新聞工作與家庭之間。管理孩子，農莊工作和動筆桿寫作也使我忙得不亦樂乎。我們的孩子都知道：「爸爸工作媽媽寫字」。他們常常被打字機聲催眠入夢，也常常咬嚙着廢棄的原

稿紙，但這裡面也包含了無數的撫抱和親吻。

回顧以往，我覺得我們的小農莊到是一處很好的訓練場所，可以訓練我們這一對不會做買賣的夫婦得到一點小經驗。當我們在出售農場的產品，如鷄子，鷄蛋，玉米和草莓時，我們也很像一個商人了。不過阿特在做買賣上始終不够精明。有一次一對穿得很漂亮的夫婦來向我們買草莓，交易完成以後，他們少帶了一角二分錢。

阿特慷慨地說：「算了吧，把草莓拿走吧。」

「我們下次經過的時候把這一角二分錢帶來好了。」

「不要放在心上。」阿特由衷地回答着。

下星期天他們帶來了一角二分錢。

「我知道他們是很誠實的，」阿特欣然地低聲對我說着，並且吩咐我準備值四塊錢的晚餐招待他們兩夫婦。

× × × ×

經過五年半的結婚以後，阿特和我已償還了一切欠款。穀倉，住屋，車房都重新翻修，我們還買進了兩輛汽車。我們的生活有了安全的保證。

後來阿特脫離了新聞事業，改行進了一家世界上規模最龐大之一的公司，擔任公共關係的職務。這項工作很輕鬆也很舒服。阿特買了上打的新襯衫，體重也增加了十磅。可是過了一年半以後，他覺得這項輕鬆而待遇優厚的工作也不是絕對會使人覺得滿足的。就現況而論雖振奮尚相差甚遠，如就將來說也難有鼓勵作用。所以我們常常夢想着發展我們自己的事業。可是現在阿特四十二歲了，我也有了三十三歲。這時候的突然改變對我們是否已經嫌遲？

我們在起居室裡坐了下來，好好地商討這個問題，那天是八月一日，天氣很熱，天色尚未入晚。我們可以聽到孩子在蘋果園裡玩耍的聲音，屋後院子裡鷄聲咯咯。從窗子外面望出去看到碧綠的草地上澆水器正噴洒着閃亮的水珠，一切非常平靜。我們對這兒的任何東西都覺得戀戀。但是我們却在談論向它告別。

「我現在的這份差使不壞，」阿特說：「薪水很高，足够開銷，又有保險，退休時還有獎金。」

「可是你並不眞正喜歡它。」

「有很多人雖然不喜歡他的工作，但却終於幹了一輩子。」

「這因爲他們膽子太小，不敢離開。」

對阿特這一個問題，我們迅速而容易地得到了回答，那便是回去幹新聞工作。我們兩人同意冒一切的危險，我們要爲自己的事業奮鬪。我們最後認爲，所謂「經濟上的安全保障」也無非是言人人殊，各有各的想法，用不着過慮太多。那麼我們還要等什麼呢？用不了五分鐘我們就決定了我們自己要經營的事業——辦報。

「我們自己的報紙！」我喘息着說：「我們是自己的老闆。爲我們的需要而工作，我愛幹什麼就幹什麼……」

我們知道單憑我們口袋裡的這點錢想辦一份日報是不够的，我們只有二萬二千元，包括存款，股票和田產一切

在內。我們只够用分期付款的辦法來辦一份週報。其次我們要選擇地點，太平洋的西北岸是我最熟悉的，我在那裡出生長大，那裡氣候溫和，有很好的釣魚環境，到處都可以打高爾夫球。

阿特站起來，伸伸腰，對我笑笑。而我回答的微笑却來自內心深處。

我們也許是太鹵莽了。從我們的勇氣中所發出來的光芒正像一個行將損壞的電燈泡，在它快要燒毀之前都發出了最明亮的光輝。可是在我們下決心的那一天，我們却像裡像氣的自以爲能够跳出這個窠臼，並且感覺得非常了不起。

× × × ×

阿特從九月一日起作了爲期兩週的旅行，在華盛頓州環遊了一次，並且由於華盛頓州新聞報紙發行所的幫助，我們終於在這幾千平方英里的地域裡，像大海撈針般的挑中了史諾奎米山谷紀錄報。

史諾奎米山谷非常美麗，它在西雅圖之東三十哩，位處喀斯卡德山麓，氷冷的史諾奎米河流過那裡的綠色草原。在沿河一帶以及山林附近的小社會裡有着約模一千八百多份史諾奎米山谷紀錄報的訂戶，有的已有二十五年的訂閱歷史。此地有樹木，湖沼，草原，每一條溪澗裡都有魚可釣，還有十八洞的高爾夫球場。收買這個紀錄報，一切全屬於我，得化三萬塊錢。

星期日那天下午我們駕車去那裡瀏覽時，史諾奎米正沐浴於陽光之下。這個小鎭上共有人口七百五十二名。主要的商業和鐵路線平行。在這中間有一個小公園，裡面矗立着一座彫刻得很漂亮的圖騰柱。



商業區靠河那邊的一角上，是銀行，六呎高的一叢玫瑰種植在它的衙外，對面是一家百貨店，隔壁是郵政局，另一角上是福爾斯印刷所，也就是史諾奎米山谷紀錄報的所在地，那天印刷所的大門正開着，因爲發行人正在裡面工作。

「眞滑稽，」阿特說：「星期天下午還在工作。」

台爾·克拉勃是紀錄報的老闆，他是鑄造排字機操作的能手，擅長印刷，出版週報的老手！可是這一些我們都是外行；他坦白地對我們說，他之所以願意出讓，是因爲他和太太都感覺太累了。可是我們並沒有聽進耳朶裡去。我們只是發開着住在大城市裡的人們所能想到的問題。我們只覺得這座史諾奎米小鎭既安靜又溫暖。週報是如此有趣，房子也很古怪。我們決定要它，買下這兒的一切，

於是我們發電報向老朋友借了五千塊錢。全部的預付定金是八千七百元。

星期天我們第一次看到這份紀錄報，星期一我們宣佈說經過「愼重考慮」之後決定買下這份報紙。星期二簽訂合同。從律師那裡出來以後，我們便駕車東駛直返芝加哥。我們現在已經走上了自己經營小企業的道路了。並且也負上了債務。

下兩個星期之內，我們賣去了農莊（淨得一萬三千元，可是我們的原定計劃是希望能以一萬七千元出售），收拾行李，首途往史諾奎米山谷。

我老是想到阿特那一部門裡一位同人的勸告：「在你們這種年齡還想去作這樣冒險的嘗試，」他說：「除非你們有很多很多的錢，要不然便是有極大極大的勇氣。」我已經知道我們缺少了錢。那末我只能希望，並且竭誠地希望，不論我們的遭遇如何，我們絕對不能再失去了勇氣。

× × × ×

阿特和我以往都是一星期做四十小時的工作。可是當我們做了自己事業的老闆以後，我們都發現一星期得工作七天，每天得工作十五小時。此外我們對新買的房子也有了新發現。即使我們在史諾奎米的第一天我們也看得出這所房子已經需要重新油漆。可是實際上它却需要木料的修理了。

這所房子的地板很特別。是用寬的軟木板安裝的，三十二年的油烟和污穢使它全成了黑色，當印刷機在轉動時，它跳躍得非常利害，使印刷工人活像在駕駛一隻快艇。地板上又有很多洞，用敲平的鐵頭鐵皮補了起來。

印刷機的附近裝了一座油爐來供應暖氣，靠近油爐簡直可以把人烤熟，離開稍遠一點又冷得使人牙齒發抖。好在我們大家都擠在一間屋子裡，身上的熱氣總和起來可以驅逐掉不少冷氣。在我們的報館裡，編輯辦公室，印刷間，貯藏室，鑄造排字機，釘書機，排版室，以及接待顧客的櫃台就都擠在一間三十呎乘四十呎的房間裡。

不論環境如何，我們總於把報紙按期出版了，阿特整天工作着，一個晚上能睡五個鐘點就算是特別享受了。多數星期三晚上，堆在印刷機附近的報紙便算是阿特的臨時床舖。我們都眼睜睜地盼望着星期天的降臨——這一天我們總算可以在下午五點鐘停工。

第一個星期天下午我們在店裡工作，我們天眞地認爲週末工作不過是偶然的事。可是在那一天我們却驚奇地看到一個女人走了進來，和氣地向我們點點頭，打開她的手提包來付款。

我禁不住問道：「你怎麼會知道我們今天在店裡工作？」

「我怎麼知道！」她掀起了眉毛現出一臉的驚異。「我在這裡住了多年啦。我當然知道主編是得整天工作的。」

我們到史諾奎米後的第一個感恩節也是在店裡度過的，並且這也是我們沒有顧客的第一個假日。「他們都躭在

家裡吃烤火鷄了。」阿特冷冷地說。

他在那裡檢查我們承印的一本書頁。孩子們爬在地板上在玩一些鑄字的鉛塊。我在支付這些賬單，可是不論我如何仔細地校正，我們的欠款依然兩倍於銀行的存款。最後我對阿特說。「親愛的，我付不出賬了，我們得從我們的私人賬上把錢轉到公司帳裡去。」

阿特冷酷地說：「我想我還沒有告訴你。我們的血庫已經乾涸了。我已經把通用汽車公司的股票送到經紀人那起去了。星期一我們才有錢。」

賬面上我們還虧欠了二萬一千塊錢——我們的好朋友那裡的五千塊錢還沒有付——爲了支付經營的費用我們把自己的安全保證都出售了。感恩節想起這種事可眞令人難受。阿特拍拍我的肩膀說道：「親愛的，不要擔心，我們總可以找出一種制度來的……」

感恩節我們也算是慶祝了。一直到八點鐘我們才回到我們那所既窄小又寒冷的租屋裡，在廚房間裡吃了一頓簡單的感恩節晚餐。

× × × ×

我們不管以前的出版者曾經給予我們何等忠告，我們一談管報紙以後就開始對它有了改變。

我們改變了它的外形，增加了很多插圖。我們到處搜尋新聞和特寫，報紙的篇幅一直從原來的八到十頁增加到十四頁，最後增加到十八頁。阿特的通用汽車公司股票賣掉了，拯救了我們的困難。我們買進了一台自動印書機和全新式樣的活字體，它的價錢我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因爲它的重量是五百磅，正好是一塊錢一磅。

我們在窗上換了新玻璃，因此有了很多可用的硬紙板，我們又修補了房頂，把十五個空咖啡罐變成了無用武之地。我們又給店裡的每一個人都加了薪。「好事業全靠一切有改進，」這是阿特的理論。「這樣才會有更多的生產，更好的產品，更快樂的員工。」這樣一來我們每星期的支出總是超過收入，使他略感震驚，但他並不灰心。

幾個月之後，我們的情勢正像福貽元帥在瑪倫河上的作戰一樣，阿特估計自從我們的中央放棄，右翼撤退以後，我們除了破釜沉舟向前攻擊以外，就別無他法了。我們賣掉了謹愼地積存起來的安全保障去補充印刷所裡的設備。我們以後又買進了一架四開大印刷機。希望能節省人力。由於我們的大膽經營，所以怪不得史諾奎米鎮上對這件事有興趣的人們都願意用二十比一打賭，認爲報館的前任業主用不到一年就可以把它收買回去。

「我知道你們該怎麼渡過難關，」一位名叫奧脫·史龍的小老頭子說：「我告訴你——如果你能支撐過一年，你就會有機會。如果你能維持三年，那麼你從他手裡買過來的這個傢伙就永遠無法收回去。如果你從現在起能住上五年，——孩子，他們就再也沒法把你弄走了。」

聖誕節降臨了，我們遇到了一場大風雪。我們有些幾乎不值一文的石油股票突然漲了價，湊空給我們帶來了二千塊錢，聖誕節簡直是奇蹟。

在我所有遺留在依利諾斯州未曾帶來的財物中，有一具我的鋼琴在內。因爲我對鋼琴只能以耳代手，所以缺少了它，在我也不覺得可惜。至於我眞正希望有的到是一具老式的教堂風琴。

聖誕前夕的晚上，我和孩子們從店裡回返家中，時間已經不早，一具最美麗的小型風琴已放在那裡等候我了。這具風琴是賓夕凡尼亞州黎巴嫩製造的，出品的年代約在一千八百多年，還是從船上經過和倫角才到達西部的，上面彫刻着那時流行的音樂架和燭台。阿特在鄰近的卡奈與小鎭上的一家教堂裡發現了它。於是它就把它帶來作爲我的聖誕禮物。

他驕傲地微笑着問我：「你喜歡它嗎？」

我對他的回答是立刻流下了眼淚。

「你對我太好了！」我啜泣着說。

× × ×

快到新年時，紀錄報的新出版者和他的太太都顯出了疲累的跡象。我們的神經就像豪猪背上的刺一樣一根根都是挺直的。後來，當我們幾乎快要垮下來的時候，氣候却又來了致命的一擊。

一九五〇年的風暴開始於年三十晚上，兩月未停。這不單是一次大風雪，而是接連着好幾次。每小時八十英里的颶風飄着雪花呼嘯而過。然後又來了一陣冰寒的雨，寒暑表的水銀柱老是停留在零度以上五度到十度，直到有更多的大雪降落。當地的每一位做生意的人都不知道一切工作該怎樣進行，他又怎麼能做完他的工作。

路面上不是蓋滿了氷，就是泥漿遍地，再不然就是堆滿了雪，電力線和電話線常常中斷。累得那些修理人員憔悴不堪，他們不但得日以繼夜地一星期工作七天，並且還須艱苦地在六呎厚的雪地裡奔波。

有一個星期三的晚上，正當暴風雪處於高潮之際，我們那台陳舊的鑄造排字機出了毛病。鑄造排字機是這種鄉村印刷所的心臟。現在它居然在出版週報的前一晚出了毛病，眞使我們感到絕望。

早上兩點鐘阿特打電話給鄰近一個鄉鎭上的週報出版人湯姆·杜勃斯，他告訴了他出毛病的情形。湯姆說：「我知道毛病在什麼地方。現在，你第一步做這個……」阿特就回到機器那裡去，根據湯姆的指示，如法泡製，然後又跑到電話機那兒，「第一步做完了，第二步怎麼辦呢？」湯姆的聲音繼續在電話線上說：「現在做這個……」就用這樣的辦法，來回奔跑於電話機和機器之間，終於把機器修好，恢復了工作。

那一年多天的暴風也繼續在星期三晚上肆虐，當阿特照例在他那印刷機旁的臨時床舖裡醒過來以後，一看窗上已堆滿了四呎厚的大雪。他向窗外一望就使他相信今天他手下的人是不會來上班的了。

八點鍾十分他看到一個奇怪的行列正向店裡走來。頭上是那位小學校長，是一位身高六呎三吋的挪威人。他用一双十三號的大脚當先開路。後面是他的太太——我們的

助理編輯，穿着滑雪的褲子鞋子和粗笨的甲克，她謹愼地跟踪着她先生的足印前進。他們在這樣深厚的雪地裡走了兩英里，可是終於準時到達。

「我想不到你們今天還會來上班，」阿特滿心贊佩地說着。

「什麼？」那位太太也同樣地表示驚異。「星期四不來上班？」

× × × ×

那一年在店裡面的刻苦生活還遠比舒適的家容易忍受。在這小鎭上出租的房子是房東們自己不願意住的。我們的房子毫無保溫設備，就單靠一座不頂事的煤爐取暖。我們一到晚上只好趕緊上床以避免凍成氷塊。



由於我們這屋子有三個臥室，白天我得上店裡去工作家裡還有孩子得照顧，因此我感覺有雇一名「住在家裡」的女傭的需要。可是到現在一提起雇女傭人來我還是不寒而慄，其中尤以紫羅蘭爲登峯造極。

紫羅蘭毫無小巧玲瓏之感。她身高六呎體重兩百五十磅。曾經在我木營裡工作過十五年到二十年，練就一副高嗓子，即使是柔聲曼語也可以超過鋸木的吼聲。「你不許再碰糖缸了！」當孩子們在早餐時她老是這樣吼叫着：「你是不是想得糖尿病？」

戰爭時期，紫羅蘭被挑選在一家當地大鋸木廠壘木料，她是那木廠裡最得力的工人之一。因爲她習慣於拋擲笨重的東西，所以她對我們的家庭用具也如法辦理。她最恨蹲下膝去做事，據她的解釋是難以起立，所以她要掃除床底下地板時，她總是一手擧起我們那張大双人床，一手用拖帚掃除塵埃。這樣做的唯一缺點是當她把床放回去的時候總是任其自然。因此有一隻床脚就弄斷了，阿特在紫羅蘭如雷鳴般的道歉下修好了它。兩天以後床舖的另外兩隻脚又一齊折斷了。這一次，紫羅蘭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吼叫着解釋，原來她只不過是靠了一下。

不久以後，起居室裡的椅子也遭受了同樣的命運。

「我繼續修傢俱到不在乎，」阿特提抗議了：「可是她再來兩次道歉，我的耳朵就要聾一輩子了。你得請她走路。」

「誰。我嗎？」

「噢，算了算了……」阿特只五呎六吋高，吃東西也及不上紫羅蘭的一半。他有一天等我和孩子上了店舖以後，他回家來把紫羅蘭請走了，從此以後，我們就不再用「住在家裡」的傭人了，白天孩子們乾脆就跟我一同在店裡。

× × × ×

仲多的某一天，我兒子哈蘭失踪了，這使我開始懷疑我是否能在同一時間內一身而兼寫作者，良母以及幫助丈夫經營商業的職務。

那一天早晨校車將哈蘭帶往幼稚園。我們又將小瓊尼交給托兒所。我們倆便出發去西雅圖買點日用品，我們做夢也不會想到十點鐘左右會下大雪，幼稚園的這批小學生會提早下課由校車送回各人的家。

哈蘭對上幼稚園非常熱心。他愛他的老師。他也愛第一節的課程，從第一節點名起一直到「休息課」他都有興趣。（「把頭擱在手臂上，孩子們，閉上眼睛……」）當第一天他離開家踏上校車跟那些比他大一點的孩子去上學時，我像一般母親那樣的在門口遙望，並且突然感覺到這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我想這是我的孩子開始接受教育的第一天。可是在這一天晚上我却發覺原來也是我自己受教育的開始。

「那麼你們是先從點名開始？」我熱心地問着：「你不是說路德太太叫每個人的名字，每個人便得回答到或者不到，是嗎？」

小哈蘭忍耐地說：「媽，他們只能回答到。」

哈蘭成爲幼稚園學生後的第一個多天，他在攤擠的校車上還沒有座位。「不過我總是坐在同一個女孩子的膝頭上的。」他說：「她的名字叫洛安。」

「她漂亮嗎？」阿特問道。

哈蘭又表現了他對大人的容忍。「爸，那我怎麼會知道呢，」他問道：「當我們坐着面朝同一個方向的時候？」

哈蘭失踪的那一天，校車把孩子們一一送到他們的家門口，但是由於早了幾個鐘點，哈蘭的媽媽沒有在家的緣故。那位年青汽車司機注意到屋子裡似乎沒有人。「你母親沒有在家嗎？」他問哈蘭。

哈蘭立刻回答道：「我母親去工作了。」

「我不能讓你獨個兒留在這裡，」司機說：「也許你可以告訴我該在什麼地方讓你下車。」

可是小哈蘭所能想到的便是跟着車子好好兒地兜一個圈子，享受一下從來沒有得到過的樂趣。

這也許是最長的一次了——哈蘭幸運地在車子上坐了差不多一百多英里。還居然坐在司機的旁邊，司機一面跟他談話，一面給他吃泡泡糖和糖果。他們在車上足足兜了三個鐘頭。

可是在同時候，紀錄報辦公室也得到了那天學校提早放學的消息了。在這三小時裡面，奧特在他的車子上，喜米亞在電話裡，幾乎搜遍了整個區域，驚動了所有的教師

，朋友和託兒所。可是學校裡的校長却鎮靜地獲得了正確的回答；那位高大紅頭髮的權威人說：「假如你是那個小孩子，你會怎麼辦？」他詢問了好多各式大小的孩子。他們的回答是：「當然是跟着汽車兜圈子。」

當哈蘭的汽車於下午一時三十分結束了環球旅行之後，這位校長把我們這位非常快樂的孩子送到紀錄報辦公室。

× × × ×

當哈蘭結束了他那三小時的校車旅行以後，我像做母親那樣的責罵了他。我老實承認，我的孩子們到不至於因爲我準備飯菜的迅速而營養不良。（我曾聽阿特對朋友說過：「我太太煮飯的本領可不壞，一頓眞正像樣的飯菜化十五分鐘，普通的簡直是瞬息即備。」還有我們的衣服也很乾淨：我照例是在晚上洗衣服的，常常在汽車燈光的照明之下把洗好的衣服在後園子裡掛起。可是我們的孩子們却幾乎沒有家庭生活，因爲他們的父親一星期得做七天工作，而他們的母親又是用姓名住址印寫機來替代縫衣機的。

現在我可以看出我們的小孩子



們已經欣賞在店舖裡的特殊家庭生活了。他們常常在店裡吃中飯，也在那裡睡午覺，他們把阿特的一疊新聞紙當床舖，用大衣和衛生衫當被蓋，印刷機的聲音便是他們的催眠曲。在這種情形下，阿特和我跟孩子在一起的時間幾乎比任何父母要來得多些，環境，油墨和喧鬧聲對他們絲毫無損。

他們漸漸地懂得印刷的費用，也知道廣告的價格，他們對工作的看法日趨正確，並且明瞭隱藏在他們的零用錢和電影費背後的父母工作的血汗。

哈蘭在六歲的時候，第一次問他的爸爸：「我們這星期的廣告够了沒有？」當他和瓊尼看完電影回來描述電影裡面壞蛋的時候，他說：「他是個壞人。他殺了人，並且不付錢！」孩子們從一開頭起就觀察到出版週報的那天，他們的父母最覺得疲累；在一星期的其他幾天裡，哈蘭和瓊尼總是鬧得翻天地覆，但到星期四那一天他們走路的聲音都放輕了，嗓門也抑低了。他們接受了一個事實：我和阿特也都是人類，他們從小就學習到怎樣去爲他人着想。

當他們長大到足够的年齡以後，他們時常在店裡消磨整個下午，他們幫忙燒廢紙揀出廢鉛字鉛塊，爲鑄字機搜集金屬的鐵屑。我們並沒有付給他們酬勞。他們好像伙計般的在店裡共同分擔着工作，而我們並不估計他們工作的價值。

我們也不會向他們說過：「你一定得工作這許多鐘點……」如果他們從我們的經驗裡會學習到任何東西，那麼

這東西便是告訴他們，如果你自己是老闆的話，你就無權要求在一星期工作四十小時的最後一分最後一秒時停止工作，他得一直工作到工作完畢爲止。這種工作的計算不是「多久？」而是「多好？」這是一種更好的訓練——我們也堅持着這樣做。縱然孩子們的幫助在實際上却是我們的累贅，我們往往由於他們的幫助而使結束工作的時間更延長了一點。

× × × ×

頭幾個月出版以來，讀者們對我們的週報是贊揚者多，怨訴者少，可是我們常因一字的批評不愉終日，即使有二十次的贊譽也難使我們釋然。「你改變了原來報紙上的所有東西，我們很喜歡你改變以後的樣子。」有一讀者會這樣說；第二位讀者所說的是：「我們正想停止訂閱了，可是現在你有了這麼多的改變，我們便又重新對它欣賞起來了。

我們的紀錄報上當然也可以找出很多令人不滿意的地方。不過訂閱的讀者們也常常是言行不一致的。有一位剛對我們埋怨過一陣子的讀者，當他出發旅行時，却會一下子買上五十份，他準備向中西部的朋友們誇耀一番，他那家鄉裡的報紙要比他們的家鄉報好得多。一位曾經當了其他六位顧客面前說過他對紀錄報沒有興趣的太太，也曾跑到辦公室來預付兩年的訂費。

我們最初的經驗並不都是從我們早期的困難中得來的。任何事情都不能使我們忘却生活在小鄉鎮裡和在小城裡做生意的樂趣。

我記得當我們第一次發生困難的時候。那就是星期四下午四點三十分，我們印好的報紙開始往外分送。城裡的郵件也正好在這個時候發送，每一個人都希望在郵局的信箱裡一併拿到信和紀錄報。

不料在星期四的緊要關頭，釘報機忽然發出了最後一聲有紀念性的尖鳴以後，就寂然癱瘓了。施盡方法都不能再使它起死回生。那時候還有三百份報紙沒有摺好，郵寄的時間已經迫在眉睫了。因此我們只好全體動員用手來摺疊裝訂它。學校裡的校長這時正好走進來打個招呼，同時來看看他的太太，他看到我們這樣爲難，便捲起袖子也參加了我們的行列。郵政局長怕我們不能按時完工，她跑到店裡來幫我們的忙。

你能想像紐約市的郵政局長會跑到報館裡去幫忙按時發出報紙嗎？四個鄉鎮合辦的小學校長也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去關心。可是校長先生當最後一份紀錄報摺訂好，貼上名簽地址，寄發以後，他站起身來，看看鐘，說道：「我們正好趕上時間。」

× × ×

有一天一個穿得很整齊的年青人推開了報館辦公室的門，我一看就知道這是一個很怕羞的人，他踟躕地進得門來，看見只有我一個人在辦公室，便有如釋重負之感，他慢慢地走近櫃台。

「我想在報紙上刊登一行廣告。」他滿懷希望地看着

我。「但是我不知道該怎樣寫。」

「你只要告訴我你打算賣什麼東西就行了。」我說。

看起來他似乎略有不安。「啊，那到不是的，」他說。「事情是這樣的，我剛服役完畢回來，跟我姊姊和姊夫住在一起。我想去跳舞，可是我不認識這裡的女孩子，所以我想登報徵求一位跳舞的女伴。」

「那你還不如到外面去想法認識幾個女孩子，再在裡面挑選一個伴侶比較好一點。你姊姊和姊夫一定有朋友……」

年青人訴苦道：「他們的朋友都結婚了。他們一天到晚在談的都是什麼新電視機，或者是他們新生的小寶寶，再不然就是談怎樣付錢。」

我抑制住了同情的微笑，拿起一張空白廣告單和鉛筆「你看這樣寫可以嗎？」

「一位可尊敬的年青人願徵求愛好跳舞的女伴」

他慢慢地出聲驗看，並用非常安心的微笑來酬謝我。

「嗨，好得很！」他說。他在後面加上了一個電話號碼——八七三二，是他姊夫家裡的電話。他最後又告訴我不要對人家提起這件登廣告的事，即使他姊姊和姊夫那兒也不要說。

這件事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每個人都想知道是誰登廣告。紀錄報辦公室接到很多電話。我一遍又一遍地說：「對不起，我不能供給資料。」於是有很多人便在電話號碼簿上查詢這八七三二號。

那位姊夫！一個結了婚的男人，他有這麼一位聰明能幹太太，並且常常看到他們是在一塊兒……所有他的朋友都在奇怪爲什麼他要登廣告徵求舞伴，同時他們也就毫不介意地去詢問他。他十分光火，當他怒氣冲冲地趕到紀錄報辦公室時簡直氣憤得可以把編輯切作兩段。

「你跟他去講。」我在店後面低聲對阿特說：「你向他解釋發生的經過。」

「嗨，不，」阿特說：「廣告是你寫的。」

「膽小鬼，」我嘲之以鼻。

「他不至於揍女人，」阿特向我保證。

我於是走進辦公室。阿特的預測是正確的。這位不幸的姊夫看上去好像想跟人打架，可是他却用幾句話來抑制住自己，我猜想他所用的這些字眼是很經過一番挑選的。事情雖說是過去了，但我間接聽說八七三二電話事件還繼續了一段時間，如果那位姊夫發了脾氣，那就是爲了人人都以爲是他自己登了徵求舞伴的廣告，並且他的太太據說也大爲光火；因爲她也以爲他做了這件事。

（未完待續）

一個女人爲自己和十三個孩子申請國家救濟。

「可是，白太太，」救濟局的職員疑惑地問道：「你說你丈夫在十年前把你遺棄了，可是你怎麼還有八個年齡不足十歲的孩子呢？」

「一點沒有錯！」那女人快樂地解釋着：「因爲在理當常回來向我道歉。」

中國石油公司煤油代銷商

礦太行

經理 袁瑞林

彰化員林鎮中山路211號

電話:235

南榮煤油行

彰化市中正路298號

電話:436

純純號

彰化員林鎮中正路205號

電話;286



奇異的信

入江德郎 文
樸譯

一

那時，我在大阪A新聞社作外勤記者，入社纔二年左右，還算是新手，所以被派跑警署新聞。我被分派的目的地是曾根崎警署，緊挨在大阪火車站前側——繁華的梅田街，擁有龐大的夜市，號稱爲大阪的「玄關」。在大阪所有的警察署當中，新聞最多也最繁鬧的，首推曾根崎警察署和南警察署。這對於年青的我，可說是一項重任。

昭和二十四年春天，我開始跑曾根崎警察署以後兩個月左右。有一天，我正在署長室同署長閒聊，擔任會口主任的警佐恭恭敬敬走入來，遞給署長一封書信。這是一封掛號信。署長翻轉信封後面，看看寄信人姓名，口裡自言自語：「眞奇怪的人……」同時用剪刀剪開信封，抽出信箋看了一眼，又隨手準備裝進去。

「眞奇怪的人……」，這句話引起我的注意。這封信一定有點什麼奧秘在內，我好奇地問道：「署長，這是一封什麼信？奇怪的人，爲什麼？」

「嗯，這個嗎？好，你自己看吧。」署長毫無隱藏的意思，將正要裝入信封的信，連封套遞給我。

信封正面寫着：「北區曾根崎警察署長殿」，背面寄

信人：「南區久寶寺七〇五號吉田茂雄」。信箋僅只一頁，用鋼筆寫着：「請將附上之金款轉贈給正有困難而急迫需要的人。數目太少，很對不起。吉田茂雄，」贈款是一千元匯票，裝在同一信封裡。

「前後已經有幾十次了，兩三年來，每月都是這樣踵來。」署長在我看完信後告訴我。

「每一個月都一定寄來，從不間斷嗎？」

「嗯，而且每次都一定是一千元。只有兩三次，寄來八百元，信中說明這個月因爲不景氣，萬分抱歉。但是下一個月一定寄來一千二百元，齊齊整整地補足每個月一千元的數目，眞是誠實耿直的人。」

「吉田茂雄這人，總有個什麼理由月每送錢來吧。」

「這完全不明白。我爲了想表示謝意，曾經按着地址去拜訪過一次，根本沒有這人，也許是假造的名字。」

「吉田茂雄……不錯，同首相吉田茂雄的名字差不多，一定是空想出來借用的。」

署長微笑地說：「也許是的，隱姓埋名，贈金濟急，兩三年來從不間斷，這種奇異的人也有啊。」

確是一樁有趣的事。我心想，在這生活艱難的社會中，隱姓埋名，每個月贈金到警察署，到底是何種人物呢？總有一個原因吧。

「署長，這也是百密一疏吧。身爲精明幹練的警察，居然連這種奇異的人的身份行蹤都偵察不出。請多派幾位刑警，仔細祕密地調查看看，我一定寫一篇四段長的特寫來報導。」

「毫無辦法。」署長停頓一下，點燃一支光牌：「以前也有好幾位記者老兄們知道這件事，一再催促我們鼓勵我們偵查，我也因爲要表示謝意，用盡一切方法去探訪偵查，結果是茫然一片，毫無所獲。」

「一切的線索，一切可能試試的方法都試過了？」

「是啊，結果是毫無頭緒，如同走進迷宮。」迷宮兩個字聽起來很可笑，署長自己也不禁笑起來。

我沒有笑，這一事實的裡面，一定有一深沉重大的事物存在，有一個人，固執不移地思念着某一事物，是慟哭懺悔？是感恩圖報？總之，一定有一重大的因素。到底是什麼？我凝視着那文字俚俗書法拙劣的信箋，沉思再沉思，多次地用手掀起垂覆到眼睛的亂髮。

二

回到記者招待室，我將剛纔的談話又重新綜合思索一次。

每月定額一千元，有時手頭不寬裕就減少二百元。這人一定是做生意的，而且多半是做小生意的，信紙信封一看就知是廉價粗品。旁的警察署沒有聽說有這種事情，多半是與曾根崎署有某種因緣關係。是曾根崎署曾經救過他？或者是重生的人爲了感恩而贈金？……

正在思索的時候，旁的報社記者二三位來到，我把這

段談話告訴他們。他們都笑起來：「那個吉田茂雄嗎？嘿嘿……，曾根崎署曾經用署的榮譽做孤注，竭盡最大的能力去偵查，結果總歸是毫無所獲。僅是奇特的無名氏這一點點資料是不能寫成一篇出色的特寫啊。」

警署到底是用什麼步驟和方法去偵查？我覺得有明瞭和研究的必要。我訪問一些知道此事的警官們。

警署使用的方法是：第一、假定是曾經犯過罪或者是曾經得過警署幫助的人，爲了感恩而如此。刑警人員從信封信紙上印出指紋，再與前科犯指紋簿一一仔細核對，指紋簿總計有七萬人，結果沒有一份是相同的。其次，是用現場調查的方法。依據信封的郵戳，發信郵局雖然時時變更，但總不脫南區的範圍，一定是住在南區的人。署長曾命令轄內各派管區警員，凡是認爲略有可能的人，都去調查訪問一次。這一方法完全失敗以後，第二步是派刑警去郵政局調查。因爲寄掛號信的人實在太多太多，承辦人毫無印象，也根本沒有想到要記住發信人的容貌。再從其他犯罪事件中去追查，希望找出一絲線索，結果仍是徒勞。站在警署的立場，做到這一地步，不能不罷手了。並非有了什麼明顯的犯罪行爲，僅僅爲了偵查一個想隱匿名姓的人，要出動比這更多的人力和使用更廣大嚴密的偵查方式，是缺少充分理由的，當然不得不就此中止。

但是在我，這封信深刻地烙印在心中。如果說是爲了表示重生的謝意，這是一件有意義的行爲，爲何三十幾次信中，字裡行間，一點迹象也尋不出？三十幾次信都僅只一行，同樣的文字，拘拘謹謹，任何其他的事情一字不提；這必定有更深邃的內幕存在，我不能不如此設想。我決心要探究出眞象，不僅因爲這是極好的新聞材料，更因爲在現時代生活競爭劇烈的大都市中，茫茫人海的深底處，竟有這一小股眞善美的暗流。如果把它的眞象探究出來，讓全社會都能欣賞這一朵美麗之花，對於一個跑社會新聞的記者，還能有比這更高更大的喜悅嗎？

從這一天起，我每日瞬目思索，每日追尋這封啞謎的信的主人，疲累得兩條腿像木棒似的僵硬。

三

儘管我有極大的熱忱，在這方面終歸是外行，想不出什麼特別的好辦法。也只有同刑警們曾經用過的方法一樣，到發信郵局去詳詳細細地調查，從信封信紙的質料款式去研查，到南區町會去訪問素有隱名美行的人士，拜訪南區老刑警們，請教他們有無值得注意的人。每日勞碌奔波，兩個月時間很快就過去了。一切辛勞和努力，終屬白費。吉田茂雄的掛號信，仍然每月按時寄到曾根崎署。

打起精神，又繼續跑了一個月。

我沒有與同業們說明我的奔跑，每天只在工作開始前或完畢後去搜尋。精神上的失望和肉體上的疲勞，使我終於也感覺倦怠。最令我煩惱的是午飯。那時候，糧食問題依然惡劣，特別是受戰火摧殘劇烈的南大阪郊區，連一間

普普通通的食堂都沒有。我每次外出調查時，總是在梅田夜市街先買好麵包。等到跑得肚餓，就坐在路旁乾嚼，心想何處有吉田茂雄這種人呢？茫然地眺望着廣場埃汚穢的道路，人潮川流不息，也許要尋覓的吉田茂雄就在其中吧。有時，我也不禁憐憫自己，這樣勞苦奔波，究竟爲的什麼？可是到次日早晨，我仍然用手帕包着麵包，從會根崎署出發尋查，像被什麼無鬼湖附着似的。在記者招待室，有些同業嘲笑我：「喂，老兄有了女朋友吧，每天這樣一個人跑來跑去。」

四個月來，像被鬼附着一般地奔走搜尋。每天回來，疲累得氣都喘不過來，更令人灰心的是仍然毫無頭緒，如同在無涯大海中尋覓一粒纖小的珠貝。我也曾心想，算了吧，再繼續下去也是白費。

在我開始以後，第四次怪信到達署長手中的時候，我毫無異樣感觸，茫然地望着這一頁粗劣的信箋，相同的筆迹，相同的文句：「請收附上之金款，轉送給正有困難而急迫需要的人，數目太少，很對不起。吉田茂雄。」我兩手抱在腦後，無聊地眺望着這封信。突然，一個思想像電光似的閃過我的腦中。直到這封信爲止，以前每次都是鋼筆墨水寫的，這一次却例外地用原子筆。這一例外像閃電似地照亮了我一項新的靈感。以前，我在京都曾經從某一以幹才著稱的檢察官處聽說過，用原子筆寫字，因爲需要特別用力的緣故，在下一頁紙上會留下肉眼看不見的字迹。曾經有過這樣一次經驗，偵查某一嫌疑犯的罪行，將他用剩下的便箋收集起來，用一種方法檢查便箋上的字迹，終於得到確實的證據，使這一嫌疑犯受到法律的公正制裁。發現字迹的方法很簡單：將四B的鉛筆慈研磨成極細的粉末，用潔潔的脫脂綿醮來極輕微均勻地塗抹在紙上，因爲用原子筆寫字比較用力，所以字迹處略爲低凹，經鉛筆慈塗抹後，便顯現出黑底白字來。

僥倖的是這封信僅只有二行字，空白處很多，注意看時可以看出隱約的字迹，我高興得要飛起來，將這封信藏好帶回下宿處，立刻照前述的方法來實行。我潛心凝神地仔細塗抹，紙面上隱約地顯出三處文字：

第一處：「黃鐘調」。

第二處：「北引導鐘」。

第三處：「太田先生拜託」。

其餘的磨糊看不出，只有這三處字迹很明顯。這一嘗試的成功，我高興得幾乎喊叫出來。

但是，什麼是「黃鐘調」？從「北引導鐘」看來，一定是與佛教有關係。我翻查佛教大辭典，查出「北引導鐘」是佛鐘鑄型之一種。從這一點看，這人與寺廟一定有關係：而且一定與名叫太田的人相熟識。

從這一天起，我自四天王寺開始，跑遍了大阪所有的寺廟，到處詢問：「認識一位姓太田的先生嗎？」然而這也是徒勞無功。又是兩個月過去了，毫無進展。而且，從這次以後，寫到會根崎署的信，又回復用鋼筆墨水書寫，從原子筆的痕迹尋找線索的機會是不再有了。

成功往往是幸運的偶然。在進入第六個月時，我偶然巧妙地解開了這個謎。

有一天，我閱讀報紙，在一角落上看到一小段新聞，說櫻島某一造船公司因近來不景氣，造船合同簡直沒有，爲了渡過目前難關，接受寺鐘的鑄造，而且已經造了五十多個。感謝天的啓示，我靈機一動，馬上拿起電話機撥到某造船公司：

「請問太田先生在嗎？」

「是的，在公司裡。」

「我是A新聞社社會部記者木暮，現在立刻去貴公司拜訪太田先生。」

在造船公司內我晤見太田，他是公司裡的技術部長。我萬分快慰地請求查閱最近半年全部的合同以及往來商談的兩件。差不多有三百多封終於找到我日夜渴想的信：

「拜啓。曩有煩瀆，惶悚之至。

日前所談寒獻鐘之事，因係鄉野之寺，鄙意以爲黃鐘調或許比大呂調較爲適宜，想決定南引導鐘用大呂調，北引導鐘用黃鐘調，（中略）拜託

太田先生擾冗轉告爲感。」

這封信的筆跡語氣和那封怪信完全一樣，而且是用原子筆寫的，署名是加籐貞一郎（暫時寫作加籐貞一郎吧），住在東區某町，半年來的苦心思索，勞碌奔波，終於有了結果。

四

站在「加籐貞一郎」名牌前面，我再三再四細看這棟家屋。這實在是一棟矮小簡陋的住屋，整個屋子破舊得就要坍倒似的外門的玻璃已經破裂，用紙剪成的小花黏貼住。一起大約有四五十戶，周圍盡是被空襲燒燬的斷垣頹壁，一片瓦礫的縫隙中長滿長長的青草。

我拉開軋軋作響的大門，走進門內，屋內也極潮隘。我一面高聲問：「請問有人在家嗎？」一面偷窺室內的情況。全部大約有三四間，右側是一小間地板房間，有一張粗劣的木桌，桌角放着一疊信紙信封。我不禁雀躍大喜，那正是一月一次看到的信封信紙。就是這種家庭的主人，每月寄贈一千元給警署嗎？

「是那一位？」聽起來異常優雅的聲音在內室答應，接着人走出來，約莫三十歲左右，溫柔勤勉型的主婦。正巧這時候，主人加籐先生也從開着的大門走進來。

「啊，你先生是……」

我鄭重地遞過一張名片：「冒昧打擾，我是A新聞社記者，爲了吉田茂雄先生的事，專誠來拜訪。」

主人臉上突然變色，一瞬間，似乎受到莫大的驚恐，慌慌張張想逃走似的走進裡面疊蓆的房間，兩手抱住頭側，在沒有燈罩的電燈底下踱圈子。我靜靜地觀察他，年紀大約四十歲，身材瘦長，頭髮剪成平頂，褲子有好幾個補釘，一派誠實的小商人風。

稍停，他害怕似地看看我，又低下頭，似乎下了決心，走到我旁邊來：「先生，對不起，請你同我一起來……這裡說話不大適宜。」

約莫走過五六戶，走進一間更狹小的板屋，像是一間儲物室，到處亂堆着製袋材料，一股濃厚的霉味撲刺鼻孔。坐的地方都沒有，我拿出兩張報紙，鋪在地上兩人對面坐下。

加籐南手互抱在胸前，低沉地說：「先生眞了不起，你一定要寫新聞發表嗎？」

「不，寫不寫還沒有決定。我想你隱匿姓名，一定有特別的原因。我只想明白這一點，你爲何作這種奇特的行爲？一定有特別深遠的原因。至於新聞發表不發表，等會我們再商量。

「先生，最好是不講……這件事我沒有對任何人泄露，說出來很慚愧，好不好請你不必再問。」

「加籐先生，請你再考慮一下。我不是以一個新聞記者的身份，爲了追求新聞，才來麻煩你。寧可說是希望竭盡自己的微力，來共同擔負你這一沉重的煩惱……。半年來，腿都跑硬了，爲了尋找你。」

我誠誠懇懇表明我的眞意，不惜雞絲毫權術用心。

小屋的門突然被推開，加籐太太滿臉擔心的神色走進來，靠近加籐的身後，要哭出似地說：「你……」。

「不必擔心，等一會我再告訴你……」。

加籐太太又走出去，加籐又想了一會，自言自語地說：「我告訴你吧。我……我算是殺死過人的……」。

五

在黃昏暗黑的小屋內，加籐用低沉的音調道出一段往事。我閉着眼睛聽完這一故事，心中無限感動。

——大戰末期，加籐將妻子和兩個孩子送往淡路疏散，一個人住在現時的家中。這時期空襲異常酷烈，人們每晚都擠塞在防空洞中。二十年三月，酷烈的轟炸，整個大阪市幾乎是經常陷在火海中。加籐家附近沒有好的防空洞，警報一響，人們都火急連忙跑到一里多路遠一處防空洞去。這座防空洞建在地下十尺深，頗爲堅固，可是最多容納到一百人，就再也擠不進了。入口很狹窄，人群爭先恐後，連滾帶跌地擠進去。這一夜，赤紅的燃燒彈轟落斷斷續續的恐怖聲音，從大阪北部雨也似的逐漸追近。加籐拚命快跑到防空洞去，距離還有三四十步的時候，突然發現在明月光下有一人影在搖擺。加籐定神一看，原來是一中年的婦人，背上揹着嬰兒，手上牽着一五六歲的幼兒，瘋狂似地拚命奔跑，已不得早一步鑽進防空洞。小孩腳步小，被拖得半跑半滾，加籐追過他們時，看見那母親的臉慶恐怖的臉，使他永遠不能忘懷。他剛跑到防空洞門口，已經聽到炸彈轟轟爆裂的聲音，他像被炸得飛起來似的擠進洞中。洞裡面已經完全塞滿了，小孩子們擠得又哭又叫，張有力的男人們仍舊拚命往裡擠。正在這時候，洞門口忽然有

一女聲在哀求：

「請讓我進來喲，有小孩子啊。對不起，對不起，請讓我進來吧。」

這就是剛纔那個母親，精疲力竭地柔聲哀求。

「不行，不行。裡面已經擠滿了，再擠要擠垮了。」

洞裡面不知是誰在大聲拒絕，嚴峻冷酷的聲音。

也有女人比較溫和地說：「這裡實在已經滿了，你到旁的防空洞去吧。」

「求求你們……，我這裡道路不熟，又帶了小孩子們。」

「不要再多說，這裡這樣滿了，你快到別的地方去！」洞門口另一個男聲在叱罵。

母親哭泣地說：「喂，大家讓一點點，一點點就可以了。啊，美代子，怎麼辦啊？」

這時，炸彈爆裂的聲音愈來愈近，也愈猛烈。死神之翼籠罩在防空洞頂上，洞中像堅冰一般地凝固冷寂。

突然，「啊，會根崎燒起來了。健一，正一，我們不要死啊。」那母親絕望地號叫，拖着孩子的手再跑。

絕望的激烈的喊叫，撕裂加籐的心，他把半身探出洞外，高喊：「喂——，那位太太……」可是，猛烈的爆，熾熱的熱風，掩蓋住呼聲，那個母親拖着孩子連滾帶跌地跑了。不久便消失在火海怒濤中。

翌晨，防空洞一兩百米遠的道路上，躺着母子三人的屍體，母親胸前緊抱着嬰兒，像燒死的鳥，焦黑一團地蹲曲着。

戰爭結束以後，一直到現在，加籐每一想及這一悲慘景象，仍舊活生生如在目前。「求求你們……」，「健一，正一，我們不要死啊。」輾烈的號叫，仍明白地在耳旁喊叫。爲什麼我不幫助她？爲什麼不更向裡面擠擠？自己爲什麼不跑去別的防空洞？爲什麼像沒有看見似的，每一想到這些，加籐的心像被撕裂般的痛楚。每當在火車站前看見一群一群貧苦流浪的兒童們，就聽見「健一，正一……」的喊叫在耳旁呼喊。

從戰後的貧困生活中，加籐一家人每個月節衣縮食，積蓄一千元寄給會根崎署，作爲迫切需要幫助的人的救濟金。明知是滄海一粟，但聊求心之所安，對這位可憐的母親表示一點懺悔，一直到生命末日。

加籐的自述到這裡完了，我多次地感覺到眼熱潤濕。誰能說加籐是殺人凶手？在現在社會中，犧牲他人以成全自己，眞是滔滔者皆是也，這一珍貴的美行，簡直連想都想不到。

加籐更打拱作揖地拜託我不要發表新聞：「登出來眞羞愧死了。實在是沒有辦法，才告訴你先生，務必請先生原諒。」

我再沒有拒絕的勇氣，對他深深道謝後，走出小屋。在夕陽餘輝中，看見加籐太太羣在住宅門口，滿臉擔心的神色。

回社途中，經過渡邊橋上，我沉默地憑欄遠眺眷戀中

河水。雄渾的河水載浮着各種各色的物件，靜靜地無聲地向前流。夕陽映射河面，襯托得大阪市異常豔美。

六

以後不久，我由大阪被調回東京總社。差不多隔了兩年，有一次，我因公前往廣島，經過大阪，當時時懷念的地方，下車停留了數小時，走進車站旁的曾根崎署，署長已經換了人。

「我是A新聞社記者，以前在大阪的時候，常常麻煩了貴署。」寒暄後，我問起吉田茂雄的事。

「啊，吉田茂雄，實在是奇異的人，一直到現在仍然每月寄贈一千元來，從未間斷。到底什麼人？什麼事情？仍然查不出。總之，是一位懷有善美的心的人是毫無疑問。我無限感激……。我們這裡可以說是大阪的大門口，每天來這裡請求救濟的着實不少，他這筆錢前後至少救濟了幾百人以上。」

「是嗎？那眞是好事，吉田本人知道了也一定歡喜。」

記者招待室仍然依舊，當時一個記者都沒有來，我坐在半損壞的椅子上，寫一張明信片給吉田茂雄，不，加籐貞一郎，僅僅一行字：「暑中珍攝。」寫好後放進衣袋，心中湧起微笑，走向大阪車站去。

較比請用　大林牌　【Pyrex 玻璃儀器】
請試

Pyrex 玻璃因其熔解溫度之高，而引起之各種工學上之困難，在未省最近才由大林玻璃工廠製造成功，現在大林牌之 Pyrex，其化學組成，物理及化學性質均與美國 Corning Class Co. 出品相同。

Pyrex 玻璃具有二種特性與普通玻璃不同，其一爲膨脹係數之小（$10-^{7}\times30$）故對於冷熱之抵抗力非常大，在一般化學實驗過程中，絕對不會有燒破之現象；其另一特性爲對於酸鹼的抵抗力特別大，所以在精密的化學實驗過程中，絕不會由玻璃容器而來的試料及藥液之污染。

大林玻璃工廠

經理　廖雲景　工程師　廖燕景

廠址：竹東鎮大林路七號　電話：竹東七六號



德國 H. Stoekl 作
宣誠譯

一、

冬天在一夜之間就來了。當人們睡覺的時候，它靜悄悄地來了，把這個城市的街道與園子都蓋滿了雪，這使孩子們很高興。雪橇孩子們的好朋友，尤其難得有像這一年下得早，這使他們更覺得分外地快樂；可是長輩們並不喜歡冰雪，在軟棉的厚雪中行動是多麼的吃力啊！

白爾德醫生吃力地一步在積着厚雪的路上，不時喃喃地咀咒這壞天氣。他是個五十來歲的人，身材矮小，爲人和藹。

「你這個胖孩子。怎麼要小妹妹拉着你，難道你不慚愧嗎？」醫生對一個又胖又健壯的男孩喊道。那男孩安逸地坐在雪橇上，讓一個比他小得多的妹妹拉着。她把一根繩索繫在雪橇上，緊緊地拉在她那纖弱的肩上。「你下來，讓她上去吧！她拉不動了！」那個男孩因爲不肯下來，醫生就把他從雪橇上拉下，攙着小女孩上去。「好，就這樣向前去吧！」他喊。

他鄭給那個男孩一大把糖果。男孩喜歡得微笑起來，醫生愉快地跟着小雪橇滑行在雪地上，好像一匹新馬似的，輕快地拉着。

「你不要走，你爸爸好嗎？」過了一會兒，醫生向一

個衣衫襤褸的小女孩喊道。她手上抱了一個弟弟，還用厚氈與布蓋着他，「你爸爸的病已好得能起床了嗎？這很快會好的。不過他還不能離開房間，你告訴你爸爸，我明天會去看他。」

「哪，你拿這些去和你弟弟分。」他從口袋裡掏出好些糖果來，這種糖果藥房裡叫「醫生糖」，是這位好心腸的醫生每天去買的，因爲他很喜歡孩子，可是自己還沒有孩子。

這時候醫生已經去到郊外一所寬暢的獨立房子，他進屋後，逕向廚房裡走去。

灶前有五個孩子癱在一堆。

「噯，你們在幹麼？圍在一起好像是巢裡的小鳥兒一般，」醫生喊時，放下了帽子和手杖，又拍揮脚上的雪。

「我們要等着把蘋果烤好，」孩子們喊道。

「是嗎？那可不要吃光了，我也要一個。你們媽媽在房裡嗎？」他沒有等孩子們回話，敲了幾下門就進去了。一個纖弱瘦長的女人站起來了，她是坐在窗畔桌邊的，桌上放着繪畫的各種東西。她有滿頭金髮，一双活潑美麗的眼睛，看起來似乎比她瘦弱的身體與蒼白的臉色來得年輕，其實她還不到三十五歲。

醫生是出其不意地走進房間裡去的。女人臉上泛起一陣深深的紅暈，明顯地浮現在顴骨上。一陣劇烈的咳嗽使得她無法先向醫生招呼。

醫生乍眼一看，就知道她病了，問道：「你是什麼時候病的，爲什麼不早派人去叫我呢？」

「我想就會好的。」瘦長的婦人氣喘吁吁地回答。

「我看不見得吧，」醫生說，「我來看看，」他對病況簡單地問了幾句話，就細心地診斷起來。他診斷完畢後，臉上顯得嚴重的樣子。

她疑惑地瞥了他一眼，然後吃力而帶笑地問道：「你看我的病很厲害嗎？」

「你的病很重，」醫生說：「你得趕緊去躺下，一點兒也不能再勞動了。」

「我怎麼能休息？」她認眞地回答：「現在已經是十一月裡了，這些畫必須在十四天內完成的，都是爲幾家報紙與雜誌畫的，拖得好久了，眞是吃力。哪，你瞧瞧，」她一面從桌上拿了幾張畫給醫生看，一面說道：「這是一幅聖誕詩的畫面，這裡這座屋頂上有着聖誕裝飾品的小屋，聖誕樹與孩子們的面孔是聖誕故事的素描。」

「你不能再畫了，這些東西你連一筆也不能再畫了，」醫生說時，就把那些畫丟回到原來的桌上。

「可是這些畫一定要在聖誕節後畫好的。」

「讓別人去畫吧！」

「我不替這些報刊畫東西，我拿什麼來養活家呢。先生，這是不行的。我非畫不可，有錢可以不畫，貧病交迫却不能不畫。」

她說最後一句話時，聲音微弱，眼裡有悲憤的表情。

「難道窮人不要命？」醫生沒有注視她而說道。

「你是說我一定會死嗎？」

「那裡，那裡，」醫生回答。

「你就算沒有用嘴說，却是用眼睛看的。」她突然抓緊他的手，恐怖而哀求地說：你別說我非死不可；我是不可以死的。爲了我的孩子，我不願意死的。我有五個孩子，他們的父親早死了，我必須要撫養他們的。」

「你沒有財產嗎？」醫生問。

「我沒有。」

「沒有親戚嗎？」

「也沒有。」

「沒有知己的人，或者是朋友嗎？」

「我既沒有財產，也沒有親戚，更沒有知己朋友，一直掙扎在孩子們與困苦之間。如果我死——」

「你必須照我的意思完全休息，那你才會好起來，而且不久就會完全康復的。」

「這怎麼行呢？我不賺錢，孩子們吃什麼？先生，我眞的就會健康的，一定的，我有求生的意志，我要活下去。再過幾年，等到我的孩子們能够自立，是不用很久的。」

醫生搖搖頭。

「先生，你對這世界的經驗和知識比我强多了，你爲什麼搖頭呢？告訴我，要是我現在有了三長兩短，孩子們怎麼辦呢？」

醫生拭去了額上的汗。「你在此地有公民權嗎？」

「我丈夫是有的，我沒有。」

「地方上一定要設法照顧你的孩子的，大的一個可以進孤兒院，最小的可以進托兒所，其餘的祇有化點錢送到窮人的家裡去。」

她先擤了一下嘴，然後若無其事地說：「你瞧，我不會死的，你眞以爲，如果我的這些天眞的孩子，把他們東分西散地送到別人家裡去都能活嗎？不行的，這是上帝也不願意的。不過我願意把這些畫完成了去爲着，安靜地休養，這你總放心了吧？」

「祇要調養不太遲的話，」他想說而沒有說出來，搖了一下病人的手就匆匆地走了。他出來時原先在廚房裡的那羣孩子已不在了。

他在街上聽見有一個孩子在喊：「醫生，醫生，這是給你的蘋果！」他站住了，直等到一個約莫九歲的小孩站在他的面前。「孩子，你自己吃罷！」他笑迷迷地撫摩着這孩子的金髮。「要不然你就把它送給你媽媽去；好生照顧她，你要聽話，她不能做太多的事，誰知道有多久——」

他沒有把這句話說完，但當他回頭看時，那孩子還立在街中央，手裡拿着蘋果，睜大眼睛遲疑地盯着醫生。

二、

白俄德醫生經過一天的奔忙與憂慮後，他緊裹上裝冒着風雪回家，這一年的十一月裡和往年一樣，帶來了疾病

死亡，當濕潤與刀刮似的寒風，把他衝在嘴唇上的香烟要吹熄時，他覺得渾身寒冷，等到他回家站在舒適而溫暖的房間裡時，這才使他舒了一口氣。

他從寒冷與濕風中略微恢復了些時，他喊道：克麗絲汀，你幫我把鞋子脫掉，它太緊了。這天氣又冷又刮着濕風！我想穿着是不會乾的，你把鞋子拿到灶邊去，不要靠得太近，大衣可掛在火旁邊，晚飯做好了嗎？」

「肉已經端在桌上了。」

「哦，這正好。我餓極了。」

醫生正要去開飯廳的門時，門鈴驀地響起來了。

「豈有此理，」醫生喊：「門鈴響，我希望沒有人來。不過眞有人來，我也不去了。醫生也是人，我今天已經累够了。」

他連忙去開門，門開處有個孩子站着，幾乎跌下台階去了。「你不小心點兒，」醫生不耐煩地喊：「有什麼事啊？」

孩子沒有回答，祇是站在台階上氣喘吁吁，醫生把燈光照向孩子的頭。「哦，原來是你嗎？」他認得這孩子就是剛才要送嶺莫給也吃的那個時，他突然和顏悅色地問：「是不是家裡出了亂子？」

「我媽，」孩子祇說了二個字就再也說不出話來。醫生沒有再問；孩子恐怖的眼光代替他要說的許多話。

「想不到這樣快，」他沮喪得低聲說：「孩子，你稍等我就同你去。——克麗絲汀，拿我的大衣和鞋子來！」

醫生嘆了一口氣，穿起濕鞋和大衣，他來不及向太太打招呼，牽着孩子的手在寒風中跑了五分鐘後，向城外的小屋走去。

這一次廚房的灶邊沒有了那堆孩子，但有位善良的隣家婦人忙碌地拿來了開水和熱手巾。

隣家婦人把事情三言兩語地告訴了醫生；然後他走進病人的房間。媽媽的床前站着二個較大的孩子在大哭；老大向他們走近去。二個最小的孩子熟睡在小床上，病人閉着眼睡在床上，醫生一看幾已無能爲力，他連忙開了張藥方，叫隣家婦人到藥房去買。

突然病人睜開了双眼，祈求似的望着，看到醫生的臉上。這時候她聽見孩子們的笑聲，臉上立刻現出恐怖與悲哀，她無力地說：「哦，我的孩子，媽不會死的。」

醫生一直沒有說話，但當他把她的頭枕得高高的，不斷地溫潤她乾燥的嘴唇，拭去她額上的冷汗時，她又聽到恐怖而寒慄的聲音：「孩子，媽不會死的！」

醫生焦急地望着房門，他想：「藥爲什麼還不趕快買來呢？」這時候病人的臉色突然發青了，呼吸微弱，眼睛變黑。

醫生知道她已瀕絕境，死神已經伸出手來，但彷彿死神不要她，或者是病人不肯跟死神去似的。時間一分又一分地過去，只聽見可怕的喊聲：「我不會死的。」她始終不願死去。

醫生拭去自己額上的汗，坐下在病人的床邊，不時注

視這垂死的人，但這是他無法挽救的，他看到可憐的婦人，是爲了放心不下孩子而不忍死去的。他又看看床上的孩子，她們不願讓她聽到大哭，盡力忍着在心裡難過。

現在他又聽到充滿恐怖的喊聲：「我不能死的，」因爲她的臉色又轉變了；眼裡有堅決的意志。他俯身對病人輕輕地耳語了幾句，這樣她就伸出手來緊握着醫生的手，從她的眼裡流露出喜悅與驚奇，她奄奄一息地問道：「所有五個嗎？」

「所有五個，上帝一定會佑我的！」他認眞地重複了一遍。

突然充滿恐懼的表情從她臉上隱沒了，嘴唇上溢出歡欣與安詳的樣子，她豎開了手指，從醫生的手上滑下去。

「到這邊來，」醫生低聲對孩子們喊道：「你們向媽媽再吻一次。」

當二個大孩子大哭着去吻媽媽的面時，女孩連忙從床上抱起二個最小的，好向媽媽去吻一下。當二個最小的把紅潤的小嘴去吻媽媽蒼白的嘴脣時，她的頭倒了下去。一陣微弱的呻吟，孩子們驚怕得放聲大哭；她靜靜地永別了人間。

醫生輕輕的把手在她的眼瞼上檢視了一下，然後他喊隣家婦人低聲地說：「你把孩子們帶出去，他們的媽死了

三、

第二天是星期五。醫生和他的太太在用午餐，她是個矮小而豐滿的女人，雖然年近四十，而風韻猶存，且容貌仁慈，這是沒有孩子的女人常見的事。

凡是知道她的人，一看她今天的裝束，就知道她有一件重要的打算。她一向穿着講究，而尤以今天穿了異常華麗的綢衣，彷彿她有件分外高興的事。醫生是個品性高潔而文雅的人，儘管他性情有粗暴的時候，但她是一心一意地愛他的。但是今天表現在這位豐滿仁慈的小婦人，又是她最對與最喜悅的一面。

不過醫生並沒有察覺。他今天格外嚴肅，心事重重，一面思緒萬端，一面默默地用着豐富的午餐。可是當他看見桌上放着他最愛吃的甜食時，他試探地瞧着她說：「你想要什麼，你儘管說罷！」

「我想要什麼，你怎麼想起來的？」

「嗳，」他又試探着看了她一眼說：「我不容易吃到這樣愛吃的東西，我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來了。何況你今天穿得這樣漂亮，你眞慈來慈漂亮了。你告訴我，你想什麼！」

醫生太太滿臉通紅，她不願把這事說得直截了當。「自然囉，我有點事要同你商量，但用不着這樣急。」

「哦，那末再說吧！今天是星期五，據我知道沒有人願在這一天死的。你不肯告訴我的事，準是件很重要而且是秘密的事情。」

「是的，阿爾柏特，你是知道的，不過我說的你必須平心靜氣，容一個女人說身處地的想一想。」

「要我體察自己太太高貴的內心，這是我願意的。」

「你別老是打岔，到今年聖誕節，我們在這屋裡就已經住了十八年了。」

醫生推開他的盤子，他正想燃火吸烟。却把它放在桌上起身了。「如果你是說要搬家的話，我寧可立刻走開，最好不要談搬家的事。」

「你坐下罷，我並不是說搬家！」她拉着丈夫的手說：「我的意思是：如果長年住在一個屋裡，房子不加修理的話，自然就不好看了。」

「我喜歡這個家，」醫生說時又滿意地打量了一下屋裡。

「要是把家修理得好些，你會更喜歡的。只要看這些地板，油漆都脫掉了，怎麼擦拭啊！」

「難道你想嵌細木地板？」

「這倒不是的；祇要換新的就很滿意了。」

「說了半天，你還不明白。」

「舊壁紙也得換了，還有舊衣櫃。」

「你這樣說，我們還得買新木器？」

「祇要收拾好這個房間，我們把舊東西搬到居室裡去，你的東西可以放在另一個房間裡，這樣他們就有一個漂亮房間了。」

「你這個好的打算要錢嗎？」

「阿爾柏特，你去拿錢來，你不要說話不算數，不是有好多病人還沒有付你一分錢，而且你在銀行裡還存得有一大筆款子，我不知道你是爲誰打算——我們沒有孩子，」她說到這裡嘆了一口冷氣，又繼續說：「我們也沒有近親佈置個把房子是沒有問題的。」

「你曾經有意思要收養一個孩子的。」

「我自然有過這個念頭，不過你要知道，我們沒有熱心的親戚也收養不到孩子的。這是我們試過好幾次的啊！而且你也知道，收養不到孩子我也是高興的，何況收養別人的孩子是件冒險的事。別人的孩子是忘恩負義的！以好心待他們也是不會滿意的，他們還以爲是權利。何況帶大孩子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等到他們長大了，就不再需要我們了，他們自己滿足了，誰還認得我們是他們的父母，所以沒有孩子也罷了。」

醫生默默地盯了一會，然後他說：「我正要請求你的，不單單是一個孩子，而是要你收養五個孩子。」

「五個孩子？」她驟得坐倒在椅上，因之丈夫連忙說「我的意思當然不是永久的，祇是幾天而已！你知道可憐的莫太太昨天死了，」因爲他的太太沒有言語，所以他停頓了一會又說：「遺下了這些孩子」。

「地方上不管嗎？」醫生太太困惑地問。

「管是管的，不過沒有這樣快。孩子們得交給警察局去」

「他們不能留在隣家女人那裡嗎？你說起過她的。」

「隣家女人自己有七個孩子。」

「可是我那裡有這麼多地方。」

「你可以把他們住在居室隔壁的房間裡，我的幾樣東西，」醫生眨了一下眼說：「克麗絲汀會搬開的。」

「但是那間房怎麼放得下五張床。」

「兩張床外加一張小床就够了，兩個孩子睡一張。」

「不過事情就會很多，克麗絲汀會不高興的。」

「祇要我告訴她，她會答應的，如果事情太多，她做不及的話，叫奧古施特幫忙，今天她娘來爲她問過工作了。」

「那末孩子們要住多久呢？」

「這我現在還不能肯定的說，大約一星期光景。」

「我希望在聖誕節前把我們的家整理好。」

「親愛的，我們在這老家裡幸運地住得這麼久了，他們住一星期就够了，」他懇求似地瞧着她，所以她委婉地問：「那末他們什麼時候來呢？」

「如果他們媽媽下葬了，明天下午就來。隣家女人說照顧他們到明天下午。不過現在我要去，再不能遲了。」

醫生忽忽地拿起帽子和手杖，丟開了他太太很複雜的感覺。

四、

醫生的太太總是以複雜的感覺等待明天就要來的孩子們。她自問道：「他們會變得怎樣？我眞的能愛他們嗎？」

孩子們已經進門來了，他們緊緊地擠攏在一堆，好像一把被暴風雨掃蕩的雪片。

三個大的，一個九歲和一個七歲的男孩，另一個六歲的女孩站在後排，二個最小的站在前面，那個肥胖而有趣的是男孩，約有三歲，另一個逗人喜歡的女孩祇不過兩歲。小弟妹驚怕地拉着大姊的衣服，光起眼盯着親切的醫生太太。

她連忙把這群孩子打量了一下，然後輕輕地透了一口氣。這些都不是沒有教養的孩子，這是來自上等人家的一群有好教養的孩子。

孩子們不多說話，祇是回答所問的話。但這樣看起來，他們都好像疏遠而悲哀似的。晚餐時他們也沒有改變態度，的確他們祇吃盡在盤子裡的食物，但大的流着眼淚，小的去睡了，當醫生說：「孩子，你們疲倦了，最好你們去睡罷！明天就好了。」這一下可憐的孩子們都高興了。

孩子們一個個走向醫生夫婦，與他們握手，請晚安。然後他們走進寢室裡去。

她想跟他們去，但丈夫攔住她說：「我們應是隨他們去，對他們愈好；我們越早瞭解他們，對双方就都越好。」

過了一會，他們先聽見孩子們在嘰嘰喳喳輕聲地說話，接着沒有聲音了，接着又聽見老大在說話，他大聲對弟妹們說：「我疲倦，要去睡了，閉起你們的小眼睛，上帝會保佑我們的！」

她又祈禱：「親愛的上帝，讓我成爲一個好孩子，讓

我在天國找到我的爸爸。」他說的是他每天晚上與他媽媽祈禱的。但他突然想到，現在不僅是爸爸在天國，連媽媽也去了。「給我親愛的爸爸媽媽——」他的聲音突然放聲大哭起來，連別的孩子也跟着哭起來了。

醫生走近窗邊，望向靜寂的街上，他的太太一心在編織機子，好像今天要把它編好似的。揉着孩子們的房間裡變靜了，醫生要她輕輕的一同走進去。他倆先看到這一群令人感動的孩子四個大孩子已經兩張床擠在一張床上去了，他們痛苦地擁抱着入睡了。醫生喃喃地說：「可憐的孩子。」他屈身去替他們拉開軟軟的手，分爲二人一床，這時間他的太太向最小的孩子床上走去。

金色的捲髮低垂在紅緞的小臉上，小手握着拳頭，一隻又白又胖的小脚擱在被蓋上，嘴巴半開着睡得甜甜的呼吸着。

「瞧這個可愛的孩子，」醫生太太低聲說：「這是一幅感人的神聖畫面吧？」她突然默默地把双手抱住丈夫的頭子，溫存地貼緊了他的臉，央求地說：「阿爾柏特，要是你認爲無些孩子不錯的話，我願收養他們。」

五、

第二天醫生回到家裡時就問：「喫，你把五個孩子都安排好了嗎？」

「很好！我眞想不到這五個孩子會這樣安靜的。」

「你不要爲他們擔心；他們馬上就會活潑起來的。」眞的他們活潑起來了。

第二天醫生回家來時，他驚異地站在門口。房間中央那塊値錢的地氈上，醫生太太認爲它最値錢不過了——有的坐着有的躺着，兩個最小的高興得在圍着玩，一會兒這個在上面，另一個在下面，一會兒又翻過來，他們鬧得起勁時，自己脫掉了襪子，好像二隻小狗在軟軟的地氈上打滾似的。醫生太太夥在他們面前，高興得笑出淚水來。

「他們是活潑動人的，」她在午餐後和丈夫喝咖啡時說：「他們已經覺得在這裡很好，到處跟着我，只要我給一個孩子一點東西，另外的也就張開小嘴。如果我抱一個坐在膝上，另外一個就喊：『我也要！』」

「是的，他們互相很親愛的，」醫生說：「要把他們分開是不容易。」

醫生太太一邊沉思，一邊熱心地攪動咖啡杯，然後她問道：「我們非要把他們分開不可嗎？」

「你打算怎麼做？保留兩個嗎？」

「如果我能收養這一個，那末我也能收養其餘的。」

「對啦，祇要事情不太多的話。」

「事情倒並不太多，何況還有大妹在這裡，她整天做事，你知道她是多麼的能幹和聰明啊！」

六、

第二天早晨，醫生剛要出門去時，他的太太要他從半

開着的門，走到孩子們的寢室裡去看，她喊道：「你來看！」

在小床上坐着二個穿襯衣的小孩，大姊站在他們的面前，濕綿和手巾都預備好了；她一會兒替這個洗，一會兒又替那個洗；臉孔，鼻子，耳朵全都洗了。一個也沒有哭。雖然她們隨時都會哭的，可是在快要哭之前，大姊已經把兩個小的穿洗好了。

「她好像是那二個小的媽媽，」醫生太太說：「你瞧她是多麼聰明能幹啊！不久她就會幫克麗斯汀在廚房裡洗菜和擦杯子了：她不久就會收拾房間，每天到井裡去替我提十桶水……」

醫生沒有時間去聽小姑娘是多麼能幹的話。當天晚上他的太太又說起的時候，他打斷了她的話說：「如果這個小姑娘這樣合你的意，或者你對她的判斷是這樣好的話，那我眞要對她的將來爲你而高興。」

「哦，你是說她將來的幸福嗎？」

「考夫曼已經說過了。他出點錢要把這孩子領去撫養。」

「怎麼，他們要這麼辦嗎？」醫生太太起勁地編織着說：「我相信，他們要用小姑娘是爲了去照顧她的二個野孩子，替他們擦鼻子。他們倒聰明，把我們當傻瓜，不過這是辦不到的，他們要把她教成一個好下女，不化一個錢白用，這還要等好久。我不能這樣子就把孩子給他們…」

「可是你打算把她們怎麼辦呢？有人一定會喜歡的，如果——」

「我對他們怎樣打算嗎？」她揷嘴說：「我要收養她們！」

「但是你已經要二個小的了！」

「所以我也要大的。我不能單要二個小的就算完事了。」

「除了學校裡幾個鐘頭之外，她也還有時間的，她只要努力學，就會成爲一個有數養的姑娘，你想她會變得多麼漂亮，家裡老有這麼一個可愛的女兒！你說是不是！我可以收養這個姑娘嗎？」

醫生沒有說。他用二隻有力的手抱着她的頭，甜蜜地吻着她的嘴，然後走了出去。

醫生太太滿面通紅，她很久沒有這樣紅過臉。當她有趣地微笑着去睡時，她低聲說：「他眞是個可愛，善良而高尚的男人！」

七、

第二天，當第二個大男孩與醫生碰個滿懷時，他生氣地喊道：「孩子，你不看是往什麼地方跑嗎？」小孩因爲用力碰了一下，一時昏了，接着他轉過身，面紅耳赤地對醫生說：「這是從維也納開來的特別快車，」他一面狼狽地說，一面跑進隔壁的房間裡去了。

「這眞是個頑皮的孩子！」醫生說時一双眼睛跟着這

個漂亮，好動的孩子。

「是的，他是個頑皮的孩子，」妻子回答：「他一會兒在家開火車，一會兒開汽車，不是當野獸，就是當獵人老是到處跑，到處叫，否則就不行。」

「這要禁止他」。

「你不能禁止他。這是他太好動，他力氣很大，只要他對我好，我可不願說的。不過他總是來要求我坐在他的車裡，船裡，或者做一樣武器。」

「他要什麼你總依他嗎？」

「只要他請求，我怎能不答應呢！而且他是有思想的！他剛才玩動物園，突然要一條鱘魚，他光起眼睛對我說：「要是你將下多好，那你就變成一條很好看的鱘魚了。」我當然不會有興趣去扁他這樣做的。不過你想想，他一直請求你——」

「到你有興趣去扁他，而你當做鱘魚，」醫生打斷她的話說。「啊，女人，女人，可惜我不在這裡！」他樂得捧腹大笑。你是怎麼做，願意給我表演一次嗎？」當然醫生太太並沒有興趣，再躺下去做一次鱘魚來玩的。

八、

「你爲什麼不用你自己的杯子喝啊？」醫生與他的太太在喝咖啡時，他奇怪的問。

她滿面通紅而猶豫地說：「杯子，杯子打破了。」

「打破了？你的杯子？是你從微小姑娘時而且是你最愛的那只杯子啊！我原來很高興，他們沒有把牠打破。」

「不過他不是故意的。」

「他，是那一個？不是克麗斯汀吧？大概又是那個眷養的孩子，是不是？」

她只好點點頭，

「那你沒有把他狠狠地揍幾下嗎？」

「本來我很生氣，想打他的，但他不承認。」

「不承認？他說了雜聽的話嗎？」

「不！他雖過得跑來緊緊地抱着我，他疼痛了！」

「那麼你原諒了他，還要他受驚給他一毛錢，對嗎？」

「沒有，只是給了一大把糖果。」

「呸，你這個女人，你這個女人，」醫生喊。

「你們女人都是一樣的，等着吧！孤兒院裡是不會給打破杯子的一大把糖果。」

「孤兒院？」醫生太太詫異地問。

醫生點點頭。「我今天聽說，有人要收養兩個大的孩子。這件事情下個星期應該有個決定。」

醫生太太搖搖頭，替丈夫斟上了第二杯咖啡。接着她慢條斯理地說：「要決定的，是把漂亮，活潑的孩子們送到孤兒院裡去嗎？」

「你以爲孤兒院祇收醜的孩子嗎？」

「是活潑有趣的孩子嗎？」

「他一到那裡就會不淘氣了。」

「那除非用棍子。不過使孩子駭怕並不是有本領的人，眞的，如果這孩子能像他的弟弟那樣安靜的話，那到孤兒院去倒是好的，可惜他辦不到！不！阿爾柏特，這是使不得的，」她討好地擁抱着她的丈夫說：「我不要把這可憐的孩子送到孤兒院去讓他留在這裡吧！一個孩子多少是不礙事的，你願把孩子交給我嗎？」

「我並不是說指頭皮的孩子說的，不過——」

「那末就讓他留着罷！啊！好人！你放心罷！我聽見他在樓梯上，他準是又坐在欄杆上！很快地溜下來，啊，孩子總是讓人擔心的！」她起身去，醫生帶着滿意的微笑盯着她。

九、

過了幾天，醫生要求她的太太，在事情沒有完全決定以前，不要再提起他們今後的着落。

「我很抱歉，我們不得不讓他一個人離開，」第二天晚上她坐在丈夫身邊，醫生注意到最大的那個孩子時說：「不過你所說的我並不相信。老大是這麼安靜和老練。他有這種成熟的見解，在孤兒院裡會覺得好的，我也不信相，他離開弟妹會特別難過的，也許他不會深深地感覺到的。」

「也許他這方面只是不表示出來，他是他媽媽的寵兒。」

「他的弟妹不是都比他漂亮和聽話，」醫生太太詫異地說。

「也許正因爲這一點他的媽媽才寵他的。」

醫生太太默默地想着。「是的，」她點點頭，「也許是爲了他的媽媽，他這樣好動和老練，我也根本沒有說過他，但是我却沒有得到他的信任。當然他可以常常來我家看他的弟妹和好朋友的。」

醫生沒有回答。不過今天他的太太去睡時，他自己覺得不高興，也不知是爲了什麼。

十、

「你瞧，我看這孩子是不是對的。」第二天早晨是星期日，醫生太太吃完早餐後說：「他整個早晨都坐在那裡。他覺得無聊。他的弟妹們會隨便的嚷；我相信她不會的。」

「孩子，你過來！」醫生對孩子喊道。他双手托着頭，木然靜坐在角落裡。「你有什麼不舒服嗎？」

「我頭痛。」

「自什麼時候起的。」

「好久了。」

「好久了，你是說自到這裡來之後，是不是？」

孩子點點頭。

「那些地方痛？」

「眼睛和脖子，我時常頭暈。」

「你頭暈，你怎麼沒有說呢？」醫生把孩子一邊撫摩一邊聽，然後他說：「你就到房間裡去躺下吧！我馬上就來。」

醫生太太聽到這一切，不免暗自恐懼，「你看他的病不厲害吧？」

「我看他很厲害，照我現在的診斷，這是初期腦病，」

醫生太太吃驚了。「當眞！我把別的孩子怎麼辦呢？」

「唔，這病不會傳染的，不過他需要很安靜。最好我把他立刻送到醫院去。病是容易變得很利害的。」

「你說他會死嗎？」

「他的病拖得很久了。」

醫生太太突然變得很嚴肅而冷靜，她堅決的說：「那不能把他送到醫院裡去。」

「是的，只要他會好。我不能得他的歡心倒是眞的：不過就因爲這個緣故，我要盡我的義務，義務就是責任。如果我讓他死在醫院裡，我怎麼對得起別的孩子（他的弟妹）。

「你說得對，」她冷靜的說。「那麼他睡在什麼地方好呢？他必須很安靜。」

他可以睡在克麗斯汀的頂樓裡，那邊有陽光也安靜。克麗斯汀可暫時把床舖搬到廚房裡去。」

「對啦。就這麼辦，但是誰去看護他呢？你與克麗斯汀都沒有空。」

「不，我去叫老密勒太太來，她在兩年前替我看護得很好，如果她要睡，我去替她。——只是不要說出來！如果你一年都願意的話，那我看護幾夜有什麼關係。」

醫生隨貼地撫摩着太太的頭，說：「好吧，再見，不要告訴克麗斯汀。我去叫女看護到藥房裡取藥，不能再晚了。」

以後幾個日夜的病愈來愈重，看來這孩子要步他媽媽的後塵了。他的燒始終不退，一直喊他媽媽，喊得口乾唇焦，乾得連聲音也喊不出來。

「我看沒有什麼希望了，」幾天後，醫生說：「如果燒到明早不退，他就沒有救了。」

「我今晚要守在他身邊，」她堅決地說。

「你很久沒好好地睡了，太累了！」

「你別怕，義務就是責任。這是義不容辭的。」

醫生去握她的手說：「如果你需要我來，你就叫我。」

夜間的時光過得很慢，孩子睜大着眼，發燒的四肢與呻吟輾轉於床第。「媽，媽，」他不斷地喊媽，醫生太太深爲感動。她彎着腰慈愛而同情地撫摩他的頭髮。孩子的臉色驟地變了。「媽，你就是媽吧？媽，你終於來了？」他把双手緊緊地抱着她的頸子，因之她與孩子的頰緊在

一起。

她滿心愉快，彷彿他身上的燒退了些，頭腦漸漸地鬆弛了。呼吸也不急了。但是當她想把手放掉時，他非常恐懼地嘶喊起來。

她輕輕地把脚放上床去，以非常同情的感覺與眞切的喜悅，看着孩子時，從他的呼吸知道他睡着了。

她也疲倦得睡着了。

當她醒來時，早晨的太陽已照進窗來。她的丈夫彎着腰站在床邊。「我睡着了嗎？」

「你自然是睡着了，不過我在這裡照顧！」他指指孩子額上滿是汗，他睡得很熟。「他得救了，而你就是他的救星！」

醫生太太歡喜得洗下淚來。「危險過去了，」她丈夫說：他很快會痊癒的，也許只要兩個星期就可以搬到他的新住處裡去了。」

「新住處？你是說孤兒院嗎？你眞以爲我現在還肯讓孩子走嗎？」她低聲而感動地說：「他已經叫我媽媽了，即使他只是在發燒的時候喊的，我願意做他的媽媽，這是我的義務，他屬於我了！」

「那麼你是願意把小的男孩送到孤兒院去嗎？」

「不，這我也不願意。」

「那麼，是那個女孩嗎？」

「當然不是的。」

「那麼你願意放棄兩個小的嗎？」

「我都要，五個都要！」

「五個都要？」醫生有點懷疑地說：「這是要由你的良心來決定的。你可知道帶別人的孩子不冒險嗎？誰知道他們的心思。」

「這是自己生的也不知道的。」

她們還以爲我們的好意是她們正當的權利。「等到他們長大了，他們就會想起，我們不是他們的親生父母。」

「只要我們以親生父母般看待他們有什麼關係啊！」

「那麼一切的照料和工作呢？」

「這些我都樂於擔當。不過」——她驚怕地瞧着他的眼

「是不是五個人，你也許覺得太多呢？」

「我嗎？」他把她的手握在自己手裡，認眞的說：

「安娜！當他們可憐的媽媽與死掙扎時，她爲了孩子陷於恐懼與不安中不能死去，當時我屈身對她說：『我願把孩子們帶去，把他們當親生的看待，』她說：『五個都帶去嗎？』我回答：『五個一起帶去，上帝的確會幫助我的，』於是她安然地死去了。」

「可憐的媽媽！」醫生太太喃喃地說，她把臉擱在丈夫的肩上。但她突然又抬起頭來說：「啊！阿爾柏特！如果你是這樣答應的話，那你是故意帶回家來的，把他們一起收養吧！」

他祇點點頭。

「那我有什麼不願意呢？」

「我是知道你的心的。」

「怎麼？如果你知道我的心，你爲什麼不老實告訴我呢」

「我並不想隱瞞，但你那天正想換新地板，新壁紙，新窗簾。——」

她想打斷他的話，恰巧這時候她聽到病兒床上有微弱的聲音。孩子用明亮而退燒的眼睛瞧着他們。他聽到她們的話嗎？他知道他們的決定嗎？他喃喃地喊：「媽媽，」然後他把手伸向她。

她奔向孩子的床前跪下，「噯，我的孩子，我願做你的媽媽！」她挨向他去吻，挨着她坐到他床上，慈愛而同情地撫摩着爲汗所浸的頭髮含淚微笑地說：「他有多麼細軟的頭髮！善良而忠實的眼睛！而且——」

「我說你是眞正的媽媽，」醫生邊笑邊喊：「是說你會把孩子寵壞的。

「爲什麼不呢？你聽！門外沒有別的孩子嗎？她們喜歡進來，你樂意嗎？」

醫生開開門，一群孩子又像幾星期前那樣，擠成一堆站在那裡，大的站在後面，不過這次他們不驚怕了。當兩個小的爬到醫生太太膝上時，他們都跑過來擠在她身旁，大夥兒瞧着他們的面色蒼白，安靜地站在床上的哥哥。

醫生太太一手拉着病兒的手，另一隻手緊緊地拉着其餘的孩子「我們的孩子！」她說時愉快地瞧着丈夫。但願上帝賜福他們！」

「所有這五個孩子！」醫生低聲而感動地說。

（譯自德文名家小說選集）

中孚

中孚煤油行

用油　工廠　汽車　五金　原料　化工　酒精　工業用　礦物油

新竹市中華路247號　電話：一〇〇六號

西德聯邦總理

康若德·阿德諾傳

包爾·魏瑪爾著
關德懋譯

第十五章　繼續被迫害　阿德諾被誣控行賄　驅逐出境阿德諾作發明家

科隆市政府的公務人員，仍有人始終對卸任的市長阿德諾忠心耿耿，市議員奇森尤其是其中特出的例子。他也遭受到納粹的排除，仍舊和他的老長官保持連繫，而且在十二年中同受迫害，他的熱忱懷念，眞誠援助，值得阿德諾全家人的感激愛戴。

這位敎敎厚厚六十五歲的人，滿臉和氣膚色紅潤，去職以後，隱居波昂科隆中間的一所小村庄。他當了一個果木園，幾年之內，這位原任科隆市園藝所所長，把它經營成模範的農場。由此他不但使他和他的一家平安渡過退休的歲月，並且使他有能力在七年配給制度的苦難日子裡，切實幫助朋友，尤其是他所欽佩的老長官阿德諾一家。每次這位救駕大臣寫了一輛五勝七傷的汽車跌跌爬爬開上『嬾人山』到呂恩道夫來，阿德諾一家大小歡天喜地，他們準知道：他帶好東西來了。

上面一段話，是我在阿德諾家裡聽來的。奇森自己，對於這種所謂『功勞』，只擺擺手，不願一提。『我和阿德諾之間的結合』，當我在一九五三年秋天訪問他的時候，他說，『是十四年的合作。由此可以激頭激尾認識一個人。他一身責任艱巨，這樣關心我職務上的瑣碎事，這樣永不厭倦地和我愼重討論幾小時的園藝問題，一心一意，專爲科隆市的健康、美化打算，這就令我衷心對他佩服，並不在乎他後來政治上的成就。

因此我對他在第三帝國的下台，比對自己的去官，還要感覺沉重。因爲那樣一個活力充沛的人，讓人一腳踢開，比像我們這樣一個人，意義不同的更多。在我們，不過是一種多少都得擔帶的事實，對於他，就成爲眞實的悲劇，這就表示蓋息他的政治創造力。

此外還有，他的命運，也比其他被免職的人不同，對我們，人家也就只作到了免職了事，人家對他，是多少年來解不了的仇恨，一直從上層起就追踪他。就像是納粹的權貴們，永遠把他當未來的敵人看待而害怕他。

因此人家不僅是要在政治上，而且要在精神上毀滅他。因此第三帝國不惜任何手段，包括攻擊他個人的人格完整在內。他們如何採取非常特出的方式向他進攻，前科隆德國銀行經理安東·布呂寧的案子是一個例證。

一九三四年年初，安東·布呂寧因不忠實，侵佔，詐欺等罪名被捕。有一天，阿德諾接到傳票，他那時候已經住在新巴拜斯山，傳他對銀行家布呂寧的控訴案出庭作證。傳票的方式已經不平常。開庭的日期，並不註明，只說明要阿德諾從指定的時期開始，準備出庭作證。

阿德諾即刻同科隆市法律顧問，他的哥哥奧古斯特取得連絡，法律顧問阿德諾就打電話給法院的首席法官。使他驚訝的是，他們並不要阿德諾到正式庭來當證人，只由一位指定的法官個別地向他問話。「爲甚麼這麼辦？」法律顧問楞住了，發問。「阿德諾博士病啦，」這位首席法官解釋的特別加强。

法律顧問過後纔明白，他們要這種手段的詭計。他們硬使用阿德諾有病的藉口，使他不可能在公開庭裡出現。因爲他們倒是怕的有理，怕他把控訴狀的謊話迷網陣一撕而破，反而對第三帝國的司法公開地打了勝仗。

首席法官和法律顧問間議定的辦法是，避免外人旁聽，在漢斯，阿德諾的家裡開庭。漢斯是市長的二哥，並是科隆大教堂的住持之一，這樣一個集會，在這麼一位高階層的教士家裡舉行，法院應該認爲萬無一失了。

一九三四年一個陰沉沉的三月天氣的早晨，大家在大教堂廣場前的一所住宅裡聚會。阿德諾到的很早，十分緊張地等待開庭。他自己明白，這種稀奇古怪的庭訊方式和附帶現象，已經暗示着一種不尋常的司法程序。

最後一羣人來了：一位法官，一位檢察官，一位書記官，被告布呂寧，由兩位法警押送，還有辯護律師。

大家走入大教堂住持的書房，高敞的一間，透過窗子就看見高聳入雲的大教堂的西面。大家很冷淡地略略打招呼以後，靠桌子坐下了。

開始先向被告布呂寧問話。他提出供狀的時候，面色慘白，外表鎭靜。他的供詞簡直是駭人聽聞：他指控前科隆市長阿德諾受賄。根據他的說詞，阿德諾收到一筆三萬五千馬克的款項，用來償付一筆抵押貸款。這筆款項，對外裝作一

筆投機賺利實際上預謀的人都一致同意，作爲鬬勞阿德諾在德意志銀行爲科隆市財政存放來往的特別優待。

這就是他們對阿德諾安排好揹手不及的一拳頭。他知道：他如果無法推翻這種重大的指控罪狀，那末他就完結了，他就只好等候徒刑，那末，他就永遠失去了政治活動的可能性，即使在第三帝國崩潰以後，也不可能。

阿德諾立即面對這種情勢。由被告一變而爲原告。他用兩句話對檢察官申訴：「布呂寧被迫而說謊話，想藉此邀功減刑。」

「我不容許這種謠說，」檢察官咆哮出來。法官拳拳手，表示排解的態度：「我們願意對證人阿德諾的激動加以有限度的原諒，」他說話的時候，微帶譏鋒。「最好還是讓布呂寧先生對此點提出說明。」

布呂寧已經在阿德諾說話的時候，縮成一團。現在大家都對他望，他纔挺起身來：「我所作的供詞，出於自願。」檢察官背向後一靠，自鳴得意，然後用忠告的口氣向布呂寧說：「請您把您供詞重複一遍。」布呂寧重複一遍：「阿德諾市長透過我的中間介紹受到三萬五千馬克的賄賂。」

「甚麼時候，甚麼地點？」阿德諾激怒地發問。

由此兩點提示，展開了幾小時的舌戰，阿德諾本是多少年來，最初當財政局長，後來當市長，就同德意志銀行科隆分行有往來，布呂寧原是分行經理。大部份他私人的款項也存放該行。現在就把每一筆賬都仔細地推敲一番。

布呂寧的安全感，愈來愈消失了，他自相矛盾，他吞吞吐吐，他沉默。也沒有一句話不被阿德諾駁倒，然而他每次被逼到走頭無路，不得不承認所供不實的時候，他就拿最初的供詞作搖籌牌，嘮嘮叨叨機械式地重複：「阿德諾市長受到我們三萬五千馬克的賄賂。」

自上午一早到下午傍晚，永遠爭辯不休。所有的情節，每一件被提出來，每一件被駁倒，然而布呂寧依舊一口咬定他的指控。阿德諾於是乎直接向他對質了。一方面伸手指着掛在屋角的十字架，一方面眼光盯住布呂寧，緩慢而語氣搖溢地說：「任憑一切，您所認爲神聖的事物，我要求您，最後拿良心。」

幾句話如同當頭一棒擊中布呂寧。他低下頭去，說不出話來。過了好一忽兒，纔帶着求援的神情，抬頭望一望法官望一望檢察官，然聲音微弱地說：「可能是，市長有理，」幾乎聽不清楚：「是的，他有理。」

檢察官跳起來了：「您發瘋了？您知道您說的甚麼嗎？那就是全案最重要之結論。您想想您是怎樣傷害您自己罷。」被告本身起了變化了。他再用堅定的語調重複一遍：「我原先的供詞不對。我撤回我對阿德諾市長的指控。」

再引起了一場爭執。檢察官甚麼也試驗到了，他恐嚇，他請求，他賭咒發誓，布呂寧仍舊不動搖：「我撤回我的指

拴」。檢察官喫敗仗了。

「把被告帶走，」法官下命令了。兩個法警把布呂寧夾在中間。阿德諾走向前去，向他握手，表示寬恕。然後交給法警幾個馬克。「僱汽車錢，」他說。他願意讓布呂寧免於丟醜，以囚犯的身份遊科隆市街。在後來的主要審判庭中連這個握手，付車錢，還要加以惡的曲解，硬說是阿德諾的一種企圖，要影響被告對於自己有利的行爲。」

奇森顯然很興奮地站起來，放開脚步在屋裡走來走去。「可惜大多數的人又已經忘記了，」他說：「但是，人總得時時刻刻回頭想一想，第三帝國使盡了甚麼手段，來清除好人。他們含血噴人，要是他們中不了目標，就縮起頸子一聲不響。於一個無辜受誣的人毫不抱歉。

說他受賄，也同其它種種，對於他和他的市政府，散佈出來的卑鄙謊言一樣，從來沒有更正過。反阿德諾的戈林委員會，光是搪塞就有一千多頁厚的册子。種種指責，究竟有甚麼事實存在嗎？甚麼也沒有。指摘他分離主義，也同捕風捉影一樣，不攻自破。種種所謂涉嫌貪污的案件，屁也不是。但是，您從來聽到過人家卷阿德諾昭雪過沒有？我沒有。沒有昭雪，還要繼續窺探他，吹毛求疵，好歹弄點甚麼到他頭上。」

奇森再坐下來，繼續說話：「您知道一九三四年六月卅日阿德諾被捕的故事，您也曉得，他愛盧秘密警察再有暴行，只好東逃西奔，走遍全德國。

只有少數人在那時候還同他保持連繫，我是其中之一。也是我勸他，隨便在一個甚麼地方，一個小村庄，安頓下來，連他自己和家眷都隱蔽起來，躲開他的迫害者惡意的追蹤。他同意，並且請我就在七峯山附近任何地方替他和他的家庭找一個棲身之所。

我在獅堡谷的呂恩道夫找到了一所空房子。房子並不漂亮，陳舊，殘敗而又潮濕。然而爲阿德諾當時的處境設想，優點甚多。房租低廉，孤另另一所，房間雖然小，倒有不少，一個人口多的家庭，着實合式。

一九三五年，阿德諾全家搬進去了。我希望他們不至於再找他的麻煩了。然而我沒有把那個政權對阿德諾的仇視估計清楚。在今日我們看來，很可以發笑，甚麼一種歪理由都可以找得來，羅織成罪，當日可就成了極嚴重的問題。

呂恩道夫的射擊協會，每年照例在射擊節那一天挨次到有名望的住戶家裡獻奏一回門前樂。樂隊奏一段或兩段進行曲，小旗子也搖舞一番，然後由這位被祝賀的主人翁款待一杯清酒捐贈一點兒錢以補助協會的基金。

一九三五年的射擊節阿德諾也受到這種祝賀。照例射擊手的隊長先要問一聲主人，愛聽甚麼曲兒，樂隊就得演奏甚麼曲兒。阿德諾點奏一支「德意志十字軍」進行曲，結果，樂隊只練習慣了希特勒所特別喜歡的「巴登威勒」進行曲，

末就大奏而特奏這支曲子罷。當時在場的任何人也想不到平常鄉間的提琴開會出甚麼事。居然有種人，大概認爲爲阿德諾奏「巴登威勒簡直是大不敬。

情報到了當地的秘密警察機關，再由這個機關示意幾個特別「可靠份子」，夜晚間把阿德諾從家裡拖出，交付「人民公審」。然而並沒有辦得到。全村子人沒有一個願意擔當這個角兒。

「突擊行動」失效了，人家就從上面下手。阿德諾被一道官書無限期地驅逐出境。廿四小時內，他必須離開他的住宅和他的家庭。他抗議這種過份嚴厲的命令，無效。他同他的夫人跑到另外一個城去，向省長上了一封詳細的呈文。又被駁回，驅逐令仍須執行。

這一次阿德諾只得另找出路，以減輕放逐而同家庭隔絕的痛苦。他在翁克一個小地方找到了棲身之所，緊挨着科隆地方政府的邊界，離呂恩道夫六公里。那兒有一所天主教僧侶的休養所，收容他住下。房子很大，秋冬兩季，無人去住，他孑然一身，住在那兒，毫無生趣。

他的夫人，子女，固然可以每天來看他，最多只能停留幾小時。來往的路程十二公里，他們踏着自行車，鄉村公路，雨天濘泥不堪，白天又短。所以大部份的時間，只賸下他一個人。

萊茵河谷在秋冬之間總是沉悶的：灰暗的河流沿岸的樹木，一行一行的光禿禿，霧，有時候整天的霧，籠罩着全景。

「我不知道，您還記不記得一九三五年的秋天？」奇森稍作停頓。「好幾星期，一直是陰天下雨。」

阿德諾後來有一次同我談到過，一九三五年的十一月，往往在祈禱和懺悔的日子裡，一種生命無意義的感覺，登時湧上心頭。他那時候六十歲，無公職，無工作，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感覺到他自己好像一顆連根拔倒的樹，被橫流冲蕩而去。那一段時間幾乎教他對上帝的仁慈懷疑。只有他的信仰，使他的意志堅定，把種種苦難也當作他生命中應有的試驗。

每次他獨自沿萊茵河岸散步回來，就拿一本郁色夫（註一）康若德的小說「颱風」消遣。書中人物的船長，在一種似乎進退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堅守崗位，使他在沉重的心情中感受到朋友的安慰言詞。

十二月初，十歲的羅台恩淋巴腺發炎症。阿德諾再向政府機關申請，准許他回家。他們批准了，但是只許他在家裡過三天聖誕節，隨後必須再轉回翁克去。

奇森沉默了。兩眼注視虛空，若有所思。然後沉吟地說：「我時常對阿德諾的性格，加以一番研究。我知道，大多

數的人都把他在一九四五年以後，史無前例的發跡和他當聯邦總理的政治成就，歸納到兩點個性：超人的智慧和異常的精力。在我看來，還有第三點性質更主要：此人有無窮無盡的忍耐性，擦得起命運中所有的逆境。

他當時的忍耐性，也得到了代價。一九三六年出乎意外地關逐令被撤銷了，阿德諾又可以回到呂恩道夫的家裡。差不多同時他的經濟狀況也得到了調劑。

在科隆那位過激份子雷森也下了台，由一位新任市長來接替，新任的思想要公正得多。在一次兩人面對面的談話中，他向法律顧問阿德諾表示：「我知道，您的令弟受到冤屈。我當然不能毀正式承認。」

這一個表示，促動阿德諾再次提出科隆市應該給他補償費的問題。他直接向市長交涉，一九三六年春季成立了折中方式。阿德諾得到養老金的一部份，每月將近一千馬克，還有兩處房子，也得到一筆補償。數目遠在實際的地價以下。最初他拒絕接受這種條件，人家就老實地告訴他明白：假使他不簽約，又要遭遇到納粹黨的麻煩。

他拿到了兩所房子的價款，在呂恩道夫置了一塊地。地的位置極美。從山坡上可以遠眺萊茵河谷和艾法斯山脈。傳說就是這地方，將近一百年前拜爺（註二），在他的詩篇裡用下列幾句話讚美過：

果眞是上帝吻過的鄉土。
我情願永留此處，
世界上，我不知還有何處，
可與天地萬物，還有我，
等價齊估……」

寄森朗論這幾句詩的時候，頗有抑揚頓挫的韻味。接着，他又匆忙急促地說下去，似乎對他剛纔的詩興，有一點害羞：「完全和拜爺所讚美的，同一個地方，阿德諾起了一所房子。照阿德諾當時的境況，這一所房子，有一個寬大的平台，好幾間房間，算得上是豪舉。但是他考慮再三，決心花一筆巨款。主要的動機，是因爲他一家人多年來跟他流離失所，應該爲他們安置一個美好的家。

施工期間，他每天到場考察工程的進度。他時常提出修正意見，告訴工人幾點訣竅，起初工人們不大願意聽他的，後來領會到他深謀遠慮的好處，也就樂於聽從了。

更是他煞費苦心的，是花園的佈置。因爲坡度很陡，不可能作成平坦的花圃，由我們倆共同設計，把整塊地用石頭砌成一行一行的梯田。大部份的石頭都是阿德諾自己用小車子推上來，親手堆砌由春至秋，他白天大部分的時間在花園工

作。他培養玫瑰，到現在還是他的得意傑作，那幾年食糧恐慌，他就種些蔬菜。

他還有其它的業餘消遣，在市長任期內因工作繁重無暇及此，那時候也大事發展了，特別是他的種種「發明。」雖然是遊戲嗜好，他也恪守他的時間表。他有一定的鐘點作園藝工作，其次是讀書，再其次是教孩子們作功課。有一位客人，一九三七年有一天並未事先約定，跑到呂恩道夫去拜訪他，總以爲一位退休的官員，儘有時間會客，結果碰了女傭人的釘子，回來告訴人，驚訝不置：「五點到六點，市長先生在發明，不許任何人攪擾他。」

阿德諾的種種發明，永遠是一家人的笑話大全。有一天，他發明了一種「照明補機器」向他的夫人獻寶。原來就同尋常裝進襪子裡的鴨蛋形補襪用器一樣，不過裡面裝一盞小電燈，可以照明。由此容易看清襪子的破綻。阿德諾夫人必須先試用第一個樣品。沒有好一忽兒，她放下了襪子，好灰心地嘆一口氣：「不行了，親愛的，看到的洞洞兒太多。」

在園藝工作上，市長先生也有他一套異想天開。有一次在進餐的時候，他要孩子們替他捉些蛀虫來，愈多愈好。問到他「甚麼用？」他回答的很含糊：「我研究一項專利。」大家都瞧得他不樂意談未完成的事物，誰也就不問下去。蛀虫倒是弄來了一大堆。

在一個星期天，一家人都請到了花園裡欣賞新發明的表演。表演的是「電力殺虫機」，一種像梳子形狀的器具，拿來在樹的表皮上面蕩來蕩去。照發明家的意見，無論是甲虫或者幼虫，同觸電一樣，登時就死了，落在地上。拿蛀虫來試驗，頗有成效野生的甲虫和幼虫，表現抵抗力，似乎要強一些。無論如何，表演終場以後，每棵樹下面倒是有不小的一大堆。

殺虫機也請求了專利，然而據我所知，除去阿德諾自己的園子以外，任何地方也不曾採用過。照明補機機的專利權被駁回了，因爲不久以前，已經有類似的東西以日用品特製模型的名義申請過專利了，顏使發明家洩氣。

最大的成就，倒是阿德諾型的閃光保護眼鏡，這種眼鏡的作用，據說是保護行人和汽車駕駛人的眼鏡，不受迎面的強烈燈光閃照影響。阿德諾特意同他的夫人晚上到萊茵河岸公路上守候，帶上他的閃光保護鏡，一個勁兒對準迎面汽車的閃光燈注目。效果着實驚人，來的汽車，看到迎面冒出來一個瞎子，帶一副黑眼鏡，扶着他的太太，登時就把燈光扯暗。

阿德諾聽任他家裡人的嘲笑，毫不在乎而感覺到有趣。總而言之，任何呂恩道夫來訪問過他的人，沒有不欣賞他的寧靜而瀟洒的天眞。看上去，他似乎是死心塌地與世隔絕，以消磨餘生歲月。

實際上我注意到他的心境並不如此，有一次我們在大戰的末年坐車子到科隆去，我一面駕駛，一面從側面觀察他，

車子一頭一簸穿過炸毀的街道。

他那時候已經好幾個月不曾到過科隆。市區殘破的情況使他大爲感動。他面色慘白，一聲不響，緊閉着嘴脣坐在我身旁。忽然他把手放在我的膀臂上，半高聲地說：「請您倒回頭，我實在受不了。」我們離開了市區，到了公路上的時候，他再三囑咐我：「您現在就要想想我們戰後如何再建設。」

註一。Joseph Conrad十九世紀末期波蘭籍的英國名小說家因任商船船長，服務海上甚久，作品多描寫海上生活。

註二。詩載 Byron 詩集 Tunker Horold 篇。

第十六章　秘密警察的「黑名單」集中營的威脅　戰爭初期　七月廿日的事變

後來三個年頭，一直到大戰爆發，阿德諾和他的家庭在呂恩道夫安安靜靜地度過，孩子們長大了，大女兒雷亞嫁給一位工程師，馬克斯和他的大哥康若德一樣，大學法律系畢業以後，也在工業界就業，四個小的，也發育的很快，特別是包爾，學校的成績最優，因爲他用功而天資很高，在中學裡跳一班。

同外面的交往很少。間或和科隆一般老朋友見見面，例如銀行家費爾德受格斯和他的家庭，希米特曼教授夫婦，他的夫人原是阿德諾原配夫人的中表姊妹和多年同學。

希米特曼自己，自一九一九年起是科隆大學的社會政治學教授，也是阿德諾一生所遇到最珍貴最純潔的人物之一。他的座右銘：

工作時的情緒，應如永遠生，

祈禱時的情緒，應如即日死。

這是他終身的信守，無論是私生活，教育工作和政治生活方面。直到今日，三十年前聽過他講課的學生，都忘不了他給人們的印象：圓額隆起，目光敏銳，帶「副深度的眼鏡，在講壇上演說基督教政治的最後目的，「把人群社會改造成天機

和平，萬象一體，」說到精彩處，使聽者和他自己同樣眉飛色舞。

有不少人，稱米特曼爲烏托邦主義者，然而這位「烏托邦主義者」經過實際政治的考驗而成績優異。一九一七年人家聘他到比利時的德軍佔領區，擔任行政工作，他是少數人中之一，能毅同佔領區的居民取得眞正的連繫，他的功勞，無論是敵方，友方，都一致公認。成爲絕無僅有的現象。德方頒給他鐵十字勳章，以爲酬庸戰敗以後，比利時全國掀起仇德的高潮，比利時國王欽派使臣向這位教授致謝他在佔領期間對於比利時教育工作的一切成就。

希米特曼自己，經過短期的政治玩票，得到了兩種信念，一直也是他政治思想的立脚點：第一，確信在戰爭期間充滿仇恨的氣氛中，仍然可以取得所謂「敵方民衆的合作，只要肯在正義的原則下尋求一項使對方忍受得下的協調辦法，第二，原存在於德國西部的「民族間相互諒解」的志願，在德國政治上很晚纔發現，應該對中央全盤政策，加强這種影響，纔會避免新的戰禍。

他同阿德諾時常談到他的計劃與目的，市長先生固然對於這位教授的意見，大部份表示贊同，但是對於他的狂熱思想，不免保留距離。每當教授過於鼓舞興奮的時候，他總是說：「你把人類想像得太善良了，貝乃的克特。

此外，阿德諾也總喜歡找到機會，偷渡這位不識時務的學者幾句。有一次，希米特曼正同他的女管家爭吵不休，他在場。爭吵的焦點，園子裡究竟那一塊地，應該種胡蘿蔔，結果，那位老年的大總管臉紅頸子粗地，掉頭跑回廚房裡去。二次阿德諾又到他的家裡，毫不遲疑地先走進園子去。回頭走來，連說帶笑：「我到底要看看，誰是一家之主，在胡蘿蔔方面，貝乃的克特幸而勝利了。」

一九三三年，兩位先生幾乎是同時被罷免。希米特曼失去了科隆大學的教授位置，同他的夫人搬到杜塞道夫的鄉間別墅去住。

「雖然我們和阿德諾是各自一方，彼此間的情感連繫仍然存在。」希米特曼教授的夫人在一九五四年二月的一個下午同我如此說。我到科隆一所公寓的小住宅裡拜望她，她自她的丈夫去世後就住在那兒。她過着一種安靜而充滿了回憶的生活，爲紀念希米特曼，爲繼續盡力於他的畢生事業。他們原來住居的大房子，她重行修建起來，完全供應大學青年的用途。給三十位科隆大學生作宿舍，並且供給了更多數青年社交集會的場合。

「我相信，照我丈夫的意志這樣作了，二老太太直截了當一句話。然後向我敘述希米特曼的去世，特別與阿德諾的命運有連帶關係。

一九三九年夏，有一天，阿德諾夫婦邀我們夫婦到呂恩道夫去進餐。我們大家同孩子們一齊喝完了咖啡以後，康若德

把我們夫婦請到他的書房裡。他問：「你們甚麼時候去休假旅行？」我的丈夫回答，我們大約在八月中或者八月底動身。「我勸你們早一點兒走，而且到國外去。最好不要回來。」然後他對我們講解，他估計不久將有戰爭。「戰爭一爆發，希特勒就會逮捕所有的政治嫌疑犯，送進集中營，你，貝乃的克特，當然也有我，」他說。

「我久已知道，有人在計劃作戰期間大規模的逮捕行動，」我丈夫冷然地說，「我也知道，我們兩人，都在秘密警察的黑名單上。但是爲甚麼逃走？我已經六十七了，跑到外面幹些甚麼？不，我們蹲在德國。」

阿德諾解釋給他聽，也並不想作移民。「要緊的是，」他鄭重地說出，「在緊急關頭，使他們抓不到。過了些時候，亦許可以免於危險地回來。」

我同意阿德諾的見解。我們討論了好久，出走與不出走，當天晚上得不到結論。

我再三勸他聽阿德諾的主意。同時我又不能不，雖然是自相矛盾地，佩服這兩個男人的態度。他們兩都知道戰爭是不可避免，他們都感覺到，禍害，他們本身的禍害，天天接近。但是，他們兩人中，沒有一個稍動聲色，他們依舊處之泰然。

爲我來說，以後幾個星期的日子，着實不好受。我沒有一個時辰能夠忘記了我丈夫的處境是如何地危險。我再三勸

八月間，總算我說動了我的丈夫，到奧國去休假旅行。我去的時候滿懷希望，能夠在最後一刻鐘說動他逃出邊界。我把首飾也縫在衣服裡面，我們的車子開到奧瑞邊界，我極力勸他至少幾個星期時間躲到安全地帶。他拒絕了。他說：「我情願死在政治上，不願死在想家上。」

如此我們就回到科隆，就這樣結果了他的生命。

九月一日，戰爭爆發的那一天，希米特曼教授被捕了，九月十三日，他的夫人接到奧郎寧堡集中營的消息，據稱他在集合的時候，中風倒地而死。後來有同被捕的人說出來，根本是謊言。一個衛鋒隊的班長，在施行體罰的時候，用脚把他的胸膛踢穿了。

阿德諾和他的夫人在戰爭剛要爆發以前到了瑞士，過幾星期後纔回來。證明他的估計準確。戰爭已起了，捕人的浪潮已過去了，似乎沒有人再對這位退休的科隆市長的命運感覺興趣。後來他聽說，他的名字在最後一點鐘由秘密警察的名單上被勾去，但是他永遠也查不出是誰的主動。希米特夫人在他回來以後，打電話給他，報告她丈夫在集中營的死訊，他震動地說不出話來。幾年後，阿德諾爲這位死者立了紀念碑，不獨表現他友誼忠誠的光榮，也爲希米特曼留下光榮的紀念。在一次對大學生的講演中，他說：「科隆大學的教授行列中有一位殉道者，是值得自豪的。」

戰爭的開始幾年，除去爲阿德諾的家庭帶來難題以外，也帶來了平安吉慶。家庭的人口增加了，馬克斯與一位女博

士吉塞拉克闢結婚，康若德與羅拉·洪腦爾德結婚，兩位新媳婦都得到公婆的歡心。新朋友也結識了不少，大家結成一個團體，意義與尋常的社交不同。其中有舒呂特參事的家庭，彼得斯道夫夫人和她的女兒，波尼維亞的領事布羅克和他一家。

他們生活在充滿了仇恨殘暴的世界中，似乎一個孤島之上。發起了一個文藝集會，經常每十四天大家聚會一次，演奏音樂，孩子們朗誦詩歌，學文藝，歷史，美術史的專題講演，和會後討論。舒呂特博士夫人講「但丁的世界觀」，包爾講「聖奧古斯丁魯士的生活與事業」，阿德諾講（註一）「莫西亞威利的表現。」他指出這位文藝復興的政治理論家代表一個大時代的交替！中古世紀基督思想的世界秩序解體，極端的個人主義代之而起，演成現代強權國家肆無顧忌的暴行。自然不必直接揭穿，聽衆中誰也明白，主講人不過是以歷史爲借鏡，反射現實情況而已。

三個大兒子接二連二地被徵入伍了：先是馬克斯，包爾第二，最後臨到康若德。父親照應兩個兒子的家眷，以減輕他們的後顧之憂。他先把在柏林就業的大媳婦羅拉接到家裡，因爲她將要分娩，然後接二媳婦吉塞拉，戰爭的最後兩年，也把大女兒雷亞連同兩個孩子一齊接到家裡來了。

「呂恩道夫的房子，本來沒有週備這樣大批人馬的侵佔，然而我的公婆以一種毫不爲難的態度接待我們，眞令人感動，」羅拉女士如此追述。「全家人擠一擠，沒有好久，每一間屋子，除去公公的書房以外，都被佔據了。

我那時候剛要生第一個孩子，孕婦在這種時期對於愛護照應特別敏感。我根本就不曾缺乏過愛護照應。快生產的時候，兩位老人家扶我步行到醫院，因爲那時候根本僱不到汽車。一路上，公公老是鼓起我的勇氣，雖然他後來也承認，他一直害怕不能在恰當的時間到達醫院。後來，並不如我們期待地那樣快，一個女孩子出世了，也不是期望中的傳宗接代種子，他反而安慰我說：「將來，康若德對一個女孩子，要比一個男孩子歡喜得多了。」

隨後幾個星期，他天天來看我。婆婆生病了，他一個人來。不管甚麼天氣，一個人經過老遠而難走的路，徒步走下「懶人山。」他帶來嬰兒的小衣服，牛奶，還有蒸製的水果，那時候，一九四三年的年終，簡直是稀世珍品，有時候，還帶來幾枝鮮玫瑰花，他園子裡的玫瑰，一直要開到十一月底。他坐在床前，有說有講，仔仔細細打聽我的情況，告訴我好主意。他眞是世界上最想像的好祖父，醫院裡的修女，無人不喜歡他。

十二月裡，我搬回家了，生活一切照舊順順當當。家中大小七個女的，十二歲的喬治以外，公公是唯一的男人。他統領了柔柔和和的一團人，他的權威仍然屹立不動，一直伸展到廚房裡。爭吵是很少有的事。偶而鬧小整拉只消父親一句話，大家就心平氣和。

日常生活很簡單。公婆從來沒有過自備汽車。到波昂去聽音樂，聽戲，常乘電車或者火車。雖然在戰爭期間，我們的生活過得很安靜和平。公公雖然憂慮兩兒子的命運，和戰爭的前途，也不讓人看出來他的憂慮。外表上，他永遠是安靜自在，使我們在「懶人山」上感覺到安全而有保障。任何參預當時政局的直接行動，他一概拒絕。一九四三年（註二）葛爾德納派人和他聯絡，希望同他見面，派的人並且小心謹慎地暗示反希特勒統制的密謀，分佈很廣，公公就直截了當地告訴他，決不參加這種舉動。他不相信葛爾德納策動的計劃有所成就。

一九四四年七月廿日的事件證實了他的政治判斷。在那一天變幻莫測的日子，全家圍坐在收音機的前面，直到深夜，心緒緊張，聽取接二連三自相矛盾的消息。

就在第二天，壞消息來了。婆婆從一位熟人家裡回來，驚惶地說：「今天清早，奇森先生因分化國防軍的罪名被秘密警察拘捕了。」

奇森寫信給他在戰地的兒子，信上提到英國飛機的空襲，炸毀了一所兵工廠。「英國人完成了一項大規模的工作，」他告訴他的兒子，希望可怕的戰爭快結束。這封信被檢查出來了。

一大清早，秘密警察到了他的家裡，搜查了幾小時，所有食物被沒收了，盤問了奇森好幾小時。盤問的時候，聽來愛去查問他和阿德諾的連襲他不曾說過一個字於阿德諾不利。雖然如此，他被臨帶走的時候，低聲對他的夫人說：「警告阿德諾家裡。」

「我們大家毛骨竦然，」羅拉女士說。「羅台和利拜特馬上忙予隱藏家裡的貯存食物，大部份是奇森送的。許多東西隱藏得那麼好，好到幾年後纔重行出現。比如有幾罐菜油改裝到酒瓶裡。酒瓶的錫箔蓋頭重行封好。戰事過後公公過七十歲的生日，我們大家都曾到一口用菜油作成的混合酒。

除此以外，我們作一切準備，準備不速之客的來臨。焚燬了許多信件，隱藏許多不受歡迎的書籍。公公並不參加這種舉動，然而他容許我們這麼作，因爲他覺得出這種忙碌，可以分散婦孺們緊張等待的恐懼心理。

每次門鈴一響，大家嚇一跳。下面圍墻門一響，大家跑到平台上，看一看甚麼人走上來婆婆是幾乎不能再睡眠了，有時候，她突然地站起來，一聲不響地走出去。

一直到第三天，他們來了。我們正喫午餐，門前來了一輛汽車。即刻我們看到六個人走上台階。帶頭的一個，只有一隻膀臂。我們大家，誰也用不着說，全知過：秘密警察到了。

他們並不在住宅門前按鈴，讓着房子直接走上平台，我們正在上面坐着。「我們奉令搜查您的住宅，阿德諾博士，

」獨臂人說，拿出一張紙頭來，上面蓋了官印，指給公公看。公公看一眼，點點頭，一聲不響。

「此外我們很願意聽到您的報導，」獨臂人繼續說。他挨次看一看圍坐桌面的婦孺，一個個擔驚受嚇：「我相信，我們兩人單獨談話，比較好些。」

公公又點點頭。他站起來。獨臂人和另外一個穿黑皮夾克的，緊跟在他的左右兩旁，三個人一同走進客房門裡，只聽到樓梯腳步聲。番治說：「現在他們走進父親的書房裡了。」

婆婆在整幕戲中沒有說一句話。凝坐在那兒一動也不動。現在她振作起來，手指着敞開的房門，對那四位說，那四位一直遲疑不決地呆站在平台上：「諸位先生，您們搜查罷，我們沒有甚麼可以隱藏的。」幾句話和她的神情，使我們大家佩服。

於是搜查開始。足足五個鐘頭之久。從地窖到樓頂到處搜索，箱倒篋，收音機也被檢查一遍，有沒有收聽外國廣播的標記。

我們幾個女的緊跟着他們進出每一間屋子。只有婆婆偶而跑開，走到樓梯口，擔心地聽聽上面，只聽到書房裡低沉的說話聲音。

晚上七點鐘，盤問，搜查，停止了。那兩個人從書房裡走出來了，手裡夾帶着一大堆文件，書籍。書房加封。我看到公公昂然屹立一旁，帶一種不屑的神情，看他們加封。

秘密警察走了以後，他告訴我們盤問的經過。他們問到奇森，問到過去一般熟人。奇怪的是，七月廿的事變，一字也不提。

然後他們飄來飄去，翻他的文件，信札，書籍。雖然我們事先已經把書架裡犯嫌疑的刊物清除了一番，仍然有一大批書籍被沒收，連翁德賽特的選集也在內。（註三）

他們臨走前，獨臂人忽嚇地說：「明天我們還要來，」確實他們第二天又來了，從早晨到中午，把房子再搜查一遍。

然後他們一句話不說，不見了，從此我們也一無所聞。」

註一。Machiavelli十五世紀意大利的政略家，主張國權高於一切，爲歐洲政治極權論及侵略思想的始祖。

註二。Goerdeler爲一九四四年七月廿推翻納粹政權地下運動之主謀人。希特勒被炸未中，案發，慨死率連極廣。

彼曾任駐外使節，賴普齊希市長。

註三。Sigrid Undset 挪威有名的女小說家，曾得一九二八年諾貝爾文學獎金，一九四九年去世。

第十七章　阿德諾二次被捕　集中營的經歷　死刑的威脅。

自一九三三年發生了許多事故以後，阿德諾一直就患失眠症。他時常一大早就起來，全家人還在酣睡。他就喝一杯很濃的咖啡，然後一個人坐在平台上，或者坐在花園的一角，最高的地方，一條板凳上，透過烟霧迷離的萊茵河谷，遠望七峯山的山峯照耀在朝陽中。靜聽鳥語鶯歌，享受晨光的清趣，家裡人也一個一個地起來了。他喜歡這種早晨的悠閑，並不因爲他有作詩的情調，他常說：「這是我終夜不能入睡的補償。」

一九四四年六月有一天早晨，他被一陣按捺不住的門鈴聲驚打破了沉寂。他起來，穿過熟睡沉沉的房子，開門。門前兩個人，一個是呂恩道夫的警察，一個穿便裝，用不着看徽章，一望而知爲刑事警察。警察先開口。他當然認識阿德諾很久。顯然有一點兒窘，他表白一番，「我們可惜要帶您走，市長先生……上面的命令……根本不是對您個人……大約是普遍的舉動……呂恩道夫，荷奈夫，兩處我們要帶六個……」

「很值得安慰，」阿德諾說。

警察還在說話的時候，家裡的許多房門都開了，婦女們被鈴聲驚醒，都趕出來，圍擠在阿德諾的前後左右，似乎是保護他的樣子。

「已經又來拘捕了？」阿德諾夫人驚慌發問。警察用安慰的口氣回答：「不過是一種安全措施，您準會很快地看見您的丈夫。」

刑警用恐嚇的目光止住他說話，對阿德諾張口而出：「您趕快收拾好，我們沒有多少時候。」

阿德諾，由他的大媳婦羅拉幫助，在刑警的監視之下，整理了一隻小手提箱，裝些換洗衣服，洗臉用品，阿德諾夫人央求警察到客廳裡坐下。她小心探聽他的口氣，這位好心腸的人對一位受驚嚇的婦人頗表同情。他所知道的，都說出來了。說的不多，已够嚇壞人的。

規定六月廿三日，全國實施警備行動。行動的暗號叫「風暴」。所有威瑪共和時代著名的政治人物，還享受自由的，一網打盡，加以逮捕。

對「爲甚麼？」這個問題，警察也回答得含糊：「大概是生怕這些先生們有所舉動，倘若戰爭不利。」

「那末，我的丈夫被帶到甚麼地方去？」阿德諾夫人又問。

「那我就可惜說不上來了，我們只接到命令，把被捕的人由呂恩道夫，荷奈夫解到波昂的安全機關。他們不見得就在那兒停留下來。

刑警同阿德諾從臥房裡走下來了。警察大喫一驚地住了口。

阿德諾已經有好幾次在同樣的情形下同家人分手，但是這一次的分別，特別傷心。孫兒，外孫，都攪醒了，哭哭啼啼要擠到祖父的身邊，婦女們沒有一個忍得住眼淚。大家都要送他上電車，他拒絕了。就在家裡同他們作別。

兩個警員把他送到波昂，交給安全中心。那兒所有的房間已經擠滿了人。在波昂當地被捕的，已經在好幾小時以前被關進來了，新「客人」不斷地趕到。「風暴」的犧牲者，大部份都是年老的，全從被窩裡抓出來。大家同阿德諾一樣，誰也不知道被捕的原因，於是乎甚麼樣的謠言都有。

傍午的時候全體都得走到院子裡來，這期間將近有二百人。按字母的次序點名，被點到的向前站。阿德諾的旁邊一位，竟是科隆的銀行經理布呂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布呂寧已經滿刑釋放了，二次被捕。他避免同阿德諾照面，阿德諾想同他打招呼，他掉過頭去。

被捕的人們排成十行分列式，大門開了，整隊穿過波昂的市區向萊茵河岸鐵路進行。隊伍由便衣刑警統率號令。「補充兵，最後一批嘍。」一個波昂婦人在隊伍後面叫。車站上已特爲準備一列車。不知去向的旅程於是乎開始……呂恩道夫的婦女們陷於失望的絕境。最後，阿德諾夫人忍受不了宗等膏的痛苦。午餐後她同大媳婦羅拉前往波昂的安全中心。她們遇不到阿德諾，問來問去，問他的下落，人們全對她們聳聳肩，算是答覆。

她們在街上跑來跑去，問過路人，店舖裡人。一位書店商人告訴她們，他曾見到一隊男人向萊茵河岸鐵路進行，隊伍中他認得出有阿德諾市長。她們跑到車站。問站長。站長證實，認爲那一批人十九是被送到科隆的博覽會廣場。

她們到科隆，走向博覽會場，是有一所專爲政治犯而設的收容站。

她們到的時候天色已晚。她們站在鐵絲網的外面，瞭望裡面的草地，空無一人。「我永遠站在這裡，非看到我的丈夫不可，」阿德諾夫人說。結果，天黑了，巡邏的崗位用粗暴的言語把她嚇走。

年輕的時候，歐根倉德是一個共產黨徒，而且是屬於理想主義的一類。他原來相信，私有財產制度一取消，黃金時代就開始。人類自然的善良性一定會出現，每人可以，無憂爲慮地各取所需，人類將會如兄弟手足一樣，眞誠互助。這是一種對於人間天堂的信仰，倉德爲這個信仰，付了許多年監禁的代價。

今日的科隆市園藝觀察倉德與他的幼年理想相去遙遠了。「您知道，」他說話的時候，稍有窘態，「我不曉得在甚麼地方看到過這麼兩句話：「誰在四十歲以前不信社會主義，沒有心，四十以後還信社會主義，沒有頭。」

一九四四年八月倉德在科隆博覽會廣場會見阿德諾的時候，他已經坐過九年牢了。「我那時候屬於科隆集中營的老顧客，」這位舒舒坦坦的平民先生，一副和和氣氣的面孔，向我敘述，我是一九五四年的夏天，在科隆近郊他精緻的小住宅裡訪問他的。「我當時是「幹警」，「幹警」的意思就是幹部警察。每一個幹警有一定的任務：他必須監視其他的囚犯在廚房裡，衣服儲藏所裡，或者營外的工作。我的任務是，接收新顧客，分配床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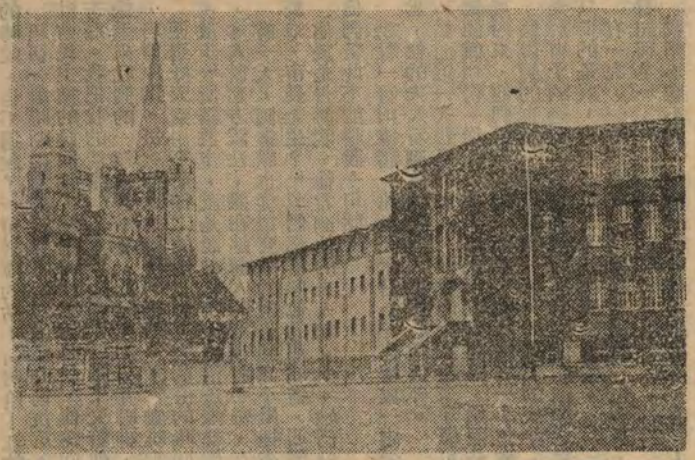
有一天中午，又是一大批運到了。一群人，很長的行列，面牆而立。我喊口令了：「向後—轉。」瞧瞧這些新的。轉眼之間，我楞住了。這麼多的要人，豪在一堆，一批送來，我們還從沒有經驗過。那兒是艾塞，國會副議長，那兒是電信總局局長鮑梧荷夫，這個，那個，我的祖城科隆市前任市長阿德諾也來了。只有他，我認識他本人，其餘的都是在報紙，刊物上見過照片。

我又喊口令：「向左—轉。便步走。」我帶領我的被監護者們走到衣服儲藏所，各人交下，錢，小刀子，錶，領子，領帶，背帶，領到一條髒舖蓋。我一面在隊伍旁邊走，一面觀察這些人。全證都有一點兒膽戰心驚，因爲氣味不習慣，所有新來的都一樣。我看到，有幾個老集中營混子走過，互相使眼色，注意阿德諾。

一隊囚犯排成長蛇陣，站在臨時儲藏室的博覽會館門前，一個老混子走向阿德諾的面前。「日安，市長先生，」他說，「我很抱歉，只能這樣問候您。說一聲「希特勒萬歲」，咱們倆都不配啦。」

「日安，」阿德諾答應的很和氣。我很滿意他不理會這種無價值的諷刺。「我可以進您一口獻迎酒嗎？」這個老囚犯舉起一個盛滿冷水的白鐵杯子向阿德諾，那杯子眞髒，杯口粘着一塊一塊牙膏，然而，阿德諾接過來，就喝一口，眉毛也不皺。這樣就更中我的意，我私自決定，把這位市長放在我的羽翼之下。

大家領到了，舖蓋，就等候分配住處。一間一間很狹窄，黑暗。每間上中下三張舖，空氣污濁。阿德諾分配到的一間，裡面正在大捉其臭虫。兩個犯人抖舖蓋，一個蹲踞坐在地上，拿一把釘鉗，把抖下來的臭虫，一個一個敲死。敲死一個臭虫，馬上就有塊鐵來拖屍，拖進石版縫縫裡去。我從旁觀察阿德諾，他聲色不動地看這種把戲。



一九四四年阿德諾被囚禁之監獄

隨後幾天，我在廣場上遇見他。他氣色非常壞，慘白，眼圈紅腫。我探問他的情況，他抱怨失眠症和臭虫的禍害。我同情他，即刻下決心，向他說：「您隨我來，市長先生。我要把您安置在儲藏室裡，我的身邊。」

我把他帶進我的小屋子，我一直是一個人住，先請他坐在矮脚凳上。然後我去見營主任，高級巡官馬耶。他不等我說完我的請求，把阿德諾安置在我的身邊，就先說「不行。」

一起頭，我也就估計到，馬耶原來是出名的剝皮能手。他有一種特殊的個人消遣，常常星期日下午在營場裡兜圈子，隨手用剃刀把晒在繩子上的斜文布囚衣劃破，誰要是在第二天穿一套破囚衣被他撞見，就得坐廿四小時的地牢。

但是我痛楚，馬耶對他一位下屬，名叫克萊莫的警官，怕懼得像一隻狗。我於是去找克萊莫，說出我的請求無效。他起先搖搖頭，但是，一聽到阿德諾的名字，即刻站起來說：「一同走！這件事，我們馬上把它弄停當。」

到了營主任那裡，我本想等在門外面，克萊莫仍然要我一同進去。「你聽，」他說話一點兒不繞彎子，獸根想把阿德諾收容到他的小屋子裡。你當然不會反對？」馬耶對我們從脚看到頭，很陰險地，咕噥一句：「你們願意怎麼辦就怎麼辦。」

就這樣，阿德諾變成了我的同屋子伙伴，他在科隆集中營的一段時期，一直如此。連總站的視察特雷威勒來巡

查的時候，也不過說了一句刻薄的話：「呵哈！紅的同黑的湊合到一起了，」但是我們可以同住下去。

起初一段時期，阿德諾總是默默無言，心情沉重。他並不被分配到營外作工。清早起，六點鐘排隊點名以後，共產黨，社會民主黨的政治犯，都出去作工的時候，他轉回小屋子裡，大部份時間停留在那兒。我想盡一切的可能減輕他生活的苦痛。我把我的清潔伕，本是一個俄國戰俘，交給他使喚，因爲他的健康情況惡劣，讓他整上午躺在褥子上。清潔伕替他送進來我們的一頓黑麵包和麥芽咖啡，送到床前。這位有階級感的鮑爾希維克，大概認爲對一個同囚犯服務，有背原則。每次他送咖啡給阿德諾，放下咖啡走的時候，掀牙裂嘴，咕嚕一聲：討嫌的資本家。」

遇到好天氣用不着作工的囚犯們，大部份的時間蹲在外面。坐在屋簷底下晒太陽，捉虱子，閑聊天，或者到廣場上去「散步」所謂散步，就是說神魂不安地沿着鐵絲網跑來跑去，很像關在鐵檻裡的野獸。有時候有親屬在鐵絲網外面出現，本人就想方設法，躲在巡邏人的背後打手勢，互通款曲……

有一天，阿德諾也從這麼樣的散步回到小屋裡來特別垂頭喪氣。他蹲在褥子上面，似乎心事重重最後我問他：「您怎麼啦，市長先生？」我們都稱呼他的舊頭銜，連警戒人員也不例外。

他於是告訴我，他看到他的夫人和女兒。她們站在鐵絲網前面哭泣。她們向他招手的時候，來了衛兵，把她們趕走，他們彼此不能說一句話。

我看一看阿德諾，他坐在床沿上。他瘦成一副骨骼，衣服罩在身上搖搖幌幌，襯衫沒有了領子，胸前口袋裡插一把湯匙，他的夫人看到這種景象，自然心膽俱碎。

然而這一次悲傷的會面，給我們大家帶來了極可喜的後果。阿德諾夫人，大約是一直等到她親眼目睹她的丈夫所在，繼認眞相信。從此以後，他天天收到包裹，始而是他的家屬，後來許多方面的人，知道他被拘禁在博覽會場的，也都送東西來，他們送來食物，烟草，奏巧還有一小包咖啡豆。

他得到的東西，總分給我一份。同屋子的伙伴，還算是理所當然。但是他那一種對任何人，只要到我們屋子裡來，都樂於施予的態度，遠超過營內尋常的所謂袍澤之誼以上。他的行爲即刻傳播開了，我們經常有人來訪問。許多人來了，只爲的是取，也有少數人，是來表示感激。

有一次，一位音樂家，阿德諾送過他一包烟草，來找我開口就說：「歐相市長當然懂音樂。我們爲他開一個音樂會你看如何？」

我們不聲不響，準備給他一個喜出望外。有一天晚上，差不多了。在我們小屋子裡排了半圓形的一排矮脚凳，並且

特爲阿德諾預備了一張舊圈椅，稱之爲「前台包廂。」那位音樂家奏小提琴，我彈吉撸，還有兩個彈曼多令。當然算不上音樂合奏，然而從某一角度來看，我們在當時的希特勒德國，居然作了一番空前的表演：我們合奏猶太音樂，曼德爾森和梅耶拜爾的交響樂。

我們幾乎鬧了禍，我們正演奏曼德爾森的「無詞小曲」，房門突然開了，營主任馬耶出現，帶着一條狼狗。我們馬上停奏，然而這位大人物居然慈悲爲懷，打手勢比劃一下，意思是要我們繼續玩。他一屁股坐到屋角的桌子上，凝神細聽。我們蹩蹩扭扭地勉强把那一隻曲兒奏完。結果異常圓滿。大家一齊鼓掌，鼓的最起勁是營主任馬耶。

「您亦許認爲這所監獄很逸樂，「倉德停頓一下。」有時候並不怎樣壞，壞到像一般神經過敏所想像的那種集中營的情形。比方說，在我們的營裡，中央黨的黨徒們，阿德諾也是其中之一，就可以在營內自由活動，他們彼此間可以毫無拘束地談話，我還記得，有時候在我們的小屋子裡，開上幾小時的辯論會。各種各樣的囚犯，大部份都是大學的學者。都來訪問阿德諾討論政治，宗教，藝術，科學，等等問題。

有好幾次的談話，我還記得清楚。阿德諾有一次發表他對於戰後政局的見解。

他解釋給我們聽，美俄兩國間不自然的結合，總要破裂，世界將分成一個民主，一個共產的集團，戰敗的德國，如果不願在列强的兩面磨石底下粉碎，這一次就必須要爲東方或者西方下一決定。

還有一次他們辯論歌德。一位被拘禁的醫生雷夏茲博士，是一位熱烈的哥德崇拜者。他認爲哥德的人道主義是人類生活，在任何環境下的指南針。阿德諾反駁他，他當然承認哥德是一位了不起的詩人，但是人生的指南針，只有基督精神。他們倆爭論了很久，雷夏茲最後停止辯論掃興而去。然而兩天後，他又來了，繼續辯論下去。

阿德諾同我也時常聊天，特別在晚間入睡以前黑暗中，我們倆躺在褥子上的時候。有一次，他對我說：「您知道嗎，歐根，我本來是敢膽而敏感的，因爲經常和人群交往，變成堅硬了。」

當然，一切並非永遠自由自在。營內生活的內層，往往出現極悲慘的事實。每天有一批被淘到毀滅營，特種刑隊深夜闖進板屋裡不是帶去這一位，就帶去那一位，從睡夢中拖走。第二天早晨就不見踪影了，我們從此得不到他的音信，簿子上的名字被刪除加一行注脚：「私圖脫逃，已被擊斃。」誰也不知道自個兒是不是下一次的犧牲品。

有時候這種滅絕人性的勾當出現於光天化日之下。有一次，兩個年輕的俄國小伙子偷竊食物被捉住了。把他們的處罰，當作公開的戲劇來表演給全營的人們看，把他們的兩隻手反綁起來，幾個衛兵，手拿木棒，使勁捶打他們的赤露的肩膀，打到臂骨折斷，骨渣兒蹦出肉外。那天晚上。阿德諾連摩也不摩他的晚餐，我一直聽到他很久很久，還在舖上長吁短

獎，飄來飄去，不能入睡，

我以「幹警」的身份，能夠經常出入營裡的寫字間。一天早晨，我又去飄閱文件，發現了阿德諾的名字：一批將在第二天夜裡帶走的名單他也在內。我大喫一驚。誰也不會料到。

我即刻轉回小屋子。阿德諾躺在舖上看書。我起先支支吾吾地說些廢話，然後直說：「我剛從寫字間來。明天又有一批要送到櫟樹林去。（註二）您的名字也在內，市長先生。」我實在不忍心，把我所知道的實際情形告訴他櫟樹林的大名已够惡劣。

他坐起來，不說甚麼，但是我可以覺得出，這個消息使他震驚。

「市長先生，您必須離開這裡，」我向他表示，「最好是，您報病。」

他考慮了一下，然後說：「請您請雷夏茲博士來！」

被拘禁的醫生們，在營裡有相當特殊的地位。外面的特約醫生，委托他們對營裡的病人作初步診斷。

我即刻去尋找雷夏茲博士，他正在一間大屋子裡治療一個人，此人在外面作工的時候，被他的領隊「失手」丟一根木樁打中腰幹而受傷。我把他引到一邊，匆匆忙忙告訴他，阿德諾所處的險境。他即刻答應幫忙。他連忙把病人安頓好，隨同我來。

途中，我們走過診療所，雷夏茲博士拿了一小瓶强心劑，帶在身邊。走出診療所的門，他就把小瓶藥水倒了一半，還賸下半瓶交給我，鄭重地告訴我：「我治療市長先生的心臟病已久。您遵照我的指示每天經常給他服用三十滴强心劑。明白了沒有，歐根？」

我點點頭。

我們走進了我們的小屋子，不僅是阿德諾一個人在那裡了。另外一個囚犯已先在那兒，等候拿褥子。這傢伙是營上司的眼線，他無論看到聽到，甚麼，都向上面密告。我知道的清楚，簡直膽戰心驚，生怕阿德諾和雷夏茲說話露馬脚。然而我把這兩位估計過低了。他們比這個一文不值的傢伙要乖覺得多了。阿德諾在床上坐起來，說話的聲音很微弱：「我病了博士先生，我難受得要死。」雷夏茲走到他的床前，彎着腰，用手指頭彈彈，聽聽，然後喃喃自語，聲音高得使我們大家都聽得出：「嚴重……嚴重得利害，很嚴重的病狀。」

等到那個眼線走了，他們倆即刻停止裝腔作勢。雷夏茲掉轉頭來對我說：「您必須去見營主任，報告說阿德諾今天早晨得嚴重的心臟病。您就說他起床的時候就倒下去了。我已經吩咐過了，即刻送醫院。我在這個時間內通知集中營的

特約醫生。」

我很懷疑，雷夏茲博士會完成他的計劃。阿德諾終久要被處死的，集中營的首領們，是否會有所舉動以營救阿德諾的生命我以爲大成問題。雷夏茲畢竟認識那班傢伙比我清楚。營主任得到阿德諾病倒的消息，登時慌張起來了。他馬上打電話給特約醫生，這位醫生，早就因爲一位同事的請托，肯爲阿德諾進力了。營主任和特約醫生通過電話以後，就叫救護車，吩咐送阿德諾進醫院。

不到一個鐘頭，車子來了。我送阿德諾走，他上車以前，握握我的手，而後說：「這件事，我永不會忘記您，歐根。」

那時候，我並不相信他這句話。我想：如果我們兩人都混過去了，活過第三帝國的崩潰，那末，你回到你的，我回到我的世界去，這兩個世界當中隔一道深淵。

然而我對市長估計錯誤了，倉德藉此結束他的報導。

一九四五年春天美國人把我們從櫟樹林集中營裡解放了。納粹最後把我也拖到那裡去，一有一天早晨，一輛大的旅行公共汽車停在營門口。這輛車子由科隆市政府派來，接運被拘禁的科隆市民。

「我們的新市長阿德諾博士，教我問候您，」司機向我說。

註一。黑色代表天主教，紅色代表共產黨。

註二。Buchenwald 森林區地名，爲納粹時代罪惡淵數的大集中營之一，處死人數甚多。Buche 科名爲山毛櫸。

豐年行

主持　洪懋雲

南投縣中山街二十四號

鷹王肥皂・鷹牌
化成油脂工廠
廠址：臺中縣豐原鎮三豐路一六八號
電話：三　四　一　一　號

礦　油　商
振　和　行
彰化市中正路二七二號
電話：七一三

幾句知心話(二)

曼　譯

女人家最重要的資產是些什麼呢？

友善應該列在第一位。一個冷酷不愛理睬人、對人缺少興趣的女人，雖然艷麗傾城、聲名顯赫或富可敵國，儘管到處引人側首和注目，但是一生不會交結上眞心的朋友或維繫住永遠友誼。

悅耳的談吐應屬第二。一個聲調粗厲、尖銳刺耳、說話粘糊不清的女子，令人敬而遠之。

其次是仁慈和靦。女人能够而且時常不免兇狠粗暴，發作的時候一切都被拒於千里之外了。

熱心誠懇是另外一項寶貴的資產。整日怨恨工作辛苦的婦女，心地儘管善良，待人接物也都可取，終究使自己以及四周的人，視生活爲可畏。

男人認爲一般女人家缺乏幽默感，事實上也證明如此。一個能够對自己和生活，發出呵呵笑聲的女人，實在具備了罕有而令人驚異的稟賦。

況着鎮定也是女人家主要的資產之一。一個能够從容面對生活，不動聲色的女人，內心的堅强有力，令人敬佩。

女人家仍然需要驕傲，並非滿身銅臭味兒的傲慢，而是能够使自己昂首闊步，能够自己克服困難、能够爲獲得愈敬並非憐恤而工作的驕傲。

青春與美麗也算是一項重要的資產。但只是屬於那些：深刻瞭解它是最易逝去的、永遠不能單獨存在的，聰明的婦女們。

× × ×

女人家可以用來當做緘奩的貴重資產之一，是能够在適當的時候保持緘默。

婚姻生活裡有許多尷尬的局面和問題，說話是不能改善和挽救的，往往愈說愈僵，反而使情勢更形惡化。

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做婆婆的說話或做事損傷了媳婦，如果做妻子的要向丈夫訴苦，無異逼他左右爲難。走上狹路。識大體的妻子會保持緘默，若無其事的照常過活，將可以避免家庭間不愉快事件的發生，和自己的後悔不迭。

做丈夫的往往一意孤行，不聽從妻子的忠告，終於獲得不幸的結果。如果妻子能够不責備：「我早就警告過你。」的話，做丈夫的極可能先開口慚愧地說：「還是妳的話有理」。否則火上加油，後悔已經遲了。

有的時候，男人莫名其妙地情緒低劣，做妻子的應該不予理會，而儘自愉快地照常進行日常生活，情況自然會轉好的。如果圍着他問長問短，數說他的壞脾氣

，十拿九穩要引起一場暴風雨。

做妻子的常常忍捺不住又想重新述說一場爭辯的意圖；或者在第二天清早要再度提起昨晚的不愉快事件；這正是她需要施展緘默本領的時候了。

對一個難題所能盡的力，都已經盡到以後，緘默也是必需的。男人喜歡能可能和儘快地把問題驅逐出腦海，對女性的喜愛掘根問底，時常感到不耐。

讓得多而且時機不宜，是女性的一大弱點。做妻子的必需謹慎勿輕發轍。

× × × ×

妻子的某些氣質，幾乎是一定可以幫助丈夫向上的。致力於培養和發展這些才能與技巧，是做賢慧妻子的最好方法。

她喜歡結交朋友，毫不畏縮於主動地將招譏轉變爲家庭的友人。

她由衷地歡喜或自願學習建立家庭的工作。

她曉得什麼時候該由丈夫代表家庭發言。越俎代庖對丈夫的益處甚小。一方面，難得把自己顯得是個能幹的女人；另一方面，相形之下，牝鷄司晨，丈夫過於不够氣派。

她有效和一本正經地治理家務。經常尋覓藉口，丟三落四的妻子，往往使丈夫失去對她工作能力的信心。

她是個溫靜嫻雅而且體貼的女主人。在妻子的感召與幫助之下，男人在自己家裡將表現最好而愉快可人。

她具有優美的性格。對於挫折以及細微的緊急事態保持冷靜和鎮定，不慌張、不激動、可以產生安定的作用。

她的性情隨和易處。也就是說能够迎合丈夫的心意，共同謀家庭的幸福。

她懂得正當而有效地用錢。男人的收入是否敷供家用，全看他所婚娶的內務經理的才幹而定。

她對丈夫激勵多於批評。儘量瞭解丈夫的缺點和過失，隱惡揚善。

看起來，做妻子的責任，未免太過於重大！

事實上確是如此重大。

要想做一個成功人物的妻子誰能够說是件輕易的事!?



蠻夷與藝妓

原名：The Barbarian and the Geisha

福斯公司出品

新藝綜合體彩色片

「蠻夷與藝妓」是敘述美國派駐日本首任總領事湯森哈里斯的故事，歐京弗倫凱製片，而由約翰霍斯頓（「打擊魔鬼」導演）執導演筒。

約翰韋恩飾湯森哈里斯，他於一八五六年出使日本，商談開放日本港口供外國輪船通行，並將日本介紹與世界各國，但由於日本政府的懷疑與敵視，使他此行的任務備遭挫折，當時的日本，認爲外國人都是蠻夷，他們的來臨會帶來天災人禍，這種迷信果不幸成爲事實，美國輪船給當地造成了一場霍亂巨疫。



在導演霍斯頓的安排下，給本片揷入了一段愛情鏡頭，這就是藝妓安藤英子的出現。

在一個月光如水的夜晚，她來至哈里斯先生的郊外別

駭，表面上是安慰他的客舍孤淒，實地裡却是日本政府派來的一名女偵探，監視哈里斯的行動。

充滿決心和勇氣的哈里斯，不顧眼前的惡劣環境，毅然擔負起他的外交重任，在撲滅霍亂的一場緊急行動中，他表現了無比的勇敢和仁慈，他那正人君子的態度，不僅感動了偵刺他行動的藝妓，而激起對他的愛心，也使得日本政府改變了對外國人和世界各國的態度。

一向訥於言辭的約翰韋恩，飾悲劇性格的美國外交官，演來頗爲逼肖，女主角安籐英子，爲好萊塢繼「櫻花戀」後，又發掘的一位日籍新星，她原是東京一家脫衣舞劇院中的演員，年僅二十三歲，身段面容均頗動人，在本片中，也表現了甚佳的演技。

全片在日本實地拍攝，名勝古蹟和海港風光盡入鏡頭，豐面極爲美麗，片中歌舞場面，係邀請日本歌劇團參加表演。

雌雄莫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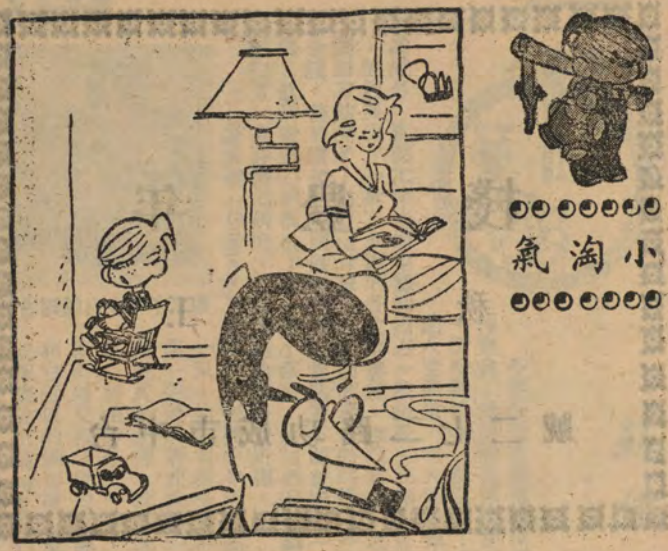
雌鴿和雄鴿看上去非常相像，即使是鳥類也難分辨牠們的撲朔迷離。鴿子求偶時，雄鴿向牠心目中的漂亮女郎呈獻出小圓石子，假如牠弄錯了，對方竟是一位同性，那麼牠便去試另外一隻。

恒茂有限公司

HAMMER TRADING COMPANY, LTD.
74 Kaifeng St., Ist Section Taipei, Tel:24842

Sale Agent of:

Metal & Thermit Corp.
ULTROX Zirconium Opacifier for Ceramic Glazes.
West Virginia Pulp & Paper Co.
Alkali Lignin-INDULINs-Surfactant,extender, emulsifier& emulsion stabilizer.
Sodium Lignosulfonate-POLYFONs-dispersant, thinner,binder,grinding aid,anti-caking & Protecting colloid.
Stepan Chemical Company.
Compllete lines of surfactants & emulsifiers for al kinds of insecticides.



小淘氣



"媽，我們沒有餅乾了嗎？"

"我對爸夫就從來沒有像你對我的這麼兇！"

年豐棧

王子秋

台中市成功路二七二號

豐原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中縣豐原鎮三民路二十二號

總公司

總務課：電話六一二號
業務課：電話一二號
工務課：電話七一二號
豐原站：電話二〇三號
東勢站：電話四三號

大甲站：電話一五一號
清水站：電話一六五號
卓蘭站：電話三三號
臺中北站：電話三六一三號
臺中保養場：電話二八九五號



蘇俄的攝影機

今年在北京開幕的世界博覽會，無疑給美蘇增加了一個冷戰戰場，蘇俄除了自詡人造衛星，和火箭飛彈之成就外，在輕工業方面也想和西方一較短長。在攝影方面，他們展出了一批三五種的各式攝影機，雖然其中不乏抄襲西方的例子，但自由世界的愛好攝影者，仍然願求一窺全貌。善於鑽探的美國攝影記者，當然更不願放棄此一良機，他們費盡心機衝破了這一層小鐵幕，將這些俄製攝影機作了一次詳盡的研究，下面就是他們研究所得。


康米塔半身自動攝影機

一、康米塔（Cometa）—俄製攝影機中身價最高的一只，他們自稱是世界上第一架使用簾式快門的半自動式攝影機，快門速度自一秒至千分之一秒，鏡頭可以交換。自由世界中和它近似的攝影機，是一些西德的出品 Braun Pavette Automatic Super III 及Regula III & Automatic等，裝用鏡頭後葉片式快門，速度自一秒至三百分之一秒，鏡頭也可交換。

康米塔裝有一只 20mmf5.6的超廣角鏡頭，它的拍攝範圍有九十三度。攝影機上方所附加的一只方型取景器就是專供這只鏡頭用的。自由世界最短焦距的廣角鏡頭是 21mm, 14.5 的蔡司 Bjogon。

康米塔所用的取景器也有自動校正視差的作用，並附有白線框，自動轉換與焦距五十，八十五及一百三十五的鏡頭相配合。捲片與推快門利用推桿同時動作，軟片可以捲在軸上，也可捲入軟片筒，省去了回捲的麻煩並可中途剪斷冲洗。軟片裝上後，張數計數器自動回到零位。

康米塔的快門調節鈕裝設在機頂正中，自一秒至千分之一秒共有十一個不同的速度，全部速度都可連續變動，二速度之間的位置也可利用。快門鈕裝設於機前方。

鏡頭利用插入式插座，共有七種不同的鏡頭可以換用：20mm，f5.6。28mm，f6。35mm，f2.8。5cm，f2。50mm，f1.5。85mm，f1.5。135mm，f2.8。每只鏡頭後面都有一只黑色的金屬凸輪，它的作用並非是控制測距器，而是用來使光圈和測光表相聯，測光表的調整和西方所

所採用的方式相同：先選定好軟片的感光速度，定好快門速度，然後調整光圈，使機上測光表的指針固定在零位上，就可獲得正確的曝光。



列寧格勒速拍攝影機

康米塔可拍 24×36mm 底片三十六張。快門由一秒至百分之一秒都能和閃光燈同期。

二、列寧格勒（Leningrad）——是一具三五糎的連拍攝影機，利用彈簧捲動軟片，每秒種可拍三張，彈簧旋緊一次可拍十五張。彈簧極爲精巧，裝在捲軸心內。快門爲簾式，速度自一秒至千分之一秒。鏡頭爲 50mm Jupiter－8f2，用螺絲型鏡頭座，也可換用35mm，Jupiter－12，f2.8 鏡頭。回捲鈕上刻有軟片速度指示器，以 Gost 及 Din 爲單位。（Gost。Din 及 Asa 之關係見附表。）

三、全景攝影機（Pbi T－2 Panoramic）——是一架三五糎的全景攝影機，拍成相片爲 24×110 mm，一捲普通三十六張的軟片可以拍十二張。鏡頭焦距是固定的，光圈 f5 也是固定的，快門速度有 1/100，1/200 及 1/400 秒三種。軟片需裝入特製的捲筒。全景角度爲一百二十度。



全景攝影機



尤諾斯攝影機

四、尤諾斯（Yunost）——大衆化的三五小型攝影機，利用推桿捲片及上快門，快門及光圈有一小小的聯鈎，可以聯動，快門爲鏡頭間葉片式，速度 1/25 秒至 1/250 秒。鏡頭爲 45mm，f3.5。可用兩只軟片筒，省却回捲軟片之煩。

五、亞斯特（Astra）——三五糎立體攝影機，鏡頭35mm f2.8，有聯動測距器，快門速度一至五百分之一秒，双層簾式，也可使用兩只軟片筒，利用推桿捲片及上快門。



亞斯特立體攝影機

六、基府（Kiev）——與西德的 Contax II 還全相同，裝有 50mm，Kiev f2 鏡頭。是



基府攝影機

全部利用德國 Contax 工廠的工具設備而製作的。



七、斯達特（Start）——單鏡頭反光式三五糎攝影機，可用曆砂玻璃及五稜鏡對光取景，五稜鏡可取下。簾式快門自一秒至千分之一秒，推桿捲片，附有軟片感光速度指示盤。機內附有小刀一把，可將已攝完軟片隨時切斷，取出冲洗，可用兩只軟片筒，或用捲軸。鏡頭爲 58mm，Gelios－44 f2 自動式光圈，快門鈕按下後光圈即自動收小至預定位置。可換裝之補助鏡頭有35mm，Mir－1。f2.8 85mm，Gelios－40，f1.5。135mm，Tair－11，f2.8。180mm。Jupiter－6，f2.8。300mm，Tair－3，f4.50。500mm，MTO－500，f8。1000mm，MTO－100 f10。



斯美那攝影機

八、斯美那（Smena－2）——大衆化的廉價三五糎攝影機，無測距器，快門爲鏡頭間式，速度自 1/30至1/200秒，鏡頭 40mm，T－22，f4.5。用兩只軟片筒，攝畢無需回捲軟片。

九、卡德（Kadr）——三五糎聯動測距攝影機，鏡頭可掉換，取景器可自動與各鏡頭配合。快門如鏡頭間式，速度自一秒至1/400秒。推桿捲片，捲軸及双軟片筒兩用。鏡頭有58mm，Gulos－44，f2。37mm，f2.8。80mm，f3.5。115mm，f5.6。

雖然蘇俄展出了這綠一批攝影機，但是他們的人民是否能隨意的購買它們，自由的使用它們，仍然是令人懷疑的。而且蘇俄軟片的生產情形也並不充分，人民只能買到整捲軟片然後自行切割裝入軟片筒。軟片種類也有限，有時更需仰賴西方。雖然蘇俄自己對於此事諱莫如深，但在俄製的測光表上却不難發現線索，俄製的列寧格勒及基府兩種測光表上，除了標用俄國標準的 Gost 感光指數外，並附有歐洲用的 Din 及美國標準的 ASA 換算表，其用意不言可知。

附表：蘇俄，歐洲及美國感光指數換算表

Gost	8	16	32	45	65	90	130	250	500		
DIN	11	14	17	18－19	20	21－22	23	26	29		
ASA	10	20	40	55	80	110	160	320	650		

新兵入伍，體格檢查完畢，軍曹問道：「你進過小學嗎？」

「是的，先生。我還進過大學，畢了業。以後又進修三年，得過兩個學位。」

軍曹點點頭。抓起一顆橡皮圖章，在表上蓋上簡單的兩個字「識字。」



招商局

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航線）日本—南韓—菲律賓—琉球
—地中海—紅海—美國

總公司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八號
電話：二七一一一—四
二二四二一—二

基隆分公司
地址：基隆市港西路
電話：六二五•六二六

高雄分公司
地址：高雄市新濱路
電話：二二七三•四三二八

東京分公司
地址：日本東京都中央區銀座七丁目五番地新銀座第一大樓26號
電話：(57)四一四一•四一四五



滴血辨父

當男人被未結婚的女人控告，說那個私生子是他的血肉時，法官也許得扮一下所羅門王這種角色。美國的坎塔基州雖然承認血型試驗的證據，可是因爲以前這一類的試驗太簡單，所以能採用爲證據的情形並不多見，本年十一月中美國芝加哥的貝爾納斯博士(Dr. Malcolm L. Barnes)在美國臨床病理學會中發表這種用血型辨認親族的方法將有很大的進步。

普通的血型試驗，所謂A型，B型，AB型，O型，在案件中並不能證明父屬關係，也難否定父屬關係，如果母親和孩子的血型證明了父親的血型一定是A，但是有A血型的男人還多的是。不過這樣一來，至少也可以把百分之六十具有B型AB型和O型男人除外了。除了ABO的血型分類外，血液又可以根據是否含有M因子（人類百分之三十含有此種M因子）N因子（佔百分之二十）或MN因子（百分之五十）而分類。血液又可根據Rh因子而作另一種的分類。貝爾納斯博士報告說，雖然後兩種分類的試驗比較麻煩，受條件的限制，但本年來在三十九件這樣的案件中已有八位被人誣控的男人得無罪釋放。又有六位做母親的原告，在法庭上一聽說做血型試驗便自動撤回了訴訟。貝爾納斯相信醫藥科學的進步將使這種試驗更爲完善，這種因子試驗一定可以設法簡化，使任何病理實驗室都能從事這種分析，這樣一來一定可以使很多這類案件得能昭然大白獲得公平的判決。

內外冰凍的心臟手術

美國西北大學醫學院爲了準備爲病人施行心臟與腦部的「深度冷凍」外科手術，曾在病人的內外同時施行冷凍，內部冷凍時用一個膠囊插入患者的胃部，氣球中滿滿冰水。

如果要把患者的體溫降落，使體內血液流動滯緩，通常的方法是把患者浸入逐漸冷却的水中，或者把他包裹在一種特別的冷却氈裡。

不過這種方法不甚理想，冷却與重新恢復過暖都需要較長的時間，並且溫度控制不甚靈敏。

利用內部膠囊的冷却法，冷却器與主要器官接近，因此血液冷却極爲迅速。

膠囊是經過一根管子自口中經過食道送入胃部，然後灌入約一品脫多的水，這水是在繼續循環的，它經過放在水槽中的盤管而入體內，然後再自體內回到盤管，因此水的溫度可以正好控制到四十二度，手術完畢之後，使患者血液恢復暖和時則提高水溫到七十六度。

使患者身體冷却的主要目的是減低它的化學活動，尤其是腦子方面的，這樣一來可使正常需要的氧氣量減低，心臟跳動因此也可以滯緩，患者的心臟手術便可以維持到九分鐘之久。

癌症統計

據美國的統計女人比男人易於患得癌症。不過得癌症的機會是因年齡之成長而降低。如果你是女人，那麼你得癌症的機會是四比一，三十歲後逐漸降低。你死於癌症的機會是七比一，三十五歲以後，略見好轉。如果你是男人，得癌的機會是五比一，五十歲後逐漸降低，死於癌症的機會是八比一，五十五歲以後漸降。

患癌的種類也因性別而異。消化器官上的癌症，男人比女人要多三倍，而生殖器部份的癌症，男人比女人減少一半。

男人最易得的癌症是皮膚，肺部和胃部，並按此次序排列。女人方面，最易得癌的部份是胸乳，子宮和皮膚。

胎兒是否過重？

許多懷孕的婦女都認爲限制飲食或吃特別的飲食可控制嬰兒的大小，這種想法現在得放棄了。

美國匹資堡大學嬰兒健康及婦產學教授 Samuel M. Wishik 博士認爲胎兒的體重有賴於充份的營養供應，而並不在進食的多少。

現在的醫生們常以孕婦平均增加的重量作爲孕婦增加重量的最高標準。平均增加的重量約在二十七磅，但有些孕婦也可以增加到三十五磅之多，而依然順產。Wishik 博士說，在懷孕期間，孕婦最應注意的是情緒問題而不應擔心飲食。

當然過度情形也須避免。女人太愛吃甜的應稍加節制。Wishik 博士說由於婦女在懷孕期間十分需要充份的營養，所以不要在這段時期裡過份關心並糾正超重的情況。

土木建築包辦業
設計　施工　估價　監定
建利營造廠
經理　陳水福
地址：新竹市中華路四七四號
電話：五五號

長篇連載

朱門恩怨



第三十六章

在此刻以前，如果益甫心中尚有些小疑惑，現在却沒有了，他眼見美蓮在準備逃亡。

毫無聲息地，他關上了門，背對着它站着。他端詳他的妻子，見到她眼中失神的恐懼，壓在寬闊帽簷之下死白的臉。那好看的小花綵的衣服在波動，像是被一陣微風所吹動。她的手按着衣裙的褶襴；正一步步地，自他那裡往後退，但兩眼仍不離開他。她的退縮停止了；她看去似長高了些，挺直了些。

益甫望着她的頸子，它正鼓張而在搐動。他的兩手手指緊握成拳。

他幾近於溫和地問：「這是眞的了，美蓮！」

在她眼中，此刻已不見恐怖了，祇有嶄然的堅毅。

「是的，」她說。

「在郝醫生來之前，在我回來以前，你知道不？」

「不知道。」她果敢地抬起頭來。「要是我早知道的話，前幾天就走了。」然後：她又說：「饒恕我，益甫。」

他更鎮靜地望着他：「美蓮，那人是誰？」

但她祇是說：「饒恕我。」

他本祇感到無邊的岑寂，但現在已開始很快地轉變爲不測的憤恨了。他疑惑地瞪着美蓮，房內的光線已很强烈了，因此美蓮如站在一個光圈以內。

「你爲我做出了這樣的事，你，我的妻子。」他的聲音已沉重了。「爲什麼呢，美蓮？」

但她祇是仍在重複：「饒恕我。饒恕我。」

「請你不要再說這個了，不然我會殺死你的。我祇要知道你爲何要做這樣的事，爲何要欺騙我，給我以恥辱。你明白，我必須要知道這一切，否則我就不懂該怎樣來處置了。」

他仍疑惑地瞪着她。這是美蓮，他的妻子，他所熱愛的。這是與他結婚與他同睡的女人，他爲她作計劃，給予她他的姓氏。也就是這個女人，她會使他相信，她不但是他的妻子，而且是他的朋友。

「你必須要告訴我，」他說。「我必須要明白，我對你有什麼不是？」

「沒有，沒有！益甫，一點也不是你的不是」，她用手按住喉間。「祇是我的不是，我錯，我不好，我卑劣。益甫，你永不該和我結了婚的。」

他用手放在眼上擦抹，失神似地搖着頭。「不，我現在才明白不該與你結了婚的，可是我已做了，你也已嫁了我了，是你自願的。這就是我所不了解的。

她見到他即刻就要不能控制自己了，她又感到獸性的恐怖。祇要能走到門邊就好了，

他的手放下了，向她這邊走近幾步，使她無法移動了。

「不要害怕，」他說。「我不想來傷害你，美蓮，我祇要知道那——那個人的名字。我要知道他是怎麼樣的人。」

她遲緩地自動搖着頭。「你得讓我走，益甫。讓我好走出這所屋子，那麼你會忘記我這個人的存在。這是我所希望的，祈禱的——」

「你？祈禱？」他顯露出憎厭。「你還可能會祈禱過？你怎麼敢祈禱？」

她並不回答他，帽簷下的臉色更蒼白了。

他仍盯着她，已被對她的憎恨，可怕的愛與情欲的痛苦，他自己的恥辱所激怒了。嘴角上一陣痙攣，兩目虎虎生光

，片刻中他老了不少。

「你可以立刻離開這屋子，」他說。「但我先要聽得你那——那個男人是誰。你一定要告訴我他的名字，立刻告訴我，不然我怕會把你殺害了的。你一定要告訴我一切，你認識他有多久了，第一次和他在那裡見面，在什麼地方怎樣背飯我，給我恥辱。」

他等候着，但她仍默不作聲。

「他的名字。美蓮？」

「我不能告訴你，」她低聲說：「如我說了，你將會永遠抱憾了。爲了你的緣故我不能說。讓我走，益甫。」

他又走近前來了，當她清楚地看到他的眼睛時，她閉上了自己的，像是不願看到死神一樣。

但她口中急促地說：「即使你殺了我，我也不會說的。沒有什麼能使我告訴你。」

她在想，謝謝上帝，該發生什麼就來吧，我倦極了。

縱然當他一手扼住她的頸子，以另一手重擊她面頰的時候，她也並不覺得什麼，祇是疲倦。眼前突來一陣昏黑，這使她覺得安泰，連自己跌倒在地板上也不覺得了。她如躺在一個黑暗的池子裡，池水在慢慢地蕩漾。她聽到遠處有一聲叫喊，聽到它被重複，又聽到身體左近有模糊的掙扎的聲響。叫喊與掙扎似在在無休止地進行着，她對它們絲毫也不感興趣。她祇想能在那深不可測的池子裡沉落下去，此外什麼也不想知道。

最後，似乎已經過了千萬劫之後，那池子終於遺棄她了，一線燈光照耀在她的眼前，她睜開眼，才覺得原來才不過過了一霎的時間，瑚珊不知怎樣也出現了。

瑚珊已在向益甫伸開她的双臂，用力將他自美蓮那裡



「即使你殺了我，我也不會說的。」

拉開。她向他叫嚷。美蓮聽到她的聲音在哀求，指責，嗥泣。

「不要，益甫，你不能再碰她了！你不能再對她這樣了！相信我，這不是她一個人的錯。」

益甫仍想把她推開，使自己能抽出身來。但她却以更大的力量伏在他身上，頭頂住他的頸項，手指緊握住他的臂膀。

「益甫，你聽我說，」她繼續地在懇求。「有些話我一定得告訴你。你聽我訴說片刻之後，就會了解我以前不告訴你的原因。」

「瑚珊，你走開，」益甫說時，用手推她的頭。

「可是你一定得聽我的，我聽到你剛才在問她關於——他的名字。祇要你肯稍停一下，我可以告訴你。」

益甫突然變得沉靜了。他將瑚珊推開一步，後者正不自制地哭着。美蓮用肘部支起身體，喊着：「不，瑚珊，不！不能告訴他！」

可是誰也不理會她的叫喊。益甫正注視着他的堂妹，双手握住她的臂膊，搖憾着。「瑚珊，告訴我，」

「不！」美蓮求告說，她試着想爬起來，但仍倒下了。於是祇有支起双手與双膝，開始向他們爬行，頭向左右搖幌着。她祇要能阻止瑚珊，其他什麼都不在意了；她必須要立刻到達她那裡，這幾步路的距離在她眼前竟已擴展成無限地漫長，她似乎有無數里的路待爬行。

「益甫，你得聽我說，」瑚珊緩慢而鎮靜地說。「這事發生在你離開後不久。我看到——他們在一起。我原想這件事已過去了，也許你永遠不會知道，這樣對你會好些。我恨他們，希望他們吃些苦，但爲了你的緣故，我決定仍保守緘默。因爲他們告訴我等你回來時，他們要告訴你，他們要走。他們要告訴你他們正相愛着，我不清楚整個計劃。但是我們都同意不能說使你受到傷害的話，像現在這樣，如果郝醫生不來，你不會知道全部眞相的。」她又哭了，但仍鎮靜。

「我不知道這——這件已發生的事——我想她也不知道。」

益甫毫不考慮地問，「瑚珊，你要告訴我他是誰？」他的神色像一座石像

「瑚珊！」美蓮在喊。她終於到達目的地了，以軟弱的手拉住瑚珊的衣服。

但瑚珊並不曾聽到她，也不曾看到她，她祇是和益甫在對望着。

「益甫，對她仁慈些。她會試着掙開他，可是他追求她，磨折她，從他第一天來到這裡就是如此。我不相信她是誠心要欺騙你，她一直在逃避。但是那一天有大風雨，他知道我不在家，就設法回來了，而她那天一定是受了驚嚇。我——

——我知道得不確切，可是不信她是設計好了在欺騙你。

益甫垂下双手，後退一步。兩眼注定了他的堂妹。「你是否要告訴我他是——」

「是的，益甫。」她伸出双手在作失望的懇求。

「友洛。」他輕輕地說。

瑚珊用手掩住臉面。

美蓮鬆開手中瑚珊的衣服。她蹣曲地伏在地上眼前又是一陣昏黑，又沉落在那黑暗中去了。

第三十七章

在胡老三的田莊裡，林益甫四望那間潔淨簡樸的臥室，美蓮在未嫁他之前，曾在那裡居住過二年。就在這所屋子裡，他曾向美蓮求婚，一次，兩次，都被拒絕，等第三次提出時，却突然被接受了。對這所灰色的木板小屋，他飽悉每一堵牆壁，那雜亂的草地，和那佔地二十五畝的狹長田地與鋒形樹林。不是單因美蓮他才熟悉，當他要沒收胡老三的抵押時，他就已仔細丈量過了。

結果他不曾沒收，因此贏得了胡家與美蓮的感謝，他更借放了下一次收割的借款，這也是經過了考慮的，因爲胡老三並不是個投機的農人。如果換了別個，這是頗爲違反益甫謹愼而合法的程序的，他知道有些農人，儘管耕耘有方，而且擁有土地，但緣於一些說不出的原因，不可能生產好的收成而歸於失敗。但是胡老三在得到幫助之後，田地就突然興旺起來了。

胡太太是個整潔的婦人，小小的莊屋弄得一塵不染，雖然她有一大堆的孩子。

這間臥室的木板壁是光禿禿的，天花板傾斜而低，窗戶狹小，地板是油漆的，可是沒有地毯。在這裡，美蓮曾住居過，現在又回來了，需要再小住些時。益甫望望那櫥木的床和它那白色的棉布罩單，那是胡太太所手織的，他又看到那櫥木的粧桌和它那多紋的鏡子；那唯一的搖椅與它那繡花靠墊。窗外潮濕而强勁的風吹着白白狹小的窗帘，一株正受雨水壓迫的大樹使這暗淡的小室中充滿了陰沉沉的綠影。

益甫將美蓮的鋼條箱放在地上。胡太太，她知道不該問什麼，所以一聲不響地跟隨在益甫與美蓮身後進來，掌着一盞舊樸的煤油燈。她將它放在桌上，瞪怯地向二人一望，然後離開了這臥室。

美蓮脫下帽子和圍巾，將它們掛在牆上的釘上，不到一年以前，她曾在那裡懸掛少數的衣服。小燈盞已趕散了綠色的陰影，但仍征服不了黃昏淒其的黯淡。美蓮開始打開她那柳條箱，取出上年十一月放在裡邊的粗布衣服，她把有數的幾件放在粧臺的舊抽屜內。凡是益甫給她的東西，她一樣也不曾挑帶，連結婚戒指也不曾帶出來。她仍圍着那失色的圍巾，戴着那藍紫色的帽子，那是她去世叔父家時所穿戴的。她身上的衣服是棕色粗布的，一年以前她認爲正合她的身材，才化二元買來的。

益甫在審察她緩慢但穩重沉靜的動作，她關上了抽屜，在桌面上放下她那破舊的，草莓形的針墊，黑色的髮刷，梳子，繪着紫羅蘭花樣，褪了色的磁針線盤。她所有的盡在於此了。

益甫心中有一扇門，被火燄燒紅了的鐵門，門後藏着林友洛。他是被益甫暫時關閉在那裡的。爲了他自己的緣故，他不想，也不敢想到友洛。這扇門在幾天之內會被打開，但現在可不能。如果它被打開了，他將喪失了心智，一切感情的平衡，一切理性，他想他現在尚須保持清醒。

但當他環顧這間臥室，看到釘上掛着的圍巾與帽子，看到美蓮的可憐而稀少的所有物，那扇鐵門却開了一條縫隙，從裡面衝出一股惡毒的瘋勁。這都是友洛爲美蓮造成的，他使她重又墮落了。益甫相信友洛的意思是要遺棄她。不能！益甫心中在向自己叫喊，我寧殺了他也不讓他如此。他趕快又關上那扇鐵門，感到手上已沾上它的火燄，此時以前，他尚未決定是否應將友洛置於死地。他懷着如是的歸棄，憎惡，反抗與憤怒，使他在有些時候覺得自己已是喪心病狂，唯有友洛的死亡才能使他滿足。

自從那可怕的一日之後，他與美蓮之間就不曾說過話。益甫如有簡短的命令向美蓮傳達，總是假口於璐珊。直到今天，美蓮始終留在她自己的房內；由璐珊沉默地爲她傳遞飯食。除了益甫的命令之外，她們之間也不交語。僕役們見不着美蓮了，她生活在一個靜默的箱子裡，與宅內的其餘部份都隔絕了，璐珊想她是並不在乎如此的。她似患上了一種癱瘓的昏睡症，一動不動地坐在近窗的椅上，一坐就好多小時。鬼直覺，璐珊明白在夜間她也還是這樣坐着。當璐珊去取回食盤時，它們往往是不曾被碰觸過。冷肉片在濃汁中結了凍，麵包堅冷如冰，茶壺也涼得激痛手指，璐珊祇有將它們移去。璐珊對這一切不加評論，她的臉色仍是堅毅而不爲所動。但有幾次，她在走廊上碰見益甫，他們都向餐盤望望，誰也不說話，甚至連眼色也不交換一個，最後，璐珊獲得了一個痛苦的結論，益甫是有意等在那裡的，爲了能看一下美蓮的餐盤。但當他望過搜索的一瞥之外，立刻就轉身回他自己的臥房，潤而瘦削的，臉像是鐵鑄的毫無表情。他與璐珊共同用餐時，很少進他的食物，祇是在燭光下和她對面坐着，沉醉在昏沈與冥想中，與美蓮相似。他向來不想到飲酒，可

是璐珊厭惡地看到現在他也喝幾杯父親的陳釀，這並不能消滅他憂鬱呆滯的眼神。

至於璐珊，她父親的家所遭羅的災禍也已打擊並粉碎了她的意志，她的心也因不安而恐怖不定了，却仍在處理家務上，强裝出正常的神態。她與僕役們作簡短談話時，努力使聲調保持正常。她告訴他們益甫夫人病了，不必去驚擾她。僕役們也順從地仿摹她的態度，但她明白他們正在竊竊而切切私語。當然，他們不可能在那可怕的一日，不聽到美蓮與自己的叫喊，以後益甫野蠻而失措的怒吼。她想猜測他們知曉了多少，但終於仍失望地聳聳肩膀，全世界都快知曉了。同時，這些好追問的傭人們，他們越知曉得多，反倒越好。

她注意到友洛的侍從老靳不大見面了。有時他那瘦小的身形在走廊的遠處一現，但總是躲開益甫的視線，這使璐珊滿懷警覺。那可憎的小傢伙大概知道些什麼了。他會不會用方法去警告友洛？不會，不可能的。寄信去阻止他啓程回來已來不及了。

在璐珊不安的心裡，伏着無數的恐怖。她恨她的弟弟；她並不爲他擔驚受怕。他是應該受責罰的。但她的父親又將如何？他能不擔驚受怕？

她憂急地希望她已說服了益甫，吵鬧愈輕，災禍愈小，在這宅內發生的事，愈早平復，調整得也愈快。至少，他會靜肅有禮地傾聽，以死沉沉的眼神望着她，不加一句評語。至於她自己，她沒有計劃，每一想到自身時就祇有萎縮。

她恨美蓮，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可是當她將餐盤送入她堂嫂的房內，看到那空虛而受創的顏面，模糊的眼睛時，心上起了强烈的矛盾，掠過一陣對益甫厭惡的怒意。他毒打了一個沒有抵抗能力的女人，損毀她的臉，使她流了血。曾有那可怕的一剎那，她，璐珊，當美蓮躺在她足下時，也幾乎不能控制自己去踢她。祇有想到益甫也是一時憤激，她才能原諒他。因爲璐珊是個女權維護者，經常熱烈地憎恨男人壓迫女人，女人機會的受限制，在法律之前的無能，以及她們無指望的生活。不止一次，她曾爲她所熟識的女人而狂怒，有的是新丈夫盜取了她們的財產，有的是她們的孩子被父親所虐待，有的是親戚們强作主張，禁止她們收買祖屋。她們沒有法律保障，她們祇是動產，聽由主人擺佈的眞正動物。

她竟可能會憐憫美蓮，這使她自己也吃驚而不甘；當她發覺在某些時候，她應該檢討自己對美蓮的關切與同情時，便陷入了絕大的困惑。這些寬宏的意念來自秘密而不自知的瞭解與慈悲，來自對男人的輕視，這份輕視轉變爲對友洛的反感。她希望益甫能懲罰他，祇要不傷他的性命。但她不能確定在憤怒恥辱之中的益甫是否會將他殺害。她從不曾懷疑益甫在這一面的性格，這使她十分恐懼。有時她就詫異地望着益甫，就像看一個陌生人似的。

三四天過去了，瘟疫般的死寂降下這所房屋。但瑚珊在等候，她知道益甫在慢慢地，但精心地進備什麼計劃。最後，他向她宣佈他將以美蓮送返胡家田莊去，她幾乎是歇斯的里地感到安慰，雖然她自己也不知道何以此如。她寧要而冷酷地把話傳給美蓮，後者也無反響。可是到了預定的那天午後，那時正下大雨，當瑚珊去傳喚時，她發現美蓮已都齊備了。事實上，她已坐在椅上等候瑚珊，穿着她來時所穿的破舊衣服，沒精打彩地，順從而靜默地在等候着，一如她已失去了她所有的意志，感情，恐怖與思想。一如在那一天她已經死去了，祇留下一具軀殼在作脆弱而無意志的活動，不自主地聽命於別人的號令。

僕役們一個也不見，這是瑚珊所料到的。那暗而靜的屋子，微弱地響應外面的風與雨，看似一所被遺棄的空屋。益甫在樓下等候，拉起了長手套，扣緊了大衣，以便抵禦潮濕的陰冷。他不直接去望美蓮，却從她手中接過了衣箱，她也乏力地將它交給了他。瑚珊望着他們離去，不瞭解心中何來一陣使她軟弱的痛楚。

益甫決意由自己親送美蓮是聰明的，因爲僕役們會飛短流長地亂說。車簾被放下了，他們這是最後一次並坐着。長知益甫是否在注意，車上就像沒有美蓮的存在一樣。他兩眼向前直視，手握韁索，驅着馬沿山道下坡入城，聽潮濕的樹葉在車頂上拂刷，嗅着鄉間寒冷而潮潤的氣息。他在想些什麼，絲毫也不洩露，如果他覺察到身旁有一個傷心的女人，外表上却不見跡象。車簾間鑽入一絲冷風，捲起她那棕色衣服的一個摺襉，裹在他的腿上。他不曾退縮，不曾動彈。可是肌肉突然緊張了，僵硬了，似乎要抵禦這一幅衣料，或許是不願去打擾它。

這一段路程，終益甫一生未被忘却，每次他憶及它時，總連帶着新的痛苦，憂戚與失望。

胡家的人在幾天前已被通知林夫人要來，此時正在等候。他們深感離奇，但是深知益甫的性情，他們並不多話，怕的是他的脾氣。他們也不問訊，他們認爲這樣等於是自求破產，看天氣，他們對收成並無十分把握。他們受到的通知是林夫人要與他們同住幾個星期，也許不那麼久。他們要照護她，但與她越少談話越好。

現在，益甫與美蓮站在房中，那小而有氣味的燈將跳躍的光線填滿這間房子。空氣是沮喪而濕其的，充滿了憂思。整個屋子都很靜，連孩子們的聲音也聽不到。

美蓮，收拾完了打開的行囊之後，坐在一張小型直背的搖椅上，慢慢地機械地幌着。她的眼睛向前方直視，兩手，手心向上，作出無可奈何的沉痛姿態，平放在膝頭上，身形是向着益甫。但她一如不曾注意到他的存在。在暗淡的燈光下，他看到她那受創而徵腫的臉：也看到那呆滯不移的眼光。

時刻分秒地過去，他祇是站在那裡，傾聽風聲，雨聲，搖椅輕微的支格。突然之間，他心中感到一陣爆炸，苦痛，

憂戚，熱愛與情慾的混合爆炸。此時他明白了，不管發生了什麼事，不管他曾如何嚴重地蒙受了恥辱與欺騙，他仍永遠忘不了美蓮，永遠不會停止對她的愛戀與需要。而且，他此時的懊悔此後將永不會被彌補，更永不會忘却他此時突如而可怕的情慾，將她擁在懷抱裡，吻她那受創的臉，失色的唇，以熱淚來祈求她的寬恕，請她允許他暫時將她送走，等這陣恐怖平息之後，再容他將她重納入自己的愛與監護。

自己感情的力量使他木訥了，使他覺得昏昏地難受。他强使自己離開她，不以目光向着她。他將一堆金銀現錢放在粧桌上，手抖得厲害。他不知道她是否聽到了那鏗鏘的聲響，但至少他能從粧桌的鏡中看到她，坐在椅上前後幌着，表情却一點也沒有改變。

離開了粧桌，現在他再沒有事值得停留了，但他仍不能離去，仍怔怔地望着他的妻子。

我必須走了，他想，但身子却不動。風雨又大了，燈燄在跳躍。可是美蓮却如受了催眠的咒術一般，仍在幌着。她是否在等他說些什麼？他想不會。他相信她並不覺得有他的存在，祇是沈落在一個陷阱底上，無意識地，衰弱地搖動。然後，他粗聲粗氣地說，「我留給你一點錢。我想你會同意在離婚之前，你就一直留在這屋子裡。我相信你會懂得這是你爲我所能做的最後一件事了。」

美蓮蒼白的嘴脣動了一下。她說：「好的。」可是她並不望向他，也不曾暫停搖幌。

於是，在這寒酸的小屋內，又祇有風和雨的聲音了。現在，他要離去她了，留她在這陰冷，潮濕，貧窮與孤獨中了。他的咽喉梗塞；双拳用力地插入衣袋。

「你還要什麼？」他祇聲問。

她輕輕搖一下頭。

心中痛苦的爆炸一定更白熾化了，因此他眼前昌着金星。

「在我離去了之前，有什麼要我做的麼？」

她又搖了搖頭。

他向門邊移動。但在門限上又站住了，轉身對着她。

他忍不住不這樣說：「你有話要對我說麼，美蓮？」聲音是破碎的。

搖幌突然停止了，然後，慢慢地，她的臉轉過來正對着他，他這纔看到了她眼中的活力，狂恣憂戚與剛毅。

「有的！」她說。「寬恕我，益甫。你不曾對我說你已恕了我。」

他默然，又在戰顫了，抖得比前更厲害，望着她那半張的嘴，他都站不穩了。

「喔！美蓮！」他又重複一遍：「喔！美蓮！」

但她仍一動也不動，祇是急切而痛苦地望着他。

「我原諒你了，」他說。「是的，」我恕了你了，美蓮。」

她微笑了，全神貫注地望着他，此刻她又看到眞的他了，不再是那在眼前移動模糊的面影了。

他忽然問一句奇怪的話語：「美蓮，你也能饒恕我麼？」

「沒有什麼要我來原諒的，」她溫和而明白地答。「益甫，你已賜給我些少的平安了。」

他心中的沮喪憂傷已是不能忍的了，他向她走近一步。

「美蓮，」他說。「祇要你需要什麼，不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必須趕快通知我。」

「不，你必須儘快將我忘却。」說時，她的眼神異常地堅定。

他幾乎忍不住要哭了。「但你又將如何生活呢，美蓮？」

她微搖一下頭。「我還不知道。但我知道很快就會有辦法的。回家去吧，益甫。不要再想起我了。」

然後她轉過臉去，又恢復搖幌了。

他走出屋子，此後永記不起這次他是怎樣駕車回到那悲慘的巨宅的，那巨宅對他永遠是空寂的了。

第三十八章



然後她轉過臉去又恢復搖幌了

友洛雖然在蘿拉吐伽與他父親共住了不少時候但他審愼地避免討論有關銀行和他自身計劃的事。因爲他覺到老人顯得更虛弱了，蘿拉吐伽的水色與大旅館的安靜和豪華對此並無助益。老林先生自己並沒說什麼，而且還對兒子說覺得强健多了。可是友洛在請教醫生之後，獲知老林先生那業已受損的心臟，即使尚稱穩定，也在慢慢地萎退，任何不尋常的刺激或是焦灼都會導致突變的崩潰。

他決定把與父親討論這件事延遲到回家以後。到了家，休息過旅途的疲勞，他可以指陳他的計劃並要求支持。他明白這支持是必要的所以老林先生必須要知道這件事。友洛日益高揚的樂觀與激動竟超越了他先天的狡猾與慧黠。在他們正要動身回匯川的那天，老林先生收到了益甫自紐約寄來，經郵遞遲誤的信，上面說他——益甫——即刻就要回家了，業務業已辦妥。「我本想也來蘿拉吐加，」他這樣寫着。「可是現在已有友洛與你在一起，而且又有些急迫的事情必須即刻去料理。我很遺憾，如有什麼急事，我祇有希望友洛能應一切的變故，但我仍希望並相信將不會有什麼事發生的。」

友洛想，那傢伙已下了油鍋了，現在我必須對父親明說了。

離火車開行祇賸四小時了。老林先生和友洛坐在那安靜的大屋子裡等候。祇有他們二人，婆立則到旅館美麗的園地上去作最後一次閑步。友洛似在凝神閱讀一册却爾斯·蘭姆的著作。

「我兒子現在多好！」老林先生想，懷着寧靜的感恩的感覺。「他已返老回童了，又重新是個活力充沛的年青人了。那難看的臉色，老氣橫秋的嘲世態度，煩燥不安的神情都不見了。他有愉快活潑的神氣，自他十八歲之後我所從未見過的。」

友洛則在想：在地獄門打開之前，我必須先堅定自己。

他抬頭向父親微笑，後者則在注視他手上的那本書。

「却爾斯，蘭姆的。」這話並無必要。

「哼，蘭姆，」老林先生嘆的說。「不幸的少年人！」

「說實話而見到眞實的人通常總是不幸的。」友洛加一註脚。

老林先生笑着問：「是否你要對我說你也是個不幸的人？」

友洛大笑。「不，無論如何還不到如此地步。要我把這一小節念給你聽？老林先生的微笑變得更開朗而得意了。「友洛，你從來不無所爲而爲的。把這一小節念給我聽，讓我來猜那隱伏在

它背後的動機。」

友洛又復笑了，他開始誦讀：「莞園是最初的囹圄，直到人類懷着普羅修斯般的勇氣與機倖，幸運地藉罪惡逃脫了囚獄。然後才出現了巴比倫，亞述，威尼斯，倫敦，雜貨商人，金銀工匠，酒店，劇場，幽默小品，打油詩，俏皮話！——這一切都是市鎮的產物，屬於無罪的另一面的。」（註）

老林先生交疊着沒有血色的双手，仍掛着笑容，等友洛唸完這一段，期待地望着他時，說：「因此，我們都在無罪的另一面，你的意思是「樂園」的日子已經消逝了？」

「自然如此，但益甫却不領會。」

老林先生不作聲，臉色突然嚴肅了，銳利的淺藍眼神注視着他的兒子。

「換句話說，」友洛繼續道，「益甫不領會文化已從教堂移向市場。他不知道這變革業已終止了。他像一個愛好不變動的人，瞬息間發現自己竟是個坟墓的挖掘者。」

他等候着，但父親仍不言語。「因此，益甫乃是一個老古董。」

老林先生動了一下，用手指按在嘴上，心不在焉地擦抹着。

友洛則在椅中改換了一個舒適的姿勢，像是正要和一個熟識的人開始一場愉快但無結果的爭辯。他鎮定地說：「益甫代表過去的土地觀念，封建的，貴族的。他相信祇有在土地上才能萬長權力與財富。職是之故，避免我們的社會爲新興的工業精神所侵襲，在他是十分重要的。因爲在潛意識中，他感覺到自己的脆弱，他那樣的人祇有在玩成事實的氛圍中，才能生存，才能蓬勃。」

他又停一下，但老林先生在沉思的靜默中。

於是他接着說：「他不單是害怕那新興的工業精神——它的骯髒，雜亂以及其他等等——他明白這是對他固有安全的威脅。祇要一切不變，他便能永遠控制生活與環境。你知道，緣於他缺乏內在的安全感與幻想，所以他必須要統治一切。他缺乏冒險性，他知道祇要能繼續他舊日的生活，就不會冒什麼險，而他與他的銀行也永遠是安全的，銀行已成了他的影子。他對於匯川的擴展以及投資於新興工業不感興趣，在他認爲這些都是代表分散，分散會鬆弛了他的嚴密控制，減弱他的知能，削減他那小小的威權。」

「啊？」老林先生輕聲叫着。從這不置可否的語音內，友洛猜不出什麼來。

「你不同意？」他懷着眞實的急切問道。

老林先生歎：「對於你給益甫聰明的分析，我有興趣。對與不對，我還不準備斷言。可是你的說法很動聽，講下去吧。」

在這句模稜的話語裡，友洛領受了中聽的部份。

「益甫具有英國人的見解，祇有土地才有價值雖然即使是英國人現在也有了改變了，轉變爲工業化了。我們必須要搶在頭裡，如果美國有意要成爲一個巨大的民主帝國，我相信她是做得到的。

「我住在紐約的那些年中，尤其在戰後，時常聽到李根和他那些賊朋友們的討論。那時我不大感興趣，覺得這些談話乏味得很，但爲了禮貌我却也聽了進去。我想現在我已全忘却了，但大部份的談話仍使我感到具有刺激而深重的意義。

「這些人現在已不再夢想一個泥土氣的美國了，一個由小城小鎮組成的國家，他們要建立一個工業王國。封建的時代已經消逝了，不但法律規定如此，人心也揚棄了它。戰爭已使這過時的意念死絕了。我認爲即將到來的乃是一個新的民主制度，資本主義與企業主義的民主社會，它將給工商業者以機會，而他們却不可能再浪費淫逸。重心正快速地自田園移入城市，自倉屋移入工廠。」

趁友洛暫停時，老林先生咳了一下。「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你和你的朋友忘了一件：人不完全是機器，他有生命。（我不知道美國是否眞會如你所說，自田園走向城市，自倉屋走向工廠。）我想你的許多朋友所以會忘了這一點，原因在樂觀地追求利潤，是不是？」

「是擴展，不單是工業的，而且也在追求個人的擴展，友洛很快回答說。」

老林先生微笑說：「在一個農業社會裡，人有相對的自由。在工業社會中，我擔心他會變成少數人的奴隸。土地對他是個庇護所，街道則可能成爲他的監獄。」

友洛認爲這是最要不得的感情主義論調。

「父親，我曾在較大的城市內居住。戰後，我覺察到擴展與茁長的刺激與渴求。我知道未來的世界是工業，運輸和大廈的天下，倚賴擴張而不靠集中。現在我明白銀行業務必須是冒險事業的媒介，投資於新的工業，鼓勵每一個經由投資收回本利的意念，對發展新領域，新發明，新事業提供機會。

「其他的銀行已開始領悟這一點。可是我們的銀行却不，因爲益甫的緣故。你是知道的，他頑強地拒絕在匯川城設立工廠。他看到了面前新潮流的洶湧，感到了恐懼。他不理解這潮流會將他和他的銀行，以及這一個社會一齊淹沒。

「自然，像他那樣的人還有很多。這些人乃是美國的危機，他們是居住在堡壘中的小小頑固份子，美國不會被他們所阻碍，但他們在被毀滅以前，却能使新的夢想，新的命運受到損害。可痛的是他們不但自己毀滅，抑且要連累別的一起毀滅。」

「例如我們的銀行，」老林先生說。

友洛點頭道：「不錯。」

老林先生在椅中移動一下身體，嘆了口氣。

「益甫與我曾討論過不少次，」他無奈地說。「我知道他祇相信土地是可靠的。他認爲投機性的工商業是建立在貪鄙無恥的冒險上，並無穩定的價值，它們是無根的，不定的。他寧要可靠的、收益雖小而是穩定的。是的，我明白他的觀點。」

友洛感到一陣突如的得意。父親的話雖然保守而又客觀，但他感到其中有些激動，父親對於兒子的見地有幾分祕密而不甘心的同意。

「我認識益甫的錯誤，」友洛說。「他貧窮得太久了，以致直覺地害怕冒險的行爲會使他失去了已經到手的。他害怕任何風險，即使爲了他自身以及他那社會將來更大的興旺也所不顧。他對任何事情都沒有熱力，包括生活在內，這是因爲他曾度過了一個窄隘瑣碎的少年時期。他對銀行怎樣，對匯川城怎樣，如果不威脅到我，威脅到你和很久以前你所手創的基業，我原本也不在乎。」

老林先生不自然地笑着，可是眼中却蘊含着憂戚的光，「你也恐懼了，是嗎，友洛？你覺得像益甫那樣的人竟也會威脅到你內在的完整，堅強的個人主義以及少量的自由？」

聽到了這戇點的評語友洛在多少年中第一次羞紅了臉。

「哈，是了。」老林先生自言道，似在同意自己一項未宣說的批斷。然後，他表演出警覺活躍的神情。

「友洛，你有什麼計劃？」

友洛並不曾預料到有這樣一次突然的，生動而興緻勃勃的順從。他祇曾預想會和父親有一番冗長頑固的爭辯，至少得要費力才能求得老人的瞭解。

因此，他祇能以一双黑眼珠灼灼地望着父親，格外地富於生氣，似要從黑瘦的臉上突出來一般。

然後，他嚴要而快速地敘述，說話中間又取來鉛筆與紙張，以嚮亮急切而又激動的言詞勾劃出他若干意見的概要。

老林先生微俯下身軀聽他的敘述，看他的記錄，白皙的臉上有紅光，蔚藍的眼中有火花。他似乎也被新的生命動搖了，青年時代陡的又回來了，挾着冒險與希望。

但等友洛敘述完畢時，室中仍是一片寂靜，老林先生默然靠着椅背坐着，可是臉上仍留着紅暈。最後，他潔潔一笑說：「友洛你講得很動聽。」

友洛有些激動，笑道：「你的意思是說我講得若有其事吧？我經常欽佩你的說話技巧，是由於舊時代的懶散，還是由於儀態。」

老林先生也笑着說：「我常想一個具有好儀態的人總是懶散的，他害怕問題，避免挑釁。」

友洛仍不耐地在等候，可是老林先生却看了看錶後說：「孩子，該是我們上車站的時刻了。」看到友洛的不耐和激動，他霎霎眼，又說：「我想益甫是個極有儀態的人。」

譯者註：此一說部原名 This Side of Innocence，這裡所引關姆的片段著述即爲它的出處。本書故事雖以男女戀愛及兩代的恩怨爲內容，但眞正的經緯在美國自南北戰爭後自農業走向工業的變革。益甫與友洛如代表一面，作者在第三部中即將給予暴露。原名極難作適當的翻譯，而「朱門恩怨」四字却不能標示主題。故特於此處加贅註語，並向讀者致其憾意。

員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歷史悠久
規模宏大
設備完善
新穎美觀
安全舒適
服務誠懇

◎兼營大客車出租◎

總公司：彰化縣員林鎭光復里中山路二三七號

電話一〇一、一〇六號

員林辦事處　三二〇號
溪湖辦事處　五五號
二林辦事處　四〇號
北斗辦事處　五六號
竹山辦事處　五號
水裡辦事處　四一號

彰化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旅客運輸業
遊覽大客車
出租

電話
彰化 三一二三號
南投站 六一號
草屯站 一〇二號
員林站 八一號

大昌鐵工廠

承辦各種

製造批發 牌老虎鉗
鑄鋼製光 機械工程
機械鑄造 鐵路器具
鍋爐鋼架

臺中市和平街一八六號
電話二九四

泰裕漆料行

日本關西牌製品中部經銷處
醋酸戊脂，丁脂，乙脂製造批發

噴漆，油漆，香蕉水工程承辦

行址：台中市中山路87號
電話：2219號
廠址：台中市民主街

寶成商店

經理 侯寶

台中縣沙鹿鎮中正路55號

華陽營造廠

土木建築
水電鐵工
} 包辦業

地址：臺中市練武三巷二一三號

電話：二二七〇

高雄市連絡處：高雄市新興區民橫二巷二一號

吉泰營造廠
吉泰建材行

業務：承辦各項營建工程
各種建築材料

臺中市三民路八十二號

電話：3295號

高雄煉油廠
氧氣經銷商

新勝利

嘉義市公明路八六號

空軍臺南氣體廠
氧氣經銷商

永興行

嘉義市公明路八六號

臺西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座位舒適
包車出租（虎尾鎮）
服務週到（雲林縣）
安全迅速

電話

北港站：一七四
西螺站：一八
斗六營業所：一六
虎尾營業所：一七四
本公司：三四
經理室：二〇〇
董事長室：一六八

布袋區漁會

理事長 蔡培楚
總幹事 蔡珍泉

業務

醫療所 卡車部 供銷部 魚市場 理髮室

地址：嘉義縣布袋鎮入船路五十二號
電話：漁會四十三號 漁市場三十八號

東方油漆
EASTERN PAINT

遠東實業商行

經理 張田良

三葉牌 輪牌機
海王牌 球牌機

油漆●瓷漆●美麗烤漆
人造保麗●漆噴

地址：嘉義市中山路三七六號
電話：二四五五號

私光純導工業株式會社出品試藥

化學藥品
化工原料

誠心堂藥房

臺北市西寧南路一二六號
電話：二六九六九號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主次要產品代銷商

礦油商 豐泉行

地址：臺北市貴陽街二段一一九號
電話：三四一三二●三二八〇四號

礦油商

廣隆礦油行

經理 李萬春
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82號
電話二五一號

東陽礦油行

經理 歐全世
雲南縣虎尾鎮林森路79號

裕興礦油行

經理 魏心庭
雲林縣虎尾鎮中央街12號

礦油商

廣臺行

嘉義縣朴子鎮
電話六七號

連謀礦油行

嘉義縣朴子鎮

協榮號

嘉義縣朴子鎮

進口部 南陽牌 油漆部

世榮顏料行 南工化學工廠

註冊商標



電話：二三二三號

NAN-YAN BRAND

臺南市文廟路一六號（孔廟對面）

高鹽汽車貨運行

董事長 陳銀櫃

親切迅速・運輸包辦・卡車出租
運費低廉・車輛最多・車型最新

高雄市鹽埕區光榮街八十七號
電話：四四五八號

化工原料
香料染料
批發零售

惠昌行

臺南市忠義路四八號
電話：二八三七號

慶星牌各種蠟燭
製造批發

慶雲蠟燭廠

臺南市民權路三二號

行運貨車汽和泰

生士賴 經理

電話：一五號

臺東鎮大同路41號

最新型團體用遊覽車出租

臺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南市中正路一九七號

電話：三二二八·四二〇八

服務誠懇　價格低廉

旅行快樂　迅速安全

印染

各種印花布類
水洗永不褪色

東和染織廠

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青年路十號
電話：三五一五號
三八〇〇號

進出口商

大新行

臺南市民生路一一一號
電話：三〇四二號

各式鍊蓋製造

大新企業工廠

臺南市裕農路三五號
電話：四六四二號

項目營業

品製膠塑		品製膠橡
管品		
膠塑管●塑膠製管(PVC)導管硬質		胎外車行自●管水進
塑膠軟管●各種電線用	**大豐塑膠廠**	更換各種盤●胎膠補

代銷臺灣塑膠公司產品，自來水用管

廠址：嘉義市王田里七六號
電話：嘉義市民生路一四四號
營業所電話：嘉義市民生路一四四號之四

196

中國石油公司有限公司 煤油副產品 代銷商

瑞泰行

高雄市鼓山區捷興里濱海路十二號
電話三九六七號

各種油類，空鐵桶批發

福昌行

高雄市鼓山區捷興里濱海一路十六號
電話三九六七號

中國石油煤油代銷公司有限公司

文華行

高雄市鼓山區長安一街一號
電話四五一七號

振益行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十二號
電話四六六二號

197

營業項目

礦油類：柏油類
油毛氈：雜油類

義勝煤油行

經理 陳坤源

地址：臺南市忠義路35號
電話：2794號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煤油代銷商

張東隆行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一路十號
電話三六五八號

新興順行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一〇一號
電話三四二三號
澎湖縣馬公鎮臨海街十七號
電話一七〇號

同隆製漆廠

油漆噴漆
製造批發

(牌)(牌) (鶴)(橋) (三)(天)

營業項目

設計承造 油漆工程 製造批發 油漆噴漆

臺南市民生路55號
電話：2151號

(牌)久耐觀美 (童)(三)墨汁凡立水 (牌)厚漆 (鹿)調合漆 (雙)洋干漆噴漆

各種漆料 磁漆

盛春化學工廠出品

地址：臺南市菱洲街35號
電話：2814號

代辦漁船用具燃料

宜海行

營業項目

輕柴油　甲種漁船油　乙種漁船油　燃料油　煤油　各種機油　漁船用具

地址：高雄縣茄萣鄉萬福村一八五－五

商造承築建木土

惠玲營造廠

經理　蘇坤煌

廠址：台南市北區東豐路十二號

高雄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本公司：鳳山鎮中山路138號
TEL：138

遊覽部辦事處
地址：高雄市大公路2號
TEL：3542
連絡處：旗山 73
岡山 53

遊覽全省名勝新式大中型遊覽車出租

服務週到
價格低廉

Rainbow
Brand

虹牌

各色油漆製造買賣

永記造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三民區中華二路21號
董事長 張添永 TEL 4788 4983 號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代銷商

宜泰行

經理 楊國錦

兼營 各種汽車輪胎
空鐵桶

地址：臺南市西門路卅四號
電話：四五八九號

代辦漁船油料用具

益賜行

（原名賜福號）

營業項目

輕柴油 甲種漁船油 乙種漁船油 燃料油 煤油 各種漁船機油 各種漁船用具

地址：高雄縣茄萣鄉嘉樂村314號
電話：呼出"臺南，茄萣"

接昌工業廠

（牌）（牌）　（光）（雀）　（國）（孔）　（牌）（牌）　（車）（鷺）　（火）（白）

營業種類

洋干漆　天然漆　凡立水漆　調合漆　磁漆　噴漆　油漆類

地址：臺南市長樂街160號
電話：2441



各種輪胎買賣　翻新一次輪胎

光明輪胎工廠

廠址：嘉義市信義路一八二號
營業所：嘉義市仁愛路一〇七號
電話 三三一〇號
三三〇六

高雄汽車貨運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六十四號

屏東營業所

電話：六八 TEL：68

屏東市金泉里萬倉街六號

滿勝行

營業種類

乙種漁船油 甲種漁船油 燃煤輕油 各種柴油機油 漁船用具油

經理 楊澄清

地址：高雄縣茄萣鄉嘉福村

東合成木行

經理 陳爺根

地址：新竹市南大路一七一號

電話：一四四號

永信油行

嘉義市中正路392號

電話2669號

礦油商

新福盛行

侯石珠

嘉義市信義路

電話呼出3454號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煤油及副產品代銷商

復興行

經理劉標

本行 嘉義縣朴子鎮山通路九九號

電話 一一八號

連絡處 嘉義市民族路727之四

電話 三四六三號

振昌木材防腐工廠

地址：嘉義市信義路

電話：三二四五號

恭賀新禧

製糖 蔴米 蔴

造線 布袋 袋

嘉南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黃 業

臺南市北園街四八號

電話 董事長室：四五二一
總經理室：四五二二
總務部：四五二三
業務部：四五二四

恭賀新禧

獅牌竹

各種顏料 洋干 調合 香蕉水 凡立油 調合漆 高溫烤漆 厚漆

新新漆料工業社

經理 王春盛

營業所：臺南市中山路十七號之廿三

廠址：臺南市中山路十七號之廿

電話：2865號

恭賀新禧

建南汽車貨運行

嘉義市信義路
電話 二三二一・二三三六號

礦油商

新瑞益行

嘉義市中正路五六九號
電話 二五五九號

恭賀新禧

大倉機油行

嘉義市中山路三〇八號
電話 二三六七號

礦油商

榮興油行

嘉義市忠義街九七號
電話 二四三四號

恭賀新禧

恭賀新禧

獨霸遠東第一 最新機械設備

準標際國乎合品成

綾織蔴袋 本織蔴袋
蔴布 線蔴

★

製造 發批

新生製麻廠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所：臺北市寧夏路22號之二
電話：43210
廠電址：新營鎮裕民路2號
電話：120 222

恭賀新禧

鐵塔牌

各種漆料 美觀耐用

凡立水 漆油 洋干漆 厚漆 調合漆 噴漆 磁漆

南峯化學工廠

地址：臺南市民生路68號
電話：3613，2796

恭賀新禧

恭賀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煤油及副產品代銷商

榮南行

經理 林振榮

嘉義市民安里光彩街460號
電話：二四四八，二四四九號

新禧

恭賀

代辦漁船油料用具

勝發油行

營業項目

輕柴油　甲種漁船油
燃料油　乙種漁船油
煤油　各種機油
漁船用具

高雄縣茄萣鄉和協村

恭賀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煤油代銷商

張東隆行

地址：台南市民權路一〇八號
電話：二二〇五號

新禧



裕成行

地址：臺南市忠義路一六〇號
（郵政信箱八二號）
電話：三六七四號

恭賀新禧

營業項目	產品
蜂王牌噴漆	各種塗料一應俱全
双馬牌調合漆	各種高級溶劑
烤漆	高溫烤漆
	低溫烤漆
	凡立水
	防銹漆
	調合漆
	磁噴漆

中和製漆廠

經理 王子彰

臺南市崇安街106號
電話：3494號

恭賀新禧

台灣製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製價包辦
機械設計
機械工作
各種鑄物
建築鐵材
鉚螺釘頭
各種伸鐵

董事長 金翁護

公司地址：臺南市公園路193號
電話：2410

恭賀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煤油代銷商

榮記行

屏東市中華路76號。電話60號

雅記行

屏東市上海路2號。電話366號

雅記行台東分行

台東鎮文化街20號。電話313號

新禧

恭賀新禧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煤油代銷商

(榮)(元)(煤)(油)(行)

地址：台南市長樂街八二號
電話：四〇六五號

恭賀新禧

協成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定期班車　麻豆起點 — 新營 善化鎮 佳里興 中境 隆田 中山路 六甲 中興路 將軍鄉 烏山頭營田

小客車出租　電話：10號
遊覽車出租　電話：16號
遊覽車包辦　電話：345號

總公司：臺南縣麻豆鎮中興路里　電話：10號
分公司：臺南縣鹽水鎮中山路　電話：16號
分公司：臺南縣新營鎮中興路　電話：345號
營業所：臺南縣下營鄉下營田
營業所：臺南縣官田鄉隆田

董事長方逸川　常務董事方納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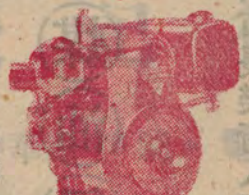
恭賀新禧

經售代客裝置

甘蔗簽機　動力脫機
小型牽引車　動力鋸木機
動力割草機　小型耕耘機



頓林克　汽油引擎



クリントン ガソリン エンジン

2 至 10 匹馬力均有
美國最著名最用途
泛廣

臺灣萬興貿易行
（電話：30292　址地：台北市昆明街119號）

恭賀新禧

林商號合板股份有限公司

自由中國合板製造工業

品質最好　設備最佳
歷史最久

專門精製

柳安合板
各類鑲嵌合板
檜木合板
各類箔板
門皮合板
多夾耐水模板

總公司：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一一八號
電話二二五二五號
高雄廠：高雄市鼓山區龍子巷二十號
電話四八一一一號
嘉義廠：嘉義市北香街九十五號
電話二〇七五號

（大）（江）（煤）（油）（行）

TEL. 4027

高雄市火車站前

塗料總滙

★

黑手牌・船舵牌

景記油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林玉生

電話 5171 號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橫巷23號

大型遊覽車出租

迅速便利・費用低廉

全省各大名勝均可到達

如蒙惠顧請接屏東電信局103號

屏東汽車客運公司

屏東市光復路一六〇號

益昌化學工廠

美光牌 調合漆

臺南市神農街95號

TEL3186

恭賀新禧

長國行

礦油商

嘉義市信義路一〇六號

電話三二一六號

仲益行

礦油商

嘉義市信義路六〇號

（菸酒公賣局三樓對面）

電話 三三七九號

恭賀新禧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煤油代銷商

文華行

嘉義市中山路328號

電話 二二二八號

有線器材。高壓低壓。配線材料
各種電料。批發零售

成興電機行

台北市武昌街1—36號
電話：三一八三四號

化驗儀器　醫療儀器
建築金物　銅類製品

進成銅工廠

李兩進

台北市內江街四六號
電話　三三六〇五
二四九五七號

新書出版

拾穗譯叢第二十四種

芭蕾與樂曲的故事

定價每冊十二元
新年優待價每冊八元四角

欲購從速
已出版業

拾穗月刊廣告刊例

期數＼地位	封底 全頁	封面裏頁 半頁	封面裏頁 全頁	普通 半頁	普通 全頁
一期	900	500	800	400	600
二三期	1,500	800	1,300	660	1,000
六期	1,800	1,000	1,600	800	1,200
十二期	3,300	1,800	3,000	1,500	2,200
	6,000	3,400	5,500	2,800	4,000

備註：①廣告如須製版者，照本收費
②二色套版加倍收費
③廣告費於刊登後一次付清，長期可得於每期刊登後付清本期廣告費

廣告接洽處：高雄左營高雄煉油廠拾穗月刊社
台北市館前路七一號拾穗分社

經濟部聯合工業研究所工業服務處

歡迎

公私營廠商委託服務簡則函索即寄

(甲)承辦各種有關工業技術之研究試驗及設計工作
(乙)解答工業技術問題
(丙)代為搜集工業技術資料
(丁)設計研製修理及校驗各種儀器

接洽處：
新竹市博愛街十六號　電話 52
台北市福州街十巷一號　電話 25957

拾穗譯叢零售特別優待價格

書名	定價	優待價
溫莎公爵回憶錄（售完）	五元	三元五角
劫後孤鸞（售完）	五元	三元五角
征服星空（售完）	五元	三元五角
波城世家	二十四元	十六元八角
海上漁翁（售完）	三元	二元一角
寶綺表姐	十二元	八元四角
濱海珠淚	四元	二元八角
天才推銷家（售完）	八元	五元六角
自殺俱樂部（售完）	四元	二元八角
春閨夢裡人（售完）	六元	四元二角
西洋歌劇的故事	十八元	十二元六角
海狼	十五元	十元五角
唐卡米羅的小天地	五元	三元五角

書名	定價	優待價
交響樂的故事	十八元	十二元六角
玫瑰紋身	八元	五元六角
石油的故事（售完）	六元	四元二角
絹的故事	六元	四元二角
白衣女郎	二十五元	十七元五角
黑貓劫	九元	六元三角
慘劇的預演	五元	三元五角
糖的故事	六元	四元九角
茶與同情、秋月茶屋	七元	四元九角
北敦莊、去巴比倫的第一班郵車七元		
我們的地球	十二元	八元四角
H—B談叢	五元	三元五角
芭蕾與樂曲的故事	十二元	八元四角

內政部警台誌字五〇號登記准許發行
中華郵政台字第五六三號執照登記爲第一種新聞紙類



美國海灣石油公司委託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總經銷該公司出品之航空，船舶，化工，紡織，鋼鐵，及重機械等所需各種潤滑油脂。美國海灣石油公司為世界最大油公司之一，並為美國第二大油公司，其橘黃色商標遍及全球，歡迎各界採用或委託代購。

接　洽　處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營業處及各地供應機構

本期售價新臺幣五元正